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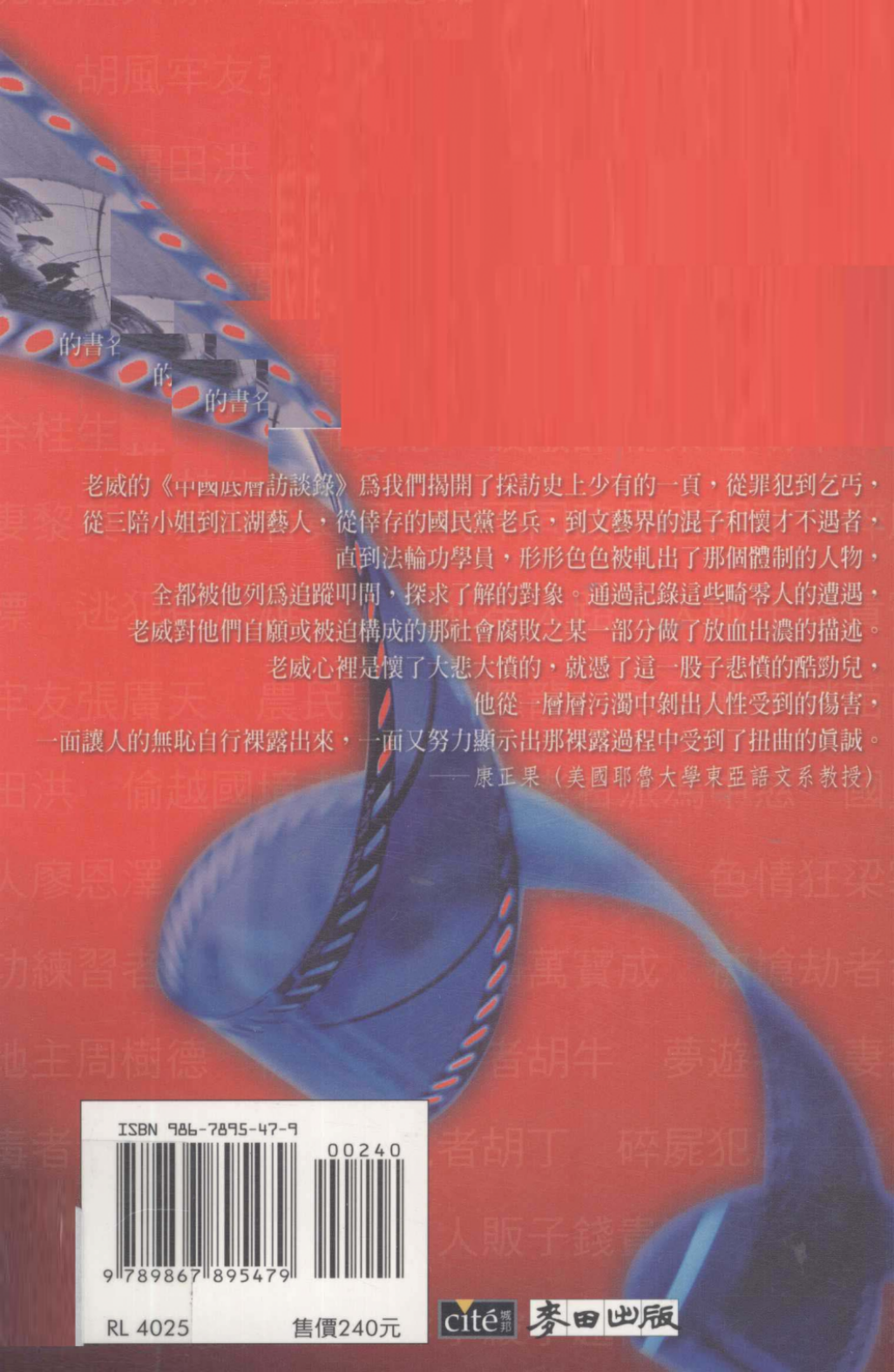
黑牢訪談錄

中國底層訪談錄

卷一

廖亦武(老威)◆著





的書名

的

的書名

老威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為我們揭開了採訪史上少有的一頁，從罪犯到乞丐，從三陪小姐到江湖藝人，從倖存的國民黨老兵，到文藝界的混子和懷才不遇者，直到法輪功學員，形形色色被軋出了那個體制的人物，全都被他列為追蹤甲問，探求了解的對象。通過記錄這些畸零人的遭遇，老威對他們自願或被迫構成的那社會腐敗之某一部分做了放血出濃的描述。

老威心裡是懷了大悲大憤的，就憑了這一股子悲憤的酷勁兒，他從一層層污濁中剝出人性受到的傷害，

一面讓人的無恥自行裸露出來，一面又努力顯示出那裸露過程中受到了扭曲的真誠。

——康正果（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

ISBN 986-7895-47-9



9 789867 1895479

00240



RL 4025

售價240元

cité

麥田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畢牢訪談錄 / 老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 2002 [民91]
面, 公分 -- (麥田叢書; 25)

ISBN 986-7895-47-9 (平裝)

857 85

91009303

中國底層訪談錄

卷一

廖亦武（老威）◎著

黑牢訪談錄

麥田叢書 25

中國底層訪談錄卷一
黑牢訪談錄

作 者 老威

特約編輯 張曉崑

發行人 徐王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 (02)2351 7776 傳真 (02)2351 9179

發 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 (02)2396-5698 傳真 (02)2357-0954

網址 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 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504室

電話 25086231 傳真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90563833 傳真 603 9056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 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2年7月

ISBN 986-7895-47-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售價：240元

Printed in Taiwan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淪落到最屈辱最底層，比乞討還要卑下，不僅毫無社會地位，而且失去了人最起碼的尊嚴和理智的人，才有可能說真話，其他的都在撒謊。

目次

代序 老威在底層	007
關於廖亦武（老威）	011
碎屍犯盧人標	021
逃犯崔志雄	029
死刑犯牟大路	039
人販子錢貴寶	050
胡風牢友張廣天	060
農民皇帝曾應龍	069
影子殺手趙苗苗	077
獄霸田洪	087
偷越國境者黎憶豐	096
老右派馮中慈	107
國民黨老軍人廖恩澤	117
老軍人廖恩澤侄兒廖覺	127
色情狂梁寒	135
法輪功練習者曾氏	145
八九反革命萬寶成	156
被搶劫者余桂生	166
老地主周樹德	173
被敲詐勒索者胡牛	183
夢遊者之妻黎英	191

吸毒者黃河 201

持不同政見者胡丁 212

附錄一：一個巨大的希望

在中國生長起來 劉賓雁

225

附錄二：哀民生之多艱 流沙河

229

附錄三：為無權者立命 李亞東

233

代序

老威在底層

九〇年初，我的自殺衝動逐漸猛烈，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腳。為了給我治病，某社會福利機構採取了強制措施。爾後，我被迫從文學與世隔絕四年。開始很不自在，因為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沒人把我當作詩人或作家來瞻仰，沒人說久聞大名，如雷灌耳之類既中聽又肉麻的恭維話。我發覺自己一旦不寫字，就被社會遺棄得太快，像一截狗屎，剛拉在陽光燦爛的街頭幾分鐘，就被踩得不像狗屎了，我甚至連話都不會說了，在許多經驗和生活常識上，一個四肢抽筋的瘋子都可以冒出來教訓我一頓。

開頭兩年我想表現自己，卻沒有任何機會，憋壞了。我老是與人打架。醫生慈父在把我電療得像一隻呱呱蹦蹦的青蛙之後，勸我面對現

實。我不得不學說人話，此前，我同目前國內眾多先鋒詩人、作家一樣，只會說書上的話。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沒書讀，沒音樂聽，沒高雅的話題可供思考、討論，這絕對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所無法忍耐的，但我還來不及忍耐就扛過去了。我在與瘋子們的朝夕相處中，精神病有了明顯好轉——心靜自然涼，我通過學簫明白這個理。

海子和顧城都是因為心熱而自殺，我與他們的區別是我在詩和女人之外有廣泛的愛好。我無法在一種想法裏跑一輩子馬。我寫詩寫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讀者關係太近，再不發瘋，就說明我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九〇年代，堅持寫詩並混出人樣來的，都是些精明的

卑鄙小人。因為這是商業的天下，哪來的詩意？

這本《中國底層訪談錄》緣起於我吹簫的經歷。我師父姓司馬，是個八十三歲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簫，對他的過去和將來都一無所知，他吹了六十多年的洞簫，卻什麼也說不出口。中國民間還有多少這樣的人物？

我陸陸續續與我所認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並無多少功利目的。由於過去養成的記者習慣，我總是把一些特別有意思的談話私錄下來。當然也不排除兒童式的獵奇衝動。我的朋友馬松認為，這是本世紀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觀；而評論家唐曉渡認為，這是中外新聞史上都不曾有過的採訪。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為我怕名利心又會誘發瘋病，而這本書中的每篇採訪錄都是治病的。空虛、壓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

生的方向感過於執著，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當作醫療手冊——我就是這麼過來的，「老威」這個長期混跡底層的名字，我直到現在還在用。

從古至今，中國都有極深厚極成熟的底層思想，如果將這些東西編排成小說，絕不亞於高爾基的《人間三部曲》和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它們都是能流傳後世的具有見證意義的作品。可惜，中國作家都恥於這樣做，恥於向腳下的土地汲取養分，他們追蹤世界文化熱的同時，卻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同一種大文化背景所複製。當然，要憑這本書改變一種時尚幾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紀末提供了一條回頭是岸的老路。

這個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傳統，而是許多活生生的人生經歷。我覺得從一個影子殺手（瘋子）或一個碎屍犯的口中得到的敘述，也比大批當紅作家的小說、散文精彩數倍。這

些文人都是標新立異、著作等身，以猛攻諾貝爾文學獎而聞名於世的。

就此打住。相信讀者諸君自有判斷。

老威一九九八年歲末

錢鍾書仙逝後的第七天草於白果林

關於廖亦武（老威）

屬狗，生於一九五八年陰曆六月十九日，詩人、小說家兼中國底層社會學者。曾做過流浪漢、伙夫、卡車司機、報刊編輯、賣藝人。善吹簫和詩歌朗誦。

七〇年代末開始詩歌創作，並在國內雜誌上發表大量作品，獲過各種文學獎。八〇年代初期，參與地下文學活動，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四川詩歌民刊《現代主義同盟》、《中國當代實驗詩歌》、《巴蜀現代詩群》、《漢詩》的主要撰稿者、經費籌集者、序言作者或實際主編。八〇年代中期，參加抗議中國作協停辦「中國」文學的事件。一九八七年初，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重要長詩〈死城〉，受到來自官方的圍剿和批判。一九八九年學潮期間，在著名文學雜誌《作家》、《開拓》上發表寓言

性長詩〈黃城〉和〈偶像〉，以語言的暴力介入傳統及現實政治，批判鋒芒直指毛澤東。帝國子民世代相傳，毛澤東的出現是種族敗血症的晚期象徵。而個體生命在這種集體絕症中難逃厄運。因為「種族就是命運，我無法換掉我的血。」（取自〈黃城〉）這兩首詩在六四之後受到嚴厲批判，《開拓》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正統權威《詩刊》轉載耳東發表於《華夏詩報》的批判文章，把北島的「西化」、海子的自殺、〈黃城〉的「出籠」列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三大典型。

廖亦武在八〇年代走過的文學道路是崎嶇不平的，雖然他在讀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但由於他對官方文化機制、傳統及意識形態壟斷的蔑視和反叛，他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在詩歌界的主要代表。他編輯的民刊一再被查禁，而他本人也一再受到抄家、傳訊、審查及停職反省的打擊。在公開的論壇上，他不僅被批判，還曾一度被禁止發表任何作品和言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慘案發生，一向不主張直接介入政治運動的廖亦武深受刺激，創作了長詩〈大屠殺〉，並在極度的憤怒之下，同避居其家的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漢名）一道，於當夜製作了同名的詩歌朗誦磁帶，廖亦武親自朗誦並灌製背景音樂，聲淚俱下，幾乎不能自拔。此後，〈大屠殺〉在國內外廣為流傳，成為六四之後最有影響力和見證性的詩歌作品。一個不屈從暴力的人道象徵。

一九九〇年二月，廖亦武創作〈大屠殺〉的姐妹篇〈安魂〉，並於同年三月，組織拍攝了詩歌藝術片《安魂》，參加者中有著名的地下詩人萬夏、李亞偉、巴鐵、劉太亨、苟明

軍、周忠陵等，攝像師為上尉軍官曾磊。廖亦武擔任編劇和主演。此案在重慶拍攝場地被國家安全部門破獲，參與拍片的十餘人全被逮捕。

〈屠殺〉、〈安魂〉詩歌反革命案是六四之後發生的最大一起文化人案，在全國範圍內，受此案牽連而被審查、傳訊、收審、監視居住的達幾十人；其中七人被關押兩年以上；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驅逐出境。而廖亦武作為首犯，被正式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廖亦武在四年中蹲了一個收審所，一個看審所，兩個勞改監獄，其親身經歷的慘絕人寰已遠遠超過但丁《神曲·地獄篇》。特別是看守所，他先後進了四個死刑犯監舍，目睹過近二十名死刑犯「上路」的過程。他孤獨、苦悶、掙扎，多次違反監規，多次遭到電棍、繩子、背銬、耳光、罰曬太陽、罰唱歌、拳打腳

踢的懲處，最長一次，他被背銬二十三天，腋下都化膿了。他自殺過兩次，一次撞牆，一次撞翻檢察官跳樓。他垮了，成了全所犯人中最有名的瘋子。是文人的本能拯救了他。

無論怎樣，他還能寫字，雖然看守所沒有筆，不准有違禁的思想，但他寄希望於將來。而周圍的這些等待著槍斃、等待著長刑的人們沒有將來，在中國這所大監獄裏，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將來，他們被捉弄了一輩子，要麼夭折；要麼苟活；直到老了，消失了。

廖亦武由一個詩人墜入犯人，又由一個犯人墜入這個社會的沈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人生的失敗者，所以他們的聲音、智慧、敘述歷史的方式，甚至血淚都被取消了——在這一點上，政治、文化、經濟菁英們，詩人、作家、學者們與當權者達成了默契或同謀，贏家通吃不僅僅是商業法則，也成了其他領域的法則。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蠻

幹，搜集底層見證，並把這些東西一點點彙集，最終瓦解權勢者的法則。

《中國底層訪談錄》的時間跨度為一九九〇至二〇〇一年，整理成稿的有七十餘篇。其中的許多人物並不普通，他們是「沈默的大多數」中的個體訴說者，但一再的慘敗使他們不得不閉嘴。廖亦武混跡於他們之中，時常感到被埋在煤層下，久了自己也會變成黑炭。與底層中屈辱而異常敏感的人打交道，所謂的新聞採訪方式絕對行不通，當你拿出錄音機或筆記本，再失敗的人物也會在一剎那變成正面形象，中國人的家醜絕不外揚——為了克服種種障礙，獄內獄外的廖亦武通過鬼混成為他們胸無大志的同類，同一篇訪談，也許要在不同的場合進行若干次，一次得到一點點有價值的東西，積少成多，像〈遺體整容師張道陵〉就先後訪談了七次，然後拼合、整理、研究、加工成完整的一篇。而許多獄中的篇章是出獄之後

回憶整理的，像〈碎屍犯盧人標〉，為廖亦武在獄中的鄰舖，對其犯案過程早已爛熟於心。

為了爭取在國內出版，廖亦武不得不對這部巨著進行通盤技術處理，並且化名老威，隱匿其身世。但是國家安全局依舊不放過他，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亦武結婚大喜的日子，警察以「非法採訪」的名義逮捕了他。類似的事件已發生過多次。

廖亦武終於通過二渠道書商，化名，借用他人身分證，出版了他的部分訪談。這是經過了大量刪改的「潔本」，更名為《漂泊——邊緣人採訪錄》。此書剛出就引起震動，書評如潮，三個月中再版了五次。但是好景不長，國安局和新聞出版署聯合調查了出版此書的中國戲劇出版社，勒令檢查，旋即《漂泊》一書被全國禁售，印刷此書的書商被通緝，印廠被封，書版被毀，存書被沒收。

廖亦武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為五卷本的自

傳體小說《活下去》，初步完成卷一《漢人——一個城鄉家族的因果輪迴》；卷二《群魔——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虛構》；卷三《黑道——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國地下文學野史》；卷四《天劫——八九前後的個人主義證詞》。現正在修改，並準備創作卷五《殘垣》。此書從一九九二年冬天在獄中動筆，迄今以近十年，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警察突襲廖家，搜去了一百餘萬草稿，並宣佈對其監視居住二十天。廖亦武在絕望之中，被迫重寫，其慘澹之狀可想而知。這部作品與《中國底層訪談錄》精神氣息相通，其中《天劫》關於監獄的敘述恍目驚心，它從內在改變了廖亦武做人做文的態度。

廖亦武的其他作品有：地下詩集《古拉格情歌》；地下隨筆集《廢物的隱痛》；私印的八〇年代詩集《死城、美麗與死亡》。他近年還親自朗誦、吹奏並製作了地下音樂磁帶《簫與嘯、叫魂》和《漢奴》，各私自發行了五百

至一千餘盤，並主編了大陸最有影響的民刊《知識分子》。被官方列為重點管制對象，多次被傳訊和拘留，其大量作品被搜走，封存在安全部門的檔案裏。

一九九八年，廖亦武因主編《沈淪的聖殿——中國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地下詩歌遺照》，而被北京警方拘留，並限時離京，但此書仍於次年六四前夕神秘出版，首印一萬五千冊。由於書中完整地敘述了民主牆的歷史，多次提到徐文立、劉青、劉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島、趙南、周郿英、李南等民運人物的名字和事實，以及民主牆時期的史料照片，被新聞出版署列為一九九九年禁書之首，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為此作出批示，指認「這次事件是有預謀，背後有集團力量支撐」，必須嚴查。出版單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被停業整頓，社長和總編被撤職；國內最大的民營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因召集了七十多名

讀書界著名專家，將《沈淪的聖殿》評為當年全國十大好書之一，而被當局吊銷執照，勒令關閉，經濟損失上千萬人民幣。後由席殊某背景人物找到江澤民過去的上司汪道涵，由汪出面說情，方平息事態，恢復營業。從此，廖亦武的處境艱難而危險，雖然此書為他在國內外讀書界贏得廣泛的聲譽。

由於無固定的生活來源，廖亦武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獄後，曾在成都各酒吧吹簫賣藝一年多，還守過茶館和書店，在報紙與刊物打過工，後來安全部門把他所有的謀生崗位都扼斷了。為了爭得生存的權利，爭得見證的權利，他被迫抗爭。一九九五年，他參與了國內十二名著名知識分子向全國人大提案的「反腐敗建議書」，是「汲取六四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制進程」的五十六人請願書的發起人之一。此外，他多次上書當局，抗議迫害。一九九八年六月，他發出「致美國總統柯林頓

的一封信」，反對柯林頓在忌月訪華，文中寫道：「柯林頓先生，當您在這個月下旬抵達具有千年滄桑的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您是否敢於像三十五年前的甘迺迪總統那樣，宣傳您也是北京人？是證人？死者？或政治囚犯？」「如您僅僅為了大國間的交易而來，那麼，當我某一天站在白宮前的時候，我將宣佈我是美國人，是反對派，是出賣理想的柯林頓的犧牲品。」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十周年，廖亦武不顧安全部門的再三威脅，冒著入獄的危險，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並朗誦了寫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詩歌〈大屠殺〉，作為對沈寃多年的亡靈的悼念。這個朗誦作為特別節目，在六四前後播放了兩周，六四當天，重複播放了四次，連廖亦武的老父親都聽得老淚縱橫，並為兒子捏了一把汗。

二〇〇〇年春節前後，廖亦武應邀潛入北

京，與今天派著名詩人芒克一道，祕密主演了由日本公司投資拍攝的地下電影《飛呀飛》，藝術地再現了出獄後的生存處境，以及他長期追溯的「底層思想」。該片曾參加二〇〇一年二月的柏林世界電影節，並在全球發行。

二〇〇〇年八月，廖亦武受日中映像人類學會的邀請，準備赴日本東京參加「日中民間文化交流會議」，中共地方當局卻拒辦護照，並當面宣告廖亦武屬「法定不准出境的五種人」，即「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敵對分子。廖抗議無效，只好認命。為了從灰暗的心境中擺脫，他重操舊業，繼續底層寫作並尋求出版。

二〇〇一年一月，廖亦武再次化名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六十人本（分上、下兩卷，約四十二萬字），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短短兩個月內，就有五十多家媒體評介此書，

地方雜誌擅自節選或連載的，更不計其數，一時間，「關注底層」成了熱門話題。三月四日，北京國林風書店召開了《底層》讀書講評會。有三十多位文學、社會學、歷史學、新聞學、生物學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到會並發言，首都二十多家媒體現場採訪，數百名讀者旁聽並踴躍提問。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九日，大陸最有影響的大型周報《南方周末》，整版發表了廖亦武與《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關於《底層》的對話。

然而廖亦武此後所遭受的厄運終於徹底剝奪了自己在國內的言論權利。中共宣傳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紅頭文件，《南方周末》因整版發表著名民運分子吹捧反動禁書的文章而換血。其主編、副主編、編輯部主任、新聞部、副刊部主任全被撤職處分，而出版單位長江文藝出版社也遭停業整頓，並被勒令從市場

上全部撤回並銷毀《底層》。

萬馬齊喑之下，《南方周末》一位去職的編輯感慨道：這一來，廖亦武這類異見知識分子尋求公開自由表達的路算走到頭了。而此時的《底層》作者正忙於應付本地國安局的調查，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夜，這位文化游擊戰士又被正式傳訊，在局子裏「抵賴」了一個通宵。

黑牢訪談錄

碎屍犯盧人標

起 緣 訪 採

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太陽把山城重慶烤得像一塊焦黑的饅頭，我的歇斯底里症初癒，得一機會，便去重慶某看守所拜訪了二十八歲的殺人碎屍犯盧人標。

經過兩道崗哨，我隨律師抵達預審科大樓，找了一間提訊室。隨後，我見著已鐐銬加身的盧人標，他黑臉膛，身高僅一百五十八公分，像未發育成熟的大孩子。接著我們開始交談，雖天氣酷熱，但我聽得冷汗淋漓。律師始終待在門外，他表示不敢再重溫那毛骨悚然的故事。

大約一個星期以後，盧人標就被執行了槍決。據說在綁赴刑場前夜，他坐在刑床上連看了三部以瓊瑤小說改編的言情錄影帶，還意猶未盡。午夜，值班警察巡查，提醒他寫份遺囑，他充耳不聞，正如《水滸》裏魯智深所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老威：請抽菸。

盧人標：還是箭牌？多給我幾支，我帶回監舍。

老威：房中不准吸菸，你就在這兒過足癮吧。

盧人標：這樣連著抽，會醉的。

老威：不急，有的是時間。我和我的律師是朋友，是他帶我進看守所。他在門外。我明確告訴你，我是個好奇心極強的文化人，我想和你

聊聊。

盧人標：無所謂了，反正再過十幾天，我的覆核期滿，就要綁赴刑場上西天去。我的案子誰都知道。

老威：是嗎？犯人在監舍裏都互相交流案情嗎？

盧人標：裏面太難熬，為了打發時間什麼都談。除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有時也探討怎麼個

死法。像我這種人當然不得好死。

老威：你的個頭這麼小，瘦骨伶仃，真有力氣幹那種事？

盧人標：是沒力氣，平常我連殺隻雞都手抖。

我的爸爸去得早，是我媽把我拉扯大的。我對女性很崇拜，加之個頭小，人就很自卑。我讀過不少書，羨慕白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結婚之前，我認為男女之間就應該那樣花前月下地浪漫一輩子。為了把書本化為現實，我和媽媽起早貪黑地開雜貨店，攢了一筆錢。我對女孩子沒啥要求，只要不討厭我就行。後來經人介紹，我認識了李淑之，再後來她成為我的老婆。

老威：你說慢一點，我記不過來了。

盧人標：慢的在後頭，前面開場白沒啥趣兒，我就盡可能地簡略，你想把我的事兒寫進書裏吧？

老威：我是做研究的，當然要顧及事件的每一

細節，這對治療心理疾病有用。我不寫通俗的凶殺案小說。

盧人標：你做研究？我可是沒病的人。倘若有病，經法醫鑑定屬實，就不會負刑事責任。我們房裏有個山裏的樵夫，把老婆當柴劈了，還背著那捆血淋淋的「柴禾」翻山越嶺去鄉政府報案，後來通過縣、地、市三級鑑定，此人患有狂躁性精神病，就送醫院了。

老威：嚴格地說，我們都存在某種心理缺陷，當某種外力恰好擊中了這種缺陷，每個人都可能在瞬間喪失理智，淪為瘋子，所謂人格力量，就是對自我心理缺陷的克服。現在，你繼續講你的事兒。

盧人標：我的老婆比我高半個腦袋，很豐滿。

新婚之夜就騷得不行，把房事搞得像打仗一樣，分第一戰役、第二和第三戰役，全沒有新娘子的羞澀感。他媽的，即使不是處女，你也要裝一裝嘛，可這娘們不，把門一扣，就迫不

及待地自己脫了個精光，像頭狼摟住我就啃，她喜歡在上面幹事，第一戰役還沒打光，就把我渾身弄得傷痕累累。於是，她叫我傷病員，一把從床上兜起我，到衛生間洗鴛鴦澡，我完全在她的把握之中，全沒有爺們兒的掌控權。有一回，我說我不行了，你快把我壓散架了，還是讓我上來吧。可那娘們像暴君一般勃然大怒，將我翻轉身子，輪圓巴掌就打屁股，她還把尿撒在我的臉上。

老威：男人做到這一步，不過性生活也罷。

盧人標：不過不行。我老婆一天到晚就想著這事兒。她說從小家窮，四口人住九平方米的小屋，雖然隔了布帘，但自己是在父母的交歡聲中成長起來的，十二歲的時候，就習慣在半夜隨著舊床的嘎嘎破響有節奏地向上挺身子。她已經有過好幾個男人，怎樣分手的我當然不敢過問。後來我陽痿了，成了名副其實的武大郎。

老威：你老婆是潘金蓮麼？人都死了，你可不能這樣敗壞她。

盧人標：比潘金蓮還過火。潘金蓮是被王婆拉下水的，她好歹只偷了西門慶一個男人，就落得千古罵名，可李淑之把我弄陽痿後，就公然把野漢子帶到家裏來，並把我關在臥室門外。王八蛋做到這步田地，你說好笑還是好氣？偏偏我這代表男性尊嚴的棒槌只有到這步田地才啪地彈起！

老威：你應該找你老婆評理，如果她屢教不改，就離婚！唉，你們結婚前也太不瞭解對方了。

盧人標：你這是九〇年代的語言，可李淑之嫁我的時候三十四歲，已趕過了趟，她只能把家庭作為幌子。她不言離婚，我也不敢開口，誰叫我那方面不行呢？劇作家魏明倫為潘金蓮鳴冤，認為她和武大郎不配，才同西門慶亂來，這我贊成。

老威：你開始還說羨慕白馬王子和灰姑娘呢，怎麼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你應該到法庭提出離婚，再找個理解你的女子，你不該放棄你的感情理想。

盧人標：「理解？」這世上最不好找的東西就是理解，於是我準備用菜刀來「理解」她。

老威：你還算條漢子啊？

盧人標：我在她偷漢的空隙裏與她上床，天氣酷熱，大家都剝得赤條條的，電扇呼啦啦瘋狂轉，把屋內的擺設都捲得搖搖晃晃。李淑之從汗漬中爬起來，沖個涼，放了盤鄧麗君的歌帶，第一首歌是《蘇州河畔》。此時已是夜裏十一點，李淑之還囁咕著要拉張席子到外面階沿睡，因為在小巷內，整個夏天都鋪滿了露天納涼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我勸住她，我說我們好好談談。她古里古怪地笑了，我見她笑，心一顫抖，差點哭了出來。我想在鄧麗君的歌裏忘卻一切，與老婆重歸於好，於是伸手摸她

的奶子。不料她一下打開我，咬牙切齒地騎上來幹。我說你慢一點，溫柔一點，別把性別弄顛倒了。她說怪你自己沒本事。還捉住我的小雞雞，又搓又拔，我急出一身冷汗，她卻嘲笑：「你祖上三代都是太監吧？」這下我真火了，就趁她伏下身啃我脖子時，猛一鐵頭功，撞中她的前額，她還以為我開玩笑呢，搗住雙眼直罵娘，我弓腰摸起事先放在床下的菜刀，雙手握住刀把砍過去！

老威：當時想什麼了？

盧人標：想個逮。我喻地一聲頭大了，那刀子卻穩穩地陷入李淑之的前額，把那大臉分作兩瓣。她嘎地坐直了，眼睛和嘴都張成山洞，要把我吞下去。她自己動手朝外拔刀，在床上使不了勁，她又下床把身子抵住牆，搖那刀把。血像眼淚一般淌了下來，她終於發出了尖叫。我衝過去堵她的嘴，與她奪刀。刀拔出來了，跟著，從那口子衝出一股血。好狠的娘

們，她居然還有力氣從地下撿刀，並把我從裏屋追到外屋，再追到廚房。情急中，我操起剝排骨的斧子一擋，刀片子飛了。

現在我到底翻身了。我騎在她身上，一斧接一斧地朝下砍，我聽見了她的呻吟，既溫柔又遙遠，書裏這麼寫過，女人只有在性交高潮時，才會情不自禁地發出這種哼聲。我的棒槌變得又粗又大，從娘肚子裏生出來，我還沒見過它這麼威風凜凜。為了把這種快感、這種征服持續得更久，我就先挑肉厚的、不太致命的部位砍。手臂、小腿、大腿、屁股。但我捨不得弄破那乳房。這女人的肉太多了，一斧下去，開一條槽，她身上就多了條陰道。這世界、這屋子都是陰道！這種聯想使我亢奮極了，我就丟下斧子，去舔她的血，還一口接一口地咬她的乳頭。現在我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李淑之噁氣時腦袋略略向上抬了抬，我急

忙與她接了個吻。接著，我夫妻倆痛痛快快洗了個鴛鴦澡，以前，都是她主動伺候我，動作粗得像個屠夫，而這時，她變溫柔了、害羞了，軟綿綿的，這才是個新娘子，這才有女人味！我翻來覆去替她洗了兩個多小時，感到她變得有點僵了，就將她抱回床上。

她到處都開著縫！這才夠刺激！我與她交配了八次，人都累癱了，可還意猶未盡。於是我就辣肉嫩的地方啃，我把乳頭、陰唇和腋肉都生吃了。

老威：我真想嘔吐。

盧人標：我當時就吐了出來，其實生肉不好吃。於是我燒了一大鍋水，把李淑之的心肺掏出，煮了十分鐘，再切成片，蘸薑、蒜和醬油當下酒菜，我吃了二兩心片，就覺得很飽。趁著醉意，我下手割肉，並把一塊塊上等精肉裝進五個塑料袋，凍入冰箱；骨架子和腦袋砸散之後，就地掩埋。我還把雙手和雙乳掛在床

頭，欣賞了一夜。

老威：你把殺人、烹調和性交全混在一塊了。

你清楚自己的行為麼？

盧人標：律師也曾這樣問，我說比平常更清楚一百倍！我從娘肚子出來已三十載，一直被社會瞧不起，而在那一剎那我自由了。哦，忘了，我在埋葬李淑之的骨架前，還熬了半鍋肉粥，我把她的腦袋割下，端放在桌邊，我給她餵粥，夾菜，我兩口子進了最後一頓晚餐，還痛哭。唉，我的灰姑娘，我喃喃喚道，李淑之的形象一下子變了，她果真穿著水晶鞋在半空中跳舞，也許我的前半生是在丹麥安徒生的童話裏，我到中國是投胎投錯了。

老威：你壓根就不該生出來。

盧人標：這可不像心理醫生說的話。其實人生有許多門檻，你沒邁過去的時候，感到深不可測，於是退縮。如果一個人一輩子沒翻過門檻，那即使活到一百歲，也沒意思。李淑之是

老天硬攤派給我的剋星，我對她恐懼，但也渴望戰勝恐懼，因為她那長期壓迫我的肉體是相當性感的。我越陽痿，越想操她，我已在夢裏把她搞得服服帖帖，我甚至已把她的皮剝下來，用雞巴戳出一個洞。而當我真殺了人，我才覺得殺人有什麼了不起？性交也是殺人，男人與女人本來就是刀與鞘的關係。

老威：你的意思是人人都該殺人，把刀入鞘？

盧人標：天曉得。我們是在隔著生死門檻談話呢，而當我肢解李淑之時，全神貫注，每根神經都像接著電源，通過一陣陣酥麻和心靈內的光，使她的局部活轉來，我在那些心肝、毛髮、碎肉上，看見了她的笑容，她性交後的滿足，她毫無重量地癱在我的懷中，她就是我了。瞧你這幅相貌堂堂的公子哥兒樣，是不能銘心刻骨地愛某個女人的，你是愛自己勝過愛別人，我沒你這種個頭和氣質，只好用全部身心去為情賭博。

老威：你又把自己想像成現代奧塞羅了，可人家在錯殺苔絲狄夢娜之後，幡然有悟，以死謝罪，算得上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盧人標：我與莎士比亞英雄所見略同，殺了她，然後去愛她。

老威：一個屠夫就是這樣理解世界文學經典的？

盧人標：你倒提醒了我，好作家都是潛在的殺人犯，不過，你們都把這種衝動發泄到紙上，於是就有了世代流傳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從小受這些故事的騙，在現實裏，在女人問題上碰壁。當我的一腔怒氣被李淑之激發出來，我就把作家發泄到紙上的衝動發泄到她身上了。

我在創作對嗎？

老威：你是藝術家？見鬼。

盧人標：成不成家倒無所謂，幹任何事都要有靈感。二戰期間，有個納粹軍醫曾經用少女乳房剝下來的皮做了個燈罩，那可真是舉世罕見

的藝術品。你想想，女孩的胸多細多嫩，而光透過針眼一般的毛孔，擴散開去該多麼的溫馨！

老威：你是怎樣被發現的？

盧人標：我媽回來了。本來自結婚以後，老人家就一直住在雜貨店料理生意，李淑之口碑太差，我媽就有意躲著她。已經過了一個多星期，我把冰箱裏的凍肉快吃完了。我媽卻回來了。她一進門就發覺氣味不對頭，我忙著熬稀飯、炒菜，可剛上桌，我媽就從稀飯裏挑出一個指甲蓋。她哇地吐了。接著，老人家一聲驚叫，就衝出門，我拔腳就攆。在街上，我攔腰抱住我媽朝屋裏拖，她死活不進去，我急了，竟咬她的耳朵一口。（我被街坊鄰居扭送派出所，我媽出賣了我。）也許過兩天，我把凍肉吃光，把戰場裏外外打掃一遍就沒事了，偏偏這個節骨眼上……。

老威：你家裏少了個大活人，誰都會發現的。

盧人標：她離家出走了，現在外出打工，很平常。

老威：你還挺有心計，不過你吃人好像上癮了，拿不準你還會去殺人來吃。

盧人標：沒有能超過李淑之帶給我的快感，我這輩子全給她了。你是港台的恐怖片看多了吧？誰會殺跟自己沒關係的人？

老威：入獄後日子難過麼？

盧人標：等死當然難過，但現在如果宣布無罪釋放，我也活不下去。我碎屍吃人，大家不會再與我交往，活在世上而沒人理你，也同坐牢差不多。裏面就不一樣了，都是罪犯，非奸即盜即殺，都好不到哪兒去，我的鄰舖是個強姦殺人犯，這東西竟把受害者卸了丟進公共廁所，太可惡了。

老威：這段日子你胃口怎麼樣？

盧人標：我天天都想吃葷，原來我以為判了死罪的人會茶飯不思，不料比豬還餓得快，睡得

足，腳鐐手銬不礙事，心靜自然涼嘛。但願挨槍子時遇上個好天氣，有點陽光，我好與李淑之天堂約會。不知行刑的法警槍崩一批腦殼要休息多久？會不會做噩夢？

老威：如果讓我馬上槍崩了你的話，我是不會做噩夢的。外國電影裏，常有罪犯臨刑前良心發現，向神父進行懺悔的，你呢？

盧人標：你是神父嗎？那麼好吧，神父，請再給我買一包菸。

逃犯崔志雄

起緣訪探

一九九一年農曆正月初七，我隨一位律師朋友在重慶市某看守所拜訪了江洋大盜崔志雄。其時，他的死刑覆核期已過四十五天。「又白撿了一個春節！」他說。

崔犯三十九歲，濃眉大眼，虎背熊腰，大冷天，仍單衣單褲，絲毫沒有慣常死囚的委頓之態，倒令人想起某部國產電影裏的偵察排長。他拖著重鐐，對保險櫃和人都有天生的洞察。

我無意中遭遇了這個逃跑故事。

當我在幾年後整理這段回憶時，崔犯已化作累累白骨，但我的手心仍驚出了冷汗。上帝啊，這一切真的發生過麼？崔犯在鬼門關還會繼續越獄麼？

老威：你不抽煙？真稀罕，很少有坐牢不抽煙的。

崔志雄：牢裏規定不准抽煙。

老威：按人的本性，沒人願意遵守監規，況且這是在號子外面，你就放開點吧。

崔志雄：人的尊嚴比本性更重要，許多罪犯被人瞧不起，不是因為案子，而是因為放縱自己，喪失了起碼的尊嚴。在牢裏誰不想抽煙？

沒癮也想抽，特別是我，犯了通天大案，在這兒等死而已。但是，一根煙有可能把你變得不如一條狗。犯人差不多都撿煙屁股，出門提訊，就東瞅西探，過道裏，階沿下，甚至痰盂上的煙屁股都撿，然後珍寶一樣藏回來，用鞋底子搓火抽。也有從律師、從承辦人那裏帶煙進來的，於是一堆人圍著，像過節一樣。太沒自尊了。你想想，承辦人的煙抽得麼？你得用



逃犯崔志雄的藏身之處。

口供去換！說不定幾支煙、幾份肉就勾得你啥都說，判了死刑才後悔自己命賤。

老威：撿煙屁股固然丟面子，但還沒到喪失尊嚴的地步。我父親文革中坐過黑幫學習班，清規戒律又多又嚴，每天的主要功課除了認罪書就是群眾批鬥會。他的煙癮特大，也撿過煙屁股，還把舖草裹在紙卷裏抽。有一次開大會，他的腰埋得特別低，人家以為他今天認罪態度好，都不知道離他兩尺遠有看管人員丟的煙屁股，他差點就撲上去撿了！

崔志雄：你打的比方不恰當，你父親又沒犯罪。我的職業比你父親的職業要難得多，必須要控制自己。我最恨人在牢裏撿煙屁股，誰撿了，我就要撬開他的嘴，讓他整個吞下去。

老威：你別激動，我們談談其他的。

崔志雄：我從不激動。談其他的？我的案子？

老威：隨你的意。

崔志雄：案子昨天剛談過。市公安局長來了，

帶了兩個新聞記者，還錄了影。他們讓我在死之前，把作案手法詳細地留個案底，因為最近撬保險箱的案子越來越多，其中有一種手法與我很近似。公安局長沒許願「坦白從寬保腦袋」，這讓我滿意，至少沒懵我。你呢？

老威：我怎麼？

崔志雄：看你的樣子，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記者，倒有點像自由散漫的和尚。大光頭，眼光挺出世的。對了，你是搖筆桿子的，叫自由撰稿人吧。

老威：你看人太厲害！職業訓練出來的？

崔志雄：我的職業是認機器不認人。栽進來了，除了罪犯和律師，登門拜訪我的就是公、檢、法，包括法醫，過幾天上路，還需要他來驗明正身。你不屬於這個行道，肯定是搞文的，商人又不可能來看我。

老威：看來你不太願意談案子，審了那麼多遍，你談也談煩了。

崔志雄：換個話題，我給你擺逃跑的龍門陣。
老威：你的主罪是盜竊保險櫃嘛。

崔志雄：次罪是兩次脫逃，這比弄保險櫃驚險多了。上帝教導我們，死之前多做善事，也包括滿足你的好奇心這種善事。

老威：我洗耳恭聽。

崔志雄：兩年前，我第一次翻船，關在某某看守所，位置在歌樂山中。這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老式監獄，幾十年過去了，看起來卻比現代監獄還要結實，背靠岩壁，鋼筋澆鑄的大牆四角，設有崗哨亭，像一個從中間掏空的大饅頭。在放風、開飯、開大會的長方形天井周圍，是分兩層的監區。汽車經盤山公路爬上來，直抵大門。進門是小天井，搜身之後，才准進正式的監區底樓。底樓包括提訊室、伙房、公共浴室、貯藏室、廁所；二樓是人犯監舍，共十六個班，包括一個女犯班。當然幹警值班室也在二樓，向陽的一面。循環回廊從監

區中間穿過，黑咕弄冬，白天也亮頂燈。我關的監房天窗向外，我就地一縱，就能抓住窗柵，一個引體向上，就可以望見松林坡，國民黨特務殺害楊虎城將軍一家的地方。

老威：你對地形這麼熟悉？

崔志雄：天才的讀書人對書本過目不忘，我是天才的賊，對到過的地方過目不忘。況且，我在收審所待了兩個多月，那兒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早化入骨髓裏了。據說這牢從沒跑過人，鬼才相信。石頭也有縫，我撬保險櫃出入了那麼多禁地，誰攔得住我？最大的障礙是人，大家關在一塊，各懷鬼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從眾人的眼皮下消失。頭一個月，天天提訊，我的思路沒轉過來，以後把真貨吐了些，承辦人一有收穫，就要組織人研究材料，制定下一步攻心戰略，提訊暫緩下來。

老威：入收審所都要過手續，你沒挨打麼？

崔志雄：普通新犯都挨整，下馬威嘛。整人的

方法極多，這話長了。我是高智商的重犯，承辦人就親自找到所長，給班裏打招呼，免過手續。提訊一緩，我就不由自主地苦想避開人的法子。什麼都是集體行動，除了開飯，上下午放兩次風，每次一刻鐘。天井裏，一百多犯人，四周還有居高臨下的監視，要想躲開無數雙眼睛，只有鑽廁所。廁所與浴室門對門，光線昏暗，氣味薰人，正好適合我這種孤獨的人待。

老威：其他犯人不蹲坑？

崔志雄：監舍有大馬桶，半人高，平時大家拉撒都在裏面，放風時，兩個馬桶賊就提前弄出去倒。所以，百來號人一湧入天井，不是搶著洗衣服，就是望望遠處的青山白雲，呼吸新鮮空氣；也有暗中交換小東西的。你想想，我這種大盜，居然能單獨在廁所裏蹲十分鐘左右，還是模範監獄呢。

我總共鑽了兩次廁所，就定好行動方案

了。我不能鑽得太多，否則會引起懷疑。這廁所只有一個氣窗，窗外是大牆，可謂上天無路。然而入地還是有門。我之所以猶豫，是不清楚出糞口的情況——這是未經改造的老監獄，不可能使用現代化的機械抽糞，那麼露天糞口在監內還是監外？有沒有糞蓋？糞蓋有多重？拉沒拉鐵絲網？

在我行動的前一個星期，我曾動搖過。原因是我在集體洗澡時，從水篷頭上方的窗口，望見了岩壁與牆之間的一條溝縫，這恰好是哨兵的視線死角。緊接著，我隔壁聽見貓抓耗子的聲音。貓都能過，我相信我扁著身體也能過，這令我興奮了一會兒。但是，得三人集體出逃才行，首先要說服牢頭，政府洗完澡之後，他有先入浴室的特權；然後由一人把門望風，兩人搭人梯，扭下鬆動的水管撬窗柵。

老威：太冒險了。

崔志雄：對，三人三條心，比監獄更恐怖。我

注定只能鑽廁所。第三次蹲坑，幸運之神終於降臨了：我隱約聽見有人舀糞！我仔細分辨口音，絕對是當地的農民。我胸腔的血嘩地一下冒上來，沖得腦殼嗡嗡了半天。嘿，我成功了，我曉得，我死裏逃生了。

接下來就是計算時間、路程、速度。放風十五分鐘，扣掉倒六個馬桶的時間，剩十分鐘；收監點名加三分鐘；發現缺人，追查並招集警察組成追捕隊，加六分鐘；分兵出發，加兩分鐘；路上逃與追之間的時間差，九分鐘。也就是說，我必須在半個鐘頭以內脫逃到山下，混入人煙稠密的地區。

老威：給人的感覺是在演電影。

崔志雄：電影算個屁。記得我被捕時，囚車從山腳烈士陵園繞上來，費時二十分。我下坡走直線，估計同汽車爬山的速度也差不多。這樣，即使我在糞坑和監獄周圍耽擱八分鐘，仍然勝算。監獄旁邊有個技校，常有朗朗讀書聲

傳進來，這是追捕隊重點拉網地。他們以為我逃不遠，還會以為我會躲開人，藏入山裏。

老威：對呀，萬一碰上山的遊客咋辦？

崔志雄：你直衝著他去，他就怕你。我已經在腦子裏預演了幾十次脫逃，連做夢都在跑，一直到腿抽筋才醒。事情進展得出奇地順，我記得是一九九〇年的五月六日，離我三十歲生日還有三天。下午，我把背心、短褲、布鞋和毛巾紮進塑膠袋，拴在腰間，外面套一件工作服。放風哨一響，我隨著滾滾人流擠入走廊，兩分鐘後，就被嘩地一下從樓梯衝向天井。我回身把住門框，目光卻瞟著二樓的監視窗，兩個警察正在笑嘻嘻地聊天。我一下閃入廁所，與最後一對馬桶賊擦肩而過。

我解褲子的動作很大，馬桶賊根本沒回頭看，有人從門外撒了泡尿進來，我在最裏的一格蹲下。再也不能磨蹭了，我脫下工作服，扁著身子下坑，我根本不看下面，一股股糞氣薰

得我直淌淚。蹲位太窄，我的腦袋幾乎就卡在格上。兩手把牢，一點點向裏縮龜頭，耳朵差點磨掉了。接著是懸空吊著，沒想到茅坑這麼深！咬牙一鬆手，嘆通！一顆重磅糞彈。心跳得快炸了，逃生衝動壓倒一切。我在臭大糞裏鑽，一隻耗子在我背上蹦了過去，時間真他媽比一千年還長，渾身上下意識地抖、抖，我兩眼不敢睜。其實我沒游，糞太稠了，也根本游不動，我是踩著坑底朝前撲竄，糞水只淹到頸子，可我老覺得會噎死在糞裏。終於觸網了，眼睛一睜，出口就在三尺之外！我面臨崩潰，幸好我的腳向前探了半步——原來這鐵絲網只拉了上半截。沒辦法，我必須埋頭潛糞而出，背上被鐵刺拉了兩條大血口子。

爬坑費了些周折，把住坑沿引體向上——我的腕力不錯，這是我們這行的基本功。由於過於緊張，我以為至少在坑裏泡了十分鐘，其實，六分鐘都不到。我兩三把脫光，扯開塑膠

袋，用毛巾匆匆擦糞，然後換上背心、短褲、布鞋，於是，除了臭氣襲人外，一個長跑運動員繞開大牆，奔下山小道而去。我逢溝縱溝，遇坎跳坎，真成飛毛腿了，我絕對破了千米越野賽跑的世界記錄。我與盤山公路遭遇了五六次，每一次都是從公路邊直線往下蹦，連翻幾個跟斗，居然一點沒事，爬起來又跑。我在道上撞見了十來個下山客，都紛紛掩鼻讓路。我老覺得背後有警車叫，其實是幻聽。

烈士陵園旁邊是外語學院，我就直通通地衝了進去，穿過操場。我背心短褲，肌肉結實，姿勢又挺專業，所以沒人注意。我鑽入學生宿舍樓，在盥洗間淋浴，順手牽羊把晾在窗口的半乾衣褲籠上身，又跑出來。這兒屬於沙坪壩，半站地外就有個大醫院。我打輛出租車，才駛出幾百米遠，就故作驚慌地叫：「停，對不起師傅，我錢包忘帶了。」表還沒跳字，司機剛回頭問：「要不要轉回去拿？」

我已推開車門下了。此時我聽見警報，追兵已到了，而前方兩百米，交警開始檢查車輛。我閃入醫院，繞過住院部，憑直覺找到教學實驗室後面的太平間。我拔出後窗插銷翻入，打量一圈，約二十來平方米，六個停屍石臺上挺著三個死人，還有兩個死人裝在有玻璃罩子的冰棺裏。沒辦法，我只好躺下，用藍色遮屍布蓋了。

五月的天本來不冷，但在石頭上睡久了，寒氣仍然浸骨。燈光昏黃，滿屋腐臭，我旁邊的死人鄰居可能是車禍，地下墜了一攤血。我盼望著天黑下來，我著急得七竅生煙，可天就是不黑下來。房外樹上有老鴉叫，一股旋頭風把門吹得嘯的一聲！我渾身發抖！如果有人進來，我就完蛋，他敢上來掀我的蓋頭布，我會馬上伸爪，把他掐死。

老威：緊張到這一步，還不如投案自首算了。
崔志雄：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就這命，怕活人

不怕死人。

老威：你在太平間待了多久？

崔志雄：比人的一輩子還長。當我覺得該起來的時候，差不多已凍僵了。

老威：你沒錶，怎麼算時間？

崔志雄：數自己的心跳，快的時候三下一秒，慢下來就下一秒，後來，我居然數睡著了。醒時，隔壁有了動靜，是碗筷的聲音，守靈人用晚餐了。這驚動了我的胃，它一抽一抽地疼。好幾次，我都想起來活動活動，轉移胃疼，但又忍住了。守靈人大約對酌了兩個小時的酒，臨睡前還吼了幾腔川劇，「隔壁殺雞又嫩勝，我兩口子還在屋裏頭唱臥龍崗」之類。

老威：你還記得住戲文？

崔志雄：不曉得咋搞的，就記住了。從太平間出來可能是半夜十二點多鐘。轉著找醫院內部食堂，正賣夜班飯，兩個護士打了飯出來，有說有笑的。我撿起一塊小石子，躲在一簇夾竹

桃後面甩過去，正中手腕。「誰？」護士驚叫，飯盒翻下地。

兩個小姐折回去叫人，我急忙逃之夭夭，在這地盤，沒一處是安全的，我只好又回太平間躲了一會兒。的確夜深人靜才出來，碰見保溫桶，喝了一點熱水。這是我出逃以來喝的第一回水，很舒服。可當我找到幾小時前打翻在路中的飯菜，抓起來吞下去時，肚子一陣劇痛。

我蹲著緩了幾分鐘，才溜進住院大樓。我七層樓全上了，在返回五樓時，終於瞅見值班室沒人，就溜進去，取了一套白大褂，當然，帽子、口罩、聽診器全要。接著，我這個假冒醫生就直接去二樓婦產科，藉口查房，輕而易舉地連搞幾批油水，加起來有一千多元錢，並且把蛋糕、奶粉、水果撐了個飽。

醫院隔壁是軍醫大學，當我在學員宿舍把軍裝弄到手，天都快亮了。有一輛大客車停在

電教中心前，我尋了一節廢鐵絲，彎成兩股，捅進鎖孔開門上去，就在後排拉平躺倒。我太暈，一下子就不省人事，直到被人掀起來，擠到角落。太陽明晃晃的，車上裝滿了兵，旁邊的軍官問我：「哪個班？」我答不上，就隨手朝窗外指。「電教？」他又問，我點點頭。

聽車上的談話，我才想起是禮拜天。客車一路暢通無阻地開到市中區解放碑，我又看見了成堆成堆的漂亮娃娃兒，我又嘗到了自由！

老威：你居然敢爬到軍車上睡覺，就不怕被抓？

崔志雄：醫院不敢回，街又不敢上，在軍校裏晃蕩更危險，我沒當過兵，又是生面孔，一盤問就露底了，軍車是唯一的去處。

老威：以後呢？

崔志雄：以後就全國流竄，變本加厲地偷。偷到後來，錢多得用不完，就想隱居，可剛在北海買了房子住下來，又覺得不踏實。做生意更

不踏實，我不喜歡和商人打交道，沒情趣。真的，一閒下來腦子就亂轉，連夢裏都站滿了警察。唉，人活在世上，除了享樂，就是為了在本行上有所造詣，我已達到本行的最高境界，再要我轉行幹別的，肯定提不起神。

老威：你成過家麼？

崔志雄：我有過情人，她喜歡董安格的歌，我也喜歡，我想娶她，但不能。因為情人可以不曉得你的職業，而老婆必須知根知柢，這也是中國傳統。

老威：你這次是怎麼落網的？

崔志雄：脫逃已兩年多，我以為不會有事了，就回到重慶，與道上的朋友打賭，把某某保險櫃廠財務室的保險櫃給撬了。不瞞你說，我是從正門進的，從發現到截斷外部報警系統，還不到十分鐘；開保險櫃，八分鐘。我感覺啞啞響了一下，就從縫裏伸入刀片，割斷連著櫃門的警報線。他媽的，這就是所謂紅外線感光雙

保險！得手太容易了，這種想法使我的弦鬆下來，就背靠保險櫃嚼口香糖，還吹出了幾個大泡泡，開門取錢時，我已經沒絲毫樂趣。這次是五十萬塊，還有幾捆股票，我一時興起，就點火一張一張燒，還沒燒完一捆股票，就被人發覺了。

落網時我還微笑了一下，一顆心從高處朝下墜、墜，終於踏實了。我站起來，把手伸進手鏢，到站了，我說：「咱們走吧。」

老威：現在你釘上了死刑犯的鐵鐐子，還感到踏實麼？

崔志雄：我經常想起兩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掉命的，我就這命，身體自由了，心也不自由。我欠這個社會的太多，卻沒用偷來的錢去幫助任何一個需要這些錢的人，例如失學兒童、下崗工人、下等妓女等等，這同貪官污吏有啥區別？罷了！你是文人，曉得幹啥都要有激情，我已失去活下去的

激情，你呢？

老威：我？天曉得。

死刑犯牟大路

起緣採訪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上午，我在重慶市某看守所探望了二十七歲的死刑犯牟大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隨律師接觸死刑犯了，因此顯得比較放鬆。

牟大路更放鬆，他用戴土鏽的手揩著鼻涕說：「我命中只該活這麼大。」他同局外人一般談論著別人的死。我曉得，如果給與第二次生命，他選擇的仍然是犯罪。

老威：昨天律師把你的案子給我談了，我感到很惋惜，因為你才二十七歲。

牟大路：律師、法官、公訴人都這麼說，我都聽煩了。二十七歲又哪個？我命中只該活這麼大。這世上比我命短的還多，同舍的三個死犯，小的那個剛滿十八，一上了鐐，就哭趴在炕上，像隻烏龜。你猜他幹了啥？他趕公共汽車，不肯給孕婦讓座，人家就罵了聲「傻農

民」。他氣不過，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婦的肚子捅漏了。送醫院搶救，那腸子已淌了一大捧，兩個人都攔不住。剖腹取出胎兒，母子都沒氣了，據說那軟塌塌的小腦殼只有拳頭大，還留了點刀印。這是我曉得的最小的短命鬼。

老威：你想得開就好。這菸你隨便抽，法律無情，我即使想幫你，也只有說幾句空話的能耐。

牟大路：能出來透透氣也不錯。我的律師在哪兒？我的上訴有希望吧？

老威：應該有希望吧。唐律師過一會兒到，他這幾天正馬不停蹄地跑高院。

牟大路：今天正好星期五，剛才提人，我還以為要上路了。大清早，電動鐵柵門就從一房響過來，二、三、四，五房六房沒開，跳過去了，接著七、八、九，我是十房。同舍的三個活死人都提前換成白襯衣、藍褲子，候在門口。老犯孫鴨兒與我打賭，贏中午的肉鉢，他說今天十房沒人上路，用不著換新的行頭，隆重得像去出席國宴。嘿，真讓這臭嘴戳準了。

老威：你中午吃不成肉了。

牟大路：不行，一個星期兩次肉鉢，一鉢蓮花白裏只有指甲蓋那麼大幾砵，他媽咋能讓！雖說沒上路，但是老子的白血球已經被殺死了一大半，中午正好補回來。你不曉得，鐵柵門一動，外門一開，三個活死人的血都不流了。都

朝人背後躲。這時值班幹事喊：「牟大路。」特別溫柔。平常提訊的聲音都凶歹歹的：「牟大路！」只有勾魂的聲音才軟綿綿的，我的腦袋轟地炸了，空白了幾分鐘，才活轉來。

老威：人落到這一步，太可憐了。

牟大路：沒覺得。原以為判了死的人，會茶飯不思，沒想到我的胃口幾天就大了，一天到晚都餓，可能是南瓜湯灌的，甜膩膩的「紅軍湯」，我們已經灌了三個月。

老威：啥子紅軍湯？

牟大路：我家裏有盤搖滾革命老歌，特火爆，帶中有一首井崗山唱的紅軍歌謠：「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好香。」我聽得爛熟，沒想到，我也喝上這紅軍湯了。老前輩們打江山真不容易。

老威：你還很幽默。

牟大路：我判死半個月，就肥成這樣，再不幽默，就只有苦著臉等著上殺場了。

老威：在裏面怎麼打發時間呢？

牟大路：摺紙盒，裝頭痛粉的，你看我雙手鏽著，一天幹十幾個小時，也能弄三千個。一直摺下去，腦殼就麻木了，免得兒女情長想法多。如果這樣心頭還難受，就把這難受說出來。比如槍斃，我們討論了幾次，一直沒弄清楚打哪個部位，後心呢，還是後腦？後腦報銷得快，但不太雅觀，遇上開花子彈，天靈蓋沒了，那腦髓起碼濺幾尺遠。法警也是人，就怕腦漿濺一身？我覺得不會用開花彈，人家經常射人，早練成神槍手了，絕對後腦一個眼進，前額一個眼出。有人問需不需要補槍？萬一沒打死的話。有人回答沒死當然要補，如果不補，就折根樹枝，插進槍眼裏攪幾下，只要一見腦花泡泡咕嘟咕嘟冒出來，就完事。我估計，除了法醫，沒有人有膽量去攪。這些都是芝麻細節，包括跪著斃還是站著斃，人前挖不挖個坑，好讓你一頭栽下去。屁股朝天了，即使



精神恍惚的母親，每天傍晚坐在土屋前望著路口出神，誰也不忍心告訴她：「兒子永遠回不來了。」（曾循攝）

沒噓氣，你除了啃兩嘴土，也搗不了亂。還想回個頭刺激射手，根本沒門。

根本分歧還是後心和後腦，人一五花大紮，兩根拇指就又在後心部位，照準一射，直中心臟。這樣差不多是個全屍，把眼兒一堵，人還是完整的。但死得沒那麼快，因為腦死才真叫死。

老威：這種問題沒啥結論。

牟大路：所以年年爭，月月爭，天天爭。有時臉紅脖子粗，還打架。我被電棒烙了好幾盤，回房還打，死都死了的人，能出多大聲響算多大聲響，免得哪天突然上路，不給人留點想頭。我剛進房沒幾天，劉黑娃就上路了。春節還沒過，那天早晨他正蹲在炕角角吃早餐，門外門就一齊響。值班政府特別溫柔地喊：「劉忠達，出來一會兒吶！」那口氣有點像村長找村民商量事情。當時劉黑娃正吞了口稀飯，把饅頭塞了半截在嘴巴，一聽勾魂腔，馬上就慚

了。值班政府又喊了一聲，好像連喊了三聲，最後就進來站在鐵柵欄前。劉黑娃咣噹一下坐在炕板上，支著屁股朝後退，政府笑嘻嘻地一招手，兩個紅毛就上炕，搭個手轎把黑娃一舀，死狗就仰面朝天癱起了。他嘴巴還堵著半截饅頭呢，看來到陰間都餓不死。

老威：他犯了啥罪？

牟大路：殺人罪。黑道上的老闆見他扛著根棒在朝天門找活路，就問他幹不幹大買賣？他當然要幹。老闆就用給他五千元錢，要他去把冤家的鼻子割下來。這蠢牛，不但割了鼻子，還把大片砍刀直接從嘴巴硬生生地切下去，那人就鼓起眼睛噓氣了。

劉黑娃一腦殼血去交差，老闆嚇慘了，後悔不該雇民工，因為職業殺手指哪兒割哪兒，從不過火。劉黑娃說他被咬了一口，冒火了。

老威：恐怖恐怖。

牟大路：其實他在房裏很溫順，彬彬有禮。緊

接著他上路的是個採花大盜，雞巴不行了就拿酒瓶子朝三陪小姐的下身捅，結果大出血。那天下午花盜盤在炕上摺紙盒，還在和我比賽。

門外一喊，他「哎」了一聲，又「到」了一聲，就急匆匆地竄下去，一溜小跑出門了。鐵柵欄快關時，我才想起，馬上下炕撿起他的鞋去攆。攆不攆了，眨眼之間，他就光著腳板入鬼門關。我隔著欄杆把他的鞋扔出房，打在外門，又噹地彈回天井。這是性子最急的一個鬼。不行，輪到我上路，一定不能急，但也不會像劉黑娃，拖泥帶水，一喊我，就響亮地答到，然後哼兩句歌，與大家道個別才走。

老威：你剛才道過別麼？

牟大路：忘了。

老威：哦。

牟大路：你哦個速！輪到你差不多。

老威：還沒輪到我頭皮就麻了。歇把火吧，換個輕鬆話題。

牟大路：輕鬆？屙屎輕鬆，我給你講一段屙屎。前一晌我們房漲進來個大貪污犯，叫老蔣，四十多歲，周身名牌，一看就曉得是社會上吃香喝辣的公子哥兒。珍稀動物毛病多，吃喝拉撒不習慣。但他最大的毛病是當著人不屙屎。

老威：這是有教養的表現。

牟大路：要麼入鄉隨俗，要麼憋死。教養頂個屁用。牢裏的茅坑是敞開的，正對大炕和後窗，你一蹲下去，就必須面對一屋苦難大眾。聰明一點的，就雞公屙屎，速戰速決，屁眼兒一擠就提褲子。讀過兩天書的，要慢功出細貨，你就看張《人民日報》，轉移注意力。實在難看，你就乾脆閉上眼瞎掙，醜陋的面孔就徹底消失了。這老蔣，所有的妙方都試過，屁眼兒就是緊。他憋了十來天，腦殼長毒瘡，眼角起大砣眼屎，可就是下不來。每次他都愁眉苦臉一陣，然後運氣提肛，感覺來電了，就朝

坑上衝，可一蹲，翻兩下白眼，撲撲兩個臭屁就完了。有時候，他連屁都不放，像個癩蝦蟆，嘎嘎地叫。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就一齊圍上去，堵著他耳門喊：「加油！」有一回，他又來鼻血又來眼淚，大家就七手八腳地安慰他，堵鼻孔的，摸他的頭叫「慢慢厝」的，老犯孫大鳥，都五十多歲了，還和年輕人一道湊熱鬧，說：「老蔣，生頭胎都這樣，慢慢生。」死犯鎖了鐐子，手腳不靈便，就蹲在炕沿上拍手，而上面還有一層嘻皮笑臉的腦殼。坐牢太單調，除了摺紙盒，連唱歌也只能在喉管裏打轉，所以，老蔣就是我們的開心果。開始沒覺得有啥了不起，因為剛進來的，或多或少都有點身體不適。但老蔣便祕到第八天，大家就預感到看守所的金氏記錄要產生了，如果這時老蔣不爭氣，下了包袱，就辜負了群眾的期望。

老威：你們覺得這樣挺快活？

牟大路：當然。老蔣往茅坑一衝，房裏就像過節一樣，大家丟開手上的活路，摩拳擦掌就過去了。有的還陪著老蔣蹲在炕沿上厠假屎，老蔣一用勁，這邊就「哎嗨哎嗨」。老蔣瞪著大家，沒法，就提褲子起身，沒幾分鐘，又上坑，連放幾個屁，把滿房臭了個底朝天。如果是往常，大夥肯定搗著鼻孔就躲，因為便祕的屁最臭，你想，陳年老屎在肚皮裏發酵，那屁的濃度，點根火柴肯定燃，說不定一壺水都燒得開。但是，今天非同小可，因為老蔣打的不是悶屁，不是乾臭屁，而是夾屎屁！再難聞，也要冒著炮火給他堵回去。於是孫大鳥和葉鴨兒，又是摸臉又是捶背，連叫：「老蔣生娃兒辛苦。」老蔣拖起哭腔說：「你們到底要幹啥子嘛？」大家也拖起哭腔回答：「你下了包袱我們就不好耍嘛。」老蔣說：「屎尿有啥好耍嘛？」大家回答：「你的屁眼兒連著我們的心嘛。」老蔣說：「狼心狗肺嘛。」大家回答：

「不要侮辱我們的人格嘛。」

這個滑頭的老蔣，趁大家高興，放鬆了警惕，竟突然轉身下蹲，把他嫩白白的兩瓣大臉向著我們！這太不叫話！剛才只是玩笑，這回他可真在侮辱我們的人格了！葉鴨兒是菜農，一輩子低三下四，受盡了別人的氣，可也受不了這個。他掄圓巴掌，啪啪就兩下。茅坑空間狹窄，擠不下太多人，所以多數同志在外乾著急。老蔣兩手把住鐵管，任打任挨，死活不掉頭，眼看幾顆花生米一樣的羊糞夾著血噙噙墜下坑，孫大鳥急出一頭汗，竟與葉鴨兒一左一右，硬扳老蔣的肩，老蔣幾乎被抬起來了。他尖起嗓子叫：「不，不，不要！要，要出來了！」孫大鳥喝聲：「轉！」這一來，老蔣哭得像個婊子，邊提褲子邊說：「不屌了！這輩子不屌了，反正是死，不憋死，就槍崩死！」

老威：你們真是一群……。

牟大路：流氓，惡棍，下三濫，滾刀肉。我替

你罵了。

老威：都落到這步田地，為啥還要互相折磨？
牟大路：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會上天地寬，分得開，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裏，一間房關十幾個人，嚴打的時候，經常漲到二十來個，人和人擠得這麼親密無間，不尋開心咋辦？今天是老蔣，明天輪到其他人，難說。總之，老蔣歷經挫折，最後肯定屌屎了——並且天天屌，一天屌六、七盤。因為正在十二天頭上，老蔣不得不把一條褲子罩起屌，卻被路過後窗的警察發現，以為他要自殺，就喝令他「站起」。老蔣氣得打抖，將褲子扯下腦殼，伸手從胯下一抹，抓出一大把鮮血示威說：「你看這個！」

警察開門喚他出去，一頓電棒，再讓獄醫連開三帖瀉藥灌下去，從此一通一百通。老蔣拉得上氣不接下氣，連世界觀都拉改變了，過去，對糙米飯、南瓜湯，甚至肉鉢都不屑一

顧，蓮花白葉子他要夾起對著光照，稍微有幾顆蟲眼也不吃，若是發現了豬兒蟲，更要驚爪爪地叫喚。而今，公子哥兒一跟頭栽成災民，一天到晚就想吃，一碗南瓜湯，他仰起臉一倒，嚼都不嚼就下肚了。他前兩個月沒人送錢，即使送了錢，每個月只能買十二元錢副食，還不夠他填牙縫。漸漸，他拉的屎也和南瓜湯差不多，金黃色，像黃河母親的奶。大夥擔心他拉出問題，就暗中輪班上茅坑，連文盲葉鴨兒也在坑上裝斯文，看報紙。老蔣像匹籠中的瘦老虎，提著褲子來回跑，可總是插不進針。他哀求占坑者讓一讓，幾乎要下跪了，並且一再鬧屎滾褲襠的小兒笑話。有回，我都看出情況危急，讓葉鴨兒趕緊閃，那傻農民還在看報，沒提防老蔣跨上坑一轉，一屁股就直朝葉鴨兒坐下去，淋了那雜種一頭屎。官司打到值班政府那裏，把警察都逗笑了。你也笑了？

老威：我能不能笑麼？這笑料太沒心沒肺了。

牟大路：嘿嘿，你說這老蔣和葉鴨兒，一個在天一個在地，如果在外頭，恐怕永遠碰不上，可偏偏在牢裏狹路相逢，成了冤家對頭。老蔣被氣得案子都忘了，然而葉鴨兒菜農嘴臉，一天到晚沒事找事，上個月賣副食，除了一人配一個午餐肉罐筒，就是重慶特產怪味胡豆。凡是摺子上有錢的，都要了幾大包。老蔣的錢還沒送到，啥都要不成，只有欣賞大家一齊嚼又辣又麻又脆又香的胡豆，唏里喳啦的。葉鴨兒故意貼著老蔣的腮幫子嚼，還說：「老蔣，你不是幾百萬家產麼？咋連買胡豆的錢都莫得？你這款爺分明是偽劣產品嘛。」老蔣已正常了個把星期，自我感覺元氣恢復得可以，因此吞了滿嘴的清口水，頂撞說：「老子的錢把你淹得死！」鴨兒說：「嘴硬頂個速用，你叫我聲爹，我賒給你一大把。」老蔣氣得哆嗦，刀背臉上浮起幾絲胭脂紅，可沒料到他還能忍，並且說：「大家都聽見了？今天我就不要老臉，

認葉鴨兒為爹。爹，我要親自抓一大把胡豆，以後，爹還要管我的吃喝。」葉鴨兒萬萬想不到款爺比他更能降格，要反悔，又怕激起公憤，只好裝可憐說：「我是所裏有名的大肚皮，你忍心？」話還沒完，老蔣就接了過去，「你那大肚皮是假的，我比你裝得。」葉鴨兒鼻子哼了一聲，老蔣說：「你那山豬鼻子哼個臭逼！今天我們就拚個分曉。」我問：「你拿啥子拚？」老蔣說：「我的錢馬上就到，買一屋子的怪味胡豆不成問題。葉鴨兒，你敢不敢把四包胡豆全部拿來賭了？」葉鴨兒說：「咋賭？」老蔣說：「一人吃兩包，你贏了，我倒賠你四包，你輸了就抹平。」葉鴨兒說：「等你錢來了再賭。」老蔣說：「你虛了？我就先抓一大把吃。」

這種好戲，千年都逢不到一回，滿舍房興奮慘了，都衝著葉鴨兒說：「你這回不雄起，就扒你狗日的皮！」還說：「農民始終是滿腦

殼紅苔屎，關鍵時刻，連胡豆也輸不起。」老蔣趁機去扯鴨兒的食品袋，還煽動說：「傻棒，想挨打嚟？」

葉鴨兒又怕挨打又心疼胡豆，只有應戰，「這是我老葉的強項，脹死你娃該背時。」老蔣扭了幾圈腰，做了熱身運動，然後露出比雞翅膀還瘦的膀子，「想農村包圍城市？做你媽的包穀夢。」

孫大鳥綁了個紅布在頭上，充裁判，死犯用鼻音奏《運動員進行曲》，選手上場，打盤腳，面對面，眼珠子都要恨出來了。裁判檢查了四包一斤裝的胡豆，在一人跟前碼了兩包，然後把手隔在中間，喊：「預備——開始！」

選手扯開口袋，一把接一把朝口頭填，腮幫子鼓得像大蕃茄。開頭兩人的動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雞打鳴一樣伸脖子，嚥下去，再填一把。後來，老蔣的手上明顯不如葉鴨兒，再加上嘴小些，所以速度跟不

上。半個鐘頭後，兩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漿漿就順著嘴角流了兩條槽。大冷天，頭上還熱騰騰地冒汗。我和另一個死犯，一張接一張往他們腦殼頂放草紙，一秒鐘就濕一張，揭起來再放，又浸濕。我們放了七、八張草紙，那汗都沒汲乾，不僅沒汲乾，還變稠了。紙一下去，就成紙漿，咋也揭不起來。兩個人都填了一包多，臉都紫了。葉鴨兒肚皮占有先天優勢，老蔣排骨伸縮性再大也趕不上，眼看不行，老蔣就站起來活動手腳，再坐下來。兩個人頭抵頭，咋咋喳喳又瘋吃了一盤，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漿搽在對方脖子上。葉鴨兒嚙下一口翻上來的胡豆渣渣，囁咕說：「老蔣，你不行，投降算了。」老蔣怪叫一聲，就翻下炕。想一會兒，拍拍臉，他突然埋頭直接啃炕板上的東西，這辦法果然靈，他三下五除二就超過去了。唉，這老蔣眼都直了，孫大鳥拿手指頭在他鼻子尖晃了

三回，他都沒反應，只一個勁地嚼、嚼。葉鴨兒見了，也學這一招，兩個人並排跪在地上啃炕板，吭哧吭哧，把大家笑得打滾、碰牆，連哨兵也覺得稀奇，在樓上觀戰。葉鴨兒跪了一會兒，死肚皮在地上顛，覺得眼冒金花。馬上站起來，坐回炕上，一把填進去才一秒鐘，啣啣噠噠地回出來大半把，大嘴變成了不斷擠屎的雞屁股。可老蔣越戰越勇，埋頭啃，像個機器，根本不看對手一眼。兩人都滿臉胡豆渣渣，翻了無數回，都停頓、抹胸，一點點吞下去，葉鴨兒到底不行了，最後一把沒填完，全部湯湯水水地回出來，他還想再填，裁判把他的手逮住，宣布戰績：「一斤八兩一錢！」

老蔣已經聽不見、看不見，一路猛啃，我貼倒在耳門吼：「你贏了！」他從胡豆渣渣裏瞟了我一眼，還要啃。孫大鳥伸出兩手，站在炕沿猛下腰，把這條瘋狗往上提。他渾身軟沓沓的像沒有腳。大家都來攙扶冠軍，孫大鳥把

紅布給他拴在頭上。老蔣還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氣，漸漸，才扶牆站定，推開了我們。他埋起腦殼啞了幾分鐘，突然向前一彈，射向廁所。

葉鴨兒還蹲在坑邊樞舌根，又沒來得及閃，就被老蔣摟在懷中。老蔣一口噴出兩米遠，廁所的三面牆統統開花。兩個選手一上一下地亂嘔，成龜孫子了。熱鬧大了。這是舍房裏最快速的一天；雖然大家都挨了電棒，還是快活慘了，龍門陣擺了好多天。

老威：老蔣現在沒出毛病吧？

牟大路：嘔了幾天血，躺了幾天，現在已經徹底沒事了。

老威：肯定有後遺症。

牟大路：他已經上路五天了。估計已經到了閻王爺跟前，那是個專治後遺症的地方，隔一晌我也會去。

老威：你還沒談你自己呢。

牟大路：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內皆王八，談他

也就是談我。好了，哥們兒，抽支菸告個別吧。

人販子錢貴寶

起緣採訪採

拐賣人口是一項歷史悠久的罪惡行業，在舊中國，這種能賺大錢的買賣都由黑社會操縱，把騙到手的良家婦女高價轉給發達城市的妓館。

沒想到，新社會鏟除了黑幫，拐賣犯罪卻由錢貴寶這種大山裏的鄉巴佬繼承，特別是在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上午，我在重慶市某看守所探望了錢貴寶，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由於不准帶任何錄音器材，我只能在此時此刻憑記憶追述。人販子自有一套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這套歪理昇華成一種信念。

但願這篇採訪能為犯罪心理學提供某種參考。

老威：看你這副樣子老實巴交，不像個人販子。

錢貴寶：我的確不是人販子，我正兒八經做生意。

老威：做人肉生意吧？

錢貴寶：同志，你這樣說就不對了，妓院才做人肉生意，我不開妓院。

老威：你沒幹過逼良為娼的勾當麼？

錢貴寶：資格的良家婦女，無論你咋個逼，她也成不了娼。比如我老婆，至今還守在窮山溝

裏，我都成這樣了，她也沒改嫁，沒偷人。而

天下大多數女的，也同男的一樣，喜歡外面的

花花世界。喜歡占便宜。報上經常登某某如

何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我捉摸，這個人生

價值，不外乎就是花一分力氣，占十分便宜；

就像歌星，張張嘴兒，唱個歌玩兒，票子就嘩

嘩朝兜裏淌，所以人人都羨慕歌星、模特兒，因為他們張張嘴兒，扭扭胯就能賺。我是農民，為啥沒人崇拜農民？就因為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花十分力氣也占不了一分便宜。你出了汗，種了糧食，可城裏人吃著糧食還嫌你汗臭。因此，我幹這個行當，是順應了時代潮流，投其所好。不錯，我幹了五年賣了二十多個人，可這些人都是自覺自願跟我走的，我又沒拿槍逼著她們，我又不是劫匪，綁了肉票換錢。

老威：你欺騙引誘，毀了人家的一生。

錢貴寶：我承認我欺騙引誘，但這世道，有幾個人不欺騙引誘！恐怕只有吃糠的豬最老實，凡吃米的东西都不老實。我說我是老山裏的傻農民，肯定沒人願意跟我跑；我把衣裳穿整齊點，說是廣東某公司的經理，雖然樣子可疑，可人家想都不想就套近乎來了。好多女娃子，都是見面熟，不用你勾搭，她也來勁。並且，

怕說自己是小地方的。

他發覺自己還有點魅力，剛出道時不自信，以後熟能生巧，舌頭像在青油裏泡過，滑刷得很，七仙女也能哄下凡。嘿，本來信不信由你，不信，你當我放屁；偏偏有那麼多婆娘把我的屁當肉包子吞了，當香水搽了，活該。

老威：你是咋個奔上這條路的？

錢貴寶：這類事報上登得比較多，沒啥子稀奇。我是平武縣小河溝的農民，平武你可能曉得，出熊貓的地方。過去，林子和箭竹都密，我們靠山吃山，撿伐木廠剩下的木頭去賣，也夠糊口，另外，山上的物產也豐富。可後來，老林子砍得差不多了，伐木廠也撤了，地在坡上，不好種，我們那地方你沒去過，光靠種地，養不活人。二十八歲以前，我超生了三個女娃子，連褲子也沒多餘的。村裏家家戶戶都差不多，男人捆草褲下地，把布褲子省下來，走親戚、見外人時穿。冬天，姑娘媳婦都光

著，擠在內屋火舖裏做手工活路。這樣熬到九二年，村裏幾個壯勞力一碰頭，決定把存放多年的皮貨拿到縣城去換車票錢，然後搭夥出外打工。先是在縣上蓋房，以後就跟包工頭到成都，到甘肅，長了見識，就不幹那累死牛的重體力活了。蘭州的回民對人義氣，我跟他們混熟了，一起去走村竄鄉，北方的地盤太大了，就是戈壁多，連毛都不長，並且吃水也不容易，冬天的雪化在一口窖裏，要喝大半年。但是，這裏男人對人實在，死心塌地跟著婆娘轉。因為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攢呀攢呀，攢十來年的錢，血汗錢，一下子就在接婆娘上。在四川，我們那地方夠窮的，也沒見有多少光棍，可這兒，男人見了婆娘就瓜了，恨不得馬上騎上去就日。你曉得四川女娃子勤快，好看，肯伺候人，外省都特別歡迎四川婆娘。我的腦殼一轉，嘿，該發財了。

老威：你第一次賣人是啥感覺？

錢貴寶：我第一次沒賣人，我把兩個女兒嫁過去了，把賠錢貨變成了賺錢貨。我的親家在當地還算不錯，那地方離鐵路線才十幾里，不算太偏僻。我把兩個女兒嫁在同一個村，得了六百元錢、八隻羊。羊賣給車站了，五十元一隻，這樣，我就有了一千元，發了大財，人都高興快瘋了。但是沒過幾天，我女兒告訴我，他們村裏的四川婆娘不少，都是人販子倒過來的，一個人的價錢最低也要兩千元。我這親家還是做虧本了。

老威：你大老遠把女兒嫁給一個陌生人，他們合得來麼？你得了錢，你女兒的退路就沒有

錢貴寶：農民的女娃子，又不是金枝玉葉，有啥合不來？除非男人不長雞巴婆娘不長屌。女人是越弄越好看，當然，生了一兩個娃兒，就沒啥看頭了。俗話說：「下崽前是金奶奶，下崽後是狗奶奶。」

老威：你是咋個擴大業務範圍的？

錢貴寶：最先我還老實巴交的，給家鄉人牽紅線。可任務太艱巨了，我費心費力，磨破了嘴皮子，成功率就是不高。山裏的女娃子，一輩子從來沒出過縣境，你要她一下離鄉背井，跑幾千里以外去嫁人？嘿，死她個舅媽都不幹。沒辦法，我只有騙，說在北方開館子，招服務員，管吃管住還拿工資。這一招不靈，就乾脆刻公章，造證件，開皮包服務公司，招工人。吹北方牛羊多，毛便宜，適合開紡織廠，生產毛衣、地毯，想起啥吹啥。漸漸，我的騙膽越來越大，與蘭州的孫大個子、銀川的劉螃蟹、河南新鄉的刁二娃都有了業務聯繫。我負責把招來的「貨」運到約好的地方，交他們的「公司」就行了。

老威：還是個跨省的人販子團夥呢。喂，你這麼賣力地為家鄉人民做「好事」，就不怕遭報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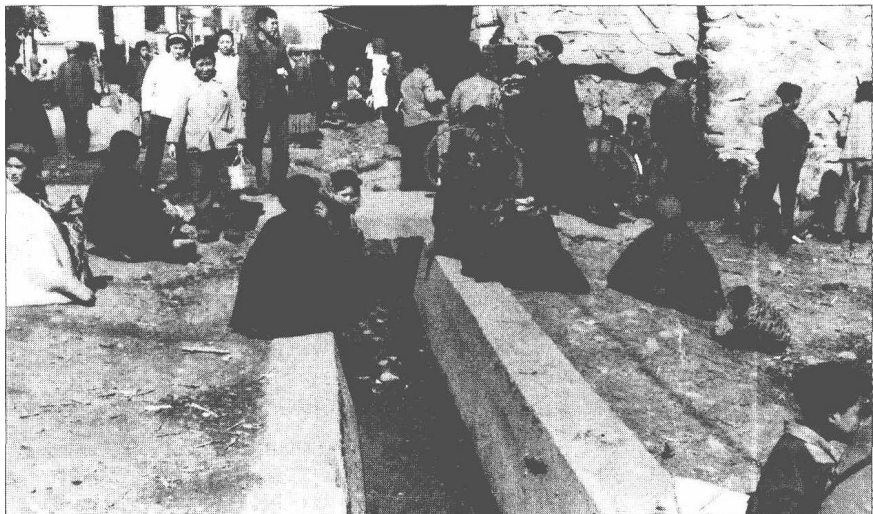
田間辛勤勞作的鄉村少女，她們是人販子錢貴寶的主要財源。（曾循攝）

錢賁寶：報應？哄鬼，封建主義那一套。當然，我們是鄉巴佬，作媒的方式有時不太文明，比如，事先沒徵求女方的意見。但是鄉下的舊風俗，也是成婚之前男女不見面，只有進了洞房，揭了蓋頭，才曉得對方是巫婆還是天仙。我父母那代人就這樣過來的。

老威：啥子進洞房？據我瞭解，純粹是上刑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倒爽快，數了票子，把人往那火坑一推就脫手了。許多女娃子當即就被幾個人按住手腳，讓「新郎」強姦。還有被捆綁，被毒打得遍體鱗傷的。你的新婚之夜也是強姦老婆麼？

錢賁寶：強姦老婆？你咋有這種怪想法？當然嘍，你是城裏人，夜總會、舞廳，甚至車站、碼頭，都能認識女娃子，如果臉皮薄，出不了眾，還可以上官辦的婚姻介紹所，在報紙上打徵婚廣告，這回不行有下一回。鄉下就差遠了，很多人，一輩子只能在山溝裏鑽，結婚生

孩子，多窮多累，有啥出息？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可離縣城幾百公里的夾皮溝，誰去投資？恐怕本錢都收不回來。連機耕路都不通，雞腸小道一走大半天。中國還有不少這種地方吧？財神爺請不進去，就得自己走出來，歡迎改革開放。大山裏水土好，女娃子不打扮都白裏透紅，而北方最缺的就是這種水分多的貨。那裏的光棍太多了，我把這千里姻緣一線牽，兩方都找到了歸宿。雖然開頭不那麼溫柔，逃跑啦、尋死啦、喊爹叫娘啦，可這一關過了，嫁雞隨雞，日子也就越過越紅火。至於捆啊打啊，農村就這樣，漢子不打老婆不算好漢子。除非老了，攆不動了。有一回，我和老婆辦包穀回家，我就想要她。她說來那個了，即使我想要，也要等到天黑。我不幹，非要白天幹屎，她說累了，死活不准脫褲子。我毛了，就摸根頂門槓要出脫她，她拔腿逃跑，我跟倒攆，她呼地一下子投堰塘白盡。嘿，你猜咋



成都火車北站附近的非法勞務市場，滋生社會犯罪的陰溝。披著察爾瓦隊臥者為大涼山來的彝族同胞，據說他們能在烈日下一動不動地打坐一整天，只等夜晚降臨，才四處活動「生財」。(曾循攝)

樣？她非但沒沈下去，反倒坐在水頭哇哇嘍喪。原來那塘水只能淹到肚皮。我帶到北方的女娃子，命都比我老婆好，常言道：「不捆綁不成夫妻嘛。」

我是在幫國家解決困難，一個地方，光棍多，氣候又不好，肯定容易出事，弄些女娃子去，陰陽就調和了。城裏的婚姻介紹所還興收介紹費，我與他們同行，也該收。其實除去車船費，沿途伙食費，鞍前馬後跑路費，我也剩不了幾個錢。有時，跟那邊「公司」把價講好，人去了，男方卻變卦，出不起那麼多錢，也只有便宜賣，我們從不敢在人家村裏鬧事。
老威：四川警方組織了好多次解救被拐賣婦女的行動，群眾都拍手稱快，想必你已看過電視了吧？

錢貴寶：當然，你們城頭人是拍手稱快，山裏人就不曉得了。其實這邊的女娃子到那邊住過一年半載，習慣了，總會想法與家裏通消息

的，失蹤只是一種說法罷了。從男方家裏逃跑的只是個別人，而多數人是不會同自己的丈夫分開的。

老威：什麼丈夫？沒辦法法律手續，就叫非法同居。

錢貴寶：民間的規矩，吹吹打打，公開請了客就算夫妻了。

老威：你是法盲還是裝糊塗？

錢貴寶：鄉下人千百年都這樣，背太陽過山，和尚的腦殼——無法。有法也用不著。

老威：這回用著了，你拐賣人口，應該判死吧？

錢貴寶：我主動坦白，從輕判了無期。

老威：在獄中學法嗎？

錢貴寶：學。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我情願多勞動，我祖祖輩輩都勞動人民，懂的是祖宗的家法，至於國家的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後來又包產到戶，再後來

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總之，一個天子一個法，我一個土老坎，恐怕懂不過來。勞改幾年，天天都要學報紙，我增長了不少知識，也認罪服法。可說我是啥子社會公害，我不服氣。我給政府增了麻煩，要出動那麼多警察和車輛，去偏僻的地方找人，而且找到之後，還要費不少功夫，才能把婆娘從男方家裏接出來。我曉得，精靈點的婆娘早就藏了，不會讓警察找到，因為回家的日子也不好過。鄉下不比城裏，婆娘不比小娃娃，一見親人，馬上抱頭痛哭，失散了多年嘛。可婆娘回到大山溝幹啥？從曉得你被賣出去，哪怕老光棍騷得褲襠起火，也不會要那爛尿。

北方比南方野，從電視裏都看得出來。前幾天晚上，四川台重播了一個打拐節目，那些村，窮得不長一根草，警察的車一開進村頭，就被圍住了，那些北方棒老二，像從土裏拱出來一樣多，硬是把婆娘接不走。後來是縣委書

記、公安局長都來了，鳴了槍，車才開動的。哪個願意人財兩空呢？那可是血汗錢買的媳婦啊。我的眼淚都看出來了，早曉得這麼慘，我就不賣人了。我得的是昧心錢。可話說回來，我幹這行當也不是一天兩天，人人都曉得，為啥子還要餓癆餓蝦地接我手上的貨？那麼多村、那麼多鄉都不懂法？我又不是在外國賣人。

我敢打賭，被警察解救出來的農村婆娘，多數還是要跑回婆家，一夜夫妻恩嘛。當然，也有打得太凶，同男方搞不好的，北方這方面風俗太壞，手重，不像四川，小打小鬧，不傷和氣。

老威：別把自己形容得比佛爺還慈悲，你這種營生，歷朝歷代都屬打擊對象。不過，今天你能把心裏話說出來，也算有了進步。你們這個人販子集團很興旺吧？

錢貴寶：有十幾個人，這座牢裏關了七、八

個，北方的就在當地坐牢。領頭的兩個已斃了，我是演文戲的，沒動過粗，所以排在第四被告。

老威：你們還強姦被拐騙的婦女？

錢貴寶：我沒有。我還勸過周黑娃，北方人保守，是原裝貨，出多少血人家都幹，一破了處，價錢就垮了下來。可那兩個挨刀的，年輕火氣旺，睡倒坐倒都想搞。周黑娃長得標致，騙打工妹有一整套，經常是把人家騙（弄）出感情來，再牽綿羊一般弄到約定地點交貨。

老威：你們不光是在農村作案吧？

錢貴寶：現在的農村地少人多，況且種地不來錢，所以外出打工的特別多。有一年春節後，我在成都火車站整整打一個星期的野鋪，還沒弄到票。我一見人山人海就來勁兒，這是錢哪，南來北往的，又都準備到外地，前途說不準，心裏都空撈撈，所以，這種場合，一旦出現一個啥都曉得的熱心腸，大家都搶著向你問



陰溝旁坐等的彝族小姑娘。如果運氣好，或許會進某富裕之家當小保姆；如果運氣壞，或許就是人販子錢貴寶的獵物。（曾循攝）

這問那。看準了，想騙就騙，你吹屁股拉金子，也有人信。

老威：罪過罪過，你騙這些可憐的人！

錢貴寶：我也哄過大學生，還哄過一位研究生。

老威：就憑你這張老臉？

錢貴寶：不錯，我天生老成，遇見這些知識分子，絕不能說招工啦，經商啦，社隊企業家之類，那樣，三言兩語就識破了。我啥都不裝，我是農民。但是我們那裏條件不錯，有花果山，有水簾洞，有原始森林，完全是沒被開發出來的世外桃源。吹農村的物產豐富增是我的本行，憑我這條舌頭，不怕這些讀死書的女娃子不動心。然後，我才向她們虛心求教，表示我們那世外桃源缺的就是知識人才。我曾邀請那個研究生一起在天水下火車，去參觀考察，有了第一印象後，回去好給我們引進些人才。我們一律高薪聘請並來去自由。

無論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也會被我的誠心打動。可惜，這種文化高的婆娘，鬧的花樣也多，有個女娃子被壓在地窖裏一個月，也不屈服。

老威：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先割你的舌頭。

錢貴寶：該割，該割。我哄人哄成習慣了，但願坐牢能戒掉這種毒癮。

老威：你們的團夥有女騙子麼？

錢貴寶：你說放飛鴿？那是前幾年，現在行不通了。「鴿子」放入男方，過一段時間能逃回來算沒事，萬一沒逃出來，或者被發現了，樓子就捅大了，弄不好會出人命。放飛鴿那些人已經激起公憤，我們要做，就正正經經地做，有信譽才有錢賺，出了事，人家才會掩護你。

老威：誰掩護你了？

錢貴寶：當然不能說。況且，我犯罪，我坐牢，與別人沒關係。

胡風牢友張廣天

起緣採訪採

認識六十三歲的張廣天純屬意外，但一回生，兩回熟，幸好我在四川東北某縣的一個社會福利機構裏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否則就不會知道胡風曾有這麼一個賊眉鼠眼的牢友。

一九九二年隆冬的這次談話有些隨意，逮著什麼說什麼，同心理醫生的路數相似。張廣天太不叫話了，對歷史，對大文化人，居然不曉得敬畏，這大約是受轉型期大眾趣味的影響吧。

所以，嚴肅的胡風研究者應該對這篇東西持批判態度。

老威：你認識胡風吧？

張廣天：這些年已經有好幾潑人打聽過他的情況，是通過領導找來的，我不談也得談。今天你私下約我，是啥意思？你肯出點兒血麼？三百塊咋樣？那麼大的名人才值三百塊。如今市場經濟，我工資低，沒辦法。

老威：沒辦法？老張，你可是這裏面響噹噹的人物。在監獄進進出出，順帶替犯人交封信，

捎點熟食，還有港臺的光屁股美女明信片。你的油水大了。

張廣天：還是內盤？不過，我現在是自由公民，你管得了麼。我坐了二十多年牢，又留監當了十來年工人，這輩子，監獄就是我的家。我在自己家裏弄些小買賣，犯違法。

老威：裏面有台灣間諜，你也替他傳信？

張廣天：我比警察更瞭解犯人。有的警察還是

我看著長大的，幾寸高，就曉得在我這兒要菸抽。當然嘍，監規一條條訂在那兒，該不該執行？該。但是勞改場所不是中轉站，犯人進來，一住十幾年，咋熬的？叫化子打手蟲，窮歡唄。

老威：莫扯遠了。我付一百元。

張廣天：你太摳了。

老威：這不算正式採訪。老張，你曉不曉得，在監獄圖書室有胡風的專櫃？胡風夫人、胡風集團成員的種種回憶文章自不必說，還有他老先生的作品集，包括那封寫給毛主席黨中央的倒楣的三十萬言書。這十幾年，全國各地報刊發表有關胡風案件的文章，至少幾百篇，我若真要搞研究，直接查資料就完了。找你嘛，不外乎就是吹吹閒牛。

張廣天：你倒是個爽快人。好，那一百元收下了，就擺擺龍門陣。你不能記錄，我搜搜身，沒錄音機吧？失過腳的人，防人之心不可無，

否則會影響我的飯碗。現在講胡風，他坐牢的名字叫張光人，開玩笑時，大夥就喊張光棍。當時誰也沒想到，他居然是我們這兒名氣最大的犯人。當然，這兒也關過劉吉挺、張西挺兩口子，四川省革委副主任；還關過二、三十個造反派頭頭。重慶八·一五的造反司令黃廉，至今還在一隊當衛生員，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戰場上練出來的頑固勁，牢坐了近二十年，還保持著從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兒學來的讀書做眉批的良好習慣。黃廉講得最多的故事，就是他指揮手下把軍艦開入長江口，向據守朝天門碼頭的反到底示威，結果碼頭上打炮，擊中了軍艦旁邊的運豬船，豬滿江逃竄，重慶人民因此斷了一個月一人半斤的供應肉。

老威：張光人咋樣了？

張廣天：我又扯遠了。張光人長得牛高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頭。他是一九七幾年從雅安苗溪茶場轉來的，到底哪一年記不清了，大約

是冬天。這座監獄很大，從大門進來，是幹部的家屬區；再過一道崗哨，就是勞改區了。左邊有一條河溝，沿著河溝走，是鑄造和磨砂車間；而右邊一溜長坡，約兩、三百米，通往深監重地。裏頭有八個隊、兩千多犯人。我當時在二隊二組任學習組長。天剛擦黑，大紅毛（勞改大組長）吹哨收監學習，教導員卻站在樓上，叫我出去搬行李。我跟教導員一直走到二道崗，才接住張光人。有好幾人護駕，軍便服、藍制服都有，連監獄政委都出動了。我嚇得大氣不敢出，猜想可能是大官犯了錯誤，起碼省市一級。因為普通新犯都是自己跟政府進來，幾道崗都得立正喊報告，待哨兵放行，才能通過。張光人雖然也懂立正報告，但那麼大個子，聲音比螞蟻還小。張光人的行李就一個鋪蓋捲，一個網兜。裏面裝些洗滌用具、換洗衣裳、幾本書。一群人都爬那溜長坡，張光人在中間，看起來比我們高出半截，大腦殼大眼

睛禿腦門，一望就知有來頭。遺憾的是衣冠不整，帽子小，外衣扣子掉了兩顆，就用一根雞腸帶攔腰一捆。那風又硬又猛，從坡上一陣陣颳下來，張光人的衣領被灌風，邊爬坡邊咳嗽。唉，太淒涼了。

後來，張光人就分到二組。政府找我單獨談話，要求我密切注意他的一舉一動，隨時彙報，還說如果幹得出色，就記功減刑。犯人哪聽得這個？我的神經都繃緊了，心裏盼望他在我假睡的時候自殺，被我及時制止，那起碼減個一年半。那時的監舍一溜紅磚平房，前面有球場大的放風壩，從放風壩上幾梯，就是食堂。一個院兩百多號人，算大隊。我們的監舍主要是水泥通鋪，排排躺十幾個。我睡最裏頭，靠著桌子，我安排張光人睡我旁邊，接著是生產組長。第一次學習，我向大家介紹新同改張光人，並傳達政府訓令：不准私下盤問，串通案情。然後才例行公事地總結當日勞改表

現，最後學報紙。大家發言時，我吩咐張光人做記錄。他在燈下眯著近視眼，腦殼習慣性地下磕，極其認真。過去這項工作由我做，張光人來我就輕鬆了。你曉得，過去的運動多，今天批這個，明天鬥那個，連《水滸》裏的叛徒宋江也揪出來批。把孔夫子和林副主席綁在一塊，挖祖墳挖出超水平了。大家發言老一套，路數跟著報紙文章走，只要把上次運動的壞蛋換成這次運動的壞蛋就行了。坐牢三件寶：勞動、發言、耳朵好。天天學習操練嘴皮功，結巴也口若懸河了——因為不發言過不了關。自從有了張光人，我們組的學習記錄精彩多了，同一句表態話，他能翻出許多花樣，篇篇不重複，這是真功夫。

老威：對於大批評家胡風，這算小菜一碟吧。

張廣天：我多次口頭表揚他，可他謙虛，說是寫檢討練出來的。我不敢多問。那年頭，文人倒楣，即使沒犯啥事，也能隨手給自己列出十

條八件罪狀，更別說這種專吃筆墨飯的。他的本事也就這麼一點點，而我花的功夫太大了。學習完十點鐘，值班政府點名收監，掛上大鎖，犯人各就各位躺倒。可張光人塊頭大，要多占半個舖。我吆喝大家往後挪，生產組長殺人前當過兵，看不慣文人，就悄悄用手搗搗他。張光人夜裏失眠，死魚眼球定在一個地方，而其他人勞累一天，一沾床就死。我也睏，但不敢睡死。好在張光人翻身的動靜大，總能驚醒我。

開頭我見他夜夜失眠，以為有心事。文人有心事，特麻煩，一他不打架二不鬧監，而是趁你迷糊時抹脖子。我向政府彙報，才曉得張光人前列腺有問題。他害怕睡死了尿床，招人笑話，就憋著。實在憋不住，只好翻身起夜。張光人的確上了年紀，每次解手都磕磕絆絆，一會兒是洗臉桶，一會兒是小方凳，一會兒又是勞保膠鞋。夜深人靜，針掉在地上都能聽

見，何況他弄出的響動？好幾個犯人都驚得從舖上彈坐起來，懵懵懂懂，以為開工了。

便桶在門背後，張光人在桶前磨蹭許久，才掙扎著擠出兩小股尿。監舍起夜的規矩是，屙尿不出聲響，而張光人不管這些，他屙尿不沖桶壁，直通通下去。咕咕咕，隔好一陣，你都睜眼了，又是咕咕咕，那出水的動靜，能把你嚇出心臟病。我默算估計，他小便一次費時七分鐘，也有超常規發揮，達十分鐘。有一次，一刻鐘還沒回舖，我探頭偵察，發覺他的腦袋抵著牆，我急忙起身，卻聽見他的牙咬得嘎嘎響。我把他扶回來，他卻犖犖不肯上舖，我一鬆手，他又趕向便桶。唉，我看桶裏不是尿，而是迷魂藥！

老威：張光人與你們一起出工麼？

張廣天：他留在院裏幹些手工活，守守監舍。

每次我們收工回來，都見他腰間繫著繩子，雙手抄在棉襖袖子裏，定定地望天。他從來不與

普通犯人搭話，醒著的時候還不如夢裏說的話多。真的，後來大家對他習慣了，他起夜也有了規律。開春時，他居然胖了些。可是，在一群刑事犯中間，他肯定憋壞了，腦子有毛病了。不管颶風下雨，他能在院壩上一站幾個鐘頭，像在等天上的什麼東西掉下來。聽隊裏的衛生員悄悄講，張光人在和毛主席說話。他說：「毛主席，我沒反對過你，心都可以掏出來看。毛主席，你受蒙蔽了，但是我認……這輩子完了！」他還罵落在身上的雪：「這些鬼！不要來抓我，我整不死！」衛生員說張光人的淚大顆大顆地流，不曉得受了啥冤枉？

有天夜裏，我被一陣磕牙驚醒了，抬頭卻見張光人站在地下，望著後窗外發楞。我也瞟了一眼窗外，感到陰風慘慘的，我頓時起了身雞皮疙瘩。你不曉得，這座大監獄在解放前是墳山，分好幾塊，墓碑東倒西歪的。有的死人連個坑都沒有，就地掀幾鏟土，就算埋了。這

兒流行過瘟病，還有災荒。據老的犯人說，因為這兒的墳太多，把山丘都掏空了，舊的和新的，幾十年前和幾十年後的墓道，經常通在一處。解放後，人民政府做好事，改造舊城，順帶把城郊的墳山推平填實，依山勢建了監獄。

在這裏關過的犯人，都做過死鬼上身的夢。一般都是又哭又叫，控訴我們占了他們的窩。我還在夢裏和遊魂野鬼對罵，我說我又不想占你的窩，是別人要關我進來，有啥辦法。

老威：張光人咋樣了？

張廣天：他被鬼迷住了，他說看見了鬼，從最黑的地方划一條船，來接他回去。他說他不迷信，但這輩子只有閻王來給自己平反了。他自言自語的時候太可怕了，有個鬼在腦殼裏，透過眼睛看外面。前幾天，二隊有個反革命半夜從上舖翻下來，把腳脖子歪了。他夢見一個禿腦門的胖大老頭推他，罵他霸占舖位，我一聽就曉得張光人回來了，他那個舖位過去是人家

的，雖然牢房改建了，但位置沒變。唉，我又亂扯了。總之，那個晚上我嚇得要命，急忙報告了值班政府，管理叫來獄醫，給了幾片安定，張光人才踏實了。這事過去沒幾天，張光人就搬走了。

老威：搬到哪兒去了？

張廣天：嚴管隊的單間牢房，關的都是有級別的人物。裏面有小灶，有臥室和放風間。生活條件很好，就是太孤獨，與外界完全隔絕，據說每天早上從巴掌大的窗口發一份《人民日報》。如果上面有不利於改造的文章，也要剪下來。

老威：《人民日報》也開天窗？

張廣天：單間關的都是高級文化人，腦子特別好使，有時憑一字一句，或一個先後排名，就能分析出形勢的變化，所以發放的《人民日報》也要經過嚴密的檢查。

老威：張光人搬走你沒感到遺憾？

張廣天：啥遺憾？

老威：你沒減刑吧？

張廣天：減刑是政府的事，犯人嘛，順其自然地坐牢吧。我一個村小老師，就這點能耐，哪吃得住張光人？他不添亂就謝天謝地了。

老威：你剛才說的，我看也沒什麼，張光人內心痛苦，把自己折磨瘋了，他也沒惹誰。

張廣天：他撞過禍呢。有一回，他把大夥的飯給弄倒了。

老威：咋回事？

張廣天：隊裏犯人開飯都以組為單位，每組挑出兩個人上伙房，一個領飯，一個領湯，而大夥拉開圓圈，蹲在院壩裏等候。領飯兩人一搭，一個星期一輪換。那次恰好轉到我與張光人，我點清數，把鉢飯碼進木條筐裏，才讓他端走，我隨後提湯桶。寒冬臘月，才五點多鐘，天就擦黑了，我一再叮囑老頭注意腳下滑，卻不料他下石階時，真撲地一聲滑了下來。

去，栽得半天爬不起來。

鉢飯滿院填滾，大夥馬蜂窩一樣炸了，四處去攆。天剛下了些雨，院裏湯湯水水的，鉢兒輪著沒翻當然好，可有兩鉢滾著滾著就扣在稀泥裏了，一起上來，白飯都浸成黑飯了。還有一鉢朝前瘋滾，一直進了陰溝，那是特等鉢，有半斤，是鑄造工吃的，所以組裏的李二娃手腳並用地撲了過去，抓了兩把稀泥，還沒按著。這咋辦？伙房蒸飯都是一人一鉢，計劃好了的。李二娃哇哇大哭，並二話沒說，撿起張光人那鉢就啃。那兩個吃泥飯的，衝著張光人罵開了。大夥勞累了一天，腰都直不起來了，飯是命根子呵。我放下桶，還沒來得及拉，已經有兩、三個人閃過去，揪住張光人就打。那老頭護住腦殼，渾身泥透了，仍沒吭一聲，直到有一腳踩中了腰子，他才忍不住呻喚起來。

政府出面，把打人者關了禁閉。說實話，

我當時一點沒同情張光人。真是個廢物，就那麼兩梯石階，也沒站穩。伙食本來就不好，萬一飯鉢全滾進陰溝，大夥就只能挨餓。那是文革當中，外面搞運動，不搞生產，老百姓都憑票購買半斤肉半斤油，二十六斤半米，還要搭粗糧，更別提牢裏。我們常被餓醒，清口水一股一股朝上冒。

老威：你們這幫人也真是禽獸，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一個老人。

張廣天：只要有吃的，你罵什麼都成。如果沒有政府管著，我們早把張光人分吃了。依我說，政府對張光人還是比較特殊，生怕他出事，據說他住單間時，他夫人還來陪過。我們呢，只有成群結隊趴在後窗打望，看幾層牆外有沒有女人經過。我是餓了好多年了。

老威：人家張光人是冤案，是中國數一數二的知識分子，你們呢，永遠脫不了罪犯的皮，豈能與他比？

張廣天：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進這裏，都是罪犯。監獄到處都寫著：「你是誰？你到了什麼地方？你來幹什麼？」

老威：我與你扯不清。你知道這監獄圖書室為啥要弄胡風專櫃？因為你們的政委是文化人，他說胡風是在這兒關瘋的，這是監獄的恥辱。

張廣天：胡風就這麼厲害？

老威：這兒就因為關過胡風而名揚四海，不過，不是監獄的錯。執行機關嘛，在那種特定的歷史環境裏，也只能這麼管理。

張廣天：對，在犯人眼裏，他是政府的重點保護對象，稍微犯點事也不會受罰。有一次，張光人把伙房打的漿糊偷吃了好多，那是用來刷標語的。在這之前，他趁做手工活，偷吃過很多漿糊，在犯人裏都傳開了。如果這事犯在其他他身上，早上網上線，與階級鬥爭掛勾了；可對他，政府還是睜隻眼閉隻眼。有人告狀，管理還解釋：張光人個頭大，比小個子餓得

快。的確，張光人的飯量比一般人要大些，好像^二在我們組他從沒吃飽過。

老威：你其他還曉得啥事？

張廣天：一時想不起來了，我和他相處近兩年，彼此談不上啥交情。他是文豪，書上寫著，特別犟，哪怕憋瘋也不拐彎；我呢，小爬蟲一個，莫說狗洞，耗子洞也鑽。現在看來，他瞧不起我們這種人是應該的。張光人給我總的印象，就是另一個星球上的人，苦難是身外之物，哪怕突然槍斃他，依然是慢吞吞的。我們監舍耗子特別多，啃衣服，有時缺油葷還啃人的腳趾頭。張光人的腳趾頭就被啃過，他坐起來從被子下翻開腳，一點一點擠出咬口的壞血，又繼續躺下睡。這種定力一般人達不到。即使我個組長遭咬，也是驚爪爪地叫，還要滿舍攆一陣才罷休。至於他後來的瘋，那是我們理解不了的。這裏私下說，政府也理解不了。猶如飛碟，見得再多，也不曉得那是啥東西。

農民皇帝曾應龍

起緣訪採

一九九三年大年初七，我在四川東北部的大巴山中的一座省級監獄裏，拜訪了四十八歲的農民皇帝曾應龍。

大牆之下，「天子」已禿頂，但鬥雞眼中的爍爍神光依舊。他腳登解放牌膠鞋，身著勞改犯特有的藍色短襖，袖手對我滔滔不絕地發了兩個鐘頭的「口諭」。這是我降臨人世以來，聞所未聞的宏論，但願讀者諸君看這篇採訪，不要以為我在編稀奇故事。

曾應龍犯了組織、領導、顛覆等多項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昧，從輕判處無期徒刑。他性情樂觀，服從管理，警察和犯人們都對其印象較好，經常戲稱「陛下」。

我被「恩准」向陛下贊助人民幣五十元，資助他讀四川函授大學。

老威：您就是這座監獄鼎鼎大名的皇帝？

曾應龍：應該叫陛下。

老威：好吧，陛下，您是什麼時候稱帝的？

曾應龍：不是朕想稱帝，是朕的十萬臣民擁戴朕登基的。大約十年前，在烏江中游的觀音岩，爬上來一條娃娃魚，這牲畜會說人話，而且總在月明之夜，從岩腔裏向外唱一首童謠，什麼「假龍沈，真龍升；河之南，降太平。」

後來，連三歲小孩都會唱了，於是這歌謠經過許多小孩的口傳遍了九村十八溝，有位好奇的人叫馬興，是當地的風水先生，一天夜裏，他帶著一撥村民跟蹤歌聲，在觀音的嘴裏找到娃娃魚，那牲畜見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拍打著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歡迎人來。馬興撿起牠，從牠的嘴巴當眾挖出三尺黃綾，正是那首童謠，而在魚肚皮上，刻著「大有」二字。其

時皓月當空，馬興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對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舉魚布告玉皇大帝的詔示。

朕事先並不知道娃娃魚的事，計劃生育鬧得厲害，鄉幹部隔三過五帶著醫生，挨門挨戶地查超生子女，查出來要罰款，裝在肚皮裏的要拿掉，還號召育齡內男女都去結紮、安環。

朕有兩個丫頭，還想要個龍子，就同村裏許多人一樣，悄悄帶著沒出懷的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築七個月，果然天遂人願，有了龍子，按輩分取名延澤。朕不敢回鄉，就領著妻兒到了河南，在新鄉落腳。可還是讓馬興給算出來了。所謂「真龍升」，正暗合「曾應龍」這個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麼「新鄉」這個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

馬興領著一班臣民，千里迎駕，見著朕就取出龍袍加之，納頭便拜，山呼萬歲。朕卻之

不恭，只好順應天命，回鄉稱帝，國號「大有」，改公元一九八五年為太平元年。

老威：「大有」的含義是什麼？

曾應龍：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國御旨「有地大家種，有錢大家花，娃兒隨便生」，已在臣民中廣為傳誦。

老威：陛下的疆土有多大？

曾應龍：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朕實際管轄的也就是湘、貴、川交界，有三縣之地。宰相牛大全在立國之際，專門組織人丈量土地，繪製成地圖，送達四川成都國，湖南長沙國和北京國政府。

老威：說句不客氣的話，陛下的這個大有國完全是從史書裏照搬來的，包括童謠、娃娃魚顯靈、河南迎駕等細節都是陛下與大臣事先密謀的結果，真沒想到，時過境遷，您老人家還在作皇帝夢。

曾應龍：放肆！朕知道你是四川成都國來的什

麼記者，又同獄方混得頗熟。但朕有權拒絕你的採訪。

老威：我不是記者，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民情研究者。如果陛下這次不願同我開誠佈公地交談，恐怕以後就再難有機會讓人瞭解您和您的國家。據我觀察，您讀過不少古籍，您知書達理，素懷鴻鵠之志，雖然這種遠大志向有點過頭，您不想永遠成為世人的笑柄吧？

曾應龍：成王敗寇，有什麼值得笑的！您能保證如實地記錄朕的口諭嗎？

老威：當然，陛下。我保證。

曾應龍：話說太尉馬興、宰相牛大全等一班臣民迎駕回鄉後，向朕奏請起事步驟和時機，馬興認為，大有國地理偏僻，人煙稀少；鄉民們受祖宗規矩的約束，傳宗接代的舊意識根深柢固，計劃生育政策在這兒難以推行。更由於一些鄉幹部的粗暴作風，激起了人們的普遍反感。婆娘們寧願鑽山洞、吃野菜、喝泉水，過

野人的生活，也不願做人流。這種害怕斷子絕孫的普遍民情是能夠利用的。牛大全認為，應該讓大有國的開國大臣們深入民間，在老百姓中宣傳生娃兒的權利是天地祖宗給的，當然是生得越多越好，雖然養娃苦一點，但人窮慣了、苦慣了，養一個和養七個、八個也差不多，多一個娃兒就多一份盼頭，誰要是連咱的盼頭都要滅掉，就應該同他幹。經過半年多的發動群眾，大有國的基礎就打好了。於是朕連續頒發幾道痛斥計劃生育為妖術的祕密詔書，號召大有國臣民敞開生，誰要生養十個娃以上，朕就賜封為誥命夫人。

正當其時，曾家溝的百歲長老去世了。在山裏，百歲老人的仙逝是方圓百里的頭等大事，許多人老遠趕來參加送葬。風水先生作為貴賓被請到，他翻山越嶺，忙乎了兩天，終於勘尋到一處向陽的風水寶地。逝者靈柩停了三七二十一天。請外山的和尚念經做道場，方選



烏江中流的一個村落，農民皇帝的故居，雖破舊，卻很有氣勢（周舵攝）

定出殯日。

按馬興的計算，必須要在太陽剛露頭時落下棺材，百歲長老的香火才會同旭日一般永遠上升。於是一千多人的送葬隊伍半夜就吹吹打打地起身了，大有國的開國臣民一百多人也混在裏面，普天之下都是逝者的孝子，朕在這時也不能免俗。大家認為如果能借百年之屍，還魂立國，無疑是天賜的吉兆。繞著山梁盤桓而上的長蛇陣壯觀極了，連星星也黯然失色，並且越朝上，越辨不清哪是星星，哪是火把和人群。牛大全奏道：「陛下，這一切都來自天國呀。」於是跟著朕一道加入矇矓的隊伍。領噓那個傢伙嗓音特別亮，他誦一句，上千人就合一句，把山震得嗡嗡直響：「走哇走哇——不要歇氣哇——不要抬頭哇——到天河上游——去投胎哇——二十年後你又來哇——娶個大姑娘——日牝又下崽哇……」

老威：您老人家還挺有詩意的。

曾應龍：好戲還沒開場呢。下葬的時辰到了，太尉馬興又率領十幾位禁衛軍迎著剛露頭的日頭跳神，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跟著跳起來。宰相牛大全趁機亮出膀子，祭起大有國的龍旗，蹀蹀蹀蹀，搖幾搖，接著從懷裏掏出一把豌豆，揚手一拋，連叫幾聲「變」；人們都彎腰去撿那些入土的神豆，不提防烏雲從山澗底陣湧湧起，一會就遮住了太陽，霎時，電閃雷鳴，暴雨如注，似有十萬天兵天將殺向人間。

老威：這就叫「撒豆成兵」的把戲了。

曾應龍：你還懂點行。眾人被暴雨澆得鬼哭狼號，紛紛下跪懇求牛宰相收了法術，朕自然准奏。雨過天青之際，臣民們完成葬儀，隨朕下山，一路豎起招兵旗，四方鄉民紛紛投靠，十幾天聚了數萬之眾。

老威：什麼數萬之眾？您的判決書我看過了，也就不過幾千受你們愚弄的群眾。

曾應龍：君王無戲言。朕還親率御林軍攻入縣

城，占領了縣醫院，趕跑院長，將所有的避孕妖物搜出，在院子裏堆成小山，點火焚毀。這一驚世壯舉，相當於林則徐虎門銷煙。萬眾歡呼雷動，於是牛宰相馬太尉率文武兩班大臣，著蟒袍持玉笏，依次上朝，行君臣之禮。

老威：聽說陛下還擁有三宮六院，共四十名嬪妃？

曾應龍：那都是牛、馬二位愛卿做的好事！朕曾下詔辭退，說創國伊始，百廢待舉，天子理應與眾臣民同甘共苦，豈有功未成，先思淫欲的理！可眾卿苦苦相勸，言從古至今，天子都是三宮六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陛下不思淫欲的精神值得萬世景仰，但這排場是不能不講的！

老威：陛下的嬪妃都是哪兒選來的？

曾應龍：縣醫院的女護士都入選了，其他就是文武大臣的公主，但朕日理萬機，連一起廝守了半輩子的皇后也無暇寵幸，哪顧得上嬪妃！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太腐敗了，滿朝都是皇親國戚。我明白你們為什麼要把皇宮選在醫院了。一是女人多，二是大有國的烏合之眾根本就攻不下縣政府。

曾應龍：朕一心記著攻醫院燒避孕妖物，召喚民心，把政府和公安局全忘了。後來，解放軍包圍了醫院，朕親率御林軍迎戰，不幸被虜，而馬太尉卻押著後宮嬪妃，投荷花池自盡殉國，可惜池水太淺，淹不了人。馬卿一時興起，竟舞起大刀片子，斬了兩個嬪妃的頭，唉，亡國之痛，沒齒難忘啊！

老威：馬太尉和牛宰相不是會撒豆成兵嗎？他們的法術到哪兒去了？

曾應龍：牛卿祭起大有龍旗，正要作法，肚子就挨了一槍。好個牛卿，大吼一聲，又向前衝了幾丈遠，可還是倒下了。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覆滅得太快了！

曾應龍：天命也，非戰之罪也！馬太尉拖了命

債，被判處死刑。朕與牛卿等一千大臣均身負重罪入獄。朕就是不服北京國的法！你想想，朕祖祖輩輩的骨頭都埋在這地方，朕的族譜能夠上溯至宋，一千多年啊，朕還不應該承接風水，建立大有國麼？北京國管轄的地盤那麼大，且四方八面都要朝賀，還缺一個小小的大有國麼？吾國貧窮，就是因為五穀不豐，人丁不旺，計劃生育一旦落實到戶，朕愧對列祖列宗呀！再說，即使要結紮、安環，做手術，也得通過朕下詔，哪有外國人跑到本國來推行他們的政策的？

老威：陛下說誰是外國？

曾應龍：吾國之外都是外國。

老威：那我也是外國人了？

曾應龍：然也。國與國無論大小，都該平等相處，互派大使，互通關貿，試問如果吾國硬要到你國去推行「娃兒隨便生」的政策，你國能接受嗎？



農民皇帝院落後的「山神」：它守護這方好風水，卻保不住皇帝不入監獄。（宋玉攝）

老威：這就是陛下申訴多年的理由？

曾應龍：然也。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太小了，如果都像您這麼幹，那全中國至少有幾萬個皇帝要登基。您大約已勞動改造了十幾年了，人民政府對您怎麼樣？

曾應龍：朕學過醫，大隊就安排朕做了衛生員，也算廣施龍恩。朕每天也讀報，曉得外面

每天都要發生許多大事，而大有國相對封閉、落後，許多年也沒有報上一天的大事多，朕要在監獄裏勤學習，爭取能早日減刑出去，造福於本國臣民。

老威：還想稱帝？

曾應龍：窮不能立國，這是教訓啊！所以說，要挖窮根，奔富裕，首先就要學習文化和科技。朕過去潛心鑽研古籍，忽視了本土本鄉之外的時代變化，入獄後，朕反而在高牆之內開闊了視野，還報考了函大。

老威：皇上讀函授大學？這倒是新鮮事。聽說陛下為上學之事還下詔給監獄長和政委，稱他們為「黃、王二大臣」？

曾應龍：讀函大需要錢，朕的用意是在表彰黃、王二位管理監獄有功的同時，向獄方徵集幾百元學費，不料朕的苦心被誤解。大隊長親臨監舍，把朕好一頓訓斥。

老威：皇后來探過監嗎？

曾應龍：朕已將她貶為庶人。

老威：這麼說您離婚了。兒女改姓了麼？

曾應龍：一言難盡。朕的心情不好，不想再談下去了。

老威：但願我能拉到贊助，支持陛下學完函大。祝君健康。

影子殺手趙苗苗

起緣採訪採

趙苗苗的事跡在監獄傳為笑談，當我偶然聽一位警察講起時，不覺目瞪口呆，於是動了拜訪的念頭。我動用了許多關係，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如願。

當時太湖正鬧水災，據報載，某地監獄為防水患，已把犯人轉移到防洪大堤上。而趙苗苗倒安然無恙，一如既往地在監舍裏練習射擊。

趙苗苗殺了人，依律該斬，只因為犯罪動機不明，兩派權威專家對其是否為瘋子爭論不止，所以在重慶市某看守所一住四年。他曾是殺人碎屍犯盧人標的鄰居，相似的個頭和臉譜，像雙胞胎。

據看守介紹，趙苗苗除了射擊不止，其他行為無異常。由於做手工活賣力，他曾被評為先進人犯，多次得香皂、毛巾、牙膏的獎勵。

趙苗苗已三十五歲了，還保留著某些兒童的不良習慣。

老威：你在看守所關了幾年？

趙苗苗：你是我的律師麼？我已經四年沒見過

律師了。我也從來沒請過律師。我是山城第一殺手，抓我的時候，來了一百名刑警。我以為早該判死的，等了這麼久，終於來律師了。哪個出的錢？我啥時出庭？

老威：我也不曉得。喂，殺手，你既然那麼大名氣，肯定探你的人不少。

趙苗苗：我四年沒在社會上混了，兄弟夥早把我忘了。半年前，我媽來過一次，我寫了八封信，郵票也是借的，她才來一次，大冷天，她只給我送進來十塊錢，一雙長筒絲襪。我穿在

身上，連肚臍眼都被封了，前頭還鼓一包，像個跳芭蕾舞的，惹得全房的賊都笑。這老瘋子，我明明要她送五十元現金，還有絨衣絨褲，她偏要諷刺我，送絲襪！這是讓我冷了就在房裏跳舞玩。監獄裏敢跳舞麼？我一怒之下，就給老瘋子發了封信，可管房政府給卡了，還把我狠狠訓了一頓。

老威：你寫了什麼？

趙苗苗：我悄悄帶出來了，你看。我寫不了多少字，只能用圖表示。有些字原來也認得，久不碰面，就有些生疏，就像我們街上的有些人，我看著面熟，就是叫不出名字。你認好了，這個亂雞窩一樣的白髮老太婆，就是我媽，現在已經不叫媽了。老瘋子。對，老瘋子舉手投降，嘴裏還喊饒命。她的褲子嚇掉了，瘦屁眼兒淌下的這幾點墨砒砒，叫屎，這幾團霧，叫屁。為啥把她嚇出了夾屎屁？是因為這把大號手槍抵住了她的腦門，扳機還沒摳，否

則上半身就全開花……。砰！砰！過癮慘了！請你把這封信帶給老瘋子，讓她馬上送五十塊！最後通牒！

老威：這封信還是留著，我這兒有五十元，你媽帶給你的。

趙苗苗：老瘋子開竅了？這一响，我天天都在舍房裏練槍法。對著電視，對著牆，對著其他賊砰砰地練，好久沒舉行實彈演習，見著鐵柵外武警背著槍，就嚙口水。昨天中午，大白天做夢，與警察對射，不料上頭武警卻拉著槍栓，命令我站起來，原來不是做夢。老瘋子不送錢，我就把每個人都認成老瘋子，我每天槍斃她一萬次，她肯定會有感覺。好，錢我收下了。她的傷勢如何？

老威：誰的傷勢？

趙苗苗：我媽。

老威：她沒受傷。

趙苗苗：咋會送錢來？對於老瘋子那種吝嗇

鬼，拿錢叫出血，我給你開張收條，拿回家給她止血。將就這張，我把手槍撕下來，下面寫幾個字：「暫時留下你的狗命。」「暫」哪個寫？

老威：你有毛病吧？

趙苗苗：上次的律師也這麼說，於是把我送到醫院做腦電圖。我有啥毛病？殺人抵命，借債還錢，我又不想抵賴。

老威：你說你是山城第一殺手，你受雇於誰？

趙苗苗：我殺人如麻，受雇了很多家，嘿嘿，暫時保密。人家給了錢，在美國和瑞士銀行給我存了戶頭。這個戶頭，你如果答應做我徒弟，我也可以傳給你。全是金條子，把重慶市都買得下來，等我出去之後，就先給喬石打電話，讓他開辦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廠，先把手崗工人給我解決完。還有喬丹，還有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反正都是帶「喬」的。嘿嘿，我說漏嘴了，反正帶喬的都是自己人，是



影子殺手唯一的童年照。（曾循攝）

雇主，我是國際主義，是白喬恩。

老威：白求恩。

趙苗苗：白喬恩！還是律師呢，張口就是逮！太不文明。

老威：我叫喬腦殼。

趙苗苗：那就是組織裏的人了。

老威：張春橋同志還健在嗎？

趙苗苗：關在秦城……。他媽的！你這叛徒，都關進來了，就你還在外面。

老威：你曉得五二一槍戰麼？

趙苗苗：五二一？這是暗號。每次雇主不會直接出面，都用五二一接頭。對方遞一箱錢過來，叫「五」，我收下錢，回答「二二」。

老威：虧你是山城第一殺手，連五二一槍戰都不曉得。江北的斧頭幫和市中區的解放幫在大橋下面黑吃黑，雙方的管事都被丟翻了。槍戰打了一個多小時，警方才趕到。

趙苗苗：他們用的啥子槍？

老威：當然是火藥槍。

趙苗苗：混戰沒意思，掙大錢的都是單幹戶。

老威：你到底殺了好多人？

趙苗苗：天那麼多。

老威：這是吹的。據你的管房政府說，你只殺了一個人，而且還是女的。

趙苗苗：不錯，是女的，住我樓上，她是雙槍老太婆的後人。

老威：你把雙槍老太婆的後人都幹掉了？佩服。

趙苗苗：你不要看我個頭小，練武的人都是這樣，精骨人。那婆娘就欺負我這一點。我恨她的時候，她就故意不看我。當然，不看就不看，練武的人寬宏大量，你不看我，我就懶得恨你了。可叫人氣炸肺的是，她的電視天線竟然牽到我的窗外！佔了我的天空，每當想到我的天空中有一根仇人的電視天線，我就失眠。我拿竿子去戳那天線，自己的電視卻在抖。原

來那婆娘把她的天線連到我的天線上。這是啥子意思？她莫非對我有意思？這個淫婦，娃兒都上小學了，還拿天線來勾引男人！我是哪個？山城第一殺手。看得起她？於是我戳斷電視天線，大家都搞不成。可是居委會大媽又來了，後頭跟了一大幫，圍住我就開批判會，還把祖宗三代都聯繫上，說是我爸的遺傳。這不是鬧文革麼？老子有問題，兒子也有問題。終於，老瘋子回家了，承認「破壞閉路天線」的罪名。這一下，我的仇更深了。

我開始熬夜製造火藥槍，床底下，有一箱子彈殼，那是我爸的遺產，文革武鬥時從街上撿的。有了子彈殼，這槍就容易造了，其他原理，同彈弓差不多。我半個月做了七支槍，又到廢品站回收鐵砂子，最後去雜貨店買一百盒火柴，把老閻娘駭了一跳。她問我：「苗苗，想做生意啦？」我點頭回答：「對，軍火生意。」回家後，我就上床，在被窩裏打著電

筒，用鉛筆刀刮火藥。我連幹了一個多星期，把刮下來的火藥用布包好。其實，一百盒火柴連一捧火藥都刮不夠。我又幹了一個多月才把彈藥儲備好。

在作戰之前，要進行軍事演習。好在除了星期天，我媽都是早出晚歸，她退休後，就賣報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把床當作戰壕，我埋伏在戰壕裏，拿槍瞄準敞開的門。有一回，我的槍走火，把來收電費的大爺打了，幸好只是耳朵流血。我媽回來，把我的武器沒收了。但她一走，我又做了七把槍。

汲取教訓，我把穿衣鏡搬來對著門，每天向鏡子裏的敵人瞄準。我百發百中，每次聽到樓梯口傳來腳步，我就立即躲進戰壕，只露出槍口。敵人漸漸近了，我的氣緊，心劇跳。終於，那婆娘進入鏡子，我一扣扳機，玻璃嘩啦啦了下來。

為了節省彈藥，三個月，我只換了十一次

玻璃，老瘋子不拿錢換，我就當著她跳樓，她把我從窗臺上拉下來，就狠狠咬，把肉都咬下了，還是掙不過我。十月一過，天就涼了，有天下午，我準備關窗戶，突然聽見腳步聲。

「仇敵來了！」我立即埋伏。窗子被風吹得啪啪響，雨也斜飄進來，狡猾的敵人往往選擇惡劣的天氣進犯！我正在猜測，那婆娘出現在鏡子裏，披頭散髮。她不上樓，居然直奔我而來。他媽的，你敢繳我第一殺手的械！「出去！」我命令說，她不理，我甩手一槍。怪了，鏡子還好好豎在那兒，鏡子裏頭的婆娘卻轟地一聲倒下去！

她滿身都是血，躺在門口叫喚。我換了一把槍，衝過去抵著腦門又一下。她不叫喚了，戰鬥結束。我坐在她身邊，等候警察來綁我。嘿嘿，太奇怪了。我想打碎鏡子時，敵人就倒下；我要敵人倒下，卻只倒鏡子。

老威：你上過法庭嗎？

趙苗苗：差點就上了。後來法院為我指定了律師，開庭前，他來了一次，接著我沒去法庭，改去了醫院。以後，律師和法官都失蹤了。他們說我缺乏殺人動機，其實我的動機就是天線。我已經關了四年，還要關多久？

老威：我也奇怪，為啥不把你送精神病院，那裏有電擊槍，專門對付你這種殺手的。

趙苗苗：精神病院全是瘋子，我一個健康人為啥要去？我在看守所吃不愁，還可以一天摺三千紙盒，混包煙錢。

老威：看來你在監獄裏還挺逍遙自在。

趙苗苗：就是油葷太少。殺手沒油葷，如同槍膛生鏽。

老威：你的父親不管你麼？

趙苗苗：他也需要人管。

老威：進監獄裏了？

趙苗苗：進醫院了。

老威：這麼說，你的病有遺傳。

趙苗苗：我斃了你！

老威：我是組織裏的人。

趙苗苗：暗號？

老威：喬。

趙苗苗：喬石、喬丹，還是戈爾巴喬夫？

老威：喬腦殼。

趙苗苗：同志，終於找到你了。

老威：看見了紅星，看見了紅旗。打不死的喬腦殼，我還活在人間。

趙苗苗：親人啊，黨啊，有啥任務就交給我吧。

老威：組織上派我來審查你的病，是不是遺傳？

趙苗苗：組織上？

老威：組織上吩咐，一旦審查終結，就給你一百萬美元和一百條槍，你被雇傭了。

趙苗苗：好吧，我坦白。我爸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頭頭，武鬥時就喜歡玩雙槍，他曾經指揮軍

艦，攻佔朝天門碼頭。四人幫垮台，他跟著倒楣，想不通，就瘋了。做夢都喊衝啊殺啊，把我的床和大立櫃當作碉堡攻打。這下忙壞了我媽。幾次找人把他朝醫院送，他都逃了回來。但是，遇見街上有啥熱鬧的話，他就脫光衣裳褲子擠過去，把群眾的眼睛吸引過來，並且發表演講，邊說邊唱，邊跳忠字舞。有一次，他還把煤油爐子放在我媽床下，點燃就跑，差點把我媽燒死。我平生第一個敵人是我爸，我練槍，可不敢朝他開槍，這不是我孝順，而是不敢，他當殺手的工齡太長了。江青曾經雇他去殺華國鋒，他入不了中南海，才回來的。後來我長到二十五歲，覺得應該比我爸更厲害了，就在家裏與他對打，把床當成戰壕，我們一人占一邊，對射。子彈打完了，就滾在一塊互相掐脖子。好幾回，他翻白眼了，我才曉得他是我老漢，就一鬆手；他就反過來掐得我翻白眼，我蹬腿舞手，快不行了，他才

「曉得我是他兒子。後來我們數一二三，一起鬆手。」

我們親密得像戰友一樣。他手把手教我槍法，教我鬥走資派李井泉。把我的腦殼朝下按，還給我掛黑牌，在家裏遊街。我與他商量：「現在改革開放了，不是這套要法了。」他問：「哪套要法？」我說：「吃喝嫖賭。」他說：「你娃學壞了。」我說：「你娃過時了。」他問：「哪點過時了？」我說：「現在當殺手掙錢，你不掙錢。」他說：「階級覺悟就是錢。」我拿出錢讓他認：「這是票子，還是覺悟？」他想了半天說：「你把這票子給我，覺悟就提高了，這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我氣壞了，就罵他，「你瘋個屁，見錢眼開。」他恨了我半天說：「你說我不瘋？」我說：「裝瘋！」他又說：「你說我裝瘋？」我說：「是裝瘋！」他一把扯住我說：「那好，



影子殺手想回家嗎？（袁冬平攝）

我們走。」

我和他來到街上，他說：「我要脫褲子了，你敢不敢？」我說：「敢。」於是我們都脫了褲子，引得群眾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觀。他說：「我要上台發表革命演講，你敢不敢？」我說：「敢。」就上街中心的崗警台模仿「列寧在一九一八」：「反革命的烈火從東邊燒到西邊……他們要我們死亡……死亡？死亡不屬於工人階級！」我爸被我鎮得不敢上台，只好在台下跳忠字舞。一會兒，警察趕來了，要抓我們，我們一口氣跑到萬福橋才停下。他說：「敢不敢跳水？」我說：「敢。」就撲通跳了。我爸跳的時候，腦殼碰著河床了，游到對岸時，滿臉是血。這時候我問：「敢不敢去醫院？」我爸心虛，不吭聲，我就又說：「你老迷了，瘋不起來了。」我爸一聽，頓時火冒三丈，「你才老迷了，走！」他前頭領路，殺進精神病院，不用辦手續，裏面就把我們收監

了。我急忙聲明：「我是送我爸進來的。」醫生說：「你光著屁股陪他來？」我說：「我不光著，他會來嗎？」醫生一想有道理，就丟了套衣服讓我穿上回家。我爸不依，死活要跟我走。我只好指著過道上的痰盂說：「敢不敢端起喝？」他說：「敢。」就端起來湊到嘴邊，可裏面的東西太臭了，他皺起眉毛不敢下口。我一把奪過來，仰起脖子就把痰盂灌了個底朝天。我爸呆了，這個假瘋子，只好跟到醫生走。

我轉身跑回家，躺在床上就夢見一個大痰盂。從此，我成了我爸的爸，只要把手槍瞄準他，他就舉手繳械。最後，他就安心住醫院，再也不回來了。

老威：你把這情況給律師說過麼？

趙苗苗：這是組織祕密，不能告訴外人。

老威：你媽也沒說？

趙苗苗：她是啞巴。

老威：我的審查任務完成了，同志，你的病不輕啊。

趙苗苗：我沒病。

老威：組織上讓我命令你，把你剛才說的向政府坦白。

趙苗苗：我剛才說啥了？

老威：你爸爸。

趙苗苗：我是你爸爸。現在你已經審查過了，該我審查你了。

老威：我是你上級，你以下犯上。

趙苗苗：不行，同志，你有病。

老威：我沒病。

趙苗苗：你敢對抗組織？叛徒！甫志高！

老威：……

趙苗苗：我代表人民。砰！砰！砰！

獄霸田洪

起緣訪採

這是十年前的訪談資料，期間整理了好幾次，或因為殘忍，或因為噁心，或因為雜亂無緒而中斷。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一日，我想結束持續了太久的底層工作，所以鼓足勇氣完稿。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七日下午三時，我在川東某市歌樂山中的一座收審所採訪了二十八歲的田洪；大約一個月後，我又在中區的某看守所再次採訪了他，為了保持閱讀上的連續性，我在整理時，做了一定的銜接與修補，這也是我在做其他談話時的一貫方法。

某種檔案是應該通過公布而永遠保存，為了歷史與社會的健康。再次聲明，我做的不是新聞記者的工作。

老威：我覺得你不划算，本來按你的原罪判，扒竊三千塊錢，最多三年，說不定還弄個勞教。可你在獄中行凶，打死了人，怪得了誰呢？

田洪：你覺得我還有救麼？

老威：很難說。

田洪：我不是故意的，死者與我無怨無仇，哪個料得到他那麼不經整？那天早上，好伯伯

（作者註：收審所的編外管理人員，一般都上了年紀，故被人犯們呼作好伯伯）開了鎖，吆喝：「七班漲水！」我就應聲推開鐵柵門，拎賊進來。這是頭肥豬，起碼一百八十斤，他一隻手提一隻鞋，弓著腰衝大家傻笑。這時滿舍房二十多個光頭賊，像少林寺的棍僧，分兩排撐腰桿，打盤腿，綠眉綠眼地恨他。肥豬心虛了，雙下巴抖得咋咋響。這叫「注目禮」，然

後才是「下馬威」，全房一齊吼：「賊！打死、打死、打死！」這種人造驚雷，肥豬哪聽過？頓時懵了，膝蓋一軟，就噗地下跪磕頭。我兜屁股一腳，他就順著舍房中間的小路，一溜狗爬。四個蹄子翻得快慘了，臉眼就衝到最裏頭的牆角，頭抵著馬桶，連叫饒命。

老威：監房裏還留小路？

田洪：這是尺把寬的界河，把上面和下頭隔開。上面是領導層，以老召為首，梁山好漢一般排定七個人，坐牢照樣吃香喝辣，並且有人服侍。下頭是毛賊，近二十條一堆，晚上打鋪，上面七人的鋪位寬度與下頭二十條的一樣。擠不下？就一頭一尾地碼人，各朝一個方面，腿微彎，屁股就剛好嵌成不漏一絲縫的整體。如果哪個的狗腦殼伸出了界河，就要遭腳踢，這是打楔子。人肉的伸縮性大，所以每晚鋪打完了，上面都要站在界河上彈墨線，直慘了，如果木匠鋸子一路拉下去，絕不會傷著

任何一頂頭皮。

老威：你們這是在裝沙丁魚罐筒吧？

田洪：你說對了，人肉的味道蒸發上來，的確像臭魚。所以，稍微會動腦筋的人，都要從毛賊堆裏朝上奮鬥。我奮鬥了一個月，才從開水賊升為打手，專門管過手續和維持秩序。這手續人人必過，除非管理親自出面打招呼。你想，這傳統的規矩我咋能破……。

老威：誰定下的規矩？

田洪：我也不曉得。據老犯人說，自從盤古王開天地，神農嘗五穀，牢裏的規矩就有了。變了泥鰱你就只有在泥巴裏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總之你要盡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鰱，攪得其他泥鰱瞎攪著你轉。在外人上人，在內鰱上鰱，社會層面不同嘛。

老威：這繞口令是什麼意思？

田洪：簡單地說，即使我發善心想饒肥豬，也不行，規矩是鐵打的，賊的眼睛是雪亮的。所

以我二話不說，先縱起給他上五份「貝母肘子」，然後打出「菜單」，叫他點菜。

老威：啥叫貝母肘子？啥叫菜單？

田洪：貝母肘子就是用手拐縱起砸賊的背殼。

一般先要問：「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懂幾？」如果回答：「懂四（事）」，貝母肘子就要上得粍些，下面的菜也要來得溫柔些。我一見肥豬嚇破了膽，就曉得不是道上的，也就懶得問。

菜單以川菜為主，將近一百種，明寫著是美味佳肴，其實全部為整人的手段。四川人客氣，朋友見面，老是請吃請喝，這種風俗引入牢裏，就有了「點菜」一說。不知哪個爛秀才，還給菜單糊了個封皮，寫上「民以食為天」幾個大字，一翻面，才是正譜。分家常菜類和工藝菜類，計有貝母肘子、熊掌豆腐、油煎二面黃、豬拱嘴、豬下巴、潤喉片、紅燒牛鼻、磨豆腐、紅燒裏脊、鋸子肉片、麻辣羊肉

串、蹄花湯、燉團魚、川味煙燻鴨、滾刀肉、大眾排骨湯、宮爆肉丁、鐵板回鍋肉、麻婆豆腐、龜殼響皮湯、烏龜含情、松山纏絲兔：。哎喲，我一口氣背不下來。

老威：四川人也太幽默了，畫餅充饑到這個地步。

田洪：啥子畫餅充饑？全上真的。

老威：我不信。

田洪：你這種書呆子，我們房曾經進了一個，他自我介紹說是詩人。這太稀奇了，連老召都驚得從鋪蓋疊的虎皮交椅上站起來，提著褲子，圍著他看了三圈。老召說：「詩人？寫四言八句還是打油詩？雖說四川特產中有一樣就是詩人，但是老子幾十年都沒親眼見過。」詩人說：「我就是正兒八經的現代派詩人。」老召說：「你背幾句來聽聽，把老子的心肝按摩舒服了，手續就過得溫柔些。」詩人說：「你聽不懂現代詩。」老召說：「那就古代詩。」

詩人說：「古典詩太簡單。」老召說：「你酸個雞巴，老子就圖個簡單快活。」

於是詩人運氣提肛，揮起一隻手用焦鹽普

通話朗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不料才酸完這兩句，全房二十多條爛賊打雷一般接上了火，「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反而把假詩人震懵了。老召氣得飛起一腳，「你媽賣屌！啥子破詩，三歲娃兒都會背，你拿這個來懵老子！」詩人嚇得驚抓抓地喊：「我還會背其他的！古典的現代的，隨你挑！我能背一百首以上……。」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了，老召說：「詩人辛苦，背詩背餓了，先給他上份豬拱嘴下酒。」

我已守候多時，馬上拿一雙竹筷子夾他的上嘴唇，然後再夾下嘴唇。幾個人把他按死在角角，由我和另外一個打手輪換夾了半個鐘頭，一份又青又腫的人造豬拱嘴就弄好了。

詩人滿身的口水、鼻涕、眼淚，嘴有半邊

磚頭厚，除了哼哼，再也念不了詩。老召又說：「一份豬拱嘴咋個夠呢？下酒菜嘛，再上份川味煙燻鴨。」

這時詩人已吃了潤喉片，喉管被鐵砂掌砍了個包，想叫聲音出不來，只有讓我們刮了褲子，劃火柴燒陰毛。一燃一大捲，看看要傷著肉了，急忙抓熄，淋點水，又燒。還剝開包皮，將龜頭燻了，讓這份煙燻鴨從外到裏都焦而黑，並且透出熟鴨皮一般的油亮。老召說：「詩人生活講究，所以菜也上得藝術點，不傷筋動骨。」

老威：怎樣才叫傷筋動骨？

田洪：這次我判死，就傷筋動骨了。那肥豬一百八十多斤，看上去像一座水塔，把上衣一扒，肥肉就直往下淌，他的胸毛還分叉。若在外面撞上，我都得閃遠點，怕碰著黑道保鏢了。在全舍房，就數打手容易出事，稍不留神，就整爆了。七班離值班室遠，動靜大點沒

關係，但要懂得啥子人上啥子菜。老召經常不直接發話，全由我拿捏火候，這樣萬一出事，他也好推。這次冤就冤在我錯誤地估計了肥豬，按堆頭，他受幾個「地震」都沒問題，可他才吃了三份熊掌豆腐，臉就青了，身體順牆朝下塌。我以為他裝死狗，叫兩毛賊架住，又上一份。他的眼皮一下子就上翻了。口裏的白沫噴了出來，接著是鼻孔和耳門的血，止不住了。他爬在地板上亂抓，我們把他翻過來仰起，掐人中，喊報告。聽說醫院還沒攏，就死在車上了。

老威：啥子熊掌豆腐，這麼厲害？

田洪：其實就是武打裏的「黑虎掏心」，讓人貼著牆，一掌接一掌打他的胸口。我還捉摸這麼大堆肉，非要地震幾下才過癮……。

老威：啥叫「地震」？

田洪：讓他變狗爬，再躍起抓住兩人高的天窗鐵條，收腹提腿朝下坐，踩場那狗脊梁。我沒

想到肥豬有心臟病，亂整不得。

老威：你把牢房變成屠宰場了，這些警察知道麼？

田洪：以前不知道，現在知道了。七班是打擊牢頭獄霸的重點房。這次坐上面的判了三個，老召沒發話，只判了五年，我不服！他整了那麼多人，以前的舊帳就不算啦？連我都被整慘了。你看，我腦殼上這大圈血珍珠，像孫悟空的緊箍咒。我剛過手續沒幾天，勁還沒緩過來，老召就說我亂用手紙，給我上磨子豆腐。幸好不是小份，否則現在我就滿口無牙，說話連風也關不住。

老威：你頭上這圈肉疙瘩就是「磨子豆腐」？

田洪：對，這是大份。筷子頭不斷踩、踩，直到起一圈浸血的珍珠包，即用牙籤一個個挑破，抹肥皂、鹽巴止血。痛幾天後，頭箍爛成了潰瘍，再挨個擠化膿的包。結疤了，就是永遠的緊箍咒。小份磨子豆腐比這做工精細多

了，也是用筷子頭蹀，門牙、尖牙和大牙，一顆顆地蹀，噠噠噠好幾個小時，牙血和口水牽著線直朝下墜，有時墜了一尺多長。這種整法開始不咋個疼，漸漸就加劇了，幾天後，你會疼得受不了。一般牙疼吃點藥，熬一熬就過去了；這種牙疼要持續到牙齒鬆動，搖搖欲墜。這脫牙的過程極其漫長，把人熬得啥都不想幹了。恨不得一頭撞死算了。

老威：虧你想得出來！

田洪：這不是我發明的，菜單上的東西，還不是爛賊東一份西一份湊出來的，咋能算在我一個身上？我也是受害者……。

老威：你當受害者時，應該及時向政府反映情況。

田洪：監有監規，賊有賊道，政府聽彙報，還不是先叫老召出去，況且房中的毛賊已經被馴乖了，當一次叛徒甫志高，以後的日子就難過了。

老威：反抗是人的天性，咋會這樣？

田洪：反抗是野獸的天性，人的天性是忍耐。收審所是中轉站，人人都曉得待不久，何必惹事生非呢？封建社會，地主剝削農民幾千年，抽筋剝皮、強占民女都玩過，還不是忍了過來？清朝逼著男人留女人的大辮子，大家也一忍幾百年，難道幾個月就忍不下去？其實菜點過了，你就昏天黑地做根懂事的泥鰍吧，靈醒一點，瞅準上頭的心思……。

老威：你就是靈醒過頭了，才走到這一步。

田洪：打手是一個坎，可上可下，我栽了，我認，但我要一直上訴。就是死，也要把申訴信留幾份給家裏，黃泉路上太冷清，我非要把老召拉來作個伴，他的屁眼兒比我黑，關五年出來，還會禍害人。

老威：法律講證據，你是直接凶手。

田洪：他的證據已轉監了。某某廠有個姓任的工會主席，犯盜竊罪，進來沒幾天，肋骨就被

他弄斷了兩根。他模仿法官審案，高高在上地吆喝一聲，任賊就被一頓「大眾排骨湯」整了上來。由於任賊拒不交代問題，他就親自把他的腦殼塞進大馬桶「看金魚」。那麼臭，任賊居然吊起腦殼打瞌睡，把老召氣個閉門，就把他的褲子扒開，一顆又一顆朝屁股裏塞花生米，塞一顆，還用筷子捅兩下，把任賊舒服得滿頭大汗，脖子一回比一回伸得長，眼珠子都要爆出來了。這種整法，地下黨都受不了。還有某某，吃過老召的「燉團魚」，一盅接一盅開水，澆屁股，把兩塊大肉都燙蛻皮了。坐不得，偏要你坐，還要你端端正正。如果哼了動了，又另外「點菜」。我也是證據，我的樣子長得像農民，所以手續過得狠，上了四菜一湯。一份松山纏絲兔，差點把人弄廢了。你想，麻線從每根手指頭密密匝匝地纏上來，一直繞到膀子，十來分鐘，線就完全陷進肉裏。我兩條胳膊都失血得冰涼、麻痺，好久都沒完

全恢復。這是大份，小份是纏雞巴，軟時開始纏，然後搓硬，把人痛死。

我敢說，隨便把哪個毛賊脫光，都能看出點沒點菜，但是，毛賊們都不敢出面。

老威：老召這麼厲害？翻了天！

田洪：政府已經把老召轉了房，號召大家揭發牢頭獄霸，大會也開了，領導還講了話。我們都被上了七十多斤的重鐐。但這是中轉站，人心散，即使檢舉，也是雞毛蒜皮。哪個賊不清楚？這是下鬼門關，不死扒層皮，平平安安地出去了，還得燒炷高香。

老威：你不判死，也不會檢舉吧？

田洪：會，這是態度。罵人啦，政府已經處罰過的打架啦，等等。但菜單是傳家寶，不會交。即使被查出來了，交了，也要多留幾份底子。

老威：講講你在監房是怎樣奮鬥的？

田洪：我進房兩個多月，從最底層的馬桶賊開

始，經過地板賊、洗衣賊、毛賊長到開水賊。又努力幹了個把月，才正式躍龍門，跨入打手。舖位雖不是上面，可已經是迎門的第一位，行頭與老七差不多。如果上面再走一個，我就升為老七了。

老威：這等級是誰定的？

田洪：大社會，小監獄，當然是外頭有啥，裏頭就有啥。馬桶賊的天職就是倒大馬桶，每次放風，鐵柵一開，馬桶就得先出門。除了一天兩次倒桶，馬桶賊的另一天職就是不分晝夜地站廁所，只要有上面的拉屎，就得兩人肩並肩，組成圍牆擋在前頭。如遇習慣蹲便的，還得把他抬上半人高的大馬桶，待他蹲穩了，才轉身挺立以肩頭充當廁所扶手。與社會上一樣，只要幹的工作下賤，你的地位肯定就下賤，馬桶賊沒舖位，無論天氣冷熱，兩人都一左一右抱桶睡。不怕你笑，馬桶賊拉屎從不揩屁股。

老威：沒紙？

田洪：有紙也不准用。在房裏，手紙也有等級。老召，最高級的香水分餐巾紙，我想百萬富翁也不會在屁眼兒上這樣浪費；上面的，高級捲筒紙；打手、管事和閒人，草紙；眾毛賊，包裝紙、字紙及五花八門的紙；地板賊，廢紙；輪到馬桶賊，當然就不用紙了。

老威：你在每個等級都幹過，可謂五毒俱全了。

田洪：馬桶賊才幹一周，我就擦地板了，隨時有可能漲水，換一撥賊你就成老賊了。我力氣大，勞教過，所以會拿捏、舒背（按摩）。開水賊除了打開水，就幹捶腿舒背的活兒。老召遲遲不升我，就因為我把他搞得舒服。有一回，我給他正捶得歡，牆外有女娃子說話的聲音，嗲聲嗲氣挺性感，把他的雞巴都聽硬了。他讓我給他搓，這下不可開交，上面七個人都脫了褲子讓人搓。老召脹得不行，說就差那股

向裏戳的勁。我咬咬牙，豁了出去。我咬著他那玩意抽了幾口，漿就噗地噴了，真他媽噁心，又不敢吐，只得硬吞了下去。

老召坐起來，賞了我大半截紅塔山。這是個信號，我曉得我熬到頭了。因為在牢裏，上面發煙也有講究，一般性的立功，只賞煙屁股，吸兩口就完事。如果把上面的馬屁拍得順，煙屁股就越賞越長，但最多不會超過半支。這次我得到大半截，意思是該升級了。

老威：你還感恩戴德？真他媽夠卑鄙。

田洪：你也罵人？

老威：我聽不下去了。但願明天早晨醒來，我能忘記這一切。

田洪：我還指望你幫我寄幾份申訴書呢。我一定把老召拉下黃泉！明年清明，你就等著燒兩個人的紙吧。

偷越國境者黎憶豐

起緣訪採

偷渡意味著鋌而走險，所以，如果沒有能說服自己的明確動機，老百姓連想都不會想。而年過三十的黎憶豐恐怕算十幾億人口中挑出來的，他在娘胎裏就偷渡。

這次採訪發生在綿陽涪江邊的一個茶館裏，時為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黎憶豐剛從深圳樟木頭收容站放出來，政府查清了他的住址、身分，以及從前的一系列偷渡史，發覺動機不明，就法外開恩，以教育為主。

「家鄉的水好、空氣好。」黎憶豐讚歎道，似乎要從此打消冒險的念頭。唉，天曉得。

老威：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偷越國境的？

黎憶豐：什麼時候？說不準。大約是在媽肚子裏就開始了。

老威：你在說笑？

黎憶豐：不是說笑。我是一九六二年出生的，我媽懷我的時候，我爸就丟下我們，跑到新疆。沒辦法，他餓得受不了，只有丟下我們去闖一條活路。他在新疆與當地的哈薩克混，混

著混著，就朝蘇聯跑，那一年，據說中國的饑民朝蘇聯跑了好幾萬。他從塔城出去的，結果被強制遣返。這次他一聲不吭，裝成哈薩克啞巴，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他沒被治罪，還白吃了不少大饅頭。當他回到四川，不僅胖了，臉上還有血色。那年頭，臉上有血色的人非常稀少。

老威：這跟你越境有啥關係？

黎憶豐：我還沒說完。我爸是個不安分的人，出去幾十天不打招呼，是極平常的事，我媽懷著我住在娘家也習慣了。可我那無情的爸爸回家才幾天，又悄悄跑了，這一次，他南下廣州，直奔深圳。那時的深圳是個小漁村，戒備森嚴。我爸在草叢裏潛伏了一個白天，才從離羅湖幾百米的地方下水。這老瘋子，他準備游過去！游向那燈紅酒綠的自由世界！至於到香港幹啥，別人會不會收留他，他一點也沒想。當然，我不瞭解他想沒被抓住的後果。在那個年代，中國人在閉關鎖國裏，全被老毛的那一套馴得瓜兮兮的，像我爸這種出格的瘋子，一百萬人裏也挑不出一個。總之，他才游出一百多米，就被探照燈和一梭子子彈嚇回頭了，岸上有一個班的邊防戰士等著他。他被爆打一頓，綁成肉粽子。這次投奔自由的代價是有期徒刑二十年。

老威：他判的啥子罪？

黎憶豐：反革命。具體罪名就不清楚了。你想想我那時還在胎中，我媽就捧著我去監獄探他了，還順便送去一紙離婚申請。這就是我的胎教！我爸的老家是下川東的萬縣，一個江邊城市，後來考上大學，進了省城，分在文聯。這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胡思亂想的地方。不過我爸的胡思亂想源於童年，他喜歡一個人坐江邊，望過往船隻。水外面還有水嗎？世界外面還有世界嗎？也許你會說，一九六二年偷越國境的人都是因為沒吃的，但是我爸好像不全因為餓。有部美國電影叫《巴黎德州》，講的是一個流浪漢的故事，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虛妄的理由，就是在美國的德克薩斯州找到「巴黎」。據說，那是他父母初次約會並做愛的地方，由於這次約會決定了以後他的誕生，所以他最原始的家園應該是「德克薩斯州的巴黎」。為了找到它，流浪漢拋棄了家庭、城市，一直往前走，走。這種血液裏的欲

望或本能，我爹有，我也有。他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我的代價要輕得多，畢竟時代變了。

老威：你這個理由有些牽強，因為中國人越境要麼是經濟，要麼是政治的原因，哪會為了流浪的本能去冒險？這是背棄自己的祖國呵。

黎憶豐：我的祖國都揣在這只挎包裏，幾本書，幾首詩，一本《漢語辭典》，外加幾張女人的照片。我曉得，現在是市場經濟，只要有錢，也能通過正常渠道。糟就糟在我沒錢。還有，我上哪兒憑什麼要給誰打招呼？老作家艾蕪的《南行記》，一直是我們的教科書，他也沒給誰打招呼，就一個人跑到緬甸仰光去了，可惜老頭沒敞開寫，省略了不少精彩的段子。

老威：這麼說，你越境的首選地應該是緬甸。

黎憶豐：不錯，緬甸是佛教國家，從雲南瑞麗沿滇緬公路再往前，就可抵達邊境小鎮芒市，中間要經過惠通橋，龍陵壩、潞西縣的大灣，及木康邊防站等關卡。我們三個人，一個自稱

記者，一個是烏江中游武隆縣的鄉幹部，湊錢買通了瑞麗的一個還俗和尚，再由他引路，找到另一個獨臂的雲遊和尚艾山。艾山是緬甸克欽族人，專幹偷渡嚮導。他一米八幾的個頭，黃色袈裟在烈日下燦爛無比。我們跟著他晝伏夜出了兩三天，趕了幾百里山路，累得筋疲力竭。

老威：這是哪一年的事？

黎憶豐：一九八九年夏天。

老威：不是政治原因吧？

黎憶豐：我不是，其他兩個是不是我不曉得。

我想先在仰光打工，看能不能撞上發達的機會，不成，就到香港投奔黑社會，如果命運讓我到金三角種鴉片也行。總之，我是利用了一九八九年那個時機。真他媽像夢遊一般，我們沿途沒見著一個兵，就踏上了緬甸的土地。當艾山用獨臂依次敲敲我們的肩，打著手勢要告別時，大家都沒回過神。「這不行，」還是記

者反應快，揪住帶路和尚說，「這荒山野嶺，鬼曉得是不是緬甸！」

四周鴉雀無聲，我們站在一座馬鞍形山梁的臀部上，透過齊腰深的灌木和雜草，能隱隱約約望見一條河。「勐古河」，艾山用生硬的漢語說，「緬甸的河，我的事情做完了。」

「咋沿途不見一個兵？」鄉幹部懷疑地質問。艾山嘲笑說：「遇見兵很好嗎？」

我們三人都死死纏住艾山，我甚至掏出刀來，威脅他繼續帶路，這陌生的土地太危險了。艾山生氣了，獨臂橫掃一圈，三人就被摔出一丈多遠。他把水和冷米飯都放在地上，指著山下說：「順著勐古河走，沒錯。注意繞開游擊隊。」

太陽升起來了，艾山的袈裟鼓滿了晨風。他撩開大步，幾秒鐘就不見了。記者建議天黑再下山，我和鄉幹部都反對，因為我們已經望見了竹樓和稻田，覺得再也不能賊娃子一般困



中緬邊界某渡口，過去兩岸老百姓常通過老渡船私下往來及貿易。（曾循攝）

在這兒。「邊防軍來了咋辦？」

「我們已經過了邊防站好幾里，」記者說，「他們攔不過來。」

「我說的是緬甸的邊防軍，」我解釋說，「萬一被抓住，扭送回去就完蛋。」

於是三個人商量，各自拉開二十米的距離下山，這樣，一個出事，另兩人總能及時躲避。我自告奮勇在前探路，開始，除自己的腳步聲外，還能聽見背後跟來的腳步聲，漸漸，就啥也聽不見了。我回頭「喂喂」了幾下，就敢緊貓下腰，嗖嗖地朝回竄，像拍電影一般。我把周圍都折騰遍了，仍然沒找到同伴，累得倒在灌木叢裏，眯著眼從葉縫裏看太陽。剛天亮不久，天氣還不太熱。我不知不覺睡著了，臨近中午，又被螞蟻咬得跳起來，緬甸的螞蟻太大了，稍微出點汗，脖子上就繞了一圈。我又拍又抹地清除螞蟻項鍊，就繼續趕路。

老威：你懂緬甸語嗎？萬一碰上當地老鄉咋

辦？

黎憶豐：中緬邊境的老鄉經常往來，能說幾句漢話。六、七〇年代，也有雲南知青越境過去，參加人民軍，搞世界革命的。應該說，老鄉見著我這樣的，不會有報警之類的想法，再說，人民幣通用，這也許比語言更管用。

老威：看來，你越境之前準備很充分。你不是因為喜歡流浪而去冒險吧？你別用這些浪漫的東西來懵我。

黎憶豐：你不是警察，我憑啥子要把犯罪動機坦白得那麼清楚？話說回來，中國人都像我，想留就留，想走就走，「英特納雄耐爾」早實現了。政府也沒這麼沈重的負擔。我覺得應該從蒙古開一條大道出來，穿過前蘇聯地區直達歐洲，你不用管，他自己就去了……。

老威：好啦，莫發宏論了。剛才講到哪兒了？

黎憶豐：趕路。他媽的，根本就沒路，我在灌木叢裏連滾帶爬，見著坡就下，我掏出錶已經

過了六個小時，無論如何也該到山腳了，可是，原本遠遠能望見的勐古河，不知到哪兒去了。在灌木叢右邊百把米，出現了一片密林，

一旦鑽進去，絕對就出不來了。這時，你猜我想起了啥子？我想起了《山間鈴響馬幫來》，一部老電影，寫土匪走私的，大約就演的這一帶。我沒遇見神祕馬幫，屁都沒遇見一個，但這部三十年前看過的东西，這時居然就想起了，緊接著，我又覺得周圍很眼熟，「是不是早晨貓著腰轉後找人時，把路走岔了？」這念頭令人發毛，但更叫人汗毛倒立是一聲低沉的吆喝：「不准動！」

老威：是緬語麼？

黎憶豐：標準的普通話。

老威：你咋個繞來繞去又回來了？

黎憶豐：我也懵了，腦袋轟隆一下，渾身哆嗦起來，兩個不爭氣地膝蓋一軟，就跪了下去。我抖得跪都跪不穩了，還不見人影。於是，我

勉強抬頭看上面，那吆喝又起了，「舉起手來！不准抬頭！把武器扔出來！」

老威：是邊防軍？

黎憶豐：和邊防軍差不多，只是軍裝要破舊些。不怕你笑，我嚇得尿褲子了，襠裏全是臊烘烘的。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雙手被綁在前面，像個瞎子一樣，被人拉扯著向前走，而腰上被槍管硬硬地頂著。待黑布一拿掉，天已黑盡了。我發覺自己在一個山洞裏，周圍是一群穿七〇年代中國軍裝的軍人。

我被剝得精光，才被推到一張桌前，頂上吊著雪亮的碘鎢燈，而桌邊審訊官的背後深不可測，似乎還有許多小的洞口。審訊官發問說：「姓名？職業？年齡？單位？來幹什麼？走私還是政治？有幾個同夥？一溜兒招下來。」

到了這個地步，我只好全都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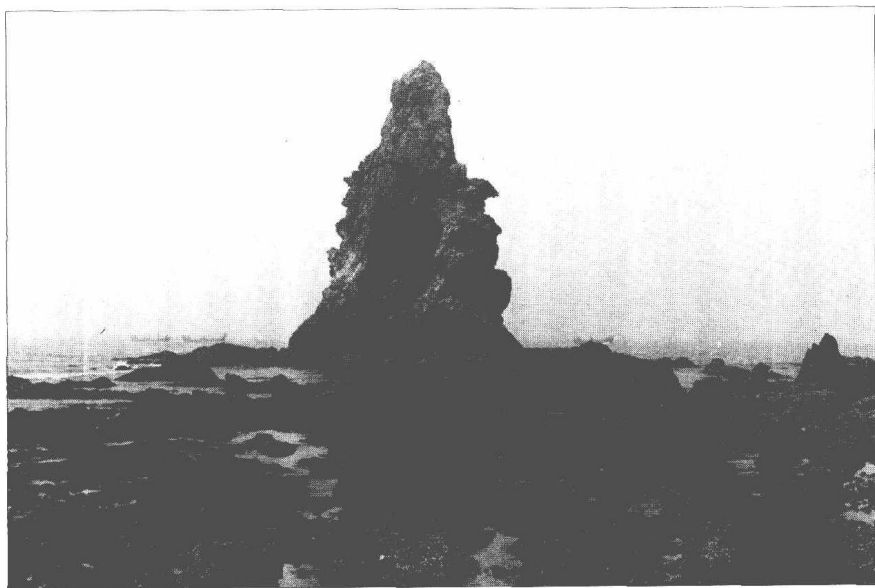
老威：他們到底是不是邊防軍？

黎憶豐：兩邊的邊防軍都不是。他們是人民軍、緬共的游擊隊。六、七〇年代紅火過一陣子，據說分好幾個軍區，有十來萬人，幾乎把中緬邊境全占了。現在有些衰落，也是受世界潮流和紅色高棉窮途末路的影響。

老威：你被人民軍抓住了？真是活天冤枉。

黎憶豐：我的路走偏了，瞎戳戳地撞進游擊隊的營區還不曉得。後來才知道，這兒離邊境已十多里，我差不多脫險了。太倒楣了。更冤的是，那個鬍子拉碴的審訊官還是重慶知青！一九六九年，從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某營地跑過去的。審到中途，他突然與我聊起家常，問朝天門碼頭變化大不大？他說已經打了二十年的仗，依舊很想法。

我驚喜交集，就與他擺龍門陣，談國內的變化以及風起雲湧的學潮，我們都一口四川話，並時常糾正對方的某個字眼，「你是二十年前的重慶話，」我說，「現在好多言子兒都



南方某邊境小鎮的海灘，黎憶豐在此逗留了兩天。（曾循攝）

不說了。你曉不曉得夜總會的小堂客叫啥子？叫瓦塊兒。」

知青反問：「崽兒總沒變吧？」

我說：「那當然，永遠都變不了！」

我們倆都哈哈大笑，笑到後來又流下淚來，周圍的人民軍都莫名其妙。接著，那四十歲的老知青命令擺酒席，弄了四個菜，一壺酒。不一會兒，我就有點醉意了。老知青與我談起格瓦拉；談起當年的國際主義理想；談起同來的知青戰友，十之八九已埋屍異國沙場。我深受感動，就問他還打不打算回國？不料他卻反問：「你都跑出來了，我還回去幹啥？」我說我是迫不得已，從某種程度上，也許我和你一樣，是追求冒險的理想主義者。他說：「你的理想和我不同。你是為了自己，我是為了全人類。二十世紀，只有我們這些在異國他鄉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才算剩下來的理想主義者，或者叫珍稀動物。」龍門陣已經擺到這種

深度，我懇求他放我走。他歎息一聲說：「我們是老鄉，哪怕政見再不同，我也應該放你一條生路，雖然你前面不一定就是生路，可我這一關是應該讓你過去的。可惜，太遲了。抓到你也個把鐘頭，上峰就已曉得了，並通知了中國邊防當局。」

我的酒被嚇醒了，像一條掉入冰窖的蛇，依然拚命掙扎：「您就說我逃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救命之恩。」我的老鄉無可奈何地笑了，「周圍都是兵，一條大活人，能逃到哪兒去，除非地遁。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真的對不起。如果在上報之前，就曉得你我是同鄉知己，不用你開口，我就……現在，唉！」

我撲通一聲給他下跪磕頭了，「我該哪個辦？回去也是死路一條！不如求您看在老鄉面上，馬上給我一槍還痛快些！」

老知青把我抱起來說：「想開些，老鄉，

假如沒得其他動機，單純越境，最多不過判一兩年，救你的還是自己，千萬莫弄些東西往腦殼上籠起！實話告訴你，我現在是團長，一有私心，兵就不好帶了。不像一般軍人，大不了脫這身皮，也惹不了多大的事。」

老威：人家話說到這分上，你也該死心了。

黎憶豐：他媽的！我像做了一個夢！這個夢的代價就是兩年徒刑。你看我的臉，一邊大，一邊小，下巴也是歪的，這些永久的紀念都是在歷次越境中被揍被摔的。那種刺激，才叫做人哪！我曾被一條長繩子拴在手扶式拖拉機的後面，被拖著在密林裏跑，衣褲爛得像刷把。那時，我羨慕電影裏綁在木樁上出賣的黑奴，市場裏的買主都有權出價，有權帶我飄洋過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隸的生活！今兒東明兒西的浪漫生活！媽的，現在興自己賣自己就好了，省得我挖空心思地越境。

這世上最難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餓死沒人

管，可是你要挪地方，變一種活法，就有人管你了。歐洲、美國、澳大利亞，號稱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也不允許人隨便去，沒錢，沒具體的政治原因，你說一千遍熱愛自由也不行。真他媽的虛偽。

老威：坐了兩年牢，你的夢也該醒了。我覺得緬甸比中國還差得多。即使你越境成功，到了仰光，或者其他東南亞鄰國，也有可能被當作黑人黑戶抓起來，那豈不更慘？

黎憶豐：我還沒坐過外國的牢，我咋曉得慘不慘？不過，我的一位詩人朋友坐過，他跟我走的是同一條道，在緬甸內地被當地人檢舉，下了政府的大牢，嘿，這傢伙，居然同緬共的一位中央委員關在一個號子，不到一年，就學會了英語和緬語。還瞭解到緬共的不少機密。當然，都是些沒用的機密。

老威：你也想上這樣的大學？

黎憶豐：我沒這個命，惹也白想。我的朋友就

不同了。他不僅同中央委員是難友，而且被承辦人忘在監獄裏了。沒人審他，沒人搭理他，如果不是他有一天突然大吼大叫起來，那就只有爛在裏面了。

老威：傻瓜也曉得吼。

黎憶豐：你吼就吼了，別人用漢、英、緬三種語言罵娘，結果，命運就改變了，他被當作勞工輸出歐洲，後來在丹麥定居。這是我曉得的運氣最好的偷越國境者。

老威：這好像是天方夜譚。

黎憶豐：我對你來說也是天方夜譚，在和平時期，只有偷渡最刺激。

老威：這麼說，你已偷渡成癮了？

黎憶豐：至少四、五次吧。不過，最具戲劇性的是剛才講的。其他經歷比較平淡，都失敗了，只要在提訊時不亂說話，一般都罰款算了。我沒錢可罰，也就在收審所待幾個月。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我以為香港快回歸，邊防就

不那麼嚴了。我花了幾十塊錢，在廣州買了個假身分證，混入深圳。本來我是想到中英街去看看，去不了，就在街這邊過過眼睛癮也行。可是到了沙頭角那地方，那的一切就像巨大的磁鐵，一下子就把我吸住了。我傻戳戳地靠近了街中間的鐵絲網。嘿，那哨兵，街上密密麻麻的人不管，就直衝著我來了。

我想都沒想，就把裝有假證件的皮包扔過了街。我還以為那是香港地界，大陸哨兵不敢踏入。不料那軍人用槍指著我，然後拉開鐵絲門，「出國」去檢回「罪證」。

老威：你的皮包總算出了一趟「國」。

黎憶豐：我也這樣對哨兵說。他說香港馬上要收回，以後去玩挺方便，何必這麼著急。我在樟木頭收容站住了兩個月，才查清身分。太懸了，差點就以偽造證件罪判我了。

老威：你為啥要把皮包包朝那邊扔呢？你本來沒做見不得人的事。

黎憶豐：哨兵衝我來了。

老威：他衝你來，最多盤問幾句，趕你走。憑啥子抓你嘛？

黎憶豐：我哪有你這麼清醒。偷渡慣犯嘛，本能地就要扔掉證據。

老威：皮包是證據麼？

黎憶豐：你說呢？

老威：看來，你這塊心病的確是你爸遺傳的。

老右派馮中慈

起緣採訪採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烈日當空，我橫穿塵土飛揚的大馬路，走進成都西門車站附近一個叫「殺牛巷」的地方，按門牌號碼上三樓，找到了湮沒無聞的老右派馮中慈先生。費了一番唇舌，終於促成這次採訪。

馮先生骨瘦如柴，但神清氣朗，他時年六十五歲，其妻文馨與之同齡；老兩口育有一兒一女，均已自立門戶。

因斗室如蒸籠，採訪中，我們均汗如雨下；馮先生兩次脫下背心，擰出至少兩茶碗汗水。我不禁勸其赤膊上陣，遭婉言謝絕。可見讀書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為大學團委書記的馮先生，現在與曾是國民黨老軍人的廖恩澤先生為鄰，雙方過從甚密，似乎歷史中的一切都沒發生過。

馮中慈：我聽老友廖恩澤介紹過你的情況，可還是不明瞭你的來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經歷也都非常曲折動人，你為啥不去採訪呢？你是詩人，對《星星》詩刊的歷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峽，這當初的四個右派編輯都健在，我建議你去採訪他們。

老威：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你，當然不可能

空手而歸。這樣吧，我們隨便聊聊，您願意說到哪兒算哪兒，這不算正式採訪，我也沒資格對這段歷史做啥評說。

馮中慈：我沒啥好說的。

老威：就從《星星》詩刊說起吧，八〇年代初，《星星》曾開關了一個引起爭議的欄目：

「星星與我」。作者都是一九五七年受《星星》

株連而當上右派的詩歌愛好者……。

馮中慈：我不懂詩。

老威：但對當時的政治氣候陡變還是有感觸吧？我查閱了有關資料，瞭解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大鳴大放的寬鬆環境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思有關。蘇聯赫魯雪夫上台，提倡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由此而引發的文化解凍也逐漸波及到我國，而一份普通詩刊的興衰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馮中慈：你好像在背書。

老威：反右鬥爭的時候我還沒出生，當然除了你們的回顧，我只有背書。哦，我剛才說到「星星與我」，我就是在這個欄目中，而不是在《牧馬人》那樣可笑的電影中，看到不少無辜右派的真實遭際。有的人僅僅因為寫信給編輯部，表達了自己對某首詩的贊許，或對某種左傾詩評的反批評，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可以說，這本不會說話的小詩刊的命運改變了許

多活生生的人的命運。我們這代人，根本想像不出，還會有人為保存一套詩刊，一輩子飽經蹂躪，並且在臨終時叮囑後人：要與這套刊物同進火葬場！

馮中慈：您覺得很離奇吧？但在那個時代，就太平常了。

老威：您是有感而發吧？

馮中慈：不，我當右派與這些無關。當時我思想積極，與黨組織靠得很緊，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來，回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老威：您不是開玩笑吧？

馮中慈：我是學校團委書記，大學二年級就入了黨，反右開始時，我們正準備畢業分配，我率先倡議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組織上找我談話，甚至透露由於反右鬥爭的需要，準備讓我留任校刊編輯，從反動派手裏奪回這個言論陣地。

老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得過火，激起了眾怒，於是在一致聲討下從極左滑到極右。

馮中慈：再次說明，我當右派與運動無關。現在想起來，不管在哪場運動中，我都是注定要倒楣的，只要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

老威：直說吧，您為什麼當右派？

馮中慈：為了私生活。

老威：您有……作風問題？

馮中慈：你別用那種眼神看我。關於作風，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解釋。現在的作風問題，過去就夠槍斃的資格了。

老威：誰被槍斃了？

馮中慈：打個比方罷了。你這麼憨厚的人，還當記者，缺了點悟性。

老威：我不是記者。你說私生活不是作風問題，又是什麼問題？

馮中慈：聽我講吧，小夥子，我愛人的家庭成分不好。

老威：地主？

馮中慈：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個叔叔當過國民黨政府的禁煙局長，在解放初期被鎮壓了；她的爸爸娶過一位洋學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學校，她只能一門心思撲在功課上，而在個人生活中，她鬱鬱寡歡，沒有任何朋友。這一點，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體中如魚得水，過得太熱鬧了。

老威：我還是不明白您為什麼當右派。您愛人在政治上與您不相配，組織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為我姐姐在文革期間，曾經與一位解放軍的連長談戀愛，終因我家成分是地主，社會關係複雜而告吹。這種外調內查的政審制度長期粗暴地踐踏個人生活——人們已司空見慣，並且認可，因為組織是不會錯的。但是，這就是你的右派依據嗎？

馮中慈：對。開始我是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

近她，我發覺她與她父親的姨太太關係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穩立場。後來，她一聲不吭地把我帶到一條深巷裏，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長長的頭髮，纖細的手指，她站起來對我微笑，毫無血色的臉上有一種哀婉的美。她進了院子，就著這種哀婉的美彈了彈落滿灰塵的鋼琴，她似乎在有意討好我，討好當時的大好形勢，所以彈的曲子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支已經被我們合唱得滾瓜爛熟的革命歌曲，經她那纖細的指頭一弄，完全變了，發霉了，但是，你覺得那樣深情，像落在深淵裏的歎息。我愣住了。這一愣，後半生的命運就全改變了。我，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團委書記，怎麼能夠這樣？階級立場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麼樣？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號來阻止這一切發生，況且，發生了什麼？人家不是在彈革命歌曲嗎？

是的，我是窮孩子，我被洗過腦，可我受

過高等教育，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教育，還不全是一種乾巴巴的教條。我知道什麼是美和善。文馨對我說：「她對您沒有惡意，否則，不會彈鋼琴給您聽。」

我轉身走出深巷，這是我第一次領教一個沒落階級的誘惑。文馨跟在我身後又說：「她已經瘋了。」我猛地站住了，這是隆冬，陰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陽光塗在低垂的屋檐，這可不像新中國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歷史的深處對我講述她二媽的經歷：「直到現在，她還愛著她的音樂教師，父親改變不了現實，就由著她去。可惜，那位音樂教師得肺病死了。解放後，她與父親離了婚，千里迢迢到西安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墳等著她。兩個月後，她回到成都，就一個人獨居到現在。父親早就原諒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時，立下遺囑，承認她仍有財產繼承權。」

聽完這個資產階級的動人故事，天已晚

了，我和文馨跑步趕回學校。臨別時我問她為什麼對我講這些？她說：「我這是向黨交心嘛。你去彙報吧，沒關係。」

我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眼淚都快出來了。我仰著頭，有一種快完蛋的感覺。我已經愛上了這個姑娘，然而，這一切，可能嗎？

老威：組織出面挽救您來了。

馮中慈：組織是明察秋毫的，從學校到社會，都像一張網。好在我 and 文馨沒有過多接觸。直到臨近畢業，社會上政治環境較寬鬆，許多大知識分子都響應組織的號召，向黨提意見。開頭，在毛主席以身作則的表率下，各級組織還很寬容、虛心，後來，意見越提越尖銳，過激，甚至有了結束一黨天下，引進西方議會民主的呼聲。我至今記得中國人民大學講師、全國一百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見」——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你們認為「朕即國

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是可疑。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這種意見已遠遠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黨內整風依然按部就班進行。文馨平時不吭聲，也不關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動員下，就鼓起勇氣提了一條意見，大概是共產黨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說，不管是什麼家庭出身，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是她在接近四年，卻受盡了歧視，替家庭背黑鍋。入黨入團沒有份，刻苦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大家又將她視為白專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導，對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女，只要劃清界限，就要給出路嘛……。

文馨發言完畢，我帶頭為她鼓掌，可響應

的掌聲稀稀拉拉，班委委員們都把臉拉得很長。我是一個機械執行黨的政策團委書記，一切都以《人民日報》社論為準，正因為這樣，頗得上級領導的器重和賞識。但在這一次，在對待文馨的問題上，我平生第一次沒和組織保持一致。我動員她把心裏話說出來，是為了讓大夥理解她、同情她，沒想到結果卻適得其反。在政治風浪中，我是認不清形勢的瞎子，還鼓勵別人去闖禍。終於在一個月後，風向陡轉，毛主席公開向全國人民挑明，所謂讓黨外人士幫助黨內整風是引蛇出洞，是為了讓隱蔽很深的階級敵人跳出來。大右派一個接一個落馬，上面的風颳到下面，學校和班級就開會動員反右，組織上暗中把右派教師和學生的名額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評選。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黨委副書記親自到場，領導批判右派學生的現場會。我根正苗紅，屬重點培養對象，副書記同志為堵大家的口，反擊有



1965年5月12日，黑龍江省阿城縣在四清中召開大會，宣佈將富農分子袁鳳祥（左）和壞分子鄧國興（右）依法判處管制。

關我的流言蜚語，竟當眾信口雌黃說：「馮中慈同志是接受了黨組織的任務，去與右派學生文馨接觸，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沒有辜負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導，終於將一條一聲不吭、卻把對新中國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鬥爭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經校黨委和團委研究，並準備報請共青團省委授與他『傑出共青團幹部』的榮譽稱號。」

我氣得暈頭轉向，文馨比我暈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轉向我，臉色死灰，接著就軟了下去。我不顧眾目睽睽，衝過去抱起她就朝校醫室跑。副書記一楞，又接著歪吹：「哪怕是對階級敵人，也應該講革命的人道主義，馮中慈同志做得對！」

我還是人嗎？如果我昧了良心，順著組織為我豎起的桿子朝上爬，這輩子也許青雲直上，可是，我不願意做畜生！不，那個齷齪的

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強！我不敢等文馨醒來，就神色恍惚地離開了。團委的人找到我，要開會全面複審右派，然後上報。我不假思索地拒絕在迫害文馨的意見書上簽字蓋章。先是那位副書記，然後是黨委書記和校長都來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團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這種抗拒如同兒戲，可還是一味蠻幹。黨委書記警告我：「馮中慈同志，團委不是你個人的，黨培養了你這麼多年，你應該明白組織原則。」我反問：「我什麼時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務？共產黨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陰謀詭計。」黨委書記說：「對人民是不搞陰謀詭計。」我說：「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員，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黨委書記說：「你陪她去探望過她父親的姨太太，我們早就掌握這一情況了。」我不禁一楞，說：「姨太太？那是瘋子。」黨委書記哈哈大笑道：「你才有些瘋狂，為了一個女人，連組織原則都不要了。」我不

顧一切地大叫：「組織原則不是你們用來整人的！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個共產黨員的人格擔保她不是右派。」黨委書記一拍桌子：「冷靜點，想清楚了再說話，我最後一次叫你：『馮中慈同志！』你的共產黨員的人格就用來保護反動派嗎？」我仍然強著她不是反動派。黨委書記又一拍桌子，「年輕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夠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階級性，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懂嗎？」我一時糊塗，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愛她，又怎樣？」黨委書記不拍桌子了，他換了一種輕柔的語調說：「那你就選擇吧，愛黨，還是愛女人。」

「愛女人。」我說。於是我被開除黨籍，補充成了右派兼壞分子。

老威：當時您和文馨談戀愛了嗎？

馮中慈：沒有，不過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發展，我不可能與文馨結合，因為我和

她完全是兩極世界的人。我感激共產黨救了窮人，挖了窮根，送我上大學，所以，如果不是物極必反，我會聽從組織的勸告，斷絕哪怕是閃的兒女私情。而文馨對我的好感沒有超出同學的範圍，除了我，她幾乎沒有一個願意幫助她的可以稱作同學的人。

老威：可您還是承認了壓抑已久的感情。

馮中慈：我是窮孩子，有反抗壓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主院門口討飯，他們不但不給，還放狗咬我。你猜怎麼著，狗咬我，我也張口咬狗，結果還是我厲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剎那，我沒想到受了剝削階級的欺侮，只覺得這個大戶太混蛋。是共產黨教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看待問題，分析問題。窮人為什麼造反？階級為什麼產生？就是因為人與人不平等，不僅社會財產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馨是個弱女子，有那麼多黨員的組織，是不該欺負一個弱女子的，否則，又回到解放

前了。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一部名為《在河流那邊》的書中，曾引用了反右時期一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的話說：「你難以想像這些自我批評和各種分組會議有多麼痛苦。我辦公室裏的任何一個人，無論是送文件的小夥子，還是打掃大樓的婦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傲慢勁，指責我打發閒暇時間的業餘愛好，甚至在我沈默不語時，指責我默不作聲。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兒，接受他們的指責。有些受批判的人寧願自殺，也不願意忍受這一切，我可是過了好些年才習慣了這些。」

我記得書中的這些話，是因為這正是我和文馨在那些年的寫照。許多人都為我一時衝動惋惜，我下意識地在組織、集體與個人之間，選擇了個人，我應該有我的私人生活，對嗎，小伙子？而在鄧小平時期以前，中國人是沒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見不得人的。感謝鄧

小平，讓我們從不人不鬼的陰影裏走出來。

老威：您後悔過嗎？

馮中慈：沒有。開始不習慣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為我從前是批判別人的。後來習慣了。有了孩子，就更加習慣。窮人幹革命是為了有飯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組織和人民結婚，電影裏常說：「某某是人民養育的兒子。」人民姓什麼呢？人民的奶頭是什麼模樣呢？我沒見過。道理越大越沒道理。

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後悔一輩子。哪怕當部長也不安穩。

老威：你是怎樣讓文馨回心轉意的？

馮中慈：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實了，就寫信向她表達愛慕。當時對右派看管得很嚴，這樣也好，否則文馨會自殺的。沒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媽家，把信塞進門縫，又返回。就這樣捎去了五、六封長信，也不知道她

收到沒有。後來她被發配到新疆阿克蘇，我卻就地安置。這不行，我千方百計打聽，過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車，又坐汽車，顛沛流離，我已經成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陽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裏，皮膚曬得黑紅黑紅的，看來，這勞動改造有利身體健康。我當時被當作流竄犯抓了起來，因為在她們農場的西北邊，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只有一條汽車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監獄。曾經有犯人爬運南瓜的汽車逃跑，靠生吃南瓜堅持了五天五夜。我說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喚回住地，認了我半天，才從亂蓬蓬的毛髮中弄清「她的中慈」

下面的故事就有點平庸了。我們都是右派，很平等。我這麼遠去找她，即使不太滿意，也只好嫁我。這一次，組織很爽快。給她開了證明，准了假，我們一起回四川辦了結婚證。又辦了戶口遷移證，一對黑夫妻就這樣響

應黨的號召，歡天喜地支援邊疆去了。

鄧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們領著兩個在邊疆出生的孩子回了四川，雖不算衣錦還鄉，也算一家人苦樂與共。這輩子就這樣了，我很滿足。

老威：馮老伯，謝謝你的故事，謝謝你對我們這代人的情感教育。

國民黨老軍人廖恩澤

起緣訪採

經老右派馮中慈的撮合，我又回頭來採訪了廖恩澤先生，他倆能成為好友，體現了另外一種國共合作。

還是西門車站附近的「殺牛巷」，我進進出出不知多少回了，我有如此強烈的親近老人的願望，是否說明我的心理也老了？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世紀末的秋天，世上又在流行一九九九人類劫難的預言，卻忘了我們已處在劫難之中。老軍人廖恩澤呢？他在想什麼？

老威：老人家，聽人說您的經歷非常曲折複雜，能否給我這個晚輩介紹介紹？

廖恩澤：說啥子呢？從國共兩朝走到現在的人，一上了歲數，經歷都複雜。我把我的履歷都寫在紙上了，你可以拿回家看。

老威：好吧，不過我擔心這種履歷看不出特別有意思的東西。您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現在，似乎各大城市都有「黃埔同學會」，你經

常參加同學會的話動嗎？

廖恩澤：前兩年，還定期參加組織活動，主要是政府要搶救文史資料。因為黃埔同學中，絕大多數已邁過八十門檻，精力不濟，記憶力也衰退，再過一些時間，就逐漸成廢人了。大家聚會時，一可以活躍氣氛，二可以互相提醒、補充，使歷史更接近真實。

老威：您認為歷史不真實？

廖恩澤：這是個敏感話題。總之，每個朝代有每個朝代的「真實」，你我都無能為力。我這兒有一摞油印材料，都是八十多歲的國民黨老人的回憶錄，沒有文采，也沒有政治觀點，是就事論事的東西，你要都拿去，至於我，才疏學淺，淮海戰役那年還不滿三十歲……。

老威：所以您就沒寫？

廖恩澤：沒寫。這兩年，搶救文史資料的勁頭要淡些了，活動也就不那麼定期。但在端午節、孫中山先生誕辰，形式上還是要召開座談會。我喜歡在家裏練字，別人來通知，我就去。每次去，都要少那麼幾個人。我沒戴助聽器，我的聽力還好，但大多數都戴助聽器了。

老威：您的身板還挺硬朗，看您這坐姿，腰直，背也不駝，雙手拳胸，似乎前面還豎著一把無形的指揮刀。據說您從不坐車？

廖恩澤：去外地當然必須坐車，日常生活中可以不坐車，步行有益健康。這是張群先生的養

生祕訣，他說：「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時；心中常喜樂，口頭無怨聲。」所以他活了一百多歲。我不想活這麼長，但滄桑之變我還是想看。

老威：我從您的身上就能感受到滄桑之變。現在我想問，您為什麼要去報考黃埔軍校？您是黃埔十四期，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已經全面爆發了。您是否和那時的許多有志青年一樣，出於愛國而投筆從戎？

廖恩澤：抗戰為我們這種出身平民的青年，提供了一種報國的機會，然而，當時的四川是大後方，南京淪陷後，連首府都遷重慶了。我和大哥恩山被父親送到一家藥舖當夥計，也沒料到自己日後會從軍。那家藥舖老闆特別自私，不准我們到街面上去看學生們的抗日演說和遊行，他的信條是，生意人就是一心弄錢，至於國家大事，自有政府出面去打點，因為老百姓是交了稅的。我記得即使已進入抗戰狀態，成

都的市民生活還較富足。城隍廟一帶小吃百花齊放，月餅拿在手上，油能浸透幾層紙。只有防空警報一響，大家緊張那麼個把小時。在這麼一種社會小環境下，不當兵也沒啥，只要響應政府號召，向前線捐款捐物就行。而我大哥恩山受不了，常說：「國難當頭，誰能安心做生意？」這話被藥舖老闆聽去，告到父親那兒，恩山被按住打了板子，從此記恨老闆。有一天，老闆的兒子見了他，就諷刺說：「抗日英雄快去抓副補藥孝敬少爺。」恩山氣得怒火中燒，可還是咬牙忍了。少爺見這夥計居然不理自己，感到臉面下不來，就擰起櫃台上的算盤砸過去。恩山一把接過，他是學過武的，想都沒想就把算盤回敬轉去。少爺滿臉鮮血，哼都沒哼就倒下了。

當時我以為出人命了，手腳哆嗦。還是恩山厲害，拉起我一口氣跑出郊外，在北校場參軍，剛領到兩塊大洋的軍餉又開小差，這一下

子，就搭車去重慶。恩山說：「當個大頭兵有啥意思？我們去投黃埔軍校！正正規規地學軍事，將來才有出息。」一九二七年一月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們學業期滿，各奔東西。恩山出川，調四十一軍，在襄樊一線與日軍作戰，由於戰功卓著，幾年之間，他就由少尉排長升到上校團長；而我留在重慶衛戍部隊，曾隨大部隊到貴州打崑崙關戰役，後調五戰區二十二集團軍總部做少校參謀。

老威：你們鬧出人命，一跑了之，不拖累家屬麼？

廖恩澤：不跑才拖累家屬。其實那少爺沒死，不過是鼻梁被打塌了。

老威：您的大哥恩山還健在麼？

廖恩澤：不曉得。

老威：您們從黃埔軍校出來，又見了幾次面？

廖恩澤：也就兩、三次。四十五年日本投降，我軍挺進平漢線，接受敵寇一一五師團和十三

獨立警備旅的投降，在鄭州至信陽的鐵路上，與恩山相逢。互相約定，過兩年天下太平，就回家長聚。當時，大家的情緒都很樂觀。我倆共同給父母親大人寄了信，還捎去了一百塊大洋和二十匹陰丹藍布。豈料天有不測風雲，一九四六年我調漢口，任上校參謀，參加國共兩黨的和談，而恩山的部隊在和談期間，就與解放軍打起來了。聯合政府的構想一破滅，天下太平也就成了泡影。內戰期間，我們兄弟倆南征北戰，過著昏天黑地的戎馬生涯。恩山升得很快，到淮海戰役前夕，他已是孫元良兵團的一個師長，時年三十二歲。徐州會戰時，我率三七二團守徐州南線的禹娃山一帶，被切割包圍了四十天，終於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號，在肖縣永城地區被虜。當時我不滿三十歲，對蒋介石死心塌地，就在天黑趁重新被解放軍整編時逃跑。

我的勤務兵也跟我逃跑，這小子早就私下

為我準備了一套老百姓衣服。我們來不及換，就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地，剛歇下來，就聽見後面連連鳴槍。我的勤務兵急中生智，就將我推下深溝，一個人繼續朝前跑。就這樣，他被抓了回去，而我換了衣裳，輾轉千里，回到了四川老家。

當時成都雖然沒有解放，但周邊地區的川軍已紛紛起義，在南郊武侯祠，我和恩山到底見面了。兄弟倆都成了光桿司令，亂世相逢，難免悲從中來，相與抱頭痛哭。恩山說：「西南在歷朝歷代都是大後方，國軍連西南都守不住，可見大勢已去。弟弟，你有啥打算？不是想到西昌去投奔胡宗南，收編一些散兵遊勇上山打游擊？」我回答說：「胡宗南是蔣委員長的愛將，絕對要直飛台灣的，你是少將師長，或許有資格搭飛機離開。」恩山說：「從淮海及其他中原戰場上潰退下來的將校級軍官多得是，哪有那麼多飛機？況且，你我是憑戰



1949年11月，蔣介石（桌右看鏡頭者）到成都布置在大陸最後的戰事，桌左站立者為張群。其時，廖恩澤已從徐州戰役敗逃，準備回故鄉與兄長見面。

功晉升的職業軍人，本該如委員長訓示：『不成功，則成仁。』戰死沙場，馬革裹屍，既然還苟活於世，哪有臉面去台灣？離鄉背井的恥辱嚥不下去呀。」我問：「那你的意思是留在大陸？」恩山慘笑說：「我很想留下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腦袋就保不住了。」我又問：「既不留，也不走，莫非你想尋短見？」恩山搖頭，「我想扮成客商，入雲南，從邊境過泰國，到金三角。現在還有部分國軍駐紮在那兒。弟弟，如果你相信大哥，就一起去，路上也有個照應。」我沈吟片刻說：「不行，故土太難離了。這次不比上次我們去投黃埔軍校，還有個盼頭。這一去，天曉得啥時才回來？」恩山見我遲疑，急得抓住我吼：「萬一被抓住，你就死定了！呆子呀呆子！」我的拗脾氣也來了。「國土這麼大，我就不信沒有我的藏身之地！如果我被共產黨抓住斃了，也是命，我認了！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小日本投

降了又接著打解放軍，原來以為，仗會很快打完，打完了之後，我們就衣錦還鄉，耀祖光宗，過上普通的太平日子……。可是，這仗越打越沒止境。你是師長我是團長，都是管上千人的，可是兵呢？一個也沒剩下。我曉得，你天生就是做將軍的料，只是時運不濟，才落到這地步。可我，小日本投降不久就想脫下軍裝了，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被一種職業推著走。現在，老天爺自動解除了我的軍人職業，我再不願意漂泊了。我想隱姓埋名，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成家立業。唉，這個結局，雖然比原先想像的大紅大紫壞得多，但還不是最壞。我們畢竟都從戰火中爬了出來，也沒缺胳膊少腿。」

恩山聽完我這番慷慨陳辭，不禁潸然淚下說：「弟弟，記得剛從家裏跑出來時，我們不過是二十來歲的人，一晃，已經打了十多年的仗了。在這十多年中，除了黃埔一年多，我兄

弟相聚的時間加起來才幾天。可這一別，啥時才能相見？今生我們注定了要天各一方麼？」我也淚流滿面，但還是安慰說：「只要都活著，就還有相見的日子。說不定過兩年，國軍藉朝鮮半島局勢，以及美國的援助，反攻大陸，你很快會從泰國回來。」恩山頓腳歎息，「命矣命矣，以後的事誰能說清？弟弟呀，長痛不如短痛，今日我們兄弟就此長別罷了！」

生離死別，從沒見過兩個從血盆裏抓飯吃的軍人流過這麼多淚，終了我們兄弟立下誓願：「無論再過多少年，只要一方還活著，就要尋找對方，活要見人，死要見墳。」
老威：老人家，你們兄弟一去一留，根子都永遠扎在故土了。這是我聽到的最動人的手足故事。後來呢？大陸和台灣一隔就是幾十年，這是歷史呢，還是一種宿命？

廖恩澤：這當然是一種宿命，歷史是大人物們創造的，而對無法支配自我命運的小人物，只

是一種宿命。我曾經不是逆來順受的人。恩山走後，我也出川了，原來準備到甘肅天水麥積山找個廟出家，可和尚不敢接納來歷不明的人。於是我又一路來到西安郊區住下來，恰逢當地發生了瘟疫，再加戰亂，一個村沒剩幾個人。我就趁重新登記人口時，偽造姓名和履歷，報上戶口。兩年後結婚。一九五三年，西安鐵路工程學院恢復，我順利考取。畢業後，分配到西北鐵路幹線工程局任技術員，半年後，晉升為橋梁工程師。一九五七年，我在視察一個橋梁工地時，被正在勞動改造的犯人認出，那個鬍子拉渣的野人衝過來，一個立正敬禮，我定睛一認，原來正是自己的勤務兵。

我不等東窗事發，就自己撐著舖蓋捲到公安局自首了。我已有兒子，將來還會有孫子，我不怕了。自己的歷史自己負責，要不，遲早也是心病，我幸好沒扛著假名字過一輩子。

我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關押

在甘肅的一座監獄。這下踏實了，坐就坐吧，我有文化，自學過英語和德語，在監獄裏也沒吃啥子虧。一九七五年，熬到最後一批特赦國民黨戰犯，我出獄，回到了家鄉成都。父母是見不著了，只有二姐和七妹還在。政府發給工資，安排住處。我喜歡清靜，就一個人搬到西郊，租農民房種花賣花，兒子和兒媳帶上孫兒，也來住了一段時間。

我出獄時五十七歲，而離家投軍時還不滿二十歲，三十七年的風風雨雨，眨眼之間也就過了。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夢想都成舊話，我滿世界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好像哪兒也沒去過。當然，這種暮年遺老的歎息，你們年輕人聽不懂的。

老威：您找到大哥恩山了嗎？

廖恩澤：我今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尋找恩山。「活要見人，死要見墳。」不負當年生離死別之約。改革開放之後，兩岸關係開始解凍，實

行三通。於是我就寫信給台灣國防部，以一個老兵的名義，懇求他們幫忙尋找兄長。國防部很快發來封公函，稱逐年封存的陣亡將軍檔案裏沒有廖恩山的資料；我馬上又給有關方面寫信，並投書彼岸報界，詳細講述我們兄弟訣別的情形。但半年之中，人家的回信都含糊其辭，也沒說死，也沒說活，只稱失蹤。我想，人家也是一片善意，害怕傷害我這風燭殘年的老人。既是失蹤，就還有一線希望，而且，恩山是個鬧轟轟的脾氣，冷冷清清，客死他鄉，不太像他的為人。

世事難測，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就要不斷打聽。後來，台灣老兵一批批回大陸探親，久別重逢的好戲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我這一幕呢？只要碰見台灣來人，我就想方設法趕去。我覺得石沈大海並不可怕，只要的確有石頭在海底。

老威：恩山將軍不是說經泰國到金三角嗎？聽

說那是個三不管地區，被國民黨軍隊的後代把持著，您沒設法從這個方向……？

廖恩澤：關於金三角的傳聞很多，但很少有人到過那裏。恩山如果在，已經八十多歲，葉落歸根的意識應該更濃。最好能夠去泰國旅遊時，順便到一趟金三角。香港的《明報》有毒品巨梟昆沙的報導，連那麼神祕的人物也曝光了。他的部隊將領中，華人占多數，其中是否有恩山的後代？難說。你看出來了，我的身體不錯，我練氣功，練書法，食欲好，走路比年輕人都快，為了啥？恩山會出現的！會的！這牆上的詩是我憑記憶敬錄的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絕筆：「葬我於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唯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巔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世難忘！／天蒼蒼，水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我是十幾年前從收音機裏聽到的，當時悲不可抑，竟失聲哭了。我還以為心已經麻木

了，可一聽右任先生以詩的形式留下的遺囑，仍然感到震撼，不曉得恩山會不會有同感？

老威：蒼天不負有心人吧。但願你們兄弟團聚時，能通知我一聲。最近，一家報紙登載了一對五十年前的有情人，在五十年後終成眷屬，男方已近七十，也是國民黨老兵，一九四八年去的台灣。這老兵挺怪，居然為了一紙婚約，幾十年沒娶老婆。一直到去年，方打聽到自己的未婚妻的詳細情況，馬上越洋趕來相會。這種事，對您也是個鼓舞吧？

廖恩澤：當然。

老威：我現在發覺，我這次訪問有點偏離原定話題。我曾設想把重點放在戰爭時期和您的獄中生涯，可順著談下來，卻圍繞著你們兄弟的生離死別在打轉。您似乎在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也沒完成。

廖恩澤：人生由許多階段組成，在這個階段，抗日是人人都必須參與的大事；抗日勝利了，

載入史冊，另外的大事又來臨了。現在回頭看，人在特定環境中是無法自己選擇的。其實，我們兄弟相見在大千世界裏的確算不了啥，但沒辦法，人得守信。

老威：我最後提一個不恰當的問題，你在獄中耗掉了近二十年大好光陰，感到後悔嗎？怨恨嗎？

廖恩澤：那些年月，無論在哪裏，都做不了啥子事。有毛主席領導，有階級鬥爭路線，再有本事的人都不可能有所作為。我們那座監獄，除了關國民黨外，也關了許多共產黨的忠誠幹部，大家都是囚犯，混熟了，也能互相照應。而在外面，再混得熟，也不可能互相關心，親不親，路線分，為了真理，連娘老子都敢造反。鄧小平有本事，在毛主席手裏，也只好明哲保身，發誓永不翻案，否則，下場和劉少奇差不多。唉，算了，我扯遠了，過去我哪敢這樣亂說。



花白的頭髮，溝壑密布的臉頰。「如果不坐牢」，他說，「我早就死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曾循攝）

總之，我從心底感謝監獄，感謝共產黨押我，保護我。要不，我早就死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老軍人廖恩澤侄兒廖覺

起緣訪採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清晨，國民黨老兵廖恩澤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終不治而亡，享年七十九歲。

天上飄著毛毛雨，我接廖家侄兒通知，前往弔唁。面對家徒四壁中的廖恩澤遺像，內心湧起陣陣寒意。打仗、坐牢、窮途、落寞，這就是一個曾經有抱負的中國人的一生命麼？

全國還有多少命運相似的黃埔老人？誰也沒做過統計。一個時代淹沒了另一個時代，只有一些歷史的殘片留了下來。明天，能夠證明廖恩澤存在過的或許只有幾張照片，幾張探監時私傳的字條。

不知為什麼，此刻我耳邊突然響起一首日本人的歌：「你就是你／你不可能變成我／就連你在那裏拚死地掙扎／我也只有遠遠地注視。」
願他的靈魂在歌聲中安息。

老威：老先生什麼時候走的？

廖覺：前天醫院停止了搶救。不，根本談不上搶救，因為上兩天上午送到醫院時，四舅已深度昏迷。醫生檢查了瞳孔，已經放大。但當時，他的心臟還跳動著，一人高的氧氣瓶立在床前，管子插在鼻孔裏，抽得呼啦啦地響。

醫生說，四舅是腦溢血，一下子發作，顱內所有血管都炸了。不信，你過來看看眼睛，紅得刺人，耳心和鼻孔不停地滲血。我過去，替四舅揩掉了腦殼的血斑，但又有新的血往外滲。四舅的血太濃了，滴不下來，在枕頭四周堆著。他的額頭熊熊燃燒著，嘴半張開，似有什

麼話想說。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老威：老先生的心跳靠氧氣延長了兩天？

廖覺：是。

老威：可他的腦已經死了。

廖覺：他的親生兒子在鄭州，我們打了電話，就只能等。醫生建議拔管子，推進太平間停兩天，但是我們堅決不同意。醫生就在四舅脖子上動刀，直接把管子插進呼吸道。他的兒子終於風塵僕僕地趕車來了，不到五十歲，看上去比四舅的皺紋還多。四舅沒對我提起過他。

接下去就是辦喪事。四舅家徒四壁，把破床和破桌子一撤，幾平方米的空間就出來了。妹妹、表姐和宋玉最後一次為他收拾屋子，英漢字典、黃埔老人的一沓打印的回憶錄，袖珍收音機的天線已經鏽了。細心的宋玉發現了一疊舊照片、舊信及一些淚跡斑斑的文字殘片，我都收檢在這兒。四舅的書法已練得爐火純青，現在人去了，筆和紙還攤在桌上，他正抄

錄《陳立夫回憶錄》上的一段話。我沒有哭，

但心裏隱隱作痛。今年二月，他參加了我的婚禮，他是我母親家族唯一參加我婚禮的親戚。當時他想不到送我什麼好，他太窮了。我說四舅你能喝我的喜酒，我就太高興了。父母也說你平常對二毛好，講啥子禮？實在過意不去就寫幾個字吧。四舅果然用大紅紙錄了蘇東坡的詩送來了。

我差點說四舅你早送過了。幾個月前忠忠爸爸突然棄世，我帶著你的挽聯去奔喪，你的大字一撐上靈棚，真有點驚天地、泣鬼神的勁：「哀鴻東去，父魂西歸；天柱南傾，地維北絕。」橫幅是：「限哉命乎。」這種聯是寫給普通百姓家的麼？

也許大喜的日子我不應想到死亡的場景，但是我結婚才三個多月，四舅也走了。我蹲在地上，仰視著他的遺像，宋玉和妹妹在旁邊，挺虔誠地燒著紙錢。唉，我們與四舅的子孫形

同陌路，與他卻有一種斬不斷的血緣，難道冥冥之中，真有支配或捉弄這一切的主宰？

老威：我與老先生是忘年之交，他有健康的身體和意志力！真沒想到！「限哉命乎」？這是寫給別人還是他自己的？

廖覺：他的血稠，不該喝酒，也許連我的喜酒也不該喝。

老威：你別毫無道理地自責了。

廖覺：上午，我們兩輛車十多個人送他到火葬場，父親的年紀大，都沒讓他去。剛好下了點雨，空氣濕潤，火葬場的壩子顯得空曠。進爐子前，妹妹和表姐她們隔著柵欄與四舅永訣，我和宋玉，還有四舅的一兒一孫進到裏間。一溜五個死者，四舅排在第三，第四具屍體已有異味，並滴滴嗒嗒的，地上濕了一片。四舅的兒子掀開布，宋玉為他們照了相。我最後上去，看見四舅身著中山裝，很安詳，只是白髮下的紅嘴唇，顯得非常豔，像櫥窗中的模型。

爐工身著白大褂，將肩頭插向我們之間，這是一道永遠的牆，宋玉拉著我從牆邊朝後退。四舅從板上翻到傳送帶上，嘯地一聲。我沒料到屍體會這麼硬，一剎那，四舅早年的鐵血生涯湧現出來，在陣陣霧狀的硝煙中，我們目送著傳送帶沿軌道橫行，過了三個爐口，然後直行。刺耳的鈴哇哇響著，爐中的大火映紅了四舅的頭，這個老兵，義無反顧地俯衝進去，一了百了。牆不斷地增高增厚，我們敗退著，太陽出來了，四舅飄動在天空中。我們還要走多久，才能抵達牆的另一面？

老威：你是個詩人。

廖覺：這不是罵我麼？

老威：你別誤會，經歷了親人的死亡，誰都能在此情此景中變成詩人，像二戰時期一位即將進毒氣室的猶太小姑娘寫的：「地上的野花呵／明天我就不能看見你的微笑了。」

廖覺：我讀過你對四舅的採訪，我曉得他老人

家為啥喜歡你了。其實他的真名叫廖岳中，這份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名錄中，有他的簽字，這張合影你看，在成都的黃埔軍人都在上面，這是我四舅。

老威：你給我看過的材料中，有一張老先生早年的情侶照（也許是蜜月照），還有一些特意裱糊的字條，人世險惡，他竟把這些愛情信物珍藏了這麼多年。唉，可惜我上次的採訪沒能涉及他的感情生活——他似乎不願意談。

廖覺：那是與鐵窗生涯聯繫著的一場災難。據我母親講，四舅入獄，被判無期徒刑之後，四舅母一個人帶著孩子，無望地等待了好幾年。那是饑饉而屈辱的幾年，作為歷史反革命的家屬，她三天兩頭都要去派出所報到集中，然後與一群階級敵人一道，被押往各種場合接受批鬥。她甚至還陪過殺場，與死刑犯同時跪下去，目睹一個接一個的天靈蓋被槍彈崩地掀翻，腦漿與血像鞭子一般噴起來，然後朝下落

到她的身上。她驚叫一聲，只一聲，嘴就被搗上了。此後許多年，她能不說話就盡量不說話。

她依舊去探監，外面成片的餓死鬼。在西北的好些地區，餓死了小孩經常不理，就丟在路邊、荒郊。在寒冬臘月，有人惡作劇，把凍僵的屍孩當路標，隔十來米立一個。行人居然見慣不驚，還衝屍孩路標撒尿。四舅母探監要走很長一段這種路，她把不曉得用啥方法換來的食物藏在內衣裏面，直到在雪霧中望見監獄的牆，才慢慢朝外拿。可就這樣，她還被饑民搶過兩回，那些瘦得像雞爪的手直接從領口伸進去抓饅頭。四舅母滾在雪地裏掙扎，向監獄方向呼救，在拉鋸戰中，饅頭剝那變成齏粉，撒在雪裏，那些大大小小的人形動物，都趴在地上，手嘴並用，吱吱地尋覓、舔食、爭搶著。

這張字條是四舅寫的：「這床被面是我們

的見證。見著被面，會使我忘不了當初的愛情，永生的痛苦。」另一張是四舅母的筆跡：「深切的悲痛使我哭不完痛不盡；眼睛裏真的不是淚了，而是血！這多可怕啊，這張手巾裏就沾透了我的血！」

老威：這近四十年以前的愛情殘片，似乎還有體溫呢。

廖覺：但是它們注定被埋葬，孤零零的，沒有更多的東西來補充和完善。二姨媽早去世了，父母又不願多講。四舅的人生給我們留下了太大的空白。幾十年在我們手裏，就只有幾張照片與字條，他曾經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熱血軍人啊。

老威：老先生有你這種後輩，應該算幸運的。

這世上沒有失敗者的地位，甚至沒人能記得住他們的姓名。若干年後，太陽依舊照耀，人卻全換了，誰曉得你曾經活在世上？

廖覺：四舅母終於改嫁了。現實太殘酷，她不

得不帶著孩子，隨後夫遷到鄭州，斬斷了與過去的一切瓜葛。聽說她嫁了一個根正苗紅的工人階級，孩子長大成人，也沾光進了鍋爐廠。她的命運似乎是改變了。一九七五年，四舅隨

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特赦回鄉後，曾去找過她。可時過境遷，當年生離死別的戀情已隨歲月而淡化。這兒的三封信，是已入晚境的四舅母寫給四舅的，稱呼仍舊是四哥。第一封信開頭這樣：「十五日來信並糧票肆兩，工業券壹張及布證柒尺肆寸收到，只好替你享用了。慶幸你回到闊別幾十年的家鄉，當你呼吸著家鄉的清新空氣，置身於景色宜人的蓉城時，它會蕩滌你一生的辛酸，那些忘不了的回憶也會增添愉快，這是一個遊子心情的人對你的祝福，願您在家鄉享盡天年。」

接下來是不少極為現實的生存建議：「你要找個工作增添補差，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成都待業青年眾多，哪有什麼合

適的工作等待你去。即使找到工作，（也）受人歧視……。發展養殖業，如養蜂、養雞、兔是較為有前途的……。不依靠人，而且對自己是一種鍛鍊，開始小本經營，逐漸發展……。起居有規律，對健康有好處。養花也是時髦，收益大，不妨試試」。再接下來就談「晉級考試」，四舅母此時已是個外科醫生，她歎息自己：「沒福氣的人，就這個勞碌命。」

老威：老先生接受了她的建議麼？

廖覺：他真的在金魚村附近租了農民房子，用籬笆圈了塊地，開始種花賣花。父親退休後，有此雅興，就經常去交流種花心得。為了減輕兒子的負擔，也稍微寬裕，就將孫兒接來，親自培養。看起來，他是葉落歸根了，但他心沒死，彷彿在與命運較勁。在第二封信裏，四舅母終於對他剖白心跡：「我因大半生在驚恐中過來，對什麼事從不敢多越一步，心有餘悸啊。」話已說到這分上，四舅他能咋樣呢？這

信寫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好像在這前後，兩岸開禁，許多流落台灣的國民黨老兵回大陸探親，掀起一股股團聚的熱潮。四舅此生最大的心病被觸動，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大舅的消息。有段時間還走極端，想從福建海域買通漁民，偷渡過台。他說即使找不到大舅，也可以當面向台灣國民黨當局討個說法。退到彼岸的老兵幾十年來還有個舊時的家，還有綿綿不絕的思鄉病，還有實現團聚夢想的這一天，有的甚至與當年的愛人重歸於好，一下子就有了完整的家庭。但留在大陸坐牢的老兵的家在哪兒？成了階下囚，注定了妻離子散。同是為黨國效力的軍人，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老威：老先生可以去台灣尋親啊。

廖覺：沒錢，哪兒都去不了。四舅特赦回來後，除了去鄭州見四舅母，就一直在成都待著。後來他沒養花了，就搬到西門車站附近這所舊房子裏。這條巷子，一下雨，就像個泥

塘，東跳西竄地過去了，那樓口又如一條巨蟒的食道，黑咕弄咚迎向你。大白天，摸著在裏面繞幾圈，才攏右邊四舅的住所。兩間屋，十幾平方米，四舅與他的孫兒各住一處。廚房兩平方米，在過道對面。廁所在樓梯拐角處，大家合用，一戶人一把解手鑰匙。

四舅在這樣的環境中拉扯他的孫兒，此外就看書寫字，偶然翻譯一些英文資料。除了在我們家與表姐國蓉家走動外，他的社交圈僅限於在成都的黃埔老人。這兩年，黃埔老兵們紛紛去世，四舅收集了不少訃告和未完成的打印回憶錄。

孫兒讀書之後工作，經常不回這個陰暗的家。四舅大部分日子怎麼打發的？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他到白果林來，與父親默坐一會兒，突然說：「我這輩子，就打仗與坐牢，可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既沒敵人，也沒朋友。」父親說：「你有親戚呀。」就把我從北京帶回

來的《陳立夫回憶錄》送給了他。

老威：老先生出事時，他孫兒不在家？

廖覺：他已習慣獨居了。他鄰里關係很好，居委會要寫個什麼「安民告示」之類的東西，只要在樓下吼聲「廖大爺！」就行。他愛衛生，手腳也靈便，樓道與廁所的清潔幾乎由他承包。出事那天他照例起個大早，下廁所倒痰盂，這麼短的樓梯，居然一去不回。

廁所門敞開著，旁邊丟了把斷腿椅子，他歪在椅子裏，整個地塌了下去。居委會發現後，二話沒說先送醫院，然後進屋找到桌子上的電話本。我接的電話，並與妹妹急匆匆地趕到醫院，人已不行了。居委會的婆婆大娘們七嘴八舌地議論廖大爺的死因，說肯定被哪個下樓的冒失鬼給撞了，要不咋會在廁所外，還坐在一把斷腿椅子上？

妹妹也說，四舅長期步行，身板硬朗，不是隨便能夠撞垮的，哪個狗養的不曉得用了好

大的勁。有人插話說：「腦溢血說來就來，也許廖大爺沒吃降壓藥，一弓腰就出事。」表姐反駁說：「不可能！一發病，哪有力氣去坐椅子？絕對是狗日的撞了人，原想扶起來坐一會兒就沒事，不料禍闖大了，趕緊溜之大吉，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

我說，那就報案吧。婆婆大娘表示贊同，但覺得先要分析一番，有眉目了再報案。結果弄了半天，想不出四舅有啥仇人。「廖大爺那麼好，那麼受人尊敬，誰也不可能對他幹缺德事。」

老威：老先生享年多少？

廖覺：七十九歲。

老威：這是一九九九年，他沒翻過這個坎，只能解釋為天意。這下子他完整地歸屬逝去的舊時代了。

色情狂梁寒

起緣訪採

梁寒看上去一點不病態，說他是色情狂，是針對他曾經幹過的幾件荒唐事。「這個世道，有幾個人沒幹過荒唐事？」他狡辯說，「只是有的被發現了，付出了代價，而有的至今埋在我們的生活中，像定時炸彈。」

這篇採訪做得相當艱難，從文字的滯塞上，讀者也許能感受出來。我與梁寒最後一次聊天是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氣候惡熱。其時他勞改釋放已兩年有餘，鐵膽功練到了一定火候。

梁寒：這是我們第八次見面，你真有耐心。

老威：我喜歡聽故事，這是小時候養成的習慣。

梁寒：你從小就有窺陰癖吧？

老威：窺陰和窺陽有啥不一樣？現在是開放時代，褲襠裏的那點貨已經不叫隱私。

梁寒：你的臉比城牆倒拐還厚。

老威：臉皮不厚，豈能與你打交道？這年頭，

色情是大眾，至少是部分較年輕的大眾的追求，要不，三級黃碟通街氾濫，政府拉網清剿了幾十上百回，也斷不了根。如果在西方，這也叫問題？也值得你一次又一次津津樂道？隱私的內涵全變了，貪污啦，走私軍火啦，政治醜聞啦，逃稅啦，出身不詳啦，變態啦，或許能成為隱私。窺陰在當代早進入傳媒。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代表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輕》，其主人公托馬斯不到五十歲，就同兩百多個女人做過愛，沒有誰覺得這傢伙不道德。

而我國活了一百三十多歲的古代藥王孫思邈，在書中指出自己的長壽之道就是經常與處女性交，採陰補陽。你呢，長期濫交，快四十了，還這麼精神抖擻，有啥性生活祕訣？

梁寒：聽口氣，你也是個老淫棍。

老威：意淫罷了。

梁寒：我沒啥書本知識，就是長年累月練鐵膽功。

老威：啥叫鐵膽功？

梁寒：俗稱卵蛋操，就是在每天睡覺和起床前，左右手各搓捏卵袋三百回合。手法類似武林高手玩健身鋼球。剛練時，不能急於求成，緩緩地旋轉，手勁不宜太大，否則會引起發炎，陰囊疼痛，嚴重時小便都困難。這是磨鐵棒的功夫，練一兩年、四五年都有可能。依我現在的狀況，用最大的手勁搓捏，下身也沒知

覺，躺在床上，做功時仔細聆聽，真能感覺兩顆卵蛋在嗡嗡摩擦，如鋼似鐵。

老威：這功夫在哪兒學的？

梁寒：在監獄裏。我剛蹲班房時，骨瘦如柴，一身災病，完全一副掏空了的花癡空殼。同監舍有一中醫，五十多歲，仍然細皮嫩肉。他一見我，就用娘娘腔開玩笑：「呵，到監獄治病來了！」我一下懵了，因為當時我完全萬念俱灰，覺得這輩子能活著出去就算老天有眼了。

這位中醫就是我的卵蛋操師傅。據他講，人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源於胃，所謂病從口入。一個花天酒地的人，監獄就是他的療養院，因為這兒是特殊兵營。食物簡單，起居都服從命令，叫你站你不敢坐，叫往東你不得朝西，長此以往，曾經被撐壞的胃就恢復了正常的功能。人與動物一樣，應該時常保持一種饑餓感，一種生理性的警覺。接下來才是性，所謂食色性也，講的就是胃和腎的關係。腎氣充

盈，則心明眼亮。所以好色之人，都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理想主義者。像我的師傅，一把歲數，依然全神貫注地把許多時間花在對付下身上，他的手法不像我這麼單一、死板，他搓、捏、拍、掐、提、拽、抹、頂，搞得血脈憤張。可以說，小小一被窩，就是他的袖裏乾坤，他不玩個盡興不罷休。

老威：什麼鐵膽功？手淫嘛。

梁寒：差不多，但不能射，一射，就前功盡棄。

老威：那關鍵是火候，手淫與練功就相差那麼一點點。

梁寒：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謬論，成王敗寇都相差那麼一點點。有一次，我搞得手忙腳亂，師傅見不行了，就拉開被窩，示範給我看。不料一柱雪亮的手電光當頭直下，罩定那玩意。原來是哨兵，他大喝一聲：「站起來！」

我與師傅都提著內褲站在炕上。哨兵訓斥

說：「你們竟敢在號子裏耍流氓，違反監規！」

我剛咕嚕了一句：「自己的東西，摸兩把也犯法？」就被師傅暗捏一把。是啊，沒法解釋，中國傳統中醫學太博大精深了，一萬張嘴也對小小哨兵說不清，只好甘心接受處罰吧。

老威：你為啥坐的牢？

梁寒：這個嘛，嘿嘿。

老威：看你這騷動勁，肯定與女人有關。

梁寒：我學的是兒科，長期耳濡目染，對帶小屁娃的少婦有深厚的感情，勾搭成姦的事時有發生，雙方的身心都舒服了，也插不了啥樓子。這樣越搞越膽大，終於被院長夫人察覺了。這位尊夫人短髮、高個、濃眉大眼，三十歲，正處於精明強悍的欲望巔峰。有一回，我與她同值夜班，她房都不查，一門心思，黏住我講黃色笑話，出於對院長的敬畏，我一再迴避，拒不接招。到了下半夜，這母老虎支開

護士，要我吹口琴，來點情調。我板著臉說：「醫院不是音樂廳。」母老虎卻說：「你是啥人我還不清楚？」我心裏一涼，暗叫「糟糕」。她卻等不及了，竟繞過桌子，大踏步過來將我攔腰抱起就親。我雙腿懸空，亂蹬了兩下，就被那對滾滾燙燙的大奶子給憋熟了。沒辦法，只好讓她把我抱到裏屋，在刮胎的手術臺上草草幹了一回。

老威：你這麼無辜？

梁寒：我他媽的對天發誓！我比她矮半個腦袋，又是她男人的下級，從生理與心理，我都喪失了制空權。這婆娘幹勁十足，把我抱著，居然還能騰出一隻手解我的褲帶，掏我的雞雞。我還沒回過神，就已又腿倒在手術臺上，滑稽地做了個流產的姿式。我忙起身，直叫「弄反了」，她卻來了個泰山壓頂式的倒插，轟轟轟，一頓電閃雷鳴。

此後我有一種喪權辱國的感覺，就千方百

計躲她，有院長在，她也不敢過分張狂。那時我還是個三十來歲的未婚小夥子，頂多兒女情長的小打小鬧，像《紅樓夢》裏唱的「銀燭蠟槍頭」，哪見過如此橫刀立馬的巾幗英雄？雖不至於魂飛魄散，但也被嚇得產生了盡快成家立業的想法。

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我還沒來得及浪子回頭，有一個深夜，卻在樓道裏和冤家狹路相逢。當時我與女朋友看了場日本電影，又挺純情地將人家送攏家門，吻別，然後再一個人返回。不料剛上了三層樓，喘噓噓的黑影子就從背後襲來，我動彈不得，可馬上意識到咋回事，我嚷叫：「幹啥幹啥，都是知識分子！這是幹啥！」

「幹啥？」她渾身都在大起大落，「梁醫生，我已三十五了，沒多少機會了！」

我說：「我下個星期就結婚！」

她一咬牙，把我抱進門說：「所以逮你一

回算一回。」

說時遲，那時快，好瘋的婆娘，進門就把防盜門反鎖，衝過來三下五除二，把我的衣裳褲子全剝了。我按住內褲不讓動，她一爪就撕成兩片。我的絕望化作了憤怒，就拳腳相加，衝她一頓暴打，她不還手，裸體被揍得青一塊、紫一塊地還笑。我更被激得跳腳，瘋牛一般朝廚房衝，想去抓菜刀砍人。她無可奈何地歎口氣，抓住我的兩胳膊，足足有半個鐘頭，才開口問：「平靜了沒有？」

我說：「你這麼蠻幹，我怎可能與你發生性關係？」

她說：「那我溫柔一點。」

我說：「再溫柔也沒感覺。」

她說：「你我都是學醫的，要互相理解。」

我說：「你在自己家裏關押野男人，就不怕丈夫和兒子突然回家？」

她說：「院長出差開會，要耽擱一個多星期，兒子我已送去住讀了。」

我說：「你已經騷得喪心病狂了！」

她說：「隨你咋個罵，我愛，我無怨無悔。」

我說：「你這是犯法。」

她說：「你也曉得法？你亂搞的有夫之婦還少麼？你娃算盤太精了，只准男人有要求，就不准女人有想法？」

我說：「我喊人了。」

她說：「你喊！你敢喊一聲，老娘就敢喊十聲！你夜半三更闖進來，你這強姦犯。」

我說：「你才是強姦犯！」

她說：「哪個相信？」

我一下子垮了，歎氣說：「是沒人相信。我這是虎落平陽遭犬欺。」

她閃著大奶子過來美美地親了一個嘴說：「好，好，我是狗，是母狗，那你就拿出虎威

來，欺一欺我這條狗。我把燈光弄暗點，放點音樂，我們不忙上床，你放鬆點，以平常心仔細看一看、嗅一嗅，我這模特身材，雖然生過孩子，可腰一點沒粗，臀部也不鬆垮，這兒的毛一絡一絡的，我一想你，它們就濕了，摸嘛。」

我說：「既然你這麼自戀，完全可以找與你般配的性夥伴嘛。」

她說：「你的確其貌不揚，但有情調、有知識，特別是那個長得好，比我們家院長的要大很多。」

我這人有個致命弱點，怕別人誇我私處，恨歸恨，東西卻不爭氣地上彈。只好摟著見縫插針。有了一，自然有二，接著就是一瀉千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從噩夢中醒來，慌慌張張地找東西穿，卻啥都尋不見，原來，那騷貨把我的衣褲統統藏了。

深秋天氣，我抱著光膀子，起不了床。除

了洗澡，她不讓下地，飯菜都由她端上床。我吃不慣這北方大妞弄的狗食，就自己披毯子下廚。唉，人間地獄呵，整整三天三夜！我與她都光著屁股，在三間房裏出入。她想要就要，從不管我的情況，以至於形成了條件反射，一上床，就要陽痿，離床，雞雞往往出乎意料地彈起。有一次炒菜，差點戳翻油鍋。而她一門心思圍著我這兒轉，一見動靜，馬上撲過來催火，一場戰爭下來，我就雲裏霧裏，站不穩了。

最後一次，我感到油快熬乾了，就趴在她身上，昏昏欲睡。她掐一把，我才雙手攀住床檔，向前聳一下。這樣耗了一個半小時，她的奶子已磨得朝兩邊分散，皮膚黏在一塊，隔一陣，吱地撕開。她在下面問：「還不射？」我說：「除了血尿我啥也射不出了。」

我終於贖回衣褲，拖著遍體鱗傷，上到六樓。開了鎖，倒頭便睡。再也不想醒了，可非

醒不可，有護士敲門催上班了，還告訴我，國慶節期間，我的女朋友上醫院找了好多次，並且聲稱，再不見我，就要去公安局報案。

院長夫人悄悄送來很多補品，我統統扔了。我曉得，此類雌虎是難以滿足的，除非我離開醫院。這種失去自由的沮喪心態，再加上女朋友突然之間提出分手，使我變得歹毒起來。這一次，是我主動勾引那騷貨，並在水杯裏下了藥。她被麻翻了，我就把一兩花椒全倒入她的陰道，麻就麻個夠！然後，把那惹禍的臭水溝用手術線密密縫了。揚眉吐氣，伸了個自由的懶腰，然後萬念俱灰。投案自首吧，沒辦法，這是命。

老威：你咋能幹這種事？

梁寒：你說該咋辦？

老威：告她性虐待。

梁寒：證據呢？

老威：這個，當然沒法取證。也好，坐牢對你

或許是種解脫。

梁寒：我判了八年，坐了七年，一九九四年回歸社會，這世道可比當初要亂多了。我走在街上，亮晃晃地一片茫然。汽車橫衝直撞，我兔子一般逃竄著過街。唉，沒多久，我母親就死於車禍，接著，是暗戀著我的一個表妹。我一下子懵了，感到人生失去了支撐。坐過牢的人都清楚，今生今世，唯有母愛最靠得住。當你在牢裏待上許多年，妻子離了，兒女散了，同輩人將你徹底遺忘了，能記住你，堅持到獄中來探望你的，就剩下白髮蒼蒼的母親。

老威：太可惜了，你還沒來得及報答她。

梁寒：我褻瀆了她的亡靈。我在守靈時沾了女人。

老威：我不明白。

梁寒：我對自己也不明白。我呆坐在靈棚裏，其他人都要打麻將，昏天黑地的。於是我一個人走出棚，在大街上蕩。到處都是死亡的氣

息！我感到空虛，沒有一種東西能夠抓得住，這房子、這汽車、這些醉生夢死的人，都會在某一天，說沒有就沒有。沒辦法，真的，我路過一家髮廊，兩點多鐘，沒有一個理髮的顧客，可裏面還是生意興隆。小姐迫不及待拉我進去，問我按不按摩？我笑起來，這一笑，小姐啥都懂了。在裏間的按摩椅上，小姐拽下內褲，拉起裙子坐上來，牽出我的傢伙，在她的洞門若即若離地擦，然後侃價。我隨口就出五十，這是通價，這種檔次的髮廊，定位基本上是面向工薪階層，一個月幾百元工資，可以消費兩三次。成都是全中國娛樂配套設施最完善的城市，高、中、低階層都能找到自己墮落的地方，在髮廊之上，是夜總會，商人、黑社會、腐敗官員與各種捐客、部分白領，都喜歡在這兒出沒，勾兌一位小姐，得上千，有時好幾千；而在髮廊之下，有城鄉結合地區的小OK廳，等而下之的，還有面向打工仔的暗娼，

以擦皮鞋作掩護，做皮肉生意，一般二、三十元即可成交。

小姐見我是老油子，就說自己長得好，性感，所以五十元太賤。接著就哥哥、心肝的亂叫，我一反常態地充闊佬，價格一路飆升。那一夜，我一次又一次幹那小姐，小姐受不了，想跑，我倒拖著她的雙腿騎上去，衝鋒陷陣，幹得她滿屋子亂爬。最後，我突然覺得心酸，就摟住小姐哭起來，我說我怕死，我想整個變成根雞巴，藏進你的身體不出來。她也哭了，說你這種客人多遇幾個，這條小命就沒有了。表面上，你給錢大方，其實一個人起碼抵五個人。我懷疑你是藏民，我的身體虧大了。我說我有錢，都給你，我還想在你的奶子下面躲個幾天幾夜，我怕死。小姐一聽，嚇得發抖，說先生你是不是黑社會派來收攤子的？你既是床上殺手，就要講江湖道義，冤有頭，債有主，老闆娘下個星期一回來，你要幹，就去幹她。

我說我就喜歡你。小姐說，那我混不下去，只有回鄉下種地。

老威：你這樣亂搞，早晚還得回到牢裏去。

梁寒：裏面比外面環境還乾淨些。人一入獄判刑，反而踏實了。現實無法改變，你不捱也得捱。勞動強度大，至於飯食，就是劣質的米麵、南瓜和馬鈴薯，是主要的下飯菜，亂刀一頓剝，趕下鍋煮爛，丟把鹽，潑兩勺浮油，我們一樣吃得香噴噴的。在牢裏肉吃得少，性欲也就一般，營養跟不上，就用睡眠補充。我的卵蛋操師傅說了，胃是人的大腦，一飽一餓，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從牢裏出來，首先想的是滿足人的胃，然後是色，然後是胡思亂想。比如一個環保主義者，就會緊鎖雙眉指出：我們喝茶的環境太骯髒，腳下一條臭水溝，說不定茶水也與臭水溝有關，而在十年或十五年前，這條溝是小河，有孩子在河中摸魚捉蝦。無處不在的污染，空氣、水、土地，甚至我們的每

一寸腸子。火葬時，我暗暗擔心母親在天堂找不到乾淨的地方安息。

我自私、我髒，我在媽媽的守靈之夜亂搞。這是個開頭，我只有一路逃跑下去，直到有一天被死亡捉住，我的下身還在前傾。

老威：你結過婚麼？

梁寒：沒有。

老威：你的消耗一定大吧？經濟來源呢？

梁寒：我開了個小診所。

老威：又他媽重操舊業？

梁寒：我原則上不搞病員，我這種小診所，成都每條街都有。爛館子、髮廊、診所，這是每條街不可或缺的配套服務，酒足飯飽，到髮廊按摩，槍按走火了，就到診所打「淋必治」或「疣剋星」。

老威：你算是以性養性吧？

梁寒：這話說得沒檔次。

老威：你的檔次有多高？

梁寒：虛無，虛無使人瘋狂。為了贖罪，明年我準備到西藏朝拜，為媽媽的亡靈轉經超渡，然後，找一個藏族姑娘睡覺，在世界屋脊上徹底累垮自己。據說，在藏傳佛教裏，這也是一種超渡，生生不息的欲望與繁衍。在高潮時，我一定放血，噴地一下。這種衝動，每次交配都有，但我擔心壓力不夠，血噴不遠。

法輪功練習者曾氏

起緣採訪

七十四歲的曾氏是我早年文學上的引導者之一，為人正直，長於理性思索，她練上法輪功，實在令人震驚。

於是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八日，婦女節的下午，有了這次談話。曾氏說，我是練功同行之外唯一的登門拜訪者。她還提醒我出門當心長「尾巴」。

真是風雨飄搖，世事難料。

老威：老人家，您是什麼時候開始練法輪功的？

曾氏：一九九七年底。那時你方伯伯剛剛去世，他活了七十多歲，沒過幾天舒心日子，臨終還攤上個肺癌。你想像不出一個人竟會受這種罪！一米七五的個頭，就剩下一堆骨頭架，輕飄飄的，連我這個蝦米老太婆都抱得動。喘氣要忍，咳嗽要忍，忍不了，轟轟出聲，血就

一口接一口朝上翻，手腳抽搐，把我都弄成血人了。唉，反右、四清、整風、文革，老方經歷了數不清的政治風浪，已習慣了在厄運中苦撐苦熬，可這次，他幾十年煉就的意志力徹底垮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拔氧氣管自殺。後來連護士都害怕，只有我死死地掰住他。注射大劑量嗎啡，他會安靜兩小時。我感覺在似睡非睡之間，他眼縫裏的紅眼珠還在瞪我，瞪

這個不公平的世界。我的心在痛，老淚縱橫，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我還以為淚都乾了呢。咋會這種結果？清高、正直的老方咋會是這種結果呢？

五〇年代到現在，文學界一直是一潭渾水，幾代文人都在裏面攪，恩恩怨怨，是非非，原來還指望「真理終將戰勝謬誤」，可後來，或左或右的運動多了，你才發覺，世道千年，甚至萬年不變，總是風派人物吃香，吹牛拍馬，賣友打小報告的吃香，管他共產黨、國民黨，還是其餘任何黨，中國人天生就喜歡這個。老方要做正人君子，沒人攔，但漸漸就落得孤家寡人。平反恢復工作沒幾年，原來一起挨整的老朋友也疏遠了。掌權的永遠是掌權的，老方認了，只能成天待在家，鑽研二十四史。出差開會也躲，他不花國家的那種錢，大魚大肉使他便秘。

終於熬到頭了，我守了他半個月，偶爾女

兒也進病房探望，她是詩人、作家，支過邊；原來的作品還有真情實感，可現在，生活壓力大，就埋名隱姓寫爛電視劇，一集七千元，錢掙瘋了，對臨終父親的安慰話也不地道，聽起來像流行的台詞。這不能怪孩子，我們這代人艱苦樸素，認死理，從物質上，沒給下輩留下什麼，所以他們就實用一些。過去整她爸的那批人，現在都在台上，照樣拉幫結夥，一榮俱榮，一毀俱毀；因為在台上，所以就是我們寶貝女兒的朋友，一起搓通宵麻將，一起上電視談些雞零狗碎的休閒話題，這就叫文化優勢，或叫贏家通吃。

老方去了，他堅守了一輩子個人道德，可最後連女兒也失去了。我空落落的，一個人在這大房子裏轉。牆上掛著老方的遺像，床頭擺著年輕時代的相冊，隆冬將至，就添幾枝老方生前喜歡的臘梅花。這就是一個老編輯的退休生活：總是回憶、回憶；總是生病、生病；吃

藥、吃藥。

大概有好幾個月，我在家像幽靈一樣，煮一鍋飯吃好幾天。老方的骨灰葬在龍泉驛他的老家。我老是夢見那公墓，像兒時的台階，我坐在台階上，感覺到處都是老方。樓下的老白，過去與我同一編輯部，退休了，渴望出名的年輕人也不登門拜訪了，他就養花養貓，還寫詩感歎人不如貓。這也叫一代老人的精神生活。

我的病越來越多，腰、腿、頸椎、心臟、血管、腎臟，輪翻折騰。這台老機器，醫院有啥辦法呢？換換這兒，補補那兒，維持下去：這就叫科學！老方就死於這種修理身體的科學。快崩潰了，修理不了，就打嗎啡，那時醫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止痛。我怕病，我不能像老方一樣。在文化界沒朋友，我就經常出門走走，街頭巷尾，賣報補鍋的，都湊過去談幾句話。

老威：您女兒與您住同一座大院，來去挺方便嘛。

曾氏：她與我樓對樓，可十天半月見不著面。幾分鐘的路，也打電話，給人感覺比北京還遠。她在電話裏總是說：「媽，請個保母嘛。」這不是請不請保母的問題，我還能動呢。

老威：於是您就練上法輪功了？

曾氏：有一天傍晚，我到《四川日報》後面散步，正好碰見幾十個法輪功練習者，整整齊齊的幾行，在一面牆前打坐。當時寒風刺骨，我身上穿毛衣、棉襖，外頭還裹了件羽絨服，可仍把脖子朝裏縮。練功的人中，中老年居多，他們居然都是運動服，臉色也比我紅潤多了。我曾經練過氣功與太極劍，你方伯伯在世時，還嘲笑我，這麼沒耐性的兩個人，咋能練成氣功？果然，我練了半個多月，就坐不下去。不是沒耐性，而是心不靜。你想想，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自由、民主、科學、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改革開放，幾十年來，這些東西像變戲法，東一陣，西一陣，牽著我們的鼻子在時間裏賽跑，最後，沒人牽了，我們反而迷失了方向。真是見鬼了。不想則已，一想或多想就心煩意亂。而氣功要求什麼都不想，只靠一個意念，強制性收攝心神。這不行，至少我不行。幸好我沒繼續練氣功，否則走火入魔，就糟了。說不定會跳起來，給自己一刀。太極劍的原理與氣功大同小異，我練了一陣子，眼睛就動白內障手術，把劍帶進病房，瞎頭瞎腦地練，劍頭差點刺著鄰床病友的鼻子。不行不行，我與這些東西沒緣分。

法輪功不一樣，我不知不覺站了半個多小時，被一種氛圍罩住了。這時，有位中年婦女從座墊上站起，笑著招呼我「大姐」。我說我女兒和你一般大。她說沒關係，大家都是親姐妹，我早就在注意你了。我說練功不能有雜念，你這樣當心走邪。她說大姐你是練過功

的？卻不曉得這法輪功與傳統的任何氣功都不一樣，它不以消滅人的意念為目的，你盡可以帶著自己的心事練功。我原來也與你差不多，死了丈夫，丟了飯碗，前途渺茫，心智一堵塞，就害病，下半身麻痺，幾乎就起不來床。自從練上這功，老師就在我的下腹裝了一個法輪，你看牆上那張圖，那就是法輪靜止的模樣，它一旦轉動，就二十四小時不停，哪怕你因為雜事纏身，沒工夫來這兒，法輪一樣帶動著你，達到「法練人」。你看我，兩年多沒吃一顆藥，病全好了。業力消了。

我問何為業力？她說是前世帶給你的病根。消除病根，就叫消業。佛教有惡業，又有孽障之說。法輪功吸取了佛教的循環論，也吸取了道與儒的優點，但去掉其被動的因素，達到真正的普渡眾生。不是來世，而是今生，業力在你體內，像許多蟲子漸漸長大，分爬開去，啃嚼你的各個器官。再加上現實社會、環

境污染、空氣渾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塵土飛揚的環境更加糟糕。某一天，你突然病了，進醫院，花了大把的錢，卻不一定找得準病根。醫院根據人體的表象，劃分為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骨科、男性病科，五花八門，就像一群總是在外表忙碌的汽車修理工，油路、電路、方向盤、煞車、發動機，還有類似皮膚科的汽車美容。每個醫生只負責把一部分弄得暫時不出問題就行了，他們不懂他們只解決了病的誘因，而誘因下面，是業力。外部環境每時每刻都在誘發業力，比如食物：洗衣粉、饅頭，工業油炸的麻花、油條，激素飼料催肥的豬，過量化肥弄出來的大米。我們的每一節腸子都是毒，早晨伸個懶腰，吸毒就開始了——空氣中的粉塵。再比如電視：官僚假惺惺的笑臉，你無動於衷地聽每天的謊言，也是毒。再比如車禍：發生得太頻繁，只要沒撞著自己，你就習慣性地圍觀一陣，然後走開——

這種種日常生活都在增加你的業力，積累到一定的量，突然爆發——您的身體被摧垮了。沒有醫生明白，這是一個比他們有限的醫療知識漫長得多的演變過程。

老威：老人家，您的記憶力真驚人！

曾氏：練功之後，我把背了十多年的藥罐子砸了，有點小病小災，也從不吃藥，身體順其自然就好了。睡眠也足，飯量也增加。以前總想自己如何業力纏身。現在總想著別人，想著一道練功時的和睦場景。只要一聲通知，哪怕凌晨五點鐘，大家也隨叫隨到，從來沒有一人遲到早退。

老威：自從一九九九年五月法輪功練習者圍攻中南海之後，法輪功被中共中央定性為有組織的邪教，您置身其中，是否認為李洪志在國外遙控這一事件？

曾氏：您這種口吻有問題，法輪功注重自身的修鍊，講究真、善、忍，會圍攻誰？一個圍

字，一個攻字，都違背了法輪功的起碼準則。

因為某市公安局抓了四十多名無辜的法輪功練習者，交涉無效，我們只有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上訪。雖然大家聚到一塊，人數成千上萬，但並沒有鬧事，只是邊練功邊等待上面的答覆。我們找的是中央信訪辦，難道法律規定了上訪不超過多少人嗎？當然，如果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間，大家也犯不著上北京找衙門。可是，偌大的中國，除了共產黨官方的信口雌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法輪功評理的地方，上街遊行犯法，貼大字報犯法，想來想去，除了上訪，其他營救被捕者的行為都犯法。

我不明白法輪功到底邪在哪兒。它威脅了共產黨麼？它提出了顛覆政府的綱領麼？如果是這樣，我也不會參與。我一把老骨頭，沒幾天活頭，一心想的就是遠離政治，消業，健康起來。盡天年，無疾而終就是福，這一點，同

其他練習者沒啥區別。文化層次的高低在世俗社會有用，在法輪的世界卻無用。

人類的老齡化是全球性的問題，在西方國家，經濟條件、人文環境、社會福利都跟得上，所以老年人的生活還是豐富多彩的，至少是衣食無憂的。而在中國的現階段，信仰崩潰，風雨飄搖，弱肉強食，人人都沒安全感，老年人就更沒安全感。在家裏，與兒女有代溝，在社會上，被視為累贅和廢物；病了，沒有照顧不說，還看不起病。像我還能公費報銷，而許多人，病了就拖，拖得不行，一查就是絕症。大病別提了，感冒稍微嚴重一點，進醫院就是幾百元。多如牛毛的醫藥公司派代表駐在各大醫院，直接與醫生、藥劑師勾兌，讓他們多給病人開病方，報銷又貴又劣的產品，從中吃回扣。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下，法輪功以功代藥，以增強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侵蝕脆弱肌體的百病，當然對中老年人很有感召力。

法輪功練習者的年齡大都在五十歲以上，大家共同練功，同在一種場內，發生心靈感應，這不僅是老師的力量，更是同一法輪之下的互助力量。真、善、忍是人性中的三個點，互相呼應，形成穩定個人道德的三角形。個人道德穩定了，社會也就穩定了。從國家經濟利益看，還節約了大量的醫療費用。

共產黨的錯誤就是把不以任何東西為敵的法輪功樹為敵人，把弱者視為敵人，他們只看見了練功者驚人地增加，幾年之間，達數千萬之眾。他們被這個數學嚇住了，因為他們就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信奉團結就是力量。於是，除了在專制的旗幟下，在以某某為核心的強制性的民族大團結，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群，都必須是離心的，勾心鬥角的，否則就是圖謀不軌。這種喪失理性的唯我獨尊恰好是邪教最顯著的特點。

這已經不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時代，從

毛澤東開始，共產黨口口聲聲說依靠人民，與人民打成一片，可實質上，他們除了強權什麼也不相信，這也是中國傳統。搶得了江山是王，搶不了江山是賊，所以失敗者、弱者，構成這個社會基礎的沈默的大多數，永遠應該被利用、摒棄、踐踏與蔑視，他們忘了在幾千年前，聖哲老子就在《道德經》裏講，弱如水，弱如嬰兒，嬰兒最終是能強健的，而水無處不在，再厲害的拳頭打下去，也傷不著水。

法輪功與共產黨的關係就是水與拳頭的關係。年輕力壯的警察，小夥子們，您可以打我，把我這個弱不禁風的老年人推倒在地。我沒事，我爬起來，法輪還在小腹裏暖暖地轉，我還在練，感謝您用拳頭幫我消業、增功。您可以把我抓進監獄。世界就是大監獄，對於老年人，牆內牆外都一樣，練功不擇場地。您把我從北京遣送回來？感謝您，累著您啦——老師八歲時眼角多了點東西，是他師傅加在那兒

的，叫真、善、忍，老師過了很久才悟出來。我七十多歲了，卻從警察的身形裏看見了老師，看見了真、善、忍。

強者替弱者樹立起了信仰，法輪功由一種消業的過程被外力超拔成具有世界性的弱者之道，也算是宿命吧。

老威：宿命？那您承認法輪功是一種宗教了？

曾氏：法輪功是老師創立的，老師沒這樣宣稱，我也不敢亂說。

老威：您這麼崇拜李洪志？

曾氏：老師是開了天眼的，在他身上，凝聚了宇宙萬物的精華。

老威：老人家您是怎麼啦？您們這代人，經歷過反右、文革以及其他的政治運動，應該深知個人迷信給中國造成的災難。

曾氏：老師是大慈大悲，老毛是大奸大惡。

老威：但就個人神化這一點，他們是一致的。請別打斷我，在中國，一種絕對權威一旦豎起

來，就不容任何置疑，像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像偉大導師偉大舵手之類，都是一種形式或包裝，它完全可以根據時代背景，轉換成凝聚了宇宙萬物精華的李洪志先生。在李氏自撰的著作《轉法輪》裏，作者追溯了法輪功的來歷，聲稱從四歲開始，就接受了佛家獨傳大法第一代傳人全覺法師的親自傳功，修鍊真、善、忍最高特性，這明顯是一種文學創作。接著的創作就是他先後跟著隱形和顯形的佛家、道家、大道的師傅學上乘大法，具大神通。等到他決心改編法輪功時，十方世界裏各門各派的二十多位上師全回來，參與了對法輪功每招每式的推敲、演練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無法考證的，我只能說，這是李洪志先生的癡人說夢。老人家，您也相信夢話麼？

曾氏：夢比現實更可信，這是一種超驗。你是詩人，應該相信法輪功基本信條就是不打妄語，否則要遭天譴。共產黨的無神論滅掉了

「天」，滅掉了壓在我們頭上的茫茫宇宙，使人除了怕俗世的權威、權勢者，就啥都不怕。唯物主義使人心墮落，「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另一種說法就是「為教條、滅人欲」。而法輪功沒有這種非此即彼的攻擊性，沒有階級鬥爭，它的最高信條就是真、善、忍，人類做到了，天下不就永遠太平麼？你不要問它的來歷，我活了七十多歲，回頭去看，沒有任何現實是摸得著抓得住的，一個接一個彌天大謊，每一天都在重複。

老威：我也有同感。

曾氏：八〇年代，許多人讀不懂你的《死城》，當時你說《死城》來源於兒時的經驗，是一部個人精神史，沒人能破譯得了。例如「我是夜夜爆發慘笑的房間」。我還與你爭論，我說：「你夜夜都在慘笑麼？你瘋了麼？」你回答：「是的。」我說：「你妻子受得了？」

——現在看起來，我那時對你的誤解同你此刻

對老師的誤解一樣幼稚可笑——你是認真的，在《死城》裏破譯自我生命的密碼；老師更是認真的，他破譯了，卻用平直的語言說出。

老毛的個人神化引發全民狂熱，萬眾成了同一台戰鬥機器，而法輪功人數再多，也沒有狂熱，大家只是通過練習演繹老師的生命密碼，去病消災。世上沒有做不到的事，比如達摩面壁，比如耶穌作為一個木匠，怎麼能發明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再比如摩西一個人聖山朝覲上帝，然後下山宣佈「十誡」等等。無神論者自己做不到，沒經歷過，就統統排斥，豈知天外有天，人的認識能力很有限。

西藏人朝聖，一步一個長頭，磕上千里路，途經傳統的神山，還要加磕幾倍的頭。在他們看來，天是有靈魂的，具有法律的威力。他們的心靈匍匐在地，傾聽神的聲音。好的宗教，對人類是一種提升。我承認我在練習法輪功時，也企及了眾多好的宗教，歷史悠久的宗

教。它們在演化發展中揚棄了血腥的、征服性的東西，保留了接近真、善、忍的本質。

老威：各種宗教都具有超驗成分？那每個想像力豐富的作家都可以成為李洪志，創立某種功法？

曾氏：你能對人類有益，與上千萬的人心相通麼？如果能，也未嘗不可。

老威：老人家，您的確到了人心皆佛的境界。不過我還是對法輪功包醫百病心存疑惑，這一段時間，國內輿論都在揭露法輪功受害者的死傷事件，各地加起來還不少。有的人財兩空，就瘋掉了；有的癌症患者一練上功，就拒服任何藥，結果很快就不行。

曾氏：世界上沒一種東西是包醫百病的，你本來就病入膏肓，作為補救，練功可以延緩病情，但把所有死、傷、瘋事件都歸罪於法輪功，卻是共產黨一貫的宣傳手法。比如文革要打倒劉少奇，就把從古到今的所有屎盆子都朝

他頭上扣。我敢說，醫院治死的人絕對比練功死掉的人多得多。

退一萬步，就算有人因練功出了問題，但他在練功者中感受到的關懷與愛心絕對比醫院、比其他場合要多。過去有練功點，大家在一塊息息相通，如今共產黨破了這個場，一些人心理脆弱，抗不住，但多數會挺過去。

老威：我也納悶，以中老年為主體的法輪功咋這麼頑強？

曾氏：對於我來講，過去是練功，現在卻是招魂。這是一種儀式，不信，你學我的樣子，站或坐都可以，把手心向上，雙臂抬起來……我不再感到孤獨，時間流逝著，從裏到外，法輪嗡嗡地轉。我就是地老天荒，假如一種來勢洶洶的邪教把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摧毀，剩下的就是地老天荒。我站在這兒，為自己，為親人，為死去的，為我不認識的人叫魂。「你不要到東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回到軀

殼裏、內心裏。屈原招魂練過法輪功，不過他不知道，因為兩千年後，上天通過老師的喉嚨才命名了這種末日的招魂神功。中國人怕強權怕了多少年？上有老下有少，還有工資和領導。可這群無神的世俗的百姓，一旦做了這個練功的姿勢，就什麼都不怕，就敢站在戒備森嚴的天安門廣場，以自我為中心。中國人是有這個傳統的，有個叫孔飛力的美國人寫了本書《叫魂》，敘述了乾隆年間，民間流傳的剪人毛髮，施以符咒的巫術。據說中了這種巫術的人，就失了魂，最終將害病死去。這個傳說從浙江蕭山開始，像瘟疫一樣蔓延，引起了全社會的恐慌，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採取嚴厲措施鎮壓叫魂巫術。

我要特別說明，法輪功驅病叫魂，但不是巫術。這個民族失魂太久，今天，魂通過法輪功回來了，哪怕監獄，也只關得了身體。魂是自由的，傷不了，你就是砍了我的手，我心

裏、意念裏，還在練功，還在忘我地向天祈禱。

八九反革命萬寶成

起 緣 訪 採

在四川北部的一座監獄裏，集中關押過二十多名六四良心犯，其罪名都是「反革命宣傳煽動」，而刑期卻兩年至十二年不等。

三十五歲的萬寶成出身紅色家庭，在群體中不算突出。他是被特定的時代環境製造出來的敵人。

一九九三年大年初三，大夥閒得無聊，就在一場大雪裏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專挑萬寶成問，雖然此前我已對他瞭如指掌。

據傳聞，「反革命」這個罪名要取消了，這意味著平反的歷史已不復存在——欠帳不還，賴帳到底——這就是與經濟接軌的中國特色的後極權主義。

老威：在這座監獄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職位算最高吧？

萬寶成：不錯，坐牢之前，我是某市農業銀行的副行長。

老威：是嗎？真有點奇怪。您對政治興趣很濃？

萬寶成：談不上。我在行業裏出類拔萃，對黨和國家各個時期的經濟政策很熟悉，每次下發

的文件我都要細細揣摩，《人民時報》社論與行業報刊更是每天必讀，這叫不叫對政治感興趣？

老威：您說呢？

萬寶成：這叫工作習慣，也叫當官的基本功。

跟著方針政策走，避免出格犯錯誤。至於政治嘛，不關老百姓的事，儘管運動一起，大家的热情高漲。弄出了問題，就懵懵懂懂被關了進

來。在這兒的六四反革命中沒有菁英，沒有體改委，更沒有趙紫陽的智囊團。犯案前，大家不過是普通人：教師、大學生、工人、打工仔、副鄉長、稅務員、記者、社會青年，還有

作家，還有一個技術高中的學生，入獄時未滿十八歲。李鵬發明了一個概括性的名詞，叫「社會閒雜」；我看差不多，人民是抽象的，社會閒雜才是具體的。按理說，聽黨的話就叫人民，不聽黨的話才墮落成社會閒雜，可在學潮中，黨有兩個聲音，把人聽迷糊了。如果不發生六四，大家不過終日碌碌無為，上班下班，買菜做飯，生兒育女，恐怕一輩子也撈不上當政治犯的機會。

老威：您是不是覺得挺冤的？

萬寶成：既然愛國愛成了政治犯，就沒誰感到冤。不過，有點恍若隔世。說實話，啥叫顛覆國家？啥叫西方民主？過去我想都不會想這些，連在報紙上讀到類似字眼，也會下意識地

跳開；至於民主牆、魏京生，更像火星那麼遙遠。可一坐牢，生活中遠與近的位置一下就顛倒了，現在，銀行離我比火星還遙遠。

老威：您是咋個犯案的？

萬寶成：您沒看過我的判決書？

老威：所有的判決書都大同小異。特別是反革命的判決書，更像文革大字報，反動啦、氣焰囂張啦，陰謀推翻啦，甚至還有狂吠之類的獸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節，三言兩語就完了。

您好像是弄了一張傳單？

萬寶成：「六四日擊記」。

老威：您目擊過六四？當時您在北京？

萬寶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筆貸款到期了，對方拖延，我就親自去催還。本來可以派信貸員去，但考慮到當時正鬧學潮，市面混亂，還是由領導出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貸款放這麼遠？

萬寶成：他們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縮回北

京。總之，我是五月底乘飛機去的，這可太不識時務，因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那家公司裏也只有值班的人，據說領導都到天安門愛國去了。我公務在身，無心湊熱鬧，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賓館住下來。我的房間在二樓，窗戶正對著十字路，每天都有市民和學生在窗外來來往往，黃昏時，就東一堆西一堆地聚會，互通消息。解放軍快進城了，有人說三十萬，有人說二十萬，夜深人靜，總能聽見萬壽路方向一陣又一陣機器轟鳴的聲音。四川的位置還是太偏了，到了我們市，就更偏，鬧學潮，頂多是遊行，反官倒反腐敗的標語口號滿天飛。與市委派的人對了半天話，大夥也就散了。可一進北京，氣氛就緊張多了，大兵壓境，人們還成群結隊朝天安門去，這就是真革命，其他地方，走過場而已。小道消息越聽越離譜，甚至有出動空降部隊的傳聞。我這種死腦筋，肯定不相信。我爸爸是老八路，對黨忠心耿耿，我

多少受了他的遺傳，既然周圍的人都瘋了，我就鬧中取靜，自己關在房間裏讀業務書。就這樣熬到六月三號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個賓館全空了，連服務員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階上發表演說，要攔截軍車，不准解放軍進城去鎮壓學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這種場面我還沒碰見過。也許您不相信，這時我依然置身局外，早早就上床了。

夜裏，外面的動靜越來越大，戒嚴令已播了好多遍，可人們不管這一套，把街口都紮斷了。我把窗戶關上，剛一熄燈，就見玻璃上映出了火。此時我沒忘記自己是領導，不是來看熱鬧的，就服了一顆安眠藥。

不曉得是不是做夢，總之我是聽見了槍聲。我這輩子簡直想不到解放軍會開槍射殺平民，裝甲車會向著人群撞過來。文化大革命的兩大派武鬥，也是群眾之間打來打去，烏合之眾，毛主席一聲令下，大家都繳槍。出動正規

軍就不同了，他們的對手應該是美帝蘇修蔣家王朝，不應該是愛國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點多鐘，服務員敲門打掃房間，一進屋，就驚叫起來。她說先生，虧您還睡得著！我起身問怎麼啦。她指著窗戶說，玻璃全碎了。原來有顆流彈射進來，把床對面的牆也鑽了個大洞！

我慶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熱鬧，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這兒了。據說有人在十幾層樓上向下探了個頭，就挨了一彈，當場嗚呼。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還能當局外人麼？

老威：熱血沖上來了。

萬寶成：胸悶得慌，可血還沒上腦門。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就這一眼，政治犯當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副行長？

萬寶成：狗屁。路口全是扣著鋼盔的野戰部

隊，隔幾分鐘，就有一輛裝甲車衝過街口，剛好瞄見一個解放軍在喝令一個小夥子站住。小夥子一慌，拔腿就跑。解放軍單臂順過衝鋒槍，嘩嘩嘩地一梭子，小夥子一個前撲，就爬在地上不動了。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親也沒見過。

我呆在那兒，還是服務員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嚀千萬別胡亂瞅窗外。當兵的殺紅了眼，非常時期被流彈打了活該。

是的，子彈可不認您是不是黨員，是不是副行長。我坐在桌邊，拔出筆，攤開紙，就這樣寫了。我以前都是寫總結、匯報和計劃，就這一次，我把我親眼見到的難忘的一幕寫了下來。我寫得文采飛揚，自己都感動得流淚了。我天真地想，政治與我無關，但共產黨員應該誠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長期做經濟工作，我曉得啥叫眼見為實，耳聽為虛。

我寫了一千多字，工工整整地謄寫在一張

紙上，取名「六四目擊記」。我偷偷找地方複印了一百張，在回程的火車上，沿途散發。雖然當時全國像兵營一樣，隨時可能被盤查，但我是經濟領域的幹部，不容易引起懷疑。回到家，我休息了好幾天才去上班。生活照舊，表面啥也看不出來，可我心裏有鬼。

過了一個多月，沒啥動靜。我想大約是群眾對六四屠殺都有看法，敢怒不敢言，所以沒人撿了傳單去告密。唉，國家的事，哪個說得清是非？我自己不顧死活地弄了「六四目擊記」，可在學習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時，作為領導，我還得帶頭表態，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由於銀行沒職工參加遊行，我們還受到上級表揚，頒發了獎金。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為反革命暴亂，大家通過學習，也就統一了認識。

後來我差點把幹過的事忘記了，但警察不會忘記。終於有一天，大約是八月，行長約我

談工作。我進了他的辦公室，裏面除了他，還有兩個陌生人。行長說，萬寶成，把你幹過的事老老實實向政府交代吧。我打了個寒顫，本能地裝糊塗；我幹了啥事，行長您還不清楚？不料行長一聞此言，急得面紅耳赤，說話也結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噴人！

後來我才曉得，國安警察早已順藤摸瓜到我市，把我列為重點嫌疑人施行暗中監控。誰都不相信我會沾政治，批捕前，市委開會討論時，第一書記還毫不客氣地擋駕：「不可能！萬寶成同志出身於革命家庭，他父親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入的兵；而他本人十八歲就入黨，忠心耿耿，把經濟工作幹得紅紅火火。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長大的，他絕不會幹反革命勾當！」其他領導也紛紛發言，替我擔保，有人甚至說：「這娃娃正是上升時期，你們莫又弄一樁冤、假、錯案，毀了人家前途！」國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沈不住氣，就把所有的證據都

攤在會議桌上，包括筆跡的比對簽定，住京賓館服務員的證詞，鐵路沿線拾得的傳單等等。事實勝於雄辯，大家都啞了。在十分難堪的氣氛中，政法書記簽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認。幸好我沒同案犯，案情也相當簡單。但是我覺得自己無罪可認，因為我目擊過的事實千真萬確。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上至書記，下至行長，還有公安局的各級領導都紛紛出馬，苦口婆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認罪，要我承認造謠，或者聽信壞人挑唆，編造了這個誹謗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無恥謊言。「這咋行？」我對審訊員說：「我寫的都是我親眼所見，我以一個共產黨幹部的人格來擔保！」審訊員說：「你已被開除了黨籍。」我說：「還沒接到通知。」審訊員說：「落到這一步，還死腦筋！你認個罪，爭取個態度吧。」我說：「共產黨員的態度就是誠實。」審訊員說：

「一派胡言。」我說：「當時你又不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沒資格審這個案。」審訊員氣壞了，說：「萬寶成，你以為你還是銀行副行長，有權有勢？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是強大的！」我說：「我又不是貪官，你何必吹鬍子瞪眼？」他說：「你是經濟案就好了，有人會保你，將來還有翻身之日；你沾了政治，就徹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認罪，你的老關係都不好為你活動。」我說：「瞧你那副小人得勢的樣子！你社會經驗倒豐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這政治上的罪，是不好輕易認的。我承認我造謠，就等於自己朝自己頭上扣尿盆子。」

誰也說不倒我，最後，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這招太毒太損了，它徹底摧毀了我對現在這個黨多年的信任。我的案發後，爸爸氣得渾身哆嗦，叫了一聲：「短命娃兒！」就栽倒了。中了風，經搶救，半個身子癱瘓，可腦子還清醒。公安局把他的輪椅推進審訊室外的放

風院。我一見，就忍不住撲上去，抱住爸爸放聲大哭。我家有兩個姐姐，我是獨子，又是行業尖子。他的驕傲，他晚年最後的希望和榮譽全在我身上。萬寶成這個名字，也是一九五七年寶成鐵路通車時，他特意給剛誕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紀念寶成線通車，內裏的意思卻是願我如鐵路一生順暢。

警察一見我哭，以為他們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機勸說：認了罪，啥事也沒有。輕輕鬆鬆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體就逐漸恢復了。萬副行長為本市的經濟發展與建設做出過很大的貢獻，將功補過，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諒解，從輕，甚至可能免除刑事處罰。在哪裏摔跟頭就從哪裏爬起來，市委書記都說了，您是一時受蒙蔽，全國受蒙蔽的領導幹部遠不止您一個。我們歡迎您回到人民懷抱，還幹您的老本行，於黨、於國、於家，都能兼顧。

我爸爸邊聽邊點頭，還吃力地抬起手點著

我說：「照組織說的辦。」

我激動得大聲說：「爸爸，您清楚您兒子是咋樣的人！我從您身上學到的最優秀的品質，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從不弄虛作假。共產黨咋個能逼迫它的黨員承認莫須有的罪呢？誠實犯法麼？」

爸爸說：「黨叫幹啥就幹啥，沒二話可講。」

我說：「那張傳單寫的是我親眼所見。」

爸爸說：「該看的看，不該看的就不看。」

我反問：「我看了我不該看的？」

爸爸說：「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該死。我們好不容易打下的紅色江山，難道能這麼丟掉？難道能讓國民黨、帝國主義捲土重來？你好好想想，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敵人那邊去了？放鬆了世界觀改造，放鬆了政治學習，危險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實實，接受處理，不管是啥結果，回家

來，還是，還是我的兒子。」

見爸爸滿頭大汗，我不忍心再爭辯下去。

那撥警察如釋重負，竟要當我爸爸的面錄口供。我提醒說：「這不合法律程序。」

老威：您沒熬到底吧？

萬寶成：我只能承認我的行為使黨和國家的威望蒙受了損失。至於捏造事實，傳播謠言之說，純粹是對我人格的誹謗。蕭斌犯造謠罪，判了十年，也許是因為他誇大了天安門傷亡的人數，我又沒說血流成河。不行，這個官司絕對沒完，將來六四平反，我還要反告他們，古代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成語，而現在呢，你連着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說點燈了。

老威：您被判了幾年？

萬寶成：四年，判決書上還註明我有認罪的態度，從輕。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歷史就被弄髒了。唉，坐牢前，我還以為反革命就像

小說裏寫的，一小撮，盡幹壞事，夢想資本主義復辟。不料進來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謂政治犯都是再普通不過的人。多數人對政治的認識還停留在《紅岩》階段，寫詩、寫文章，不自覺悲壯起來。舉一個例子，這兒曾集中關過二十多個六四反革命，刑期兩年到十二年不等，文化程度也參差不齊。一九九〇年初的一天早晨，天上突然墜下一隻鴿子。是我最先發現的，它上面就有些搖搖晃晃，醉酒似的，拉了幾秒鐘弧線，然後從一大群鴿子中栽下來，在牆上彈了一下，才落到院子裏，大夥從號中一擁而出，小心翼翼地拾起。幸好昨夜下了一場雪，這小東西才沒被摔死，但腿和翅膀都折了。這下有事做了，二十多個政治犯的愛心輪番奉獻，削了極小的竹片，給它上夾板，還裹了一層藥棉。小楊到伙房去弄米，嚼了餵，鴿子咕咕搖頭不吃，小楊一急，就與老侯一起，把竹棍橫攔著嘴殼，一點一點地灌。我

與老雷還在牆角挖蚯蚓，捏爛了餵。到最後，鴿子糧應有盡有，碎玉米、綠豆、炒黃豆，小東西吃不完，就給耗子做了好事。大夥排了號，兩人一組當鴿護士，一天一換。平時上工，鴿子就藏在上舖蚊帳裏，墊幾張報紙，散點食，它就吃喝拉撒都在舖裏。因為六四政治犯待遇要特殊些，所以獄方一般不查號。如此養了一周多，鴿子傷癒了，咕咕衝大夥叫，完全是要告別的意思。大家心裏挺酸的，羨慕鴿子，每個人都對它說了不少祝福的話。

鴿子在地上兜著圈扇翅膀，誰咕咕兩聲，它就衝到誰的面前，真是太有靈性了。小楊把它捧起來，再也捨不得放手。老雷說：「讓它自由吧。」多數人不吭聲，老雷又說：「我想利用這隻鴿子，把我們追求自由的心聲傳遞出去。」

這說到大夥心坎上去了。於是我就執筆寫了張字條：「我們是四川某某監獄的二十三名

六四政治犯，推翻專制、實現民主是我們的信念，希望外界予以關注。謝謝。」

我們把字條綁在鴿腿上，全體人員在院裏肅立，舉行告別禮。老雷從懷中捧出那東西，手微微地顫動。這一刻，再平凡的東西也昇華了。革命鴿，信念鴿，大家用心血澆出來的遠方民主鴿，被一雙手拋向天空。它在我們頭上低低地盤旋了一圈，然後陡地拔高，向兩重高牆外俯衝下去了。

當時大家忘乎所以，誰也沒覺得鴿子俯衝得不對。晚上躺在床上，還七嘴八舌，開起信鴿討論會。我根據方向，覺得它是朝東飛的，「天空豈是直線，現在它可能到了十堰或襄陽。」小楊說：「湖北佬養的東西不會這麼通人性，我覺得是台灣信鴿協會託這邊的人放的。」老李說：「你乾脆說是台灣李登輝託放的吧。」小楊說：「那有啥不可能！」老雷邊說：「此為天意，為啥它別的地方不栽，獨獨栽到政治

犯的院子裏？可見是希望的信使。」我說：

「關在這倒楣的地方，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有點盼頭，牢也好坐些。」大夥見我沮喪，立即群起安慰我，「老萬，堅強些。坐牢是我們的光榮，付出的代價今後都要專制政權償還！」

老威：這鴿子被賦與的意義太多了，可惜海天茫茫，誰知道它會咋樣？

萬寶成：也許它會飛回來吧。

老威：癡人說夢。你們這群人，唉，真有點像小說裏的人物。

萬寶成：夢還沒說完呢。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院子就被占領了，一個班的武警荷槍實彈衝進號子，挨鋪搜查，抄了個底朝天。所有帶字的東西，包括詩歌、政論、家信、讀書心得、散文全被一網打盡。監獄政委親自出面訓話，追查「鴿子事件」的來龍去脈……。

老威：什麼！鴿子被武警打下來了？你們小心

一點嘛。

萬寶成：鴿子是監獄裏一位警察鴿迷養的，已經失蹤很久，主人還以為……。唉，不料死而復生，鴿子不但突然回家，而且還立了一功。

老威：原來是一隻告密的賊鴿子。

萬寶成：希望破滅得太意外了。我們幾個人都被關了小間。從這以後，集體被強制解散，我們被分別插入刑事犯小組裏，實行十幾比一的監視改造，真是度日如年啊。

老威：您出去後準備幹啥呢？

萬寶成：經濟工作是幹不了了，況且，政府也不樂意我這種人發財。經歷了這麼多事，我今後只有投身民運事業，不懂，我就學習，就多向老民運戰士請教。雖然講出來，我的反革命歷史也與鴿子事件一樣荒誕，但是，我是被我黨一步一步逼到死角的。命中該我做鋪路石，就豁出去了。

被搶劫者余桂生

起緣訪探

余桂生女士五十九歲，曾與我母親同在一所小學教書，後來又搬到白果林小區，做了我們的鄰居。兩家經常往來。最近，余老師得知我會用《周易》打卦，就迷上了，三天兩頭找我。不料古代的神靈也免不了災，她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深夜，被入室盜賊搶劫，驚險之極！

三月十八日上午，余老師急匆匆地趕來打卦，於是有了下面這篇訪談。

我勸老人家養一條小狗，雖咬不了賊，但可以吠叫報警；她苦笑搖頭說：「為防狂犬病，要花好幾百元申報狗戶口，並且一年還要交三百元免疫費。」

我說：「五〇年代過來的人，政策水平就是高。」

余桂生：威先生，我又求你打卦來了。

老威：我記得上周才替您老人家卜過卦。《易經·蒙之四》裏說：「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這意思是，您第一次占筮，神明已告訴了您，如果您再三打卦褻瀆神明的話，就不會有任何結果。因為人與神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需要互相信任。

余桂生：我唯有戰慄而已！上周星期二，我在

您家打卦，得「震之六五」曰：「震往來歷，

意無喪有事。」意思是驚雷轟鳴，危險在前，但只要小心謹慎，還不至於釀成慘禍。當時我想，這可能是一種抽象的引喻，它象徵我磕磕碰碰的一生，因為每次政治運動都是「驚雷轟鳴、危險在前」，但還是讓我僥倖躲過——禍從口出，我們這種教書匠，不說當然不會有禍。沒料到，這《易經》裏的神不玩抽象，不

玩人生哲理，當晚我回到家，就下雨了，跟著雷電交加，全城彷彿在一片汪洋之中。

老威：你沒關窗？雷電打到屋裏來了？

余桂生：賊進屋裏來了。後來聽說，這賊本來準備偷樓下有錢的王家，但在撬防護欄的時候，王家的狗突然叫了，於是小王起床，拉亮客廳的燈，那賊沒得手，就順著繩又攀了一層樓，撬斷兩根防護欄，就鑽我家了。

老威：什麼時候？

余桂生：大約夜裏四點多鐘，雷雨停了，月光照了進來，也有可能是路燈。平常我是要扣臥室門的，那晚邪了，我竟忘了扣。迷迷糊糊覺得有個影子推門而入，我以為是老頭子，就問幾點了，你進來幹啥？腳心有點涼了，還感到那涼氣一點點浸上腰部，於是我又說，老頭你既然進來了，就把毛巾毯拉來替我蓋上。那影子應聲過來，弓下腰，把一種亮晃晃的更涼的東西抵住我的頸子，我一摸，這可不是毛巾

毯，瞌睡一下給嚇沒了。

老威：您什麼也別管，看他怎麼辦。

余桂生：刀架脖子的事可開不得玩笑！賊還衝我笑了一下，挺客氣地說：「老太太，請把銀貨交出來。」我本能地抵賴道：「我沒銀貨。」就覺得脖子一麻，嘴隨即被一隻大手摀住了。慌急之中，我伸手到枕頭下，把三千多元錢全上繳了，那賊才鬆了我的嘴。我氣喘噓噓地坐起來，賊又說：「把黃貨交出來！」我嚇得渾身抽筋，說：「我一個孤老太婆，哪有黃貨？我已下崗好多年了。」賊立即戳穿我的謊言：「你們老倆口有一兒一女，都在外地工作，客廳牆上的全家福照片我欣賞過了，你更不像下崗女工，下崗女工家裏沒對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不錯，您是活到老學到老。」

老威：這賊不像打工仔，至少中學文化程度。

余桂生：我也吃了一驚，剛想接茬教育他，那

刀子卻抵住我的胸，我被命令下床，領他到衣櫥翻「黃貨」，先遞給他一只石英錶，那是我女兒從國外帶給我的，他卻看都不看，就扔到床上，我又遞給他一支大號派克鋼筆，那是我用了幾十年的寶貝，筆尖純金，他卻被激怒了，罵我瘋老婆子。一把揉開我，自己動手，弄了個翻天覆地，幾次我想退開逃命，他看都不看，就伸手把我拖回來，嘴裏咬著刀，背上長著眼睛。我的耳環、項鍊、戒指全搜走了。這樣的抄家，文化大革命也發生過，紅衛兵衝進來，許多就是我自己教過的學生，他們翻箱倒櫃，金貨、銀貨全沒收，並裝模作樣地聲明，這全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沒料到時過二十年，這噩夢又重溫了，我腦袋嗡地大了。待清醒過來，那賊卻已扣上門，放下窗簾，打開床頭燈，讓我躺著，他背對著我，並伸出隻血淋淋的胳膊說：「老太太，你剛才叫了，沒用，我的刀比你的叫聲還快，我本來該宰了您省

事。但我忍了，劃了自己一刀。你這樣躺著就好了，賊有賊的職業道德，除非萬不得已，我是圖財不害命。」

老威：這狗賊欺人太甚！

余桂生：我也這麼恨得牙癢癢，但我一個老人，只能躺著，老頭子就在隔壁，他已八十歲，一嚇命都沒了。於是我只好強打精神與他談判，「你快滾蛋吧！算我倒楣。」其實，我身下的床單全被汗水濕透了。不料賊卻反歎氣道：「您是老師，罵人不光彩。」

老威：現在我知道強盜邏輯是怎麼回事了。

余桂生：賊還攤開手掌，讓我給他看掌紋算命，他說知識分子都會算命，差點把人逼瘋了。他見我一再重申「滾蛋」，就自言自語道：「我原來的廠倒閉了，我做了十幾年鉗工，就發給我一萬五千元的安置費，這一輩子，就值一萬五千元！您是老師，您從小是怎樣教育學生的？要有集體主義思想，要有組織

觀念，對不對？現在，我有困難了，組織在哪兒？再就業？擺攤賣東西？都去賣東西，誰來買？並不是人人都適合做買賣。我這雙鉗工的手，指頭這麼粗，大概只適合做搶劫。」我反駁說：「生存路子寬得很，你這麼棒的身子骨，什麼不能幹？」賊卻獰笑說：「我是天生的入室搶劫犯，這一行已做了大半年，又來錢又刺激。」我說：「你就不替你父母妻兒想想？」賊說：「又來這一套，您的話說得像國產電影台詞。告訴您，我正是為了他們才深更半夜努力工作，我用我的命錢讓他們活得像個人樣，這世道，已經全翻個了。從前是鬥天、鬥地、鬥老財，貧下中農當家作主吃大鍋飯，現在是你越窮，周圍越笑話你，窮人全是龜孫子，懂不懂？」我憤怒地說：「我寧願被人笑話，也不做你這種人渣！有本事你去搶貪官污吏，你再不走，我這條老命就豁出去了！」那賊淒然一笑說：「能夠與老師談心，也是緣

分，這樣吧，我留一枚戒指在這兒，你讓我講個故事。三個月前，我搶了一個供銷社，那也是個雷雨交加的晚上，我採好點，用焊槍切開捲簾門鎖就進去了。裏面有兩個值班的，年輕的好對付，一拳打懵，用膠布封住嘴，再用自製的土鏢把雙手鎖在床頭就行，偏偏年老的是供銷社經理，共產黨員，挺不好對付。我也像對待您老人家這樣，刀尖抵著他的胸，讓他打開保險箱。老傢伙裝著埋頭開鎖，卻一倒肘砸來，讓我接著了。我再次把刀尖抵著他，發出警告，我真的不想傷害他，沒想到這老人受過革命傳統教育，把集體財產看得比生命重要，竟喊抓賊，我一急，就把刀尖朝裏輕輕送了半寸，我真的不想殺人。可老頭見血就瘋掉了，不僅大喊大叫，而且雙手亂揮，要奪刀，我只好歎息一聲，遺憾地把刀全送進那肉裏。您看，我幹活用的都是這種手術刀，又薄又鋒利，入口也極小，從左胸脅骨間一送，吹灰之

力就點著心臟了。只有野蠻人才用匕首、菜刀等虛張聲勢的東西——總而言之，那共產黨員老頭一下子就沒聲了，眼睛鼓得像牛蛙。我急忙抬起左膝，將他抵在牆上，然後順勢撩起他的外衣，裹住刀鋒，徐徐往外抽，我用他的衣裳塞住口子，慢慢將他平放下來，他終於如願以償成為烈士，而我，只好像報上說的『倉皇逃竄』，一分錢沒撈著。」這賊講完這故事，臨出門前又讚美「好刀」，一顆血也不沾。

老威：您就一聲不吭讓他逃了？他下樓還有個過程，您扣上臥室門就可以報警呼救的。

余桂生：賊知道我老伴在隔壁房，我一吱聲，他狗急跳牆就朝他下手。算了吧，這哪是一般毛賊，簡直殺人不眨眼。我躺在床上苦捱到天亮，去派出所報警，然後，就到你這兒來了。

老威：既然災禍是注定要降臨的，那又何必打卦呢？我承認《易經》能夠給人某種暗示，我們從這種暗示中，領悟避凶就吉的方法。我們

清楚地明白，世間萬物都是吉凶各一半，但是一个人在被無形的凶象所籠罩之際，他往往是茫然無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會抬起頭來仰望。

余桂生：您是不想給我打卦，還是含沙射影地諷刺我這老太婆？照你這麼說，《易經》根本就不該存在，從古至今，人們也不用以此預測命運。

老威：您老人家誤會了。《周易》是周文王被關在地牢裏生死未卜之機，以伏羲八卦為基礎推衍而成的。當時地牢只有一個小天窗，文王就是通過這個小天窗日夜不停地觀察天象，領悟天地日月的循環往復，而人雖然微不足道，也在其中經歷了大宇宙的循環往復，世界的循環與人的循環在冥冥中的接觸點構成我們的吉凶禍福，這樣，命運既不可逆轉，又可以探測。

余桂生：你這是玄學，賊可不認這個，賊只認

錢。

老威：老師您也這樣說？記得小時候，我是個調皮孩子，有一次，偷了家裏十元錢，那時的十元錢相當於一家三口半個月的生活費，我爸爸讓我跪搓衣板，還是您及時趕到解救了我，您撫著我的光頭說：「教育為主吧，教育可以感化一切，包括罪犯。」而我母親反覆講的故事是從前有個孩子，偷了一根針回家，他媽媽不僅不譴責，反而誇孩子聰明。後來這孩子就在媽媽的縱容下，一再偷雞摸狗，膽子越來越大，終於發展成殺人越貨的強盜，被政府逮捕，並判處極刑。砍頭之際，強盜要求媽媽給他最後一口奶。哪有不疼孩子的娘啊，媽媽不顧劊子手的勸阻，拉開衣襟，把孩子緊緊按在胸上，卻不提防被這狼崽咬掉了奶頭。強盜怪媽媽在他第一次偷針時沒及時制止，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余桂生：所以你在這種家庭教育下不僅沒成強

盜，而且成了寫強盜故事的作家，問題是，您能對撬門入室的賊講剛才的故事嗎？

老威：他反而給您講了故事。

余桂生：他給我上了一課，這就是我要再次向你求卦的原因。

老威：事前真的沒一點預兆？

余桂生：雷雨交加，又雨過天青，月光如洗，我剛才已經說了。平常在我們樓下，冷啖杯鬼飲食會開到下半夜，猜拳行令十分煩鬧。那晚因為天氣異常，鬼飲食就早早收攤了。兩點多鐘雨停，一開窗，空氣特別清爽，四下靜得能聽見樹葉落地的聲音，我想今夜能睡個好覺。

老威：您沒聽見樓下狗吠？

余桂生：那是條觀賞犬，有事沒事都叫，我聽見小王起床拉燈，還罵狗發夢癲。就沒特別在意。當時我只開著床頭燈，看了幾頁書，這是我多年的習慣，我看的是本蔡志忠的漫畫

《禪說》。

老威：《禪說》？裏面有一篇講一個賊去偷廟裏的和尚，那和尚躺著一動不動，眼睜睜地看著心急火燎的賊到處亂翻，終於什麼也沒翻著，出家的哪有啥值錢的東西？賊失望得差點哭出來，臨出廟門時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袈裟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準備將褲衩脫下一併送他，不料賊聽見喊聲嚇得靈魂出竅，一溜煙就不見蹤影。於是和尚只好抱著光膀子，站在廟外的空蕩蕩中歎息道：「可憐的賊！我為什麼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給你？」

余桂生：你的記性太好了！裏面好像有這一篇。

老威：而且您的窗外也有月亮。

余桂生：您的意思說我應該躺著不動，或者把家當全送他？小威，你是書呆子，這賊不等於那賊，況且現實裏根本沒有如此詩意的賊。

老威：已經發生過的事，過去就過去吧，我是

指老師您此刻的心境，還需要打卦嗎？

余桂生：我不知道。

老威：「震」的下一卦是「艮」，靜止如山的意思。您已報了案，沒什麼可想可做的了。

老地主周樹德

起 緣 訪 探

我爺爺就是四川鹽亭縣黑坪區的老地主，逝於一九八八年，享年八十四歲。他倒田地的楣，一輩子從沒走出過縣境。我對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吝嗇，臘肉、花生放上七、八年，都捨不得吃。可據說借他錢的不少，均是幾角、幾元，人家不提還，他也不敢去討。我一直想問他這是什麼心理？現在想問也不了了。

我的寫作同行周鳴樂彌補了我的遺憾，他爺爺周樹德也是鄉村地主，現年八十九歲，口齒和頭腦都還清楚。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我與女朋友宋玉起個大早，搭長途客車，奔波幾百里，終於當日下午抵達川北某縣。翌日天晴，又乘車去一鄉場，再步行數里，方叩訪了周樹德老先生。整理錄音之際，我還忍不住歎道：「全國的地主成千上萬，可像周老爺子這麼有趣的土老財，實屬稀罕。」

老威：老人家，您晚年有啥願望？

周樹德：願望？我都成孤老頭子了。雖然養了三個兒子、三個姑娘，可現在一個也不在身邊。他們都出息了，在外面工作。我的孫兒中數鳴樂最孝，他去年回來看過我兩次。你是他的同事？

老威：朋友。也算同行，我們都寫東西。

周樹德：哦，文人。

老威：您這房子也太破了，鳴樂他爸也沒花錢翻修？

周樹德：他要我到潘家溝，跟著二姑娘，贍養費由他出。可哪個來守這祖宗地基？我一搬，就不是周家坪的人了，戶口沒了，地還劃給別人種。您不要看這房子破，以前可是四合院。

左廂房、右廂房、堂屋、耳朵房，下首的橫房。我爺爺創下的基業，傳給我爸，一九三四年，我爸因操勞過度，撒手去了。他留下遺囑，把田地、房產分作兩份，我與我哥均分。那年鳴樂他爸已大學畢業，到江西跑灘去了，三兄弟中數他最野。

我哥周樹貴，是個敗家子，我到了陰間，也要拉他到閻王爺跟前評理。他到了幾趟縣城，吃喝嫖賭不說，還染上鴉片煙。你們年輕一輩的可能不曉得，那年頭若是染上鴉片煙就完蛋了，萬貫家產也經不起抽。不過一兩年，他先賣地後賣房，最後典婆娘。她婆娘跳了幾次堰塘，都沒喚醒他的追悔之心，只好找到族長要求分開，寧願守活寡。族長喚了一夥保丁，把周樹貴捆在樹下，日曬雨淋一星期，想把他的毒癮戒掉。可一鬆繩子，他就一陣煙跑到我屋裏來借錢，磕頭、打滾，自己抽耳光，最後撞牆，還威脅要點火把祖宗的神龕燒了。

我太寒心了，就寫下字據，與他斷絕手足之情。他畫了押，奪過我手上的十個銀元就不見了。你想想，這樣的人哪配活在世上！連族長那樣的善人，最後也逼得召集全村鄉親，宣告周樹貴已不是本鄉人，如果他的狗腿膽敢踏進本土一步，立即打斷。

為了掙回面子，我起早貪黑，外出販鹽，我婆娘身懷六甲，還同長工一道下田。我發誓要把周樹貴敗掉的產業重新買回來，創業難，守業也不易。好在他的婆娘兒女都很爭氣，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把他的欠帳還清後，仍然把他們娘兒三個從娘家接回，住右廂房。眼見一大家子，各有所，六畜興旺，日子越過越有奔頭，我忙早晚上香，託祖宗的蔭福。

不料好景不常，解放了。一九五〇年縣裏的土改工作組進村，我被劃成地主。村裏有五、六個地主，而族長和保長都是惡霸地主，被押到鄉裏開完憶苦思甜的鬥爭會，就鎮壓

了。我，鳴樂他奶，還有地主、富農一大串，都陪了殺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五花大綁。唉，我也是讀過私塾的，懂得孔孟之道，積德行善。我從不坑人害人，可過去你敬我讓的鄉里鄉親，這時都變了臉，指指戳戳地鬥爭我。我家的兩個長工，都當了貧協的委員。領著工作組上我家登記田地、房產、牲畜。地契、房契全被搜走了，這兩個家賊，我一向待他們不薄。

當然，天下的大形勢就是富人遭殃，窮人翻身作主，想通了，也沒啥，因為被瓜分掉財產的又不是我一家，改朝換代嘛，只要把命保住，還來日方長。所以我勸住老婆，莫尋短見；至於兒子，都大了，要與親娘老子劃清界限也好，遠走高飛參加工作也罷，都隨便，土改到了後期，工作組長還找我談過話，表揚我態度積極，能配合政府。我心裏肉疼，但只有點頭哈腰的分。最讓我想不通的，是我哥周樹

貴，那個敗家子，居然成了貧農！當然，不管他怎樣變成窮光蛋的，解放初期他的確沿街乞討，唱蓮花落了。若不是共產黨，他早被餓死了。現在，天地翻了個，他在上我在下，他竟上台鬥我，扇我耳光，罵我豬狗不如，不僅奪了他的地，還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兒女。真是活天冤枉啊，全村人都曉得是我周樹德念手足之情，積德行善，替他白白地供養妻兒老小，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我被氣昏了，醒來的時候，四合院已搬進了四家人，我們一大家子，都被趕進耳朵房，還好，堂屋沒拆，還可以偷著燒香。可周樹貴占了右廂房三大間屋，一下子又有房有地有家室，成闊人了。哪個想得到，一個鴉片煙鬼竟時來運轉！

我一見他在院子裏轉悠，心裏就堵得慌，但是低頭不見抬頭見，天長日久，也就認命了。私底下碰見，周樹貴常問：「德娃子，你當了一輩子的牛，守住祖宗基業了？」我回

答：「我是地主，你是貧農，要劃清階級界限的。」他說：「逮，我的江山可是一桿煙槍打來的，若不是鴉片，你我都沒有好下場。」

老威：你哥對你「憶苦思甜」呢。看來，要在農村找三代貧農不太容易。

周樹德：敗家是轉眼的事，而興家則要看某一輩裏出沒出能人，田產都是幾分、半畝慢慢積攢來的，要攢幾十上百畝田地，弄不好會花幾十年的光陰，甚至幾輩人的心血。可家敗如山倒，說沒就沒了。所以，在鄉下找三代窮人容易，要找三代大戶才不容易。

老威：以後的日子您怎麼過的？

周樹德：全國有那麼多地富反壞右，他們怎麼過，我就怎麼過。土改工作組一撤，我就一直住現在這房子。禍從口出，只要少說話，本鄉人也不會太為難你。過去，這院裏安有一個喇叭，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召集我們開會講話，二十多名壞蛋，周圍有十多名基幹民兵監視。

你看我坐的這只小板凳，土改那年釘的，多結實，屁股在上頭磨了四十七年，面子蹭得比石板還滑。你看，還能照出人影子，我坐著，兩隻膝蓋能夾住下巴。小的運動，在村裏開兩次會就行了，運動搞大了，基幹民兵就要押著我們，走十幾里山路，到公社開會，好幾萬人的場面，台上坐兩排領導，台下站著一窩地富反壞右，上百名，一站就是好幾個鐘點。每個領導講話都很長，國際國內大好形勢，中央精神的貫徹，再到省裏縣裏，最後到公社，到具體的生產、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會，有時得開三天，天不見亮就起床做飯，燒包穀粍，盡量吃飽點，然後揣幾個包穀粍坐在門檻上等廣播通知，這樣一出門，天擦黑才回得來，只要不點汽燈開火把會議，就算燒了高香了。一九五幾年，我四十多歲，長期肩挑背磨，身板結實，隨便罰多久的站，我眼都不眨，隨著歲數一天天高，腰就不行啦，一天天埋下去，幸好

到了一九七幾年，運動搞水了，押我們到公社的次數就少了，即使去，也允許幕間休息和解手，有時也允許坐著開，大夥對地主的態度也好了許多，也敢來串門了，鄉里鄉親嘛，山不轉水轉，風水幾十年，也有轉回來的時候。

老威：小時候，學校裏常請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代表對孩子們憶苦思甜，還吃苦飯，特別是參觀大邑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後，受到了震動，我們都恨地主，恨剝削，不願回到舊社會去吃兩遍苦，受兩道罪，您覺得我們這種階級立場咋樣？您是否想復辟，回到解放前？

周樹德：你是明白人，何必用階級鬥爭來蒙我？早過時了。我一九七九年被摘去地主帽子，我感激鄧小平，感激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給了我第二次做人的機會。有錯必糾嘛。當然，我沒那麼大口氣，不敢說共產黨有錯必糾，我是說我有錯必糾。現在，我們的生活哪點不比解放前的地主強？有電燈、電視，肉隨



老地主周樹德的「舊照」，攝於1979年，那時中國正著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為上百萬地、富、反、壞、右摘帽平反徹底推翻血統論。周樹德沒想到人近暮年還揚眉吐氣了一回。那天他特地刮乾淨鬍鬚，穿戴了兒子的中山裝和軍用棉帽，面帶微笑地照了這張像。這是老地主周樹德嗎？分明是個土改幹部。（曾循攝）

便吃，人上了點歲數，就只待在家做點手工活，這在舊社會不可能，電燈、電視不提了，肉是一星期吃一回，鳴樂告訴我，監獄的犯人一星期也吃兩回肉。我爺、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歲，還與長工一道下田，有時牛累吐血了，人就接著拉，就這樣掙來的家產，還不如現在出去的打工仔、打工妹，兩手空空出鄉幾年，就衣錦還鄉，變戲法一般，要起新房了。若按土改時的標準，村裏一半人都是地主富農。鳴樂他爸在省城教書，鳴樂這娃兒上了大學，聽說還是博士，過去整個縣城都沒聽說有博士。私塾先生說，胡適是博士，連皇上都接見過他，向他請教問題，你想博士的學問有多大。真是祖先修來的福。我小孫兒是博士，住在北京，說不定，中央領導也經常向他請教問題，康有為說，海內一家嘛。

至於憶苦思甜，吃憶苦飯，那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都想通了。古人云：「吃盡苦中

苦，方為人上人。」我一個老糊塗，別無能耐，就幫兒孫把罪受了。開始，我的兩個長工上台控訴我剝削他們，寒冬臘月逼他們下地，工錢也剋扣了。我心裏不服，因為我也與他們一道下地，新社會也沒說冬天就不上班。漸漸，我想通了，這是命，這天下就是由好人和壞人組成，即使做不了好人，就只好朝壞蛋堆裏靠。即使我這個小小的地主不想壞了，早就沒有變天帳了，但是，上面還有，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時刻存在。比如高崗，比如彭德懷，比如劉少奇，比如林彪、四人幫，我都做過他們的孝子賢孫。你不要笑，文化大革命中，就有「打倒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周樹德」的口號。我都不認得這些偉人，卻攀上了親戚，我還與鄧小平攀過親戚，他為我們摘了帽，別說孝子賢孫，就是做牛做馬，我也情願。

老威：龍門陣擺到這會兒，我曉得您老人家心胸開闊，知命知足，難怪能享高壽。

周樹德：我今年八十九歲，早活膩了，可咋辦，越想死越死不了。堂房裏那口柏木棺材，放了二十多年，我還死不了。這已經是第三口棺材啦，前面兩口，被白螞蟻蛀了，棺材都死了我還不死。風水先生來看過好幾遍，連誇我這邊的地勢好，耳朵房正處在東南角，把西北的風水全蓋了，所以我周樹德一脈，雖然被劃成地主，劫數幾十年，但終有時來運轉，這鴻運不應在我這老不死身上，也當應在兒孫輩身上。鳴樂那孩子，因為成分不好，參軍招工都不准，還偷偷哭過好幾回，可一九七九年我一摘帽，他就考上大學，雙喜臨門，不比當兵當工人強十倍。其他孫兒孫女也不錯，都吃皇糧，告訴你，我的重孫子都讀小學了。

老威：您就更應該多活幾年，享享清福。

周樹德：你都看見了，這座四合院只剩下我一人了，其他人死的死，搬的搬。好像我在東南角把陽壽占盡了，另外四家的男丁全沒邁過五



土改工作隊長的土改筆記。從這兒開始，全國成千上萬的「周樹德」產生了。（冉云飞提供）

十歲，你不信？二十多年前，那半邊院子就是滿門寡婦啦，為首的就是我嫂子。我哥周樹貴，我婆娘周王氏都死在自然災害，不能說是報應，因為死者為大，哪怕周樹貴是冤家對頭。

老威：您還是應該跟兒孫住一起，有個照應。

周樹德：鳴樂他爸接我到省城住過兩個月，我憋出病來了。他是中學老師，挺受尊敬，我一個鄉下老頭，在高樓裏住不慣，鴿子籠一般，還不能隨便下樓透氣，因為一大幫中學生會嘻嘻哈哈圍上來參觀。有一回，我坐在籃球架下面曬太陽，剛拉開褲襠捉蟲子，就聽見周圍驚鳴吶喊，若在農村，哪個管這個？可在學校，周老師的爸咋能當眾捉蟲子？還有我抽的葉子菸，兒媳她們也聞不慣，弄得我抽菸還得下樓。唉，大城市的規矩太多，上街入茅坑也得花錢，哪像鄉下方便自由，拉泡屎在院子裏，第二天早晨一看，沒有了，野狗舔得乾乾淨淨。

淨。

我一直與鳴樂他們賭氣，幾個小輩一直纏著他們爸媽，要拆這四合院，對，這已經不叫四合院了，三面都塌了，我住的這面，柱子裏全是白螞蟻，晚上能聽見喳喳的聲音。開始聽的時候，我的皮都麻了，慢慢就習慣了。這房子正在變輕，說不定哪天就全塌了，可地基是石頭夯的，蛀不壞，堂屋前這對石獅子，腦殼都被我摸光了，這是百年老宅，小輩們不曉得，一搬家就要我的命，再好的房子有啥用？

老威：沒想到您還這麼固執。這大概是做了幾十年地主，被管制，逆來順受夠了，現在要自由。

周樹德：對，我最煩人管我，兒孫們回老家，都不敢住這院子，害怕跳蚤。我養著貓，先是一對，後來就好幾窩，這畜生喜歡上床，挨人睡。人老了，一夜到亮，身子總是涼的，全靠牠們給我取暖，趕耗子。我經常同牠們說說

話，說我們這輩人的話。前年，周樹中死了，他比我大兩歲，經常到院子裏來，擺擺舊，現在沒有人擺舊了，只有養貓，牠們說不定是死去的人變的。冬天，牠們鑽被窩，呼嚕打成一片，使我想起年輕時販鹽住店，一張通鋪擺十幾個人。

老威：貓會傳染病菌的。

周樹德：我的病菌比貓還多。

老威：嘿嘿，是這話。不過，這房頂太漏，好些地面積著水呢。

周樹德：只要床這塊不漏雨就行了。

老威：您對生活的要求這樣簡單？難怪您長壽。

周樹德：像我這樣，死活也沒啥區別。

老威：您不像個地主，倒像個守破廟的和尚。

周樹德：您覺得地主應該咋樣？

老威：應該有變天帳呀，小學課本裏就這麼寫的。

周樹德：您在開玩笑。不過，破廟也守不了幾年了，村裏人常常藉故到我這兒來要東西，我編的背架子、蠅蠅籠、蓑衣、斗笠等等，我的碗筷也有人偷。按迷信的說法，長壽的人死了，參加喪禮的會將他的生活用品帶回家給孩子用，以添福添壽，可我還沒死，人們就等不及了。

老威：您是個風趣的老人，我和鳴樂還是希望您搬進城，當然，到潘家溝他姨家也不錯，社會進步了，生活改善了，到處都有長壽老人嘛，打打太極拳、釣釣魚，貓狗也哪裏都能養，您試一試與別人交往，不一定就合不來，說不定，您的故事有許多人喜歡聽。

周樹德：我的棺材放哪兒呢？

老威：城裏時興火葬，您老不用帶棺材。

周樹德：燒成灰？那不行，魂就沒法還了。實話告訴你，我的墳地都選好了，就在鳴樂他奶旁邊，我留有空穴，好去處，風水先生看過，

它正處在來鳳山的尾巴上，所謂龍頭鳳尾，地脈旺著呢。我沒工夫與城裏人扯淡，我活得踏實，或許等大家都到了陰間，就該我向他們憶苦思甜了——現在一想到死，我就樂哈哈的，就覺得這地主沒白當。為兒孫造福嘛，聽說現在又可以買房買地了，地主又多起來了。

老威：您認為會再一次劃階級成分嗎？

周樹德：你們這一輩人的事，天曉得。

被敲詐勒索者胡牛

起緣訪採

胡牛是成都小有名氣的觀念藝術家，兩年前為生活所迫，揮淚下海，做鮮榨椰奶生意，卻一直不在狀態上。「錢沒賺兩個，麻煩惹了不少。」他躺在醫院裏對我苦笑道。天真無邪的眼睛卻閃動著淚花。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秋意如詩。我的內心一陣陣發冷。

「闖天下去吧，今年是個坎，」我說，「你翻過去就好了。」
這種詩意的句子在現實中顯得虛弱、虛偽。

老威：胡牛，咋躺進醫院了？

胡牛：不曉得。昨晚十一點多鐘，我溜回蕭家河的住處，取了些換洗衣服，就接到一個覆台的傳呼。我打電話查詢，原來又是××的留言，大意是讓我放心，她會擺平一切。我心裏熱乎乎的，眼淚都差點墜下來，患難見真情，雖最終分手了，畢竟還是轟轟烈烈愛了一場。我情緒極其複雜地出門，下了三層樓，就被迎

頭一悶棒打暈了。恍惚中，我感覺有千軍萬馬，醒來時，卻睡在這兒，肋骨斷了一根，這是警告，下次就沒這麼便宜了。

老威：你報警了麼？

胡牛：恐怕沒啥用，警方重證據，而他們來無影去無蹤，豈能傻等著讓你抓？況且，也抓不完。

老威：你曉得他們是誰？

胡牛：曉得。每一個被追殺者心裏都清楚殺手是誰，而警方又不可能成天兜著你轉，許多無頭案年復一年地立在那兒，我算啥？不過，他們不會輕易取我的小命，他們要錢，就找了個理由。

老威：大半年前那場生死戀？天！不是早斷了嘛，你暗中與××還有來往？

胡牛：沒有，她後來嫁人了。為了悼念那種銘心刻骨的感覺，我在夏天的一次觀念藝術展中，推出了一個作品叫「玫瑰禁忌」。透澈的玻璃裏，放一把噴了漆的黑玫瑰，四周散落著一大圈花瓣，像血跡被參觀者肆意踐踏。所謂的愛已經在我空空如也的胸腔中散發著工業的臭味，還有什麼好說的？

老威：當時我扔了把荔枝殼在花瓣中，你攆著我吼。

胡牛：你破壞我的作品，我的愛再不值錢，也不是食物垃圾啊。

老威：她值得你這樣麼？我估計是現任丈夫搞的鬼。

胡牛：我早打過電話，××根本就蒙在鼓裏，她男人還說我打騷擾電話，反而破口大罵。我急得七竅生煙地頂回去，「那撥人對我們的事瞭解得清清楚楚，不是你是鬼！要錢，你就親自出面嘛。」她男人一聽毛了，「我要雞巴錢！辦你不簡單，橋頭雇兩個民工，幾千元解決問題。」

老威：後來呢？

胡牛：我接二連三地接到匿名電話，什麼「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什麼「不給錢也行，留一隻手下來，我們帶回去向雇主交差。」還說：「不信就伸頭朝樓下溜一眼，有一輛麵包車停在大門口等你，要不要我們上來綁你到郊外解決？」

老威：沒王法了？你應該早通知我，商量設個套。你假意答應交錢，約好時間、地點、暗

號，再報警。我呢，事先約一夥搞新聞的朋友，扛攝像機躲在暗處……。

胡牛：匪警片看多了吧，老威？趁交錢的剎那，一網打盡，哪有這種便宜？你看，下崗浪潮如江河洶湧，這社會上的混混，像渾水裏的泥鰍。從前搞觀念藝術，純上了天，後來為生活所迫，做了販賣鮮榨椰奶的小老闆，方從空中樓閣跌下來，腳踏實地招促銷小姐，她們年紀輕輕，花招卻五花八門，這也是為生活所迫。唉，這世道除政府之外，還有一種自發的無形的勢力，一大批遊手好閒的人是它的群眾基礎，這同書本上的江湖不是一回事。

老威：你按江湖的規矩交錢啦？

胡牛：如果沒背景，按規矩，一旦有人巧立名目敲詐勒索，你一般只能出點血了帳。可這次，他們的胃口實在太大。我的生意一直虧，賣出去的椰奶不太好收錢，因為酒樓也不景氣。我已窮得連內褲也沒多餘的了。

老威：他們肯定一開口就是幾千？

胡牛：四萬元人民幣。

老威：活搶人啦？你又不是銀行。

胡牛：我也喊：「我不是銀行！」但他們說：「這年頭，人人都搶劫，只是搶的方式不同。你做鮮榨椰奶，一杯成本最多一元錢，賣進酒樓就是十五到二十，不是搶劫麼？誰來替顧客向你討公道呢？」

老威：你等著挨宰？等來了……這個下場？

胡牛：我走投無路，就打電話給一個作家朋友，他有社會影響，馬上替我找了位有黑道背景的名律師，約好第二天下午一起到永豐立交橋下吃講茶。

老威：現在還興這個？

胡牛：吃講茶的歷史悠久，從明、清到民國。過去是由袍哥老大或當地名紳出面，聚會扯皮雙方到茶館，藉吃茶，講道理斷公道。解放後，這種黑道風氣鏟除了。我沒料到現在又死

灰復燃，敲詐勒索也吃講茶！

老威：這有啥公道可斷？兩個文人陪你不行。

胡牛：緩兵之計而已。我們到了茶館，就被一些人圍住了，吃講茶成了批鬥會。但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是一幕現實的活劇，每個人都安排了角色，並經過精心排練。坐在我對面的是個煙灰一般的說客，說客旁邊是自稱武警的槍客，槍客背後是聯絡官，從頭至尾都在打手機，彷彿隨時能招來千軍萬馬，把我踏成肉泥。還有成都市面上的職業殺手，一個害了紅眼病，穿著油漬西裝的胖子，胖子的助手捧著個文件夾，似乎在準備做記錄。我那見多識廣的作家哥們見此陣仗，曉得凶多吉少，就來個以靜制動。果然，說客起身作揖，垮至膝蓋的吊襠褲扇起股臭風，「朋友，人生何處不相逢，東西南北哪條道？」還是律師厲害，當即回答：「不是黑道，是正道。我，張乾明，方圓律師事務所主任，這是我的名片，坐不改

姓，行不改名。諸位若願意與鄙人交朋友的，請留下行蹤。」眾賊見老張氣宇軒昂且字正腔圓，毫無懼色，忙紛紛拱手說：「原來請的是兩位老師，失敬，看茶！」

雙方重新施禮入座，說客操起鴨公破嗓托出開場白：「黑道白道，正道歪道，講的是個公道。喪失公道的屁兒蟲，人人得而誅之。你，胡牛，正是這樣犯了煞的屁兒蟲。古往今來，殺父之仇、奪妻之恨、斷人財路、抽人底火被稱為四大罪惡。你居然搞了人家的老婆！」

我忙聲明：「不是老婆，是女朋友。雙方都有競爭的權利嘛，況且我還是個失敗者。」「閉嘴！」說客打斷我。七八隻手頓時都伸過桌子，戳我的鼻子尖，成都殺手蒲扇大的巴掌，眼看就要當頂拍下，把我的腦袋硬榨進肩背裏。「如果是我的婆娘，哼，看我不血洗你們全家！」

我的兩位朋友忙架住眾賊，律師說：「現在不是舊社會，歷史發展了，這奪妻之仇嘛，就算不了啥，我一年不知要打多少起離婚的財產分割官司！現代人，好合好散，如果我遇到類似情況，會主動提出離婚的。」槍客聞之瞪眼說：「婚要離，人要殺！我們專程從樂山趕上來，知會成都市面上的各位老大，就是為了辦這事，依我說，綁跑算了。」

說客露出恨鐵不成鋼的神色，「胡牛呀，胡牛，按說我們這種冷面殺手，應該見面就捅你幾刀，讓你醒點眼子，涼快涼快，偏偏我又同情你是個讀書人！」

我說：「就這幾根筋，剛了也拿不出四萬元。」說客說：「今天你帶了兩位老師來，證明還是有誠意的，你能拿出多少？」我說：「最多當面向××的男人賠個不是，請大家一台客。」

說客說：「一台客？笑話。我們一撥人遠

道從樂山來成都，候了你幾天，這差旅費、辛苦費、成都市面的打點費，就值一桌酒席？啥子山珍海味這麼貴？」

我還要頂，律師忙攔住，「大家給我張某人一點薄面！我在打點官場之餘，好歹同道上的朋友交情不錯，樂山的周氏二虎，拖了命案的，逃到本地首先找的舊的。現在發了，開了好幾家搏擊學校……。」

說客不認黃，「樂山的龍頭，我們只認雷公，至於老的，我們沒聽說，也不想聽說。老師有這方面的朋友，可以介紹來會一會，談得攏練酒，談不攏練刀，不打不相識嘛。」

律師說：「都在江湖上混飯吃，何必扯破臉面？黑道水深火熱，總有要扯倒碰到的關係。不然，胡牛拿不出錢，你們把我綁去好了。兄弟為警官學校出身，同學遍天下，失蹤一盤當體驗生活，讓一千個警察滿城拉網找人好了。」

成都殺手冷笑數聲，丟出一張名片，「請神送神，交個朋友，有啥不敢？」

我忙接過來讀片子上的字，頓時冒一頭冷汗，「清潔社會，替廣大客戶伸張正義，討回公道，維護傳統的倫理道德，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全部的熱血和生命捍衛客戶的權益不受侵犯。」

在名片上面，竟赫然大書著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律師此時才意識到對手不是鬧著玩，說客勸住躍躍欲試的眾賊，滿腔激情地背了首打油詩：「下崗工人不要愁／腰間別把小斧頭／街頭巷尾站一站／該出手時就出手」。

老威：你們咋脫身的？

胡牛：說客把我喚到一邊，我假意同他討價還價，最後總算「欠帳」兩萬元，限一個星期交清。「你是逃不掉的，」有人抓住領口威脅說，「黑道的網比公安局還密，半個鐘頭就能

把你從上千萬的城市人口中揪出來。」

老威：你一個窮鬼，命也不值兩萬元。

胡牛：我也有同感。因此當即就由律師的車拉著，在城裏轉了五、六個地方，最後找個朋友家落腳。我有家不能回了，房是租的，生意已經轉手給別人，剩下的就只有書和床了。那作家哥們曾替我求律師，讓他搬出另一撥職業黑道去收拾場面，律師說：「他們也是靠這個吃飯，如果小胡出得起錢，可以由我轉託，斷這幫混混幾隻手腳不成問題，當然錢越多，擺得越平。」

老威：要是我，砸鍋賣鐵也要出了這口惡氣！

胡牛：我哪來的鍋？總之，這兩萬元，不管你給哪一方，明的，暗的，不曉得有好多張老虎嘴在等著分肉。三十六計走為上，我次日就出逃了。

老威：這麼容易就溜了？

胡牛：他們還認為我有生意在那兒，其實，已

山窮水盡了。這該死的鮮榨椰奶！××就曾是
我招來的促銷小姐。公司興旺時，我有一桌八
個促銷小姐，活動在幾家大酒樓，進行榨奶演
示，我他媽為啥別的女人不找，偏偏找上了×
×。我還以為是一場真愛，在這場真愛前，我
已兩年多沒碰過女人了。我和她有過令人回味
的浪漫時光。

老威：你是個蹩腳的浪漫主義者，惹了殺身之
禍也不回頭。唉，你既然出逃了，為啥又被盯
上了？

胡牛：××給我打傳呼，頭兩次我忍住沒回，
後來也不曉得怎麼心一軟，就回了。她在電話
裏就哭起來，說早知嫁了這麼個人，拚死拚活
也要跟我。她還說寧願自己受傷害，也不願我
背井離鄉，她會出面擺平這事兒。

老威：你咋這麼愚蠢？

胡牛：我是藝術家，做不來買賣，我平生就這
弱點，見不得女孩掉淚。她一可憐，我就心潮

澎湃，在屋裏走來走去，搓手、掌臉，不知如
何是好。成都多雨，她賭氣就去露天淋雨，我
陪她淋，一件一件脫衣裳為她遮雨，隆冬天氣
還亮過一身排骨。想起這些，我就不顧一切從
外地跑回成都，一露面，就被綁架了。車開到
郊外，抬出一架鋤刀，我的右臂被固定在刀
口。幸虧我急中生智，大叫：「借錢去了！」
才刀下留臂。狗雜種們寬限我兩天，讓我回蕭
家河，從七樓遠遠望了××一眼。她把我害這
麼慘，可我恨不起來。

**藝術，愛情，罷了罷了！這些我自以為能
淨化靈魂的東西都救不了我。報案，沒依據，
我曉得，我是小人物，命不值錢，但至少比那
些社會混混要高貴些。我下不了魚死網破的決
心，那樣會成為藝術界的醜聞，我不想成為顧
城第二。接著，我就住進醫院了。**

老威：××還在欺騙你。

胡牛：她不會。但我直覺到她已被控制了，一

隻看不見的手，扼住她的喉管，逼著她充當誘餌。老威，你一定拉兄弟一把。

老威：除了報警，我似乎想不出任何高招。

胡牛：報誰的警？你不幫我，我就只有買把大片子菜刀，壓在這枕頭下防身。等出院後，就把菜刀背在書包裏，到了約定交錢的時間，提出來就砍。今天報載，有個民工被地痞敲詐急了，就提兩把菜刀把碼頭上的舵爺劈了，連抓人的警察都拍手稱快，「這一害終於被除掉。」

老威：有人給錢，這民工就會轉頭砍你。

胡牛：也許吧，我一個藝術家，淪落到這地步，還有啥子好說的。我內心深處不願做陳勝、吳廣，但難保不被逼成陳勝、吳廣。老天爺，你不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麼？太不公平！

老威：胡牛，你別哭，我會幫你，大不了豁出去。今晚我回去，找幾個朋友，給你化化裝，

混出成都再說。唉，世紀末了，人人都想發橫財，你看，街上蕩著那麼多閒雜人員，誰又比你活得好一些？你才二十多歲，正是闖天下的年紀，這是個轉折點，到了下個世紀，一切都會好的，別哭。

夢遊者之妻黎英

起緣訪採

我一直對是否有夢遊者存在疑問，直到有一天，讀到老詩人牛漢的文章「關於我這個人以及我的詩」，其中寫道：「由於被擊打，我的顱內有瘀血，血塊壓迫神經，使我成為一個夢遊病患者，已經折磨了我半個世紀。夢遊幾乎成了我生命的特徵。夜裏夢遊，白天也夢遊，我成為一個清醒不過來的夢中人。」

我與牛漢是忘年之交，可他那一米九〇的個頭泰山壓頂，使我不敢正面提及他的病症。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我經朋友介紹，認識了老革命黎英，無意間知道她的丈夫，七十多歲的小說家關東先生與牛漢的經歷相似，便有意同她聊起來。

窗外的陽光已失去了溫暖，但我依然聽得一陣陣心熱。誰說這不是一個歷史童話呢？

老威：黎伯母您好。我曾在最近的一本雜誌裡，讀到關東老師的一篇小說，其中有關夢遊的情節，寫得尤為逼真。我想知道這是不是關老師的親身經歷？他能如此完整地回憶、整理自己的夢嗎？

黎英：不止一個人這樣問，因為關東的夢遊症是眾所周知的，他早年思想進步，參加反對國民黨腐敗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時，同前來鎮

壓的軍警搏鬥，被抓進監獄，折磨了四十多天。出獄那天，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完字，就穿過黑洞洞的走廊。他感到自己的腳步聲太大了，太空曠了，就盡量走得輕一點、慢一點，終於快到頭了，他鬆了口氣，卻不提防一群黑影從走廊的各個部位挪了出來，他猛一翻身，後路也被堵了。關東的塊頭大，學過西洋拳，他拿了個架式，準備迎戰，可對方人多勢眾，

並手握粗木棒。他很快被逼到牆角，大約有四、五根木棒同時砸過來，他雙拳一分，擋飛了兩根，然而迎面的一根，卻擊中了腦頂蓋，他大吼一聲就昏倒了，醒來時已經自由了，躺在窗明几淨的醫院裡。我在這所醫院做護士，所以我知道他的病根，並情願嫁給他。

當時，他簡直成了大英雄，許多社會團體前來探望他，其中有宋慶齡、何香凝，還有一些挺有名的電影演員。他的病室被鮮花堆滿了，都是姑娘們送的。在這種社會熱情的鼓動下，關東很快就恢復了，還接受了記者採訪，擺著拳擊姿態讓人照相。那時正值解放前夕，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要員們紛紛找退路，要麼去台灣，要麼去歐美，所以，社會處於失控狀態，關東出院，也無用武之地，就在主治醫生的勸告下，療養了一段時間。

關東的日常起居由我負責，漸漸，彼此產生了感情。有一次，我端著藥盤從值班室出

來，突然聽見關東的屋子裡傳出一聲大吼：「嗚！」比火車汽笛還響，我一哆嗦，藥盤掉地下了。我顧不得拾起來，急忙趕去撞開門，所有的值班人員都被驚動了。可關東面對大夥的驚愕，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當時站在窗前抽煙。我撲過去扶住他，他卻拍拍我的手背，平靜地微笑說：「怎麼啦？這麼多人到這兒來，出了什麼事嗎？」一個護士剛要回答，卻被主治醫生攔住了，「沒事，」他說，「大家都回去吧，沒事。」

關東見大夥有些反常，就抓住我的手追究。我以為他演戲呢，氣得不知說啥好。後來，院長找我談話，說：「你真打定主意嫁給關東了？」我的回答很肯定。「可是，」院長說，「關東的病也許永遠好不了。」我急忙問：「他得了絕症，最多能活幾年？」院長揮手打斷我，「看你想哪兒去了。關東的病根是在監獄裏留下的，國民黨特務把他打成腦震

盪。他顛腔內至今殘留著一塊淤血，以院裏現有的醫療條件，是無法開顛取出這血塊，所以，一旦這東西壓迫中樞神經，他的記憶就會出現間歇性的空白。他在這兒治療了一個多月，剛才可是他首次發病。他大吼一聲，然而記不住自己曾經吼過。」我聽得楞住了，又問：

「他經常這樣嗎？」院長回答：「心情緊張、壓抑、興奮過度都會出現病兆。不過，只要關東性格樂觀，什麼事都看得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北平馬上要解放，以後共產黨領導中國，社會肯定會更安定民主進步。關東才二十多歲，再過幾年，醫療條件改善了，他的病根也不難除掉。」

我沒想到，這病一拖就是幾十年！我對他的吼叫習以為常了。可當時院長沒說，這種病症還有比吼叫更加極端的表現形式——夢遊。

關東平時的言談舉止很穩健、很體貼，而夢遊是他生命中的另一面，無聲無息，卻充滿激情

和執著。像佛洛伊德曾經描述過的一樣，所有的夢都是突兀的、殘缺的，與病人早年的經歷密切相關。因此，關東不可能自己回憶整理自己的夢，他連一秒鐘之前的吼叫也記不得。他的夢遊小說是我反過去向他敘述的。

老威：關東老師第一次夢遊是什麼時候？

黎英：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剛結婚三個多月，北平市民幾乎都感覺到快和平解放了。關東大學畢業，也沒個去處，就暫時住在醫院我這兒。解放軍進城的頭天晚上，我們都興奮得睡不著覺，因為地下黨的學生組織已通知了我們，約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北大集合，夾道歡迎解放軍。我對關東說：「你還是合會兒眼吧，還有兩個小時就天亮了。」關東體貼地抱住我說：「你也睡一會兒。咱們都不說話了，怎麼樣。」

我打了個盹，就感覺到天亮了。但是直覺告訴我，不會這麼快。我是護士，常值夜班，

所以特別警覺。我捺開窗簾，果然滿天星斗。身邊的關東不見了。我坐起來，喊了兩聲沒回應，就拉燈四處看。終於，我聽見廁所有響動，就光著腳溜過去窺視。迎面是關東的巨大背影，他正對著鏡子嚓嚓刮鬍鬚。我輕輕喚了兩聲：「關東，關東！」他不理我，繼續刮他的鬍鬚，直到弄光，才無聲無息地洗臉，極其緩慢地轉過身。他的脖梗上淌著血，兩眼直楞楞的，由於個頭大，他的目光就從我的頭頂越過去。我知道怎麼回事兒了，就不敢再喚他。因為醫護常識告訴我，夢遊症患者是絕對不能在進行之中被喚醒的，否則會發生意外甚至猝死。我回到床上裝睡，他緊接著過來，從半空中彎下腰，撫拍我的臉，見沒反應，又吻了我的前額。這些日常動作，在正常情況下是極溫柔、極浪漫的，但此時就顯得僵硬、機械。我不敢喘氣，心裏祈禱關東快點回到床上，不料他卻軍操似的一個後轉，直挺挺地向前走去，

出了門。

我緊隨其後，這條路我們都很熟悉。我怕他順著這條林蔭道繞出宿舍區，進住院部，這就太糟了。我趕緊抄近路去關了後院的柵欄門，這樣，他在夢中出不去，就會結束散步回家。

我又錯了。關東攏門時只咕噥了幾下，就一個轉身上了岔道。那兒根本就沒路，而穿過兩個花圃就是與傳染科緊鄰的太平間。我嚇得手腳抽筋，但只能跟著他。前面沒捷徑可抄，叫值班大夫又來不及，我跌跌撞撞地瘋跑，才與他保持了五米的距離。來到太平間，見門鎖著，我心想這下好，他會回頭了，就躲起來。不料門卻開了，原來鎖只掛在扣上。

關東在太平間折騰，他從冰棺裏把兩具遺體扶起來，與它們一起靠牆立正，然後脫下襯衣，撕成三塊，一人分一塊。他開始張著嘴，不出聲地領呼口號，還搖動著冥冥中的小旗。

我驚嚇交集，急忙去敲收屍師傅的門。那師傅見過世面，在鄉下就常給別人辦喪事，他聽完我的哭訴，就不聲不響地從屋角撿了根小棍子，到了太平間，他灌了幾口酒，把瓶子塞給我，示意我回家，自己的身體卻一下子變得硬邦邦的。他蹭到關東身邊，並排站定。這一行四人，又演了一刻鐘啞劇，醒者到底趁夢者舉臂的瞬間，把小棍插入他的拳頭。然後牽著棍子開路了。關東乖乖地緊隨其後，回到家門。但見那師傅一縮腦袋，魚一般滑進夜色裏。關東仍然直握著小棍，被無形的力量牽引而入，並在客房拐了個彎，高視闊步上床，在我身邊躺下，頓時，鼾聲如雷。

經歷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幕，我終於身心交瘁，天剛矇矓亮時反而睡著了，連鬧鐘也沒驚醒。下午一點，我與關東不約而同蹦起身，叫聲：「糟糕！」就手忙腳亂地朝外面跑。滿世界鑼鼓喧天，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原來解放

軍早進城了。我們立即匯入群眾的洪流，關東在太陽下笑得非常燦爛。真的，我愛這樣百折不撓的男子漢，要不，我那天就悄悄離開他了。

後來，關東悄悄對我講：「我們怎麼可能誤點呢？我整夜都在做歡迎解放軍的夢。我刮了鬍子，穿好襯衣準備上街，卻見鐵柵門關著。我又繞了條捷徑，見兩個朋友還在睡，就扶他們起來，在牆根活動手脚。後來通知集合的人來了，我跟著他，卻被牽回家裏。我想起床，老是不行，腳都抽筋了，眼也睜不開。」
老威：這太危險了，您沒告訴他實情；關東老師沒在夢遊時傷害您？

黎英：他從來沒有傷害過誰。開始我提心吊膽，就悄悄向領導匯報，徵得同意，就在他的水杯裏放幾粒安定片，讓他不知不覺地在睡前喝下去。爾後叫人從外面鎖住門。這樣，即使夢遊，關東也只能在屋裏轉悠。他是個粗枝大

葉的人，只感覺有點不對勁，但沒深究其中有什麼名堂。漸漸我發覺，這夢遊同樣受環境、周期等因素的影響，一個月中，總有那麼幾天有病兆，而平時的情緒只要不過分起伏，就沒有多大問題。關東愛好文藝，新政府接管和改造舊的印書局，合併幾家成立出版社後，他就作為思想進步的青年骨幹進去了。不料我們剛從醫院搬出來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了，關東瞞著我報了名，要作為一名戰士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我知道後，急上了房，可又不敢把真正的理由搬出來，那對關東的打擊太大了。

我只好騙他說懷孕了，他咧著大嘴笑，那年頭，一切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妻子懷孕根本不能成為丈夫不上前線的理由。於是我就找醫院拿出病歷證明，可院長剛被懷疑有「特務嫌疑」，正關禁閉寫交代材料，而解放軍代表不太熟悉舊檔案。待我死纏活纏，找到當年的主治醫生翻出病歷檔案，已經又過了三天。

關東剛隨著大部隊出發，只留了張條在家裏。我急忙趕火車到遼寧瀋陽，丹東去不了，要特別通行證。滿街的部隊和群眾，哪去找啊，我只好把關東所在部隊的具體番號告訴志願軍總部的一位參謀，而此時，已能隱約感覺到前線的炮聲了。

關東在朝鮮幹了三個月戰地記者，非常出色。他不僅稿子寫得漂亮，還能在關鍵時刻拿起槍來作戰，他有射擊的天賦，甚至榮立過二等功。可不久，他卻被當作「美蔣特務」抓了押送回境，原來，在一次夜間潛伏任務中，他突然從灌木中躍起，丟掉槍，大吼一聲。這無異於給敵人報警！槍炮聲立即大作，幾座碉堡構成的火力網封鎖了一切，壓得潛伏部隊抬不起頭。眼見傷亡慘重，指揮員只好報告總部，請求炮火掩護撤退。敵人隨後打出了燃燒彈，灌木叢成了一片火海。

關東小腿挨了一槍，被咬牙切齒的戰友們

反剪著拖了下去。醫院提供的病歷使他免於上軍事法庭，他回到北京，懊悔不已——這幾乎成了他終身的心病，然而，如果不是腿上有槍傷，他仍然記不起自己曾經吼叫過。

老威：聽到這兒，我替您鬆了口氣。關東老師知道自己的病灶，他以後怎麼辦呢？這是否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

黎英：普通人遇到這事，肯定不知所措，並且會埋怨親人不及早告訴自己。但關東是條好漢，他最關心的永遠是別人。他在家喝了幾宿悶酒，老是說：「沒傷著你吧，黎英？要不，咱們離婚，以免我發病夢遊時傷著你。」我拿出護士的能耐安慰他：「你是真心愛我的，怎麼會傷我呢？夢是潛意識的反應，你的潛意識也是善良的、透明的。」關東的眼睛直視著我，半晌才說：「你沒撒謊，也沒敷衍我，從你的眼裏能看出來。」接著又歎息說：「那次潛伏發病，不少戰友因為我而犧牲了，可我還

活在世上受良心的譴責。」我只好繞開這話題說：「關東，你一定要振作起來，我們都還年輕，你的病能治好。」關東說：「有了你，我也相信自己會健康起來。」你聽聽，這就是關東，這麼多年過去，這話我仍然牢記在心。

老威：對於這個墮落的九〇年代，您們的這段經歷像是神話。那麼後來，關東老師的病治得怎樣？

黎英：關東在單位人緣特別好。所以領導器重他，任他到哪兒治病，都答應，都出錢。當時去了上海和廣州，也找過蘇聯專家，均不敢貿然做這種生死攸關的手術。國內醫療條件有限，外國又去不了，沒辦法，只好拖著。關東為防意外，每晚總是熬夜看稿子，待我睡熟了，才將臥室房鎖上，自己住客廳沙發。在休息前，還將室內鋒利的東西都藏好，反鎖住門，方咕咕灌幾兩白酒躺下。由於關東的自我防範，所以好幾年沒出問題，頂多就是第二天

醒來，發覺自己從沙發滾到了地上。

一九五七年反右，由於單位內部的同志關係融洽，所以幾十號人，只劃了幾名右派，這顯然沒達到上級下達的指標。最後一批，又劃了兩名，但算來算去，還差一名「右派名額」。怎麼辦？如果不主動上面就會派工作組，幫助大家提高認識。你想，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一個在出版方面政治問題不少的地方，連十個右派也數不夠？可領導就是狠不下心來整人。他甚至當著大家的面說：「實在不成，只有我老劉去湊這個名額。因為出版的終審權在我這兒，一差半錯的責任都是我。」關東一聽急了，說：「不行，你家裏四世祠堂，出了右派，拖累家人咋辦？還是讓我上，我光棍，沒負擔。」領導說：「你老婆會同意嗎？」關東說：「以前我治病，你什麼都答應。現在有這麼好一個報恩機會，我兩口子高興不過來呢。」領導又說：「你沒反黨言行

啊。」關東說：「我馬上就當著大傢伙說些反黨言行。如果還不夠格，我就承認在做編輯主任期間，許多右派作者的稿子沒送終審，因為我那時不知道這些人後來會成右派。」

老威：關東老師太棒了。

黎英：只棒了幾分鐘，就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價。當了右派不久，我們就下放到河北農村。臨走時，關東到單位大院去告別同事。沒料到相隔兩月，大家就忘記他是怎樣當上右派的了，紛紛躲避。從前一個關係挺好的女同志，一見他彎下高頭大馬一般的腰，竟驚惶失措，失腳跌進臭水溝裏。關東天真無邪的笑容凝固了，回到家中，喝了半宿白酒躺下，一會兒就起來夢遊了。這一回，他破窗而出，到野外嗨嗨練拳。天亮時，有人在一棵樹下發現了他。這次意外令他十分沮喪，下鄉後，他白天拚命幹活，晚上臨睡前，總要用繩子把腳捆在床上，打成死結——這個殘酷的習慣保持了很多

年，直到七〇年代末回到北京。

老威：你們沒有孩子嗎？你們感情那麼好，有孩子一定挺聰明。

黎英：開始治病沒顧上要，後來他成右派，我隨他下放到河北某縣醫院工作，又遇三年天災人禍，就不敢要了。關東說：「這年頭，大人能活下來就不容易了，哪敢要孩子？」後來糧食不緊張了，他又怕右派的後代受株連。

老威：三年災荒餓死那麼多人，你們怎麼緩過勁的？

黎英：醫院的糧食總要比外面多些，而關東總愛到縣委去蹭飯，威脅別人：「餓死北京右派，是給共產黨抹黑。」我們的肉食為產婦的胎盤，那時的縣城還迷信、落後，沒人過問這種東西。

老威：現在的醫療條件不錯，出國治病也容易，關老師的病根挖了吧？

黎英：關東不肯花這錢，他說死血塊在腦袋裏

待了這麼些年，一下子掏出來，顛腔會不會感到空？這是什麼話。七十歲的人了，還像孩子似的。不過，經歷了若干風風雨雨，我們也看透了。外面這個小院，雖然巴掌大點，把門鎖上，關東也夢遊不到哪兒去。這兩年，不扣房門，他都不去外面了，頂多在半夜起床，刮刮鬍子，坐進書房看看書。有一次，我悄悄起身，溜到門口窺視，不料他竟開口問：「黎英，你在那兒幹嗎？」把我嚇了一大跳，原來他沒夢遊。

關東的心態很年輕，八〇年代，作協砍掉了一份著名的青年雜誌，引起文化界的普遍不滿。關東聞訊，穿著一身T恤衫就跑步去了作協機關，坐在那兒就不管不顧地嚎啕大哭，招來大群圍觀者，他是在模仿楚國忠臣申包胥哭秦廷呀。這股勁，一直保持到離休以後。前不久，他半夜讀一份科普刊物，欣喜若狂地搖醒我說：「南美的這個小國有個夢遊村，這兒的

村民晚上工作，白天夢遊。當旅行者在中午進去時，太陽昏黃昏黃的，許多人在街巷間直挺挺的出沒，卻沒有一絲聲響。兩人狹路相逢，眼看要撞一塊了，卻又奇蹟般地同時側身，肩膀如穿梭的魚。這兒到處都遊蕩著眼睛血紅的狗，長長的舌頭有時也拂過樹下倒垂著的人臉。只有過了黃昏，村裏才漸漸熱鬧，雞開始報曉，鐵匠舖傳出叮叮噹噹聲，人們伸著懶腰從屋裏屋外爬起來趕集，到了午夜，燈火燦爛，馬戲班子進村，街上就擠得水泄不通了。」

老威：這個故事我也讀過，關東老師想去旅遊吧？

黎英：他不認為是故事。他現在正到處收集有關資料，說有生之年要去拜訪一次。他說：「那是夢遊之鄉，不夢遊的人就不正常。我懷疑馬奎斯去過，要不他的《百年孤寂》怎麼像夢話一般？一定是打著瞌睡寫出來的。我曾嘗

試在夢中寫東西，不成，明明寫了許多驚人之語，可白天一看，寫字桌上還是白紙一張。」

老威：看來，夢遊症之於關東老師，既是禍，也是福，至少，夢遊使他對這個渾沌的世界保持了一種距離，一種恍若隔世感。他是應該進天堂的那種純粹的人。

黎英：他一直生活在天堂裏。

吸毒者黃河

起緣訪採

黃河出身於書香門第世家，八〇年代又曾是頗有名頭的尋根詩人，現在吸毒成癮，墮入淵藪，真令人感慨萬端。辱沒祖宗麼？可癮君子都不認祖宗；自取滅亡麼？可黃河咬定的「藝術」就是自取滅亡。兩年前的某一天，他失控斬斷了自己的右手無名指。

這次訪問時間為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烈日如火。我背心短褲，手握地址，騎單車一路尋找，好不容易才抵達成都東門大橋附近的一條小街。某單元樓內，昔日一米七六的壯漢黃河已被掏成一具皮包骨頭的空殼，只有兩眼賊亮，灼灼逼人。

晚上回家看電視新聞，方知今天是國際戒毒日。為嚴肅法紀，各地又處決了大批毒販，群眾拍手稱快。

老威：你為什麼吸毒？

黃河：這由不得我自己。

老威：這是藉口，你曾經是作家，想戒肯定能戒。

黃河：我為啥要戒？

老威：你看你，五十開外的人了，還這麼喪心病狂。對不起，我找不出更合適的詞彙。你的家呢？老婆、孩子呢？

黃河：我要這些幹啥？身外之物。

老威：身外之物？好好，算你狠。你乾脆別住房子，也別睡床，躺到大街上去。

黃河：只要有藥吃，住哪兒都一樣。你要這房子？賣給你吧，兩千五百一個平方，建築面積七十平方。你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就先付一半，或者先出訂金，咋樣？這張床你可能不會要，床頭裂了個縫，是我上次癮發缺藥時撞

的。

老威：好一個鐵腦殼！痛麼？一張血糊糊的老臉，難看麼？

黃河：挺舒服的。

老威：傾家蕩產也不回頭？

黃河：什麼叫家？什麼叫產？你是詩人，肯定讀過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自由的，放縱的，吸著大麻朝前走，橫貫整個大陸，連女人都擋不住。你至多與她性交，而性交時聳動著身體，這也是一種走路的方式。一個人光溜溜的生下來，不是只與陽光、空氣、水、食物發生關係麼？為什麼要與國家、社會、家庭發生關係呢？我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呢？原來我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吃藥上癮後，我不想就明白了。

老威：你第一次吸毒是什麼時候？

黃河：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一號。

老威：你記得這麼清楚？

黃河：那相當於我的初夜，連妓女都記得自己的初夜。不過，第一次吸白粉毫無快感，我趴在床沿，嘔了十幾分鐘，過後身體軟溜溜的。

你知道，八〇年代風行文學，尤其是風行詩歌，就像現代風行做老闆一樣，中國百分之九十的城市人口都傾慕詩人。我也寫過兩天詩，還學朦朧詩人某某，遍尋中華民族之根，創造史詩。我準備先去敦煌，住下來感受一下氣氛，再漫遊大西北，向浩淼的沙漠索取靈感和想像。我是第一次去北方，臨行前，我讀了不少介紹敦煌的書，還隨身帶了一些西部詩人的作品。一天一夜後，我在甘肅蘭州下了火車，按當時黑道詩壇拜碼頭的習慣，我手持四川著名詩人某某開出的路條，去叩訪當地的一位邊塞詩人老黑。老黑大塊頭，特豪放，二話不說就下館子灌酒。昏天黑地到夜裏十二點，老黑又架著我，到西郊去看朋友。地上全是鐵軌，我們深一腳淺一腳，摔了無數跤，才捱攏一個

小貨站。那晚上的月亮特別大，還長滿紅紅的毛，我還聽見月亮在叫，聲音又尖又遠。老黑說，來感覺了哥們，一會兒讓你抽點白粉，感覺就大了。

那貨站背後是一個斜坡，我們一屁股溜下去，腳抵住兩扇倉庫大門才煞車。一個穿軍便服的開門出來，老黑叫聲「大劉哇」，就互相摟著肩進去。我也被扛進去，洗了個熱水臉，才清醒了些。我感覺暈，想睡。老黑說，哥們千里迢迢來會詩友，太不容易，人一輩子，互相碰不上幾面，咋就要睡？即便暈也得熬著。大劉嘿嘿笑道：「何必熬？抽支煙提神吧。」我不抽煙，大劉卻先替我點著，然後塞進我嘴角。我迷迷糊糊地吸了小半截，就挺不住了，胃在翻，卻啥也嘔不出。清口水牽著線地墜。大劉說：「沒想到你的反應這麼大。」老黑責怪說：「你的料下得太猛吧，老黃是初夜呀！」我在下面急著，心打著急鼓，上面兩張嘴在鼓

點中「哈哈」的，像癩蝦蟆。

第二天，我才曉得這倉庫是個臨時收容站，裏面關了不少妓女、小偷、乞丐、盲流。白粉就是從他們中搜繳的。大劉還悄悄問我搞不搞隻野雞來嘗嘗？我莫名其妙地反問：「北方也有野雞？」大劉一楞，見我不是開玩笑，就開導說：「這麼老實，還寫詩呢。」老黑說：「哪用得著碰野雞，多吃幾回藥，想什麼有什麼。」我推辭說：「謝謝二位的盛情，不過下午我還要趕路呢。」老黑問：「下一站是哪兒？」我說：「到敦煌朝聖呀，那是史詩創作靈感與想像的母源，你們也一起去。」老黑問：「再下一站呢？」我說：「到吐魯番，最遠到伊犁，然後折回來，去陽關和嘉峪關。當然，樓蘭是去不了。」大劉說：「這麼辛苦？何必呢。在這兒多住幾天，把蘭州當成你的最後一站吧。」我客氣說：「回程再來看你們吧。」大黑說：「蘭州絕對是你的最後一

站，你在這兒，啥都有。你要去的地方，不用腳，你想一想就去了。」

兩人說話古里古怪的，於是我暗下決心，最多再滯留一晚就上路。

老威：八〇年代就吸毒，還拉人下水，這詩人當得也夠先鋒的。

黃河：有個朦朧詩人比我們早好幾年，他到成都來，當眾講抽大麻的感受，真是美妙極了。總之是人特別放鬆，像麵條一般軟在地毯上，然後有許多彩色的方格子，像電報一般從腦門嘩嘩發出來。當然，現在在西方，抽大麻已較普遍，幾乎稱不上毒品。連大學生、中學生都圍著圈子，在宿舍裏抽，大夥一塊飄飄欲仙。

老威：接著講你吧。

黃河：當晚沒喝酒，大劉拿出三支特製的煙。說裏成煙捲抽，勁要緩得多，也比較浪費。最直接的方法是白粉撮在錫紙上，下面使酒精燈加熱，然後用鼻子和嘴吸盡那煙。太過癮

了，不過新手不行，新手的鼻子抽不了那麼快。我有些遲疑，害怕上癮。老黑說藝術家吸毒的多了，你讀讀《流放者的歸來》，裏面到處是鴉片和大麻。況且，吸毒是為了寫詩，它能使人放鬆，最大程度地開放人的潛意識，超現實的詩歌、小說、繪畫、音樂，哪一樣與毒品無關？靈感就在這支煙裏，你還滿世界狂跑幹啥？都是寫詩的，人家是好意，我就學他們的樣。三個人躺在床上，用深呼吸抽進去，然後忍住不吐，直到煙自然地冒出，我又出現了乾嘔的症狀，但兩三分鐘就過去。老黑不斷在耳邊提醒「放鬆，放鬆。」然後我真的覺得放得很鬆了，老黑的聲音像回音一般，我在半空中飄著，那房頂越升越高，我看見的敦煌就在太陽裏面，有很多洞窟，非常飄渺的壁畫。釋迦牟尼睡覺了。他說他死了，卻微笑起來。我親眼見著許多詩句，像鐵軌一樣在沙漠中橫七豎八地鋪著，鐵軌立起來了，我在叮叮噹噹的

詩句中穿行，迷了路。我把鐵軌一般無窮無盡的詩句拴在懷中宣告，我把所有的大詩人都蓋了，諾貝爾文學獎非我莫屬。

就這樣我困在蘭州，哪都沒去就返回了。

我吸了三次海洛因，上癮談不上，但已感到一種誘惑，那是一個太美太美的夢，一個在現實裏走一輩子也到不了的夢。我想更深地進入，可又害怕。我畢竟生活在現實中，有家，有老婆、孩子。

老威：對呀，況且八〇年代，成都市面挺乾淨，幾乎沒有吸毒的，你想吃也找不到東西。

黃河：回家三個月，我幾乎忘了這件事，可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個郵包，落款是西北某部隊的番號，我拆開看，是一部大三十二開的精裝《軍事人物辭典》。我感到莫名其妙，就丟在一邊。這部辭典在我的床底躺了整整兩年，直到有一天，我準備處理舊書報，才重新翻出來。我無意中拿在手上掂量，突然感覺不對

勁，就用鉛筆刀啟開發潮的精裝封皮——真相大白了，兩小袋白色粉末掉出來層！估計有十多克吧。我趕緊鎖進抽屜裏，連呼吸都凝固了。接下來的幾天，我心緒不寧，也不給老婆打招呼，就自己上了峨嵋山。我打算在山上待一個星期，讓大自然來澄清一下漿糊狀的腦子，可是不行，腦子越想越亂，最後都有點魂不守舍了。

老威：事情都過去兩年多，咋還像熱戀？

黃河：這是命，我認了。況且，女人的魅力不及毒品的百分之一。

老威：那你娶老婆幹啥？

黃河：我也這樣問自己，結果越問越無聊。男女熱戀當然好，一旦談婚論嫁，感情就貶值了。於是就找情人，就找三陪，就在若干的女人之間撒謊，玩平衡術。說來說去，人一輩子就為了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而疲於奔命，在兩張嘴之間，才是社會為你安排的角色，不，不

是安排，是逼你進入的角色。大學畢業分單位、進公司，從科員做起，如果馬屁拍得順溜，四十多歲大約能幹到處長。錘子！雞巴處長！就是局長、市長、總經理、部長、國家主席又咋樣？還不是被無形的繩子捆綁著做人，戴著戲臉殼做人。我當專業作家那陣，相當於處級，老婆感到很驕傲，逢人便吹。其實我寫文章是為了貼金，你貼我貼大家貼，在金子和面具下面，人就沒有臉了。這世道，窮也累富也累，下崗工人、打工仔、叫化子累，老闆、官僚、警察也累。從來如此啊，連莊子那樣的大聖賢，都為老婆的暴病而亡鼓盆歌唱，況且我輩乎？

老威：你老婆死了？

黃河：瘋了。我與她同一戰壕，文革武鬥一個派的。圍中江鳳凰山與繼光兵團打仗時，山上一梭子彈掃來，我老婆奮不顧身撲倒我……，這件英勇事蹟到處傳揚，她雖然相貌平平，我



彝族聚居的大涼山首府西昌街頭一角，這兒曾是毒販的黃金之地。（曾循提供）

也非娶她不可，無產階級的火線生死情嘛。後來，我稍有出路，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提醒：我這命是她給的。我承認除了父母，這條命是她給的，但這筆帳永遠還不清麼？

老威：你這樣看待夫妻關係？

黃河：除了三陪，男女一旦上了床，互相之間就開始糾纏了，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就這意思。他媽的，我寫文章她沒覺得丟人，我吃藥她就丟人丟瘋了！拉著兒子給我下跪，軟招不靈，就嚇唬說要找人捆我進戒毒所。

老威：什麼時候？

黃河：一九八九年。那時正規的戒毒所還不普及，一般都關派出所。我曉得她不敢找人，她太要面子了，她愛的是我的社會角色，而不是我這個人。我把積蓄都弄光了，又變賣東西，如果能賣人，我早把老婆、孩子賣了，這世界上的人太多，就是該流通。我這樣想著，就覺得欲望在血裏淌。老婆瘋的時候我剛吃了藥，

她從廚房裏操起兩把菜刀，念念有詞地舞過來，她唱的什麼？真奇怪，那聲音像一把豆子到處撒。她把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問我戒不戒？我沒有力氣抬手，就直直地瞪著她。我看見自己的血噴起來，濺紅了她的臉，我的嘴角扯了一下。她說你還笑？我沒笑，我想說老婆你從來沒這麼好看過。床在動盪，在海洋之中，我盼望著老婆砍我，在氣管上拉一刀，我會分解成許多魚，化入波濤。當藥勁過後，我老婆終於發展到街上舞刀去。我的衣褲全被割碎了，從下到上，有五十四處刀口，我居然沒覺得有多疼。

我也懶得上醫院，過了一星期，傷口全結疤了。我老婆卻一發而不可收拾，從舞刀到跳脫衣舞，終於被群眾扭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兒子也跑了。嘿，現代人都想擺脫家庭，我用不著離婚分財產，就光棍一條了。

老威：你太沒廉恥了。

黃河：廉恥？那是你們這些偽君子的玩意，我

命都豁出去，還要廉恥幹啥？當然，入門時都要有藉口，好奇啦、體驗啦，我呢，最先是為了創作。可後來，境界就昇華了，沒煩惱、沒追求，也沒欲望，因為自己就像上帝，要什麼有什麼。你要到美國？幾分鐘就去了，夢遊似的，走在百老匯大街上，周圍的人也在夢遊，樹啦汽車也在夢遊，你迎著他們上，一下子就穿過去了。女人有啥了不起？你要和瑪麗蓮·夢露發生關係，幾個瑪麗蓮·夢露就搶著搞你，要舒服多久就多久，你把她的奶子揪下來當座墊都成。如果你在吃藥前正在翻一本科幻雜誌，你一會兒就到月球了，在上面騎馬打獵。如果你恨誰，想揍你的上司，就把他任意剝成八瓣，當桔子吃下去。人赤裸裸地來到世上，追求的就是赤裸裸、自由、放鬆，滿足所有欲望，把無法抵達的未來當成現實來享用，甚至享用死亡。

老威：享用死亡？

黃河：有一次我感冒了，高燒近四十度，可還在街上走著找藥。賣藥的不肯賒帳，我就跪下求他，賭咒發誓的。他不理，我就以自殺相威脅，我說萬一我死了，你就少一個長期客戶。他說你這種客戶我不缺。見他如此絕情，我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安眠藥，整整一瓶，一下子倒進嘴裏，然後抱住他的腿。我已瘦成一把骨頭，可不曉得哪來的那麼大勁，任他手下的幾個彪形大漢怎麼拽怎麼打，就死活不鬆手。沒錢，我又憋了好多天，病都出來了，本來沾藥上癮的人是不生其他病的，一旦缺藥生病，就有生命危險。後來我軟了，世界像一個大坑，我轟地陷落進去。

怕我弄出事來，賣藥的帶我去醫院洗了胃，還送我回家。他臨出門時丟給我一小包藥，說已經兩清了。我趕緊趴著用舌頭舔了一點，才點火把這寶貝全吸了。勁一緩，我想自

已太沒出息，還不如死了清靜。果然，身子就飄起來，非常高，我扇著翅膀在雲裏飛，飛。仰著、豎著、橫著，朝越來越廣袤的遠方射去。我清楚地意識到還躺在床上，是另一個我在軀殼的外面飛。我感到渴，就嘩地俯衝向一條明晃晃的大河，我鑽進水裏，卻感到這還是天空，我連鑽幾次水，都是泛著波紋的空氣，一個聲音在耳畔輕輕唱：「這就是死啊，這就是死！你已經死過幾遍，還想死麼？」我說：「這不是死！我還沒消失呢。」那聲音唱得更溫柔，「你摸摸你自己，是不是變薄了？變透明了？」我真的摸不著自己了，我的指頭長在一個女孩的手上，她在從上到下地摸自己，在乳頭、屁股和陰道上觸得特別久，我感到快活極了，毛髮都豎起了。你聽說過這麼舒服的死？身體和靈魂完全化掉，你只有感覺，無處不在，任何一個裸體女人的自賞自淫都能觸及你的神經。

唉，老威，你這麼明明白白地活在世上有啥意思？我以前看過你的文章，太實在了，你總是同別人較勁，累不累呀？還是飄著活一回，過一過從世界外面看世界的癡。

老威：你這是意淫，吸毒就是為了意淫吧。一個人就這樣被掏空了，就像被白蟻蝕透的房屋，說不定哪天就轟地垮掉，真可怕。

黃河：你是詩人，也同愚眾一般見識？你曉得金斯伯格，他震驚歐美的垮掉一代傑作《嚎叫》和《祈禱》，就是在毒品煙霧中誕生的，可以說，沒有毒品就沒有金斯伯格。

老威：如果做詩人要以染上毒癮為代價，那寧願不做。記得金斯伯格母親給兒子留下的遺囑麼：「鑰匙在抽屜裏，鑰匙在窗外的陽光下。我帶著鑰匙。——結婚吧，艾倫，不要吸毒。

鑰匙在柵欄裏，鑰匙在窗前的陽光下。」
黃河：但老金還是成了著名的毒品專家。

老威：那是五〇年代，後來金斯伯格進入學

院，成了教授。

黃河：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我進過兩次戒毒所，每次都超過三個月。我做過文人，與周圍的文盲半文盲不一樣，只要我內心不需要麻醉了，戒起來肯定容易些。我受不了的是醫生和警察都把我當作病人，當作可憐蟲，除了強制戒毒，所謂的關心、照顧都顯得世俗、功利。對，我一旦健康了，投入社會競爭，說不定真能發光發熱，可太沒勁了。這年頭，健康人與病人從外表看不出。

老威：你這種「理性」已瘋狂到極點。

黃河：瘋狂？我沒傷害任何人。缺藥時，我熬不住，就自傷自殘。我這右手的無名指，就是九十二年剝掉的，腦門上的這條槽，是刀背砸的。我的魂在跳舞，在同銬住並囚禁它的肉體搏鬥，人這肉體看起來柔弱，可真經得住錘打，比鋼、比黃金鑽石更耐磨。世間萬事萬物，以人為靈長，洋房、名車、美女、佳肴，

都是為了滿足人的器官，只有毒品，是為了滿足人的靈魂。簡單、直接、不興師動眾，就那麼一撮白粉、一管針劑足矣。毒品是對這個混亂世界的報復或逃避。說實話，我也痛恨毒販子，他們用骯髒的交易糟蹋著人類的最後一個精神避難所，這些巫術師，控制著我們的靈魂和欲望，不擇手段。唉，聽說印第安人能憑本能在原始森林裏找到迷藥，嗅上一點，一堆人能圍著火堆舒服一天一夜，太美了。

老威：你從什麼渠道弄藥？

黃河：公安局已抓了好幾撥，根據國家法律，上了五十克就判死，可謀取暴利的活兒，總有人幹。從古至今，這都是世界性的問題，清末民初，華夏大地滿目皆是鴉片煙館，清朝垮台，也是煙毒燻的，因為朝中大臣，除了林則徐那類古板清官，幾乎都做鴉片生意，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就這樣靠煙槍支撐。國民黨時代的地方軍閥，不少也以毒養兵，其中川軍劉文

輝的鴉片財政非常出名。新中國肅清煙毒，首先是從精神著手，讓全國人民有事幹，有盼頭，運動作為集體昇華的一種方式，令人遠離孤獨和孤芳自賞。現在，幾十年一眨眼，你還是你，空虛又回來了。

老威：你還挺在乎歷史？

黃河：說說而已。

老威：你的老婆瘋了，你捱一天算一天，你的孩子呢？

黃河：在岳母家。

老威：幾歲了？來看過你麼？

黃河：十五歲。他同岳父岳母一起來過，不是看我，是看房子。

老威：你不把房子留給後代？

黃河：你太濫情了吧。我想這幾天把房子處理掉，吞下這房子，我就自行了斷。

老威：看你幾根筋，剛不到那時候。

黃河：那你就幫我剛幾把，借五百元錢咋樣？

房子賣了就還。

老威：我沒帶錢。

黃河：沒錢你出不了這門，我陪你乾吹了幾個小時，水沒喝一口，癮都逗發了。

老威：這不怪我。

黃河：不說話，我閉目養神，吃一次藥至少管兩天；可說話太興奮，一天都抗不過。

老威：剛才我還覺得你挺有詩意，現在這種感覺全毀了。

黃河：商品經濟，啥都要付錢，真話就更值錢啦。

老威：那我告訴你真話：我沒錢。

黃河：我搜搜腰包……，才二十多塊錢？不能吧，老威？我曉得你父母家，你打張欠條，改天我上門去討。

老威：當心我揍你。

黃河：那我謝謝啦。

持不同政見者胡丁

起緣訪採

胡丁，生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八〇年代名噪一時的先鋒詩人，因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創作並朗誦長詩〈屠殺〉，獲罪，坐牢四年。自此脫胎換骨，被官方和民間稱作「持不同政見者」。

「我不知道自己的政見是什麼。」胡丁說，「我這輩子，總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朝前推。我不能裝聾作啞，因為我的確看見了、聽見了，並且，忘不掉。」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一點，我剛睡了個懶覺，還沒起床，就接到胡丁的電話，「我昨晚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他說，「我朗誦了〈大屠殺〉。」「你瘋了。」我說。「我聽見亡靈在天上哭泣，於是我不由自主想喊叫，」他說，「喊叫和哭泣能成為政見嗎？」

老威：在人們的傳言中，你更多是個持不同政見者。

胡丁：我的政見只有天曉得。在六四凌晨，我創作並朗誦了一首長詩，叫〈屠殺〉，我和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一起，同步把它錄成了配錄磁帶，這是那一年在國內外流傳最廣的漢語詩歌，聽過的人都熱淚橫流。我不願在這兒囉

嗦，我的自傳作品《天劫》對此有記述。我坐了四年牢，變成現在這樣。

老威：一首詩就判四年，夠黑的。

胡丁：兩首詩，還有〈安魂〉。我牽頭籌錢，我們一夥地下詩人將它拍成同名的電視藝術片，由我主演。起訴書認定〈安魂〉是〈屠殺〉的姐妹篇，因此釀成六四後最大的一起文化人

案，在全國範圍，株連了幾十個人。戴邁河被當作特務驅逐出境後，國際輿論譁然，據說英國前首相梅傑都出面交涉了，BBC電視台還製作了專題片，在歐洲播放。我手裏至今還有一份國際大赦組織的宣傳資料，印了很多，到處散發。總而言之，其他人在兩年之間都釋放了，起訴書一換，集團案就成了個案，作為首犯，我只好認命。

老威：坐牢坐迷信了？

胡丁：我這輩子，總被一股無形的外力推著走，我對遊行、示威、靜坐，對話歷來沒興趣。六四之前，我沒做過與文學無關的事，我躲在涪陵看電視，甚至連北京方面寄過來的印刷品也不拆。但是，戴邁河來了，帶著收音機，帶著罵罵咧咧的激昂情緒，家裏一下就成了戰壕。後來，形勢逆轉，軍隊開槍殺人了，坦克與裝甲車占領天安門，真有點像外國入侵首都，甚至跟南京大屠殺也有些相似。太刺激

了！現代化正規軍槍擊平民，以前只在電影裏看見過，我與那些幼稚的學生一樣，不相信會變成現實。他媽的，我能不叫喊麼？這麼多的血，連啞巴也會嚇出聲來，但叫喊，哪怕是詩歌的叫喊，不能成為政見。因為像六四這種慘案，無論發生在美國、法國、日本還是印度；無論發生在秦朝、漢朝，還是明清，都要受到抗議與譴責。

老威：當時在國外的今天派詩人楊煉和多多也寫了抗議詩，據說還在電台朗誦過；國內肯定還有其他詩人寫過六四，可都把稿子藏起來。

胡丁：我到處放給人聽，我有一種自毀的衝動，我非常害怕，同時又有點悲壯，因為全國像兵營，車站、碼頭，公安局通告鋪天蓋地。我們拍〈安魂〉時，學校裏還駐紮著部隊，警車拖著警報在深夜大街上來回。我一直屬於內控對象，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氣氛，是遠離祖國、處於安全地帶的詩人們無法體驗的。

老威：你覺得自己比別人勇敢？

胡丁：至少比楊煉勇敢，歐洲一些報紙稱他為漢語大師，那麼我就比大師勇敢。那時我年輕，精力充沛，崇尚荊軻，有做英雄的資本。出獄後，眾叛親離，家破人亡，世道已經大變樣。我做錯了什麼？憑啥這樣對待我？文壇上流言我瘋了，還是個性虐待狂，曾經讓同監犯人舔我的雞巴。人人都相信，為我惋惜，如果有好事者企圖找到我，驗證我的精神狀況，許多中產階級的文人嘴巴就會湊過去，貼耳提出善意勸告：「當心捲進政治，被請進公安局。」

老威：咋一夜之間全變了？

胡丁：六四是條分界線，之前，全國人民都「政治」；之後，都不「政治」；詩人更成了藝術純種。不過在國外，也常打政治牌。像我這種既不識時務，又同國外缺乏聯絡的人，沒被餓死，還有力氣坐在這兒成為別人的眼中

釘，算奇蹟了。成都這地方很腐朽，麻將、暗娼發達，文人有附庸風雅的傳統，×××是個典型，美女先鋒詩人，《街道》的封面人物，經常出國享受創作基金的藝術使者，酒吧店老闆，行為藝術家，本地媒體經常露臉的公益名流與睡懶覺的富婆。她的成功連警察都對我津津樂道，這就是九〇年代。

老威：文壇進不去，警察又常找麻煩，你為啥不出國呢？

胡丁：我們那次釋放了三個人，蕭斌，說「天安門血流成河」的那位；還有山西大學一位教授，他們倆判十年以上，一下子減了多半刑期，我只減了四十六天，划不來。這是出國的最好時機，因為國外報導很多。而現在，一陣風吹過，我又成家，開始新一輪的人生賭博，我不想偷越國境。

老威：就這麼混？

胡丁：這是一個人的命。我從小就有許多麻

煩，有意無意地與環境作對，像不會水的人被拋入游泳池，本能地朝上冒，可每次冒上來，都有手候著，把我硬壓下去。我灌了不知多少水，但總淹不死，我咋能沈下去呢？文壇封死了，我就自個寫，不用電腦，堅持用手寫個十年、二十年，我這口氣沒出，所以要較這個勁。萬一連自個兒寫字也沒出路，我還有把簫，有喉管，放在民間藝人中，我也算頂級高手。聲音不比文字，看半天辯不出高低，只好判個各有千秋；聲音沒有這種機會主義，兩軍對陣立見分曉，民間打插，不是高手哪敢吱聲？

老威：你與文人和民間藝人都有區別。

胡丁：你說呢？

老威：你與×××階層不同，但就角色的經常變換這點，卻有共同之處。我記得你還編過《沈淪的聖殿》，同時又是底層學者，還搞過許多政治簽名，涉及六四的，釋放政治犯的，甚

至有反腐敗的，為此，你沒少跟警察打交道。

胡丁：我錯了麼？

老威：你沒錯，別人怕政治方面的麻煩而迴避你也沒錯。我覺得，你的才能主要還在文學藝術方面，世上沒有永遠的道義，即使有，你已經為此付出過代價了，又改變了什麼？卑鄙無恥照樣藉堂而皇之的藉口在世界盛行。

胡丁：我曉得反覆無常才是永恆的，但我們這類人，已經被打上烙印了。我坐過牢，就比沒坐過牢的多一層人際關係，我有二十多名同監的六四難友，兩、三年，四、五年，最長的判十二年，他們都陸續繼續從同一座監獄裏出來，並飽嘗世態炎涼，求告無門。我有過類似經歷，倘若有難友登門拜訪，是絕對不可以拒絕的。

老威：接著就是更深地捲入其中？

胡丁：有的難友也許文化少些，但人品絕對可靠。比如楊偉，坐牢前還是技高學生。

老威：簡直就是個大孩子嘛，能犯啥子案？

胡丁：他在六四之後到處貼傳單，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暴政。這可不是一般的反革命傳單，上面的落款是中國民聯四川分部。

老威：這孩子咋同海外組織掛上鉤的？

胡丁：他虛擬的。可這下子卻驚動了國家安全局，出動了不少人力破案，偏偏這楊偉是個集郵迷，犯案之後，就全國到處流竄，每到一地，都逛郵市倒幾枚票，賺幾個小錢，如此混了大半年，卻把警察累得夠嗆。

包圍圈漸漸縮小，終於落網了，破案專家們圍著獵物嗅了半晌，原來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氣壞了。不到兩小時，就摸清了底細，楊偉連中國民聯總部設在哪兒都不曉得，更別提聯絡暗號與經費來源了。立功受獎的希望化為泡影，楊偉被臭揍一頓，草草判刑三年清帳。

「還沒開庭，判決書就弄好了。」楊偉說，「我一說話，法官就叫住嘴。」

老威：這個玩笑開大了。

胡丁：楊偉不認為是玩笑，坐牢三年，真把他訓練成了民運分子。我與他朝夕相處，曉得他在裏面讀了幾本與地下工作有關的書，出獄就迫不及待地付之實踐。比如用藥水寫信，向難中的同志們通報外面鼓舞人心的消息，表面上看去，只是張白紙，或一般的問候便條，可只要往水盆裏一放，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小字就浮現了。

老威：革命小說《紅岩》裏有這個細節。

胡丁：下面的細節《紅岩》裏沒有。一次楊偉登門找我，不遇，就靈機一動，給我爸送一盆山茶花。老頭兒感激不盡，連誇孩子懂事，還說小楊你活得不容易，經常來耍就行了，何必花這個閒錢。楊偉說請伯父將這花轉給胡丁。我爸哈哈一笑說，胡丁哪有這份心情，他養自己都困難。楊偉一字一頓地說，這花不尋常。然後轉身消失了，我爸卻把那不尋常的禮物鑑

定了一下午，也沒嗅出特別來。最後老頭兒突然開悟，破顏一笑道：「這娃娃小看人呢，我養花十幾年，藤本、木本和草本，啥東西沒弄過？」的確，我爸是個業餘花匠，底樓院子被他搞成了百草園，七里香的藤蔓連三樓都爬上去了。

我回家已深夜，沒與爸爸碰頭，直到次日中午的飯桌上，老頭兒才漫不經心地說：「姓楊的娃娃送你一盆山茶花，放在院子裏。」我一楞說：「這麼有情調？」老頭兒說：「我也奇怪，一定是藉你的名目送我的。」我順水推舟說：「你養著吧，上次楊偉送我一個鳥籠，叫我哭笑不得，最後不也歸了你。」老頭兒歎息說：「這連盆帶花，少說也值二十來塊錢。你們坐牢的那一夥中，就這小娃娃是個有心人！」我說：「我與他在牢裏朝夕相處，如同弟兄，他孝敬你是很自然的。」

這事過去了兩個月，我幾乎每天在院子裏

閒坐時，都順便欣賞難友楊偉的高雅禮物，花朵已一天天綻放成酒杯大的紅豔豔的東西。楊偉出獄後靠賣啤酒維生，他與另一位難友覃禮尚一道，在炎炎烈日下，蹬一輛三輪車給沿江的小飯館送貨上門，信譽極佳。天近秋涼，生意一淡，楊偉就挾著他的集郵本到處跑，北京、廣州與深圳都去過，至於和哪些民運分子聯繫過，我也不清楚。只曉得他每次回成都，都要給我打傳呼，回傳兩次以上，最後才約定在某地碰面。如果我疏忽，忘了回傳呼，他就打那種楊偉特色的無聲電話……。

老威：什麼無聲電話？

胡丁：電話鈴響，我一拿起話筒，喂喂兩聲，對方就咋地放下了。這種類似騷擾的方式，除了楊偉，只有警察才用，主要偵查家裏是否有人。

老威：楊偉送花後，沒來過無聲電話？

胡丁：不知道，那段時期敏感，警察和民運分

子都忽來忽往，所以我一般都不親自接電話。

有一回，劉賢斌帶著西安的楊海，在我家落座不到半小時，我突然感覺不祥，讓他們馬上撤。果然十多分鐘後，十幾個警察一擁而入要抓楊海，卻撲了空。哦，扯遠了，書歸正傳吧。楊偉一旦打過無聲電話，確定我在家，幾分鐘就登門了。我忘了楊偉一般不貿然登門，因此想都沒想他送花的動機，直到兩個多月以後再約會，他突然問：「你收到我的信了？」我一下子懵了，反問：「啥子信？」他說：「埋在那盆山茶花下面。」我腦子轟地一響，直瞪著他說不出話來。他又說：「事很急，本想直接交給你爸，又不放心，就多長了一個心眼。我還在花幹綁了紅布作為暗號。」

老威：真是煞費苦心！

胡丁：可惜我一點沒看出來！追問信的內容，楊偉說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提。我一頭霧水回到家，急忙掏空花盆，只見絕密的紙片早已

腐朽，化作肥土矣。爸爸還攆到院裏痛斥我毀壞花草。唉，蒼天有眼，我的確不是幹地下黨的料！

老威：嘿，這個楊偉，倒像個行為藝術家。終了還給你留個懸念，讓你猜不透這花。他現在何處？什麼時候也介紹我認識一下。

胡丁：早跑了。一九九八年秋，政府下手鎮壓中國民主黨，首先抓了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四川警方配合行動，抓了劉賢斌和余萬寶，分別判了十三年和十二年，與徐、秦二人的刑期相等。當時風聲鶴唳，凡是與民主黨有關的都人人自危。楊偉與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聯繫密切，並積極為民主黨籌集經費，是民主黨四川分部七人核心之一，當然罪不可赦。

抓捕楊偉由國家安全局出面。這個有前科的壞小子，給他們找了不少麻煩，人家早就想藉機收拾他了。楊偉家在七樓，樓道昏暗、狹窄，由於戶戶人家都在過道中燒蜂窩煤，所以

大白天也烏煙瘴氣。總之，這是典型的貧民窟，而楊偉家裏更是一覽無餘。

幾輛警車三拐兩拐進來，停在樓下，十來名訓練有素的便衣魚貫上樓，才爬了四層，就咳嗽不止，不是累的，是煙的。國安警察是特權階層中的錦衣衛，平時吃香喝辣、養尊處優，哪受過這等罪？待到他們氣喘噓噓地上到七層，見楊偉正把一碗中藥端進屋。

便衣們幾分鐘就把楊家搜了個遍。楊偉久經戰陣，知道難逃法網，就服侍著病中老父喝完中藥，然後站起身說：「跟你們吃國家去吧。」

便衣們咧嘴笑了。樓道和屋裏都排不開太多的人，所以楊偉請警察開路，領頭的邊出門邊開玩笑，「萬一你跳樓逃跑呢？」楊偉回答：「屁大的事，跳啥樓？」然後擠到樓角的蜂窩煤爐前，提開水壺，壓一個煤，然後打開爐門掏灰。灰霧瀰漫，警察們嗆得躲閃。領頭

的喝道：「搗亂啊！」楊偉陰著臉請求，「我倒了這桶垃圾再跟你們走。」警察厲聲說：

「不行！」楊偉說：「我爸病了，做兒子的該盡這個孝。況且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警察說：「早知如此，就不要犯法。」

楊偉邊說「現在晚了」，邊朝桶裏撮灰，然後抬腳踩了踩，方提起滿滿一桶煤灰開步走。警察見狀，紛紛下樓，可作為行規，仍然有兩名特務押在案犯後頭。楊偉每下一層，都要重重頓一下鐵桶，灰一揚，特務們都上下閃，又是用手扇，又是掏紙巾搵鼻子，這樣下到底，楊偉已成了灰人，眉毛、頭髮一片暗黃。警察要楊偉放下桶上車，楊偉應答：「垃圾站在街對面」，就徑直提桶過街。見警察跟得緊，他又在街中央頓桶，還搖了搖。恰逢一陣風貼地颳來，警察本能地閃過塵頭，就這眯眼工夫，楊偉不見了。

老威：聽起來像神話。

胡丁：從十幾名國家警察的眼皮下逃跑，當然是神話。接著他弄了一個假身分證，參加旅遊團，三千多塊錢七日遊的那種，混到泰國，直奔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卻被轟了出來。

老威：太離譜了！好不容易逃到自由世界，卻成盲流。

胡丁：據說這種政治盲流在泰國聚了好幾十，待了好幾年，都在等西方的某個第三國接納。

楊偉是小人物，因此受國際關注的中國政治難民的名單上沒有他。這年頭，民主運動也不平等，也分高層、低層。楊偉給我發了個傳真來，居然沒有任何怨言，彷彿流落街頭是應該的。他還在寺院裏幹過雜工，混吃混住，差不多成了和尚中的一員。

老威：何時才有個頭呵！

胡丁：這娃娃勤快、機靈，在哪兒都能熬。劉青在幫忙，準備把他弄到瑞典。這已相當不容易，在那天寒地凍的地盤打工去吧，填飽肚

子，然後再遠距離地鬧鬧中國革命。不管咋樣，總比在泰國吃聯合國的救濟強，一千泰銖，相當於兩百美元，除了租房，連飯都吃不飽。六四過去這麼些年，老外有限的同情心早麻木了，人權掛嘴上可以，但你藉人權之名跑人家那兒去搶就業機會不行。

老威：中國像條朝下沈的老船，乘客能跑的都跑。

胡丁：除了鋌而走險的民運人士，就是貪官污吏和一夜暴富的奸商在挖空心思探出國路子，先把親屬、子女送出國，好藉機轉移財產，以圖後路。這是塊各個階層都沒安全感的土地，我沒能力逃，只好硬挺著，一天、一月、一年，兩年地挺著。楊偉好歹逃掉了，語言不通總比坐牢強。不知還能挺多久，在國內出書越來越難，你不滿足像豬一樣任人宰割地活著，你想說點真話，這個靠謊言支撐的社會就有理由掐斷你的喉管，摳掉你的眼珠，讓你無聲無

息地消失掉。我做夢都在掙扎、逃跑，拚全力發出聲音。我終身追求的就是言論和出版自由。

老威：這在國外不成問題。國內禁了的東西，可以拿到國外出。

胡丁：我已遭遇過五家海外的中文出版社，開始很痛快，接著的過程就漫長而不痛快。對方都盡可能地壓價，報酬低得有辱一個作家的人格，總之，你把幾十萬字的書稿白拿給他出，就成。但我是靠這個活命的。我們所處的精神環境比前蘇聯和東歐更加惡劣，索忍尼辛和哈維爾再危險，還能在祖國之外的地方出版禁書，爭得國際性的道義支持，他們的精神疆域是無限的、深厚的，使其個人的能量能有效釋放，在面臨迫害時能保持一種人格上的從容。而我們這類人，注定了孤軍奮戰，傷痕累累，你餓死，沒人理；你遭踐踏和迫害，沒人為你說話；如果你自己要站出來說，無異於自尋死

路。自尋死路就是國外報紙需要的新聞，新聞能給你帶來什麼？金錢？名譽？這些只屬於民運高層，屬於風雲一時的菁英，而民運中的小人物，注定與金錢和名譽無緣，與他們相比，我已經夠幸運。

老威：據說你在海外有一定的知名度。

胡丁：一樁政治迫害案，那麼多人被收審、傳訊、監視居住和投入監獄，就換來這麼點虛幻的知名度。在我們坐牢前，國際漢學界大概只知道朦朧詩。代價太沈重了，但是那些官方的批評家，包括我的許多朋友都有意在淡化、忘卻這沈重的一頁。在對待中國與前蘇聯、東歐的文化態度上，西方採取了雙重標準，他們從來沒有重視過專制中國的地下文學傳統，他們像中國作協的海外分會，所翻譯、介紹的絕大多數是在官方走紅的作家，有的還是官員；有的參了軍，獲軍銜；有的拉幫結派，控制了不小大型雜誌。他們是一個文人受益階層，把東

西方的好處撈盡了。

老威：這些打著先鋒旗號的作家經常出國，與西方媒體與作家交流，混成熟臉，近水樓台先得月，自然就代表了中國文學。老外不可能到國內摸底，當然是作協介紹什麼，他們接受什麼，你憤世嫉俗沒用。

胡丁：沒用也要憤世嫉俗，逮着了？

老威：你還是有文人情結，一涉及到這些爛事，就兜不住火。

胡丁：我出不了國，各種邀請都不靈，五種人不能辦護照，我屬於第五種：「出國後有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這是公安局的正式答覆。我與西方作家沒交流，與東方警察倒經常交流。我成家了，又不可能學楊偉逃跑，就這麼憋，你還讓我兜火？太不人道了。

老威：你們那撥六四政治犯現狀咋樣？有多少跑出國的？

胡丁：印象中就一個楊偉。李必豐因向海外中

國人權通報綿陽某國有企業罷工遊行，阻塞高速公路的事件，惹得國際勞工組織親臨本地調查。警察對他恨之入骨，內部通緝了大半年，終於捉拿歸案，卻以經濟詐騙罪被判了七年。

李必豐為人稀裏糊塗，做過好幾樁垮桿生意，因此很容易授人以柄。他曾經想逃出境，卻因放心不下老婆孩子而遲疑不決。我與李必豐是好朋友，他是詩人，楊偉式的革命行為藝術家，關於他的故事，能寫厚厚一本書。他曾經協助一個女人，在成都北門大橋開了個「張姐泉水魚」，不足三月，就虧本倒閉，我看免費食客太多是主要原因。這是四川民運分子的大本營，經常有七、八個面露菜色而情緒激昂的弟兄在此吃住。關門的前一天，李必豐盛情邀請我赴宴。昏暗的堂子，倒有兩、三桌形跡可疑的客人。李必豐一見我，就高叫「殺魚！」

堂倌回答：「沒魚了！」李必豐說：「剛才我看過，還有一條大的。」堂倌又答：「那邊客

人要吃魚，就先給他弄下鍋了。」李必豐大吼：「不賣魚了，端過來給老胡吃！」客人從旁插話，「我們先點了。」李必豐說：「點了白點，我的朋友是專程趕過來吃魚的。」

老威：難怪你在這條道上不能自拔，監獄魚水情嘛。

胡丁：我幫忙為他請過律師。二進宮的還有余萬寶，與我同號，第一次四年，第二次民主黨案又十二年；重慶的許萬平，面相長得酷似狐狸，剛坐滿八年，這次又三年勞教。坐滿十年的蒲勇，現在學中醫；二〇〇〇年出獄的雷鳳雲，在一個地方埋名隱姓，教英語糊口。唉，原諒我不能繼續朝下說，因為沒啥可說的。前幾天，侯多蜀打了個電話來，他說：「坐牢八年重返社會，原來我們都成了多餘的人。誰也救不了誰，還是鑽共黨的胯，先生存下來，把氣喘均勻再說吧。」

我們僅僅比六四死難者幸運，因為還有一

個越來越飄渺的未來。還有眼睛可以看；還有耳朵可以聽。

附錄一

一個巨大的希望在中國生長起來

劉賓雁

(著名流亡作家，中國獨立作家筆會主席)

在廣州出版的最受國內人歡迎的《南方周末周刊》，發行量達到二、三百萬份，今年春天被中共變相封閉了。為什麼說變相呢？因為刊物還在出，可是編輯部的幾乎所有人員都被撤換，編輯方針和內容完全變了，所以可以叫著換藥不換湯，這家刊物實際已經遭到幾次改組，這一次是最徹底。起因就是四月十九日那一期登了關於一本書的筆談，書名叫做《中國底層訪談錄》，作者是廖亦武，另一個原因就是發表探討了那個作惡多端的犯人張軍，怎麼樣變成犯罪分子的過程和原因的那篇文章。

今天我們只談廖亦武這個人。他是一位詩人，八〇年代已經很有名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那個凌晨，他創作、朗誦和錄製了一部抗

議作品，後來他又去創作和組織了拍攝電視片《安魂》，並因為這個而被捕、判刑四年。出獄後妻離子散、生活無著，只能到酒吧裏推銷賣藝渡日，在異常艱難境地下，他仍然繼續鬥爭，他既沒有錢又沒有自由，但是居然能夠在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一年中間連續出版了三本書，一本是《沈淪的聖殿》，寫的雖然是朦朧詩和地下文學的歷史，卻把一個被隱滿了二、三十年的歷史真相揭示出來，因而被一九九九年度被評為十大好書之一，但卻反而受到當局追究，認為這本書是反動書籍。想不到這一年的九月，廖亦武又拋出第二本書，叫《漂泊》，三個月裏再版五次，被認為寫出了另一個中國，那就是被人遺忘的那個多數人的中

國。當然不饒過他，本來那一年二月廖亦武結婚大喜日子裏，警察局就拘留他，沒收了他全部的手稿。他的境遇是難以想象的，他自己寫道：「我像一條狗一樣，咬著一塊骨頭，就不鬆口，哪怕人家趕你，罵你，用棍棒打你，要和那塊骨頭同歸於盡，寫了這麼多年，我實在撐不下去了，有時候兜裏只有幾塊錢，連門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又不知道怎麼個逃法，時刻記住一點，誰也救不了誰，你在孤軍奮戰。」他說他撐不下去了，可在這一年他就出了兩本書，每一本都震撼中國，自然震驚了中共，到二〇〇〇年一月他又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收錄了六十個人的人生記錄，四十多萬字，十幾家出版社都不敢出，最後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悄悄出了，全國五十多家報刊重點評價了這本書，轉眼間北京一個圖書中心召開了《底層》這本書讀書講評會，三十幾位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生物學、新聞學專家和

學者教授出席、發言，氣氛非常熱烈。北大生物學一位元教授說：「不管你怎麼封殺，民間的聲音是壓不完的，是殺不絕的，總是有後繼者，為什麼？因為生活太殘酷了，太不人道了，把人們的所有東西都給剝奪光，但是人們還是要說話，舌頭總還沒有割掉吧？在這會上大家都搶著發言，矛頭對準官方，這就把主辦單位給嚇壞了，但由於大家興致很高，雖然天色已晚，他們還是轉移到郊區的大學舍繼續開會，這個時候，書的作者廖亦武才出來給大家見面，他推銷、朗頌紀念亡靈的詩，全場肅然起靜，大家感動得揮淚鼓掌，很多人上台講話，對廖亦武表示衷心的讚賞。」

關於底層人物，國內也不是沒有報導。為什麼廖亦武的這本書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其中必有原故，我想一定是跟作者人格、感情、他深入的思考分不開，總之廖亦武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和那樣一個艱難困苦的環境下，

他能夠堅持下來，本色不改，作出這樣了不起的貢獻。那麼我們就必定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他身上的力量是從哪裏來的？我想那就是中國畢竟變了，中國人不會再屈從任何強威了，在廖亦武身上，在他的背後我們能夠見到一個巨大的希望，正在中國生長起來！

附錄(二)

哀民生之多艱

流沙河

(中國著名詩人、學者，一九五七年因發表詩作〈草木篇〉而被毛澤東定為大右派，投入「思想改造」二十餘年)

本書中這一群畸零人，除了兩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認識。本書作者從前也僅認識其中幾位，且對他們的生存狀態不感興趣，更未想過將來會採訪他們。這裏說的從前，是指十年前的八〇年代。那些年間，本書作者正在寫現代詩，已具知名度了。年輕氣盛的他，其狂狷之態，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潛意識裏去打撈沈船，摸些碎片，鑲嵌成既難念又難懂的長長短短句，自己覺得快活極了，哪有興趣去關心社會邊緣的畸零人呢。必待身歷一場慘烈的熬煉之後，看清社會真相，他才想起該去採訪他們。他悟到，寫他們，這是他的神聖職責。

那一場慘烈的熬煉便是一九八九年六月雪之後的被捕入獄，獄中四年，比大學更大學，

他成熟了。一如兩千年前漢朝「培養」司馬遷那樣，如今又用狴犴大學「培養」出作家來。四年畢業了，畢業即失業，他成為「多餘的人」，也算是與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訪畸零人，好比俗話說的「流淚眼觀流淚人」，心有靈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隱，得吾人之所不得，寫吾人之所不寫，遂成鴻篇駿著。他目前的身分是在野的作家。這個身分是某個混混給他訂的。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領薪之謂也。慚愧，我雖然退休了，寫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畢竟還在領薪拿補貼，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書作者叫我寫序，蒙看得起，敢不從命。那就借幾寸篇幅，寫幾行淺見吧。

首先，我認為本書開了我眼界，使我驚

歎，使我不安。這種感受，很久沒有過了。十年來，我厭讀那些遠離現實之作，藻飾膿瘡之作，塗改歷史之作，販賣鄉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說瞎眼頌德之作了。這些作品，大不足以揚大我之聲，紓大我之困，小不足以進小我之德，娛小我之情，根本不嚴不肅，卻自命為嚴肅文學，真是笑話。本書則不然，堪稱為嚴肅。兼且有趣，隨便翻開一頁，皆能引誘你讀下去。用對話體寫人寫事，便有這點好處。記得史坦貝克《人鼠之間》便是這樣寫的。

本書中這一群畸零人，大部分或荒謬或淒涼，僅有五位既不荒謬又不淒涼，可以說是奇特人物。他們是老知青廖大矛、老軍人廖恩澤、朝聖者旺吉、同性戀者倪冬雪、藏書家冉雲飛，就這五位。而荒謬的列舉出來就太多了，有光著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獄中的妄想狂，有專門製造假像的遺體美容師，有雇

傭的哭喪者，有京城娛樂圈的混混，有口稱「共同致富」會說「社會主義國家，有個形象問題」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詩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師，有患夢遊病的作家，有為愛情而毀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風趣橫生的老地主，有騙女色出了洋的無恥詩人，有濫得可怕的所謂民刊主編，有厲害而深沈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養豬而發財的乞丐頭兒，有說「知識分子還得從頭學說人話」的憤懣的副教授，有在濫俗報刊混飯吃的清醒作家，還有信巫術的文學官員、騙子神醫、神醫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夠熱鬧的了。至於淒涼的就要少些了，有歎惋世風日下的琴師，有畫家村裏的窮藝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攤的窮藝人，有崇拜高爾基的流浪漢。難得的是既荒謬又淒涼的那兩位，其一為失學的流浪少年，其一為已故詩人海子。海子自殺身死多年，本書作者採訪海子生前一位鄰居，錄其憑回憶的陳

述，觀縷細緻，不時插一、二句評語，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讓我們瞭解到這位不幸的詩人很可能是名場上的犧牲品，可悲可憫。本篇還寫到當年四川的先鋒詩人群之江湖義氣，近似舊時代袍哥跑碼頭，有一定的聯絡方式。其間也不免帶有虛偽性和使小壞的，彰顯出名場上的競爭之激烈。這些記載，雖然一鱗半爪，作為八〇年代現代詩運動的史料，甚有價值。

荒謬使人驚歎，淒涼使人感傷，本書除了這兩點所謂的審美價值，尤以開人眼界、促人思考、導人覺醒為其旨歸，倒不在乎文學上純不純啦、美不美啦那些瑣屑講究。

關山難越，那樣多的失路之人，本書作者憑著良心為他們寫照，為他們悲哀。中國文學之一線生機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此杜甫夢李白所作也。願本書作者平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四川成都

附錄三

為無權者立命

李亞東（中國學者）

我們喪失了自由的標尺。我們無法衡量，哪裏是它的起點，哪裏是它的終點。我們是亞細亞人……，我們已經搞不清楚：我們是否有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權利。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

這是一部底層生存的選集。

一座為小人物修造的碑林。

「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歐陽修這樣概括他《新五代史》的「義法」。我想順著他的話，指出《中國底層訪談錄》是為無功、無德、無言的底層人物立命。

本書展示深淵、揭露真相、發現歷史、洞

察人性。見得真、寫得深，揭示了生活的水深火熱，透露出生命的荒誕淒涼。而有一種殘酷的美，讓人震驚戰慄。即以那種「冷的美學」為標準，自有顯見的美學價值。

當然它是「熱」的。當然它更有倫理價值、歷史價值。真相和美，哪一種更永恆？高明者見智，沈潛者見仁。底層的生命賤若螞蟻，但也冬去春又來、野火燒不盡。天地間有種剛正之氣，即使被壓車輪仍要旋轉、升騰。確認這一點，跟指出他們赴告無門、力不從心一樣真實。哲人說：「所謂亂世，先亂在我們的心上」。

所以哀告，所以呻吟，所以疼痛，所以傾聽。微觀心理學與宏觀歷史學相互交織，精神

治病與人性復歸相互推動。兩眼向下，立定自身，我命由我，撥亂反正。

主耶穌說：「凡你們為這些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是為立命。

—

一葉而知秋。

一口海水包孕著大海的滋味。

小人物身邊滴走的每一秒鐘，都是歷史。

本書的歷史從舊社會寫起。「在舊社會，人們身上的血只夠跑百把米；在舊社會，女人身上長不出乳房。」所謂窮則思變，歷史掀開新紀元：抗戰爆發，少年投筆從戎。談判破裂，內戰爆發。地主下地，學生遊行。瞎子賣藝，解放軍進城。夢遊者夢遊。巡官挨槍子，地主被分家。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不愛組織愛女人，自投羅網當右派。小高爐，殞儀

館，餓死鬼，麻瘋院。新疆出境好幾萬，人吃人的故事講不完。紅衛兵滿山紅遍，走資派滿臉淌血。抄家，串聯，武鬥，遊街。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校長投井，教授掏糞。廣闊天地偷雞摸狗，羅湖下水奮不顧身。

《沙家濱》「鬥智」，梁山上批林批孔。……這是一部「底層人物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只有紀傳，沒有大事編年。我想只要願意，讀者可以在自己腦海裏整理出編年來。作者自稱整理訪談時，那個時代的馬車轟隆隆地從腦海中輾過，這也是我在閱讀過程中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歷史事件多次出現，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〇那場被稱為「大躍進災難性後果」的「二十世紀最大的饑荒」，不但集中出現於〈食客遲福〉、〈遺體整容師張道陵〉、〈民間藝人任喚琴〉、〈老軍人廖恩澤侄兒廖覺〉諸篇，在〈風水先生黃天元〉、〈拆遷戶羅月霞〉、〈多餘的人高

歌)、〈夢遊者之妻黎英〉、〈藏書家冉雲飛〉等篇也有它的陰影。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饑餓。古人說：「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蓋亦視國家之運焉」。是的，你可以說無辜的小人物同祖國一起受難。可幾十年過去了，國家依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三千萬生靈卻一去不返。

這令人心裏不好受。為什麼回憶這些？托爾斯泰如是說：「如果我害過一場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將永遠會高興地回憶這件事。只有當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漸沉重，當我想欺騙自己的時候，我才不去回憶。如果我們回憶舊的暴行，敢於正視它，我們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將暴露無餘。」

今日跨世紀的門檻上，橫臥著流浪兒、打工仔、乞丐王、吸毒者、人販子、色情狂、碎屍犯、三陪小姐、民間神醫、廁所門衛、算命先生、下崗職工、街頭藝人、農民皇帝、居委

會主任、黑社會殺手……，真正的三教九流；沈默的多數。用法國人傅柯的說法，它們是「無名者的生活」。傅柯把「無名」分為假的無名和嚴格意義上的無名，前者雖也卑賤，卻借助了某異乎尋常的事而得名，「這件事要麼聖潔輝煌，要麼罪大惡極」。後者才是十惡不赦的無名，其中「既沒有混入曖昧的醜聞，也沒有產生私下的崇拜，沒有摻雜任何榮耀」。應該說，本書主要聚焦後者。比如廁所門衛、遺體整容師、吹鼓手兼嚎喪者……那等人，說他們是邊緣的邊緣，底層的底層並不過分。當然，書中也寫了些邊緣文化人，如底層詩人、無名學者、不得志的作家、被敲詐的行為藝術家，他們像魯迅筆下的孔以己，屬於「穿長衫站著喝酒」的一類人。他們也是我們社會的弱勢人群。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大家一齊見證生存空間的險惡。

在今天，我們的生存環境確實在急遽惡

化。諸如失學、貪污、吸毒、車禍、紅燈區、黑社會、性虐待、看病難、入室搶劫、環境污染、計劃生育、見死不救、下崗工窮困、北方農村光棍、民間藝術瀕臨絕種……等等，好比雨後春筍，人們已見慣不驚。也有未必納入公眾視野的，譬如邪教問題、獄政問題、皇權回歸問題、城市失憶問題、文學變質問題等等。總之形形色色的人，帶出光怪陸離的問題。

「你的記憶力還是這麼好？」書中的酒鬼告誡：「很危險，老兄，很危險。這是個不需要記憶的時代，一個人出車禍死了，腦漿塗滿的輪胎依舊要在道路上滾動。」我也覺得危險，進而佩服作者的道德勇氣。

當然我最關注的，是我們時代的精神生態。世道太亂，書中人說，中國人開始病急亂投醫了。彩票、酗酒、吸毒、色情、麻將、算命，麻將成為二十世紀末中國最大的時尚，其普及程度不亞於上個世紀的鴉片。「輸贏倒是

其次，我要的是那種近乎虛脫的感覺。」賭徒坦露。「我不醉又咋辦？這世道太空虛了。」酒鬼為自己辯護。「虛無，虛無使人瘋狂。」色情狂呻吟。「這世道，窮也累富也累，下崗工人、打工仔、叫化子累，老闆、官僚、警察也累。」吸毒者偶爾清醒。我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有頭有臉的官方詩人，為五萬元錢不惜把自己的一生賣斷，什麼情書、照片、日記、剪報、紙條，甚至作為定情信物的女人內衣……全部拱手轉讓。人們搖曳在怎樣一個無根柢的空間啊！我們是否有命可救？我們去找瞎子，算命先生說：「難道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麼？」我們去世界屋脊，西藏的朝聖者說話不客氣：「你們痛苦，因為你們的心在地獄裏。」

作者是否刻意寫史？如果是，這種寫法能否讓歷史學家滿意？我不敢肯定。不過心裏還是有所觸動。為小人物立傳，主觀上寫人，客

觀上寫史。「以人帶史」並不新鮮，自司馬遷《史記》以來汗牛充棟。不過太史公作傳的多是大人物，即使小人物也有其精神上的「大」（如俠客悲歌慷慨、伯、叔不食周粟）。本書寫嚴格意義上的小人物，他們不光身分低微，兼且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他們何時有權述說歷史？他們的述說有什麼價值？作者未予正面回答，只說：「我覺得從一個影子殺手或一個碎屍犯的口中得到的敘述，也比大批當紅作家的小說、散文精彩數倍。」這當然類似挑釁。挑釁表明作者美學上的自信，他說透過時間去看那段歷史，許多東西還是有趣。

這是一種歷史之美嗎？那麼美從何來？因時間的距離。有別的因素嗎？訪談者跟人議論：從某種程度說，八〇年代以前中國沒有個人史，我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社會背景的產物。所以，要盡量繞開時尚話題。又說自己不是新聞記者，對境界啦、白領啦、好人好事

啦、一夜成名啦不感興趣，因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脫俗者全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連說話的語氣都差不多。」這足以見出他趣味的獨特、眼光的獨到。獨特的趣味必然對歷史有獨到的發現。比如你看，夢遊者關東成為右派，竟是有感於組織上對自己照顧，要報恩、要替領導分憂解難；再看，團委書記反右中的「失足」，竟最早起因於聽到一首鋼琴曲後的反應：「……你覺得那樣深情，像落在深淵裏的歎息，我楞住了。這一楞，後半生的命運就全改變了。」不知別人怎麼看，我認為這種細節更近歷史，有史實，也有史情、史意、史魂。歷史本是偶然、感性，甚至荒誕的，哪有那麼多理性成分、邏輯推理？更何況作者選擇了失敗者。套用那句有名的話，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敗者各有各的不同。選擇了不同，就選擇了更高的審美價值。古人說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娛之辭難工，而

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

儘管如此，主要不是美學問題，甚至也未必是歷史問題。如果單對歷史感興趣，你可以選擇看其他著作，《二十五史》、《烏托邦祭》和大量解祕書籍。如果單是為了寫史，本書也可以用別的寫法。主要是當代問題，是良心問題、道德問題，是我們生活的真正處境問題。

這些問題血肉模糊，掐一把就痛，我們如何能夠背過眼去？你看這樣的細節描寫：「……媽喲，我心疼的！剛剛把車的本錢掙回來！我死死地抱住車把子不放，淚水和汗水，在臉上都分不清了，最後，車還是被繳了。……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幾個鐘頭，還沒攏家，心裏空撈撈，差點就弄瘋毬了。」（取自〈打工仔趙二〉的情景，我親眼見過。再如〈偷越國境者黎憶豐〉中的描寫：「……那種刺激，那才叫人生哪！我曾被一條長繩子拴在手扶拖拉機

的後面，被拖著在密林裏跑，衣褲爛得像刷把。那時，我羨慕電影裏綁在木樁上出賣的黑奴，市場裏的買主都有權出價，有權帶我飄洋過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隸的生活！今兒東明兒西的浪漫生活！……這世上最難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餓死沒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變一種活法，就有人管你了。」

寫到這兒，我想起了去年，因飄洋過海而悶死在悶罐車中的中國偷渡者。五十八名偷渡者活活悶死，歐盟峰會立即中斷，發表聯合聲明，稱這是人類的悲劇；《世界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多佛慘劇是全球共同的恥辱。當然這裏的「人類」、「全球」不包括我們。我們這邊有人在報上寫文章，說死者往國外跑，是要錢不要命，差一點沒說他們活該。唉，這世上沒有小人物的位置。你活得低賤，草木尚且有榮辱；你死得恥辱，九泉之下有餘辜。我們活在怎樣的世上！

二

這是一部失敗的故事彙編。

失敗是人類恆久的故事，更是小人物專有的別名。造化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在底層，更身不由己。高爾泰先生曾深刻地指出，無力感是東方社會顯著的意志特徵，也是東方人普遍持久的心理體驗。無力，是由他們命運被控制、不能自主決定的。底層小人物可謂失敗者中的失敗者。他們活得力不從心，死後更被歷史滅口。本書做的，是類似挽回活口、搶救史料的工作，即小人物見證大歷史。雖然所見證的，頂多冰山露出一角，甚至一角也不算。

應該指出，說小人物見證大歷史，不等於他們的個人經歷加起來構成宏觀敘事。從嚴格意義上講，小人物沒有歷史、只有宿命，只不過是宏觀敘事的看客，或者刑場陪斬的陪客。

國民黨老軍人廖恩澤說：「……歷史是大人物們創造的，面對著無法支配自我命運的小人物，只是一種宿命。」我想，他道出了實情。在動盪不已的時代，許多風雲一時的人物尚且有力不從心之感，不要說底層小人物了。失敗是他們的別名，無力是他們的本質，朝不保夕是他們的現狀，沒有歷史是他們最大的歷史。我想，這樣說雖然殘酷，卻接近真實。如果不這樣寫，那就不真實了，更談不上深刻。「生活累啊，難啊，繃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繃斷了，就完蛋了。」這位小人物表述的，不是專屬於哪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感受、普遍的現實。

作為失敗的縮影與象徵，我想指出，本書一組以監獄生活為背景的訪談，具有更高的認識價值和欣賞價值。它們是〈胡風牢友張廣天〉、〈死刑犯牟大路〉、〈影子殺手趙苗苗〉、〈逃犯崔志雄〉、〈碎屍犯盧人標〉、

〈獄霸田洪〉、〈色情狂梁寒〉、〈農民皇帝曾應龍〉。

監獄的事情，對一般人來講顯得神祕。在中國，自古以來似乎是一種禁忌、禁區。不用說，從來很少有作家真實、全面地寫它，但我們讀者呢？難道我們不在自覺不自覺地迴避？人們不想影響自己的生活，不願破壞自己生活的安寧。還用說別的呢？在這樣的土地上，當然不能指望有索忍尼辛那樣的作家產生。「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這是真理，卻不是現實。真理何時成為現實呢？一九九〇年，本書作者他因失聲嚎叫而淪落地獄，有緣跟那些殺人、強姦、販毒、碎屍犯為伍。如果說他曾有短暫的委屈，那很快就想通了。事實上從那時起，他一直在為本書做準備。「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我們讀到本書，不知該感謝作者，還是感謝老天的相助？

西方人但丁說，地獄的入口處寫著：「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裏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在監獄的入口處呢？東方人牟大路說：「入了班房，就四海之類皆王八。」

這是一個等級森嚴的世界。據獄霸田洪介紹，自從盤古王開天地，神農嘗五穀，牢裏的規矩就有了。變了泥鰍你就只有在泥巴裏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總之你要盡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鰍，攪得其他泥鰍瞎攆著你轉。在外人上人，在內鰍上鰍，社會層面不同嘛。「大社會，小監獄，當然是外頭有啥，裏頭就有啥。」

這個社會信奉民以食為天。民以食為天是寫在菜單上的話，菜單是牢裏的傳家寶。「菜」的花樣很多，在「上菜」的幽默下，牢房變成了廚房，廚房變成了屠宰場。幽默冷到我們的脊梁，也冷到了歷史的腳板心。願人們放下書後，忘掉這一切。但有句話不容易忘、也不該

忘的，就是那位獄霸自辯的話：「……這不是我發明的，菜單上的東西，還不是爛賊東一份西一份湊出來的，咋能算在我一個身上？我也是受害者。」他肯定在開脫自己。都不當劊子手，怎麼會有死刑？沒有他那樣的「廚子」，「菜單」又有什麼作用？但我擔心，即使他被槍斃了，「菜單」卻可能不會消失，會一代一代傳下去。

我的擔心並不多餘。事實上饑餓並沒有完全消失，在這個地球上有些地區，它甚至在扮演主要的角色。它有時被作為需要創造出來。古拉格群島史的編纂者索忍尼辛就發現，到今天，人們還在用饑餓改造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這些同胞們做夢也只夢見麵包。在這種情勢下，誰還會反對民以食為天呢？當然不會。索氏進一步發現：「善與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

心中穿過。」捷克政治家、作家哈維爾有類似的觀察。他說：「生活的目的與體制的目的之間的衝突，不是兩個定義明確和分離的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觀念才會把社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據此而言，饑餓或者說敗壞，不只屬於被統治者，更屬於人性全體，它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底。

敗壞使人墮入地獄，而在地獄的底部，也還是有對於人性的追尋，哪怕它以扭曲的形式出現。這一點，沒有經驗的人可能難以想通。比如你會問：「都落到這步田地，為啥還要相互折磨？」死刑犯牟大路解釋，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會上天地寬，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裏，一間房關十幾個人，嚴打的時候，經常漲到二十來個，人和人擠得這麼親密無間，不尋開心咋辦？何況坐牢太單調，除了幹活，連唱歌也只能在喉管裏打轉，誰不需要開心果呢？需要，所以囚犯的賽吃居

然構成舍房裏最快活的一天。它是生活中的味精和鹽，使坐牢充滿令人回味的溫情。沒有牢獄生活經驗的人，誰能理解？所以光憐憫不頂用，還需要設身處地的理解。而如果你理解，你就會明白：人性的敗壞與自由的喪失密不可分。

人性與自由不可分，人性與社會也不可分。監獄不過是一個觀察窗和方便的法門。監獄小社會，社會大監獄。獄內有獄，獄外有獄。有形的獄，心造的獄。雖然它們外延不同，內涵卻高度一致。比如那位最小的短命鬼，不過十八歲。「你猜他幹了啥？他趕公共汽車，不肯給孕婦讓座，人家就罵了聲『傻農民』。他氣不過，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婦的肚子捅漏了。」天底下有這樣的事？我們的人性多麼脆弱。用精神分析眼光看，「我們都存在某種心理缺陷，當某種外力恰好擊中了這種缺陷，每個人都有可能瞬間喪失理智，淪為瘋

子」（見〈碎屍犯盧人標〉）。還應考慮社會環境。良好的環境有助於人們抑制缺陷，而另一種環境則相反。就像上述故事中，那位懷孕的婦女至死都不明白，「傻農民」一語對那位楞頭青，竟然是駱駝背上最後的一根草！

「想不到」，於是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我們應該想到的。如果說以前想不起來，則本書是一種提醒。我們需要這種提醒，我們應該為社會、人性的健康建立檔案。人性的檔案上寫著：「這世上哪有高低貴賤？皇親國戚就不拉屎？」「誰曉得國難當頭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變態狂？」「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謬論，成王敗寇都相差那麼一點點。」在社會的卷宗裏，記載著關於黑暗和死亡的故事：「我的罪名是熱愛黑暗」；「我們在腦髓裏討論死亡／在永恆的日光燈下／討論死亡／跪著去還是站著去／子彈是穿過後心還是後腦／劊子手

的槍法如何／漿汁濺往哪個方向／靈魂出竅的剎那／是否還來得及回眸一笑／當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時／腿會不會像旗桿高高地豎起」（參見〈死刑犯牟大路〉），這些殘酷的文字，難道不使你感到眼前發黑，感到無法可想、無路可走？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誰信他的話。不是絕望，誰能說出那樣的話來？這世間誰不畏死？誰真正不畏？誰願意主動赴死？誰感到生不如死？誰覺得生也難死也難？……我不能再說下去。

依我看，「怕」其實包含人性。有人性才產生共鳴，有人性才產生悲憫，有悲憫才感到疼痛。有人性、有同情、有疼痛才反躬自問，擁抱眾生，並注視自己的腳下，觀看生命的源頭。常言道，急來抱佛腳。黑暗使我們心向光明，厄運使我們親近上帝。尼采說，「一切祝福者都向下看。」一位俄羅斯軍官說：「索忍尼辛回來了，古拉格就不會回來。」《中國底

層訪談錄》則明確表示：「某種檔案應該通過公佈而永遠保存，為了歷史與社會的健康。」地獄是小人物的快樂老家，其中不乏零落的英雄。

胡風就是這樣一個英雄。——然而是一樣的「英雄」啊？在〈胡風牢友張廣天〉一文中，通過一位普通囚犯張廣天之口「反英雄」。這裏沒有大義凜然、威武不屈，胡風獄中的表現可能讓有的讀者失望。「自從有了張光人，我們組的學習記錄精彩多了」，這是大批評家的用武之地。可他的無能卻很突出，「有一回，他把大家的飯給弄倒了」，為此他挨了一頓爛打。「如果沒有政府管著，我們早把張光人分吃了。」還有什麼？他偷吃……漿糊！

我們問，這樣寫中國數一數二的知識分子是否合適？把他放在一本以底層人物為對象的書中，是否合適？莫非欽犯胡風也是底層人

物？莫非真的鳳凰落架不如雞？我們會擺出許多道道：人當然有價值上的高低，不管他在什麼地方。就算是四海之內皆王八，王八總要分個大小、等級吧？政治王八跟刑事王八總不該是一回事。同時，良心未完全泯滅的壞人，和一念之差而做了壞事的好人總該不同。我們繼續引經據典：完美的蒼蠅總歸是蒼蠅，有缺點的英雄畢竟是英雄。即使虎落平陽被犬欺，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等等。我們的發問義正詞嚴，沒人能夠駁倒。

以本書觀點，犯人張光人（胡風原名）跟張廣天們，不同卻也沒基本質上的不同。自其異者言之，天下哪有兩片相同的樹葉？自其同者言之，入了班房，四海之內誰不王八？人為地區分大王八、小王八有什麼意義？不看僧面看佛面，黃泉路上無老小。「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進這裏，都是罪犯。監獄到處都寫著：你是誰？你到了什麼地方？你來幹什

麼？」來到這裏，你就既來則安，提什麼當年勇？英雄失路跟販夫走卒失手殺人，有什麼區別？都是身不由己、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你是好人做壞事，誰又像中世紀魔鬼罪不容赦？而且說白說黑，外面的烏鴉有什麼不同？莊子說齊物；佛祖說眾生皆苦；西方人說自由不可分割。一切分割的思想，排他的原則，都導致了冷酷、無情、自私、暴虐，成為我們精神上的疥癬，並事實上成為中華民族政治與道德痛苦的根源。我們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了。這樣的人群、民族要想得救，比駱駝通過針眼還困難。他們有成王敗寇，卻不配有自由。

古人講究「禮辨異、樂和同」。《中國底層訪談錄》對「辨異」不感興趣。作者其實缺少做那種講究的勇氣及資本。十年前，他感歎：「陽痿的警察，用他的電雞巴，把我這個知識分子的後路給抄了。」十年後，他更不敢輕易戴知識分子的桂冠。也罷，「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作者失去的只是一張皮，得到的卻是千載難磨的心，可能更接近知識分子本義。在人生陰霾密布的黑森林裏，他忍看活人變新鬼，推敲著「新鬼和舊鬼，政治鬼和刑事鬼，是不是同一個鬼？」再由鬼及人，想到哪怕流氓、惡棍、下三爛、滾刀肉，再壞的傢伙也有母親。失去兒子的母親，晚年多麼淒涼。想到這裏，他就沒來由感到心酸：「我的心經常發軟，控制不住憐憫壞蛋的衝動」，他甚至喊出：「發明監獄的人類，我多麼愛你們」那樣的傻話。傻近乎仁。仁者愛人。（被搶劫者余桂生）篇引述了《禪說》一則故事：一個賊去偷廟裏的和尚，那和尚躺著一動不動。眼看著賊到處亂翻，一無所獲，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袈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準備將褲衩脫下一併送他，不料賊聽見喊聲就不見蹤影。於是和尚只好抱著光膀子，站在廟外的空蕩蕩中歎息：「可憐的賊！我為

什麼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給你？」

這，就是悲憫情懷，就是人道主義。高爾泰先生有句名言：「人道主義是沒有被意識到的美學。而美學，從本質上來說，則應當是被意識到的人道主義。」確實如此。人道主義或人道情懷，是現代美學的發源地，也是它最堅實的根基。如果沒有主義、也沒有情懷，美感與文學能夠像猴子一樣從石頭縫蹦出來？果真那樣，我們也就見不到這一部「惡則惡矣、趣實趣也」的作品。不錯，這是一部人類慘敗的記錄。然而，悲情與憐憫在，它們是本書真正的主角，它們隱身於敘事背後、現身於字裏行間，而成為天寒地凍中，溫暖我們心靈的不絕如縷的光輝。

嗚呼，魂兮歸來！

三

招魂即立心。

本書為底層人物立心。

古人抗議：「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沒有這一抗議和激憤，不會有本訪談錄產生。可只有這個，訪談錄也還是產生不了。因為一味怨天而不反躬自問，談不上什麼道德感和人的尊嚴。人應該有道德感、有尊嚴，即便在世界東方，即便大山般的「超穩定結構」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歷史雖然不聽小人物的發言，而無力者確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容易為別人認可，其實也不容易為自己發現。完全是「平時看不見，偶爾露崢嶸。」還要提到，對歷史中的許多人來講，命運就是承受；對另外一些人來講，性格就是命運，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江山易改而稟性難移。人性的敗壞是事實，事實還有其他方面。

索忍尼辛提出：「把在嚴寒的氣候中會變涼的房子一座座地歷數一遍有什麼意思，指出

那些在嚴寒的氣候裏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驚奇嗎？」

應該看到「使人驚奇」的故事。

——先說胡風，即使身陷牢獄，他的心志卻未被完全摧毀。記得文革初起，當局要他揭發周揚、立功贖罪。他拒絕了，說：「不管報上說得怎麼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問題是怎樣就說怎麼樣。今天，周揚雖然被拎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像這樣來批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難以服人。」——我們不用「英雄」這個詞稱他，也要公正地說，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胡風的表現不愧為真正的人。「胡風難友張廣天」也承認：「他是文豪，特別強，哪怕憋瘋也不拐彎；我呢，小爬蟲一個，莫說狗洞，耗子洞也鑽。」「這裏私下說，政府也理解不了。猶如飛碟，見得再多，也不曉得那是啥東西。」

還有老右派馮中慈。一九五七年，如果他

稍微少一點人性，順著別人搭好的梯子往上爬，他本來可以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但他有個弱點，就是太有良心、太有人性了。這害了他。他看不慣「有那麼多黨員的組織，欺負一個弱女子」，他這一生就此注定。奇怪的是，他不為當初的選擇後悔。「我不願意做畜生！不，那個齷齪的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強！」這是一個怎樣的傻瓜呀！

類似的傻瓜還有：夢遊者關東「一直生活在天堂裏」；黃埔軍人廖恩澤表示：「自己的歷史自己負責」，他為自己沒有扛著假名過一生而慶幸；偷越國境者黎憶豐為了追求自由「九死其猶未悔」；甚至「天才的賊」崔志雄也有人的骨氣，他說：「人的尊嚴比本性更重要。」我固執地認為，我們的社會中，許多道貌岸然的人靈魂很骯髒，比不上一個「天才的賊」。他們的故事看得人心熱。他們那樣的人，在全中國究竟有多少？

最震撼我的，是下面一個故事：

……這人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判的刑，反革命罪，無期徒刑。由於坐牢坐成老資格，再加上懂點醫，就成了隊裏的衛生員。你可能不清楚，牢裏的油葷很缺乏，更別說大魚大肉了。按規定，一個星期吃兩回肉，有時是辣椒回鍋肉，一人一瓢，當然辣椒占大半；有時是蓮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小碗。我講的這人姓楊，當時六十五歲。每次吃肉時，他都厚著老臉，讓犯人組長給他多分肥一點的，爾後，他端起肉鉢回到衛生室，關上門，點燃酒精燈，把挑選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砵放在燈火上煉油。他只能煉出很少的一點油，他把這辛辛苦苦得來的豬油一滴滴刮進一個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還舔碗。……他把這三個月才能攢滿的一小瓶化豬油（大約三兩多吧）捐給他母親，幾十年都這

樣。當時他媽快滿九十歲了，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

摘自〈流浪漢王響〉

這個故事，我曾聽作者當面講起。難以形容我聽後的震撼。當時，我半晌說不出話來。

久違了，讓人心熱的傳奇。好比大旱時的雲霓，沙漠中的甘泉，因為久違，我們懷疑它的存在，懷疑它的真實性，甚至懷疑自己的眼睛。夏蟲不可語冰，我們不可語天堂。久而久之，我們見日月而起吠；久而久之，我們見死水而傾心。善惡成為上帝的成見，撒旦進入我們的內心。我們傾心後現代，不惜傷天害理；我們膜拜洋祖宗，費耶阿本德說：「怎麼都行。」卻忘了獨自一人時捫心自問：「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

有朝一日，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一種水樣的透明沁入我的內心：「克己復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是兩千多年前孔子說過的話。剎那間，我覺得我懂了孔子。

話到這裏，感到語言難以為繼，但還是要講。

究竟，我們的頭頂有沒有命運？我們的命究竟由天定，還是自己決定？小人物該怎樣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歷史和作用？……這些，都是大得無邊的問題，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數不清的議論，這種議論還將繼續下去。「你都是小人物呀，」小人物許長久說：「所以盡量別訴苦。」是這樣嗎？不，沒有那麼簡單。

中國古人講天人合一，講安身立命。按下安身不表，命如何立？從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孟子「立命」，莊子「安命」，到後世王充、張載、二程、王夫之等，人言言殊，各有側重。似乎也有一種「家族相似」的色彩，即不廢命、提倡知命而更重人事。什麼造命在

天、立命在人啦；什麼我命由我不在天啦；什麼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福禍無門、惟人自召啦；什麼太上立命、其次制命、再下聽命啦；……，中國思想中的幾大家有相近、相似的觀點。似乎儒家表現得更積極，「立命」主要是他們的說法。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程頤說：「在天為性，在人為命，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個道」，又說：「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他的話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西方人說法跟我們不同，他們喜歡用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唯名與唯實之類語言。不過，似乎問題的性質差不多，結論也有跟我們相仿的。我不打算引經據典論證，只談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對人的興趣比我們更濃。而且似乎

越到現在，對人的自由問題越強調，對其他問題採取存而不論立場。限於篇幅，我不全面、系統地舉哲學家的例子，還是舉文史方面現成的兩例：《古拉格群島》和哈維爾。在逮捕成風的歲月，索忍尼辛意外地發現：即使勞改營，也不能敗壞一個具有堅強內核的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畢竟是可以做到的」。哈維爾則標舉「無權者的權力」，向我們昭示在真實中生活的可能。他說：「政治沒有理由只是專家的事，隨便一個人，例如一個電子工程師，只要心術正，懂得讚美能使他超越和無所懼怕的那種力量，一樣可以影響他的民族的歷史。」另一方面，「沒有只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萬人坑的第一步」。

《中國底層訪談錄》也在關注這些問題。一方面，向我們揭示了底層民眾真實的生活處境；另一方面，指出自我負責的必要性、可能性。作者不是專家學者，他說不出「重建本體

論」之類的話，何況他在骨子裏是懷疑論者。懷疑論者不相信任何烏托邦，老實坦白著「我不明白信命好，還是不信命好」。不過他顯然厭惡虛無主義，不過他顯然想堅持一些東西，可能是做人的一些基本東西罷，三言兩語難以說清。我們的祖先講敬天知命、不誠無物，它們維繫了我們這個沒有堅實信仰的民族幾千年。但現在不作數了，物質主義宣傳摧毀了它。我們幾十年鼓吹的物質主義，不是最原始、最粗鄙的虛無主義是什麼？經過它的摧枯拉朽，現在哪裏尋心靈的甘泉、信仰的綠洲？人們活得惶惶不可終日像喪家之狗，不是很自然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現在，連人販子都知道「報應？哄鬼，封建主義那一套」。夜總會老闆嘲笑老師「講迷信」：「人死如燈滅，哪有靈？老師這是迷信嘛。」我們活在什麼樣的文明社會、禮儀之邦？人們除了「奇里斯瑪」和嚴刑峻法，「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

誰？」徹底的唯物論者是什麼樣子？川西神醫張松說：「那些自以為健康的人，其實是病得最深的，因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麼都怕，世上沒有個怕字，天下就要大亂了」。另一位風水先生對「人」心有餘悸：「人太毒了，比蛇和蠍子毒得多」。

「信命好，」書中的算命先生對人們說：「上畏天命，下守法律」不是封建迷信，是積德行善走正道，有益於國家有益於個人。但「信命」不等於一事不做、聽天由命。那就同樣違背了聖人的教導。按孔聖人的教導，命是不可違也不可算的。應該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當一個人對他的命運感到無能為力時，庇護他的星座也將從他的面孔消失。這位孔夫子第七十四代玄孫說：「一個人在被無形的凶象所籠罩之際，他往往是茫然無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會抬起頭來仰望。」比如，被坑殺的四十

萬趙軍中，無一人有好相。他們都在無法擺脫的國家命運籠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驅趕到前線當炮灰。所謂天無好天，地無好地，作為「三才」中的人哪來好相？發國難財的都是大奸大惡，誰讓這些大奸大惡者能夠得逞？再說南京大屠殺的前幾日就已有城破跡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魚，哪來什麼好相？總之，「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個相，工農兵學商同命。」（參照〈算命先生孔慶天〉）。由此引出天譴思想。當然，你可以說，天譴是反科學是唯心主義，我不願回答。只想說，人不該放棄自己。古人說，天作孽，猶可追，自作孽，不可活。什麼是天譴？自作孽就是。哈維爾表達過近似的意思：「人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這個自我定向的制度，通過這個制度剝奪他們自身最深刻的本質。這並不是因為對歷史的不可思議的誤解，也不是歷史誤入歧途；這更不是冥冥中某種高超的神明不知

何故來讓人類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這種情形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在現代人類之中顯然有某種與之相呼應的東西，人們思考和容納這個東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圖都被瓦解。人類被迫在謊言中生活，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具有這樣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現制度不僅使人類異化，異化了的人類同時支持這個制度，以此為他們必然的綱領，成為他們蛻變人性的現象，為人類的自身失敗的記錄。」

總之，異化就是自棄，自棄就是作孽，作孽必遭天譴。從這裏能夠引出什麼結論？就是：人應自負其責，自立其命；人之立命，像樹立根。人應忠實於自己，尊重自己的歷史，不管別人如何看。「獨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內在解放。這樣獨立生活猶如一葉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汪洋中，雖然在風浪中顛簸飄搖，但總能不斷浮起，為在真實生活看

得見的使者，為受壓制的生活目標仗義執言。「內心解放的人不媚俗，不隨波逐流、逢場作戲。對於他來說，不論環境如何惡劣，自由都是可期的。孔子說：「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佛經說，「性名自有，不待因緣。若待因緣，則是作法，不名為性。」薩特說：「在納粹的牢獄中，人也可以實現內心自由。」而如果做不到這個，則世界再大、宇宙無垠，對他而言也不過是碩大無垠的囚房。

這個道理難懂嗎？我們舉兩個現成的例子：「我經常想起兩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過命的，我就這命、身體自由了，心也不自由。」這是「天才的賊」、逃犯崔志雄的自白。他逃出了有形的監獄，卻對活下去感到了厭倦。流浪漢王響與之不同，他說自己經常兜圈子，一天要走好幾十圈。「自由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東西，你儘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覺不到是在監獄裏。」禪說：

「腳在哪裏，我就在哪裏。」王響就是如此。他身在大牆之內，心卻跨越了巴士底獄。這是一種精神的越獄，他成功了。

常言道，心想事成。只要你的心在想，怎麼都不算失敗。

可有多少這樣想的人呢，中國？

四

這樣想的人似乎不多，向上的、使人驚奇的故事總體嫌少。在我們的生活中，多而又多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打著底層民眾幌子的小人物如過江之鯽、招搖過市，另外一些人打著為人民的旗號為自己牟利。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是孔子說的鄉愿，德之賊也。與此同時，就有人明火執仗地攻擊英雄，對向上的英雄做毀屍滅跡的處理。這年頭，與憂患做鬥爭，與命運做鬥爭的真正英雄越來越少，他們一意孤行、應者寥寥；精神的疥癬卻在大面積瘋長，

腐敗卻如青苔，漸行漸遠還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演員高洋〉裏，寫一位無恥詩人傳授心得：「……誠實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則當不了飯吃；但只要肯公開這樣叫板，就能當飯吃，當酒喝，當寶貝賣。」在精神領域跟物質領域一樣，也有假冒的真理和主義。在真實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時，抽象的人民是我們的圖騰。現在草民們的生死沒人管，「為窮人的主義」卻依舊大行其道。即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對每一具體的公民實施綁架。就像前蘇聯夏達爾的雕塑作品「圓石塊——無產階級的武器」。據介紹，乃是「通過普通人物的塑造來反映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表面的普通人物其實一點都不普通，「普通人物」像驢山的刑徒被武裝起來，向真實的個人發起一次次衝鋒。這是一種借雞生蛋、鑄犁為劍的把戲。

我們看一眼文學領域。前些年，有幾個作

家在那裏抵抗投降，除了眾多的反對者以外，也確實博得一些由衷的喝采。包括我自己，一段時間都被他們瞞過了眼。但是經過長期的聽其言而觀其行，越來越感到懷疑，越來越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就說作家張承志吧，他標榜以「騎手歌唱母親」的姿態歌唱人民，斷定「山野之民最高潔、王侯上流最卑污」。一九九三年，我曾跟幾個朋友通過對話向他表示致意。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標榜為人民的他何曾作過一、兩件具體的事情？比如為哪一個草民的利益抗爭，並因這種抗爭同王侯上流、同食利者發生衝突？我想不到。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類似的現象還有，前不久，小劇場裏瓦格拉在聲嘶力竭，熒屏上保爾·柯察金為「壯麗的事業」燃燒生命。我進不起小劇場，只是根據生活的經驗和閱讀，知道「壯麗的事業」與「古拉格群島」脫不開干係。算了，導演。算了，編劇。托克維爾說：「當世界由個別有錢和有

權的人把持時，這些人喜歡大肆談有關人的責任的崇高理想。他們津津樂道忘我的品質如何值得讚美，為善又如何不該希望報答，就該像神的為善一樣。」

朱學勤有篇訪談叫「文人發嗔」，揭發「為窮人的主義」的偽善。他說，有史以來富人剝奪窮人，「為窮人的主義」也在剝奪窮人，而且是更徹底、更無情的剝奪，竄改他們的記憶，剝奪他們的歷史。這種「為窮人」的呼聲，本書那些底層生命能夠聽見嗎？即便聽見，他們能感受到有人在「為」自己嗎？大概不會。底層人物不是那麼沒頭腦的。舉一個例：〈川西神醫張松〉中，農民醫生張松質問世人：「你以為農民醫生就沒腦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訴你，柯雲路和司馬南的書和報導我都細細讀過。」他的看法是，柯雲路同胡萬林其實沒多大關係。柯雲路同司馬南是對頭，柯雲路吹一個，司馬南打一個。柯雲路

遇上胡萬林，想藉他證明自己的一貫思路，卻惹翻了司馬南。後者是記者，大報小報當然向著他。「司馬南一腔正氣，普天下記者也就個個都成了為民做主的俠客。」所謂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現在江湖騙子戳穿了，鄉下人到哪裏看病？那些為民做主的記者管不管這些？司馬南他們難道不該把打筆墨官司掙的錢捐出來，建一所鄉村醫院？「您說胡萬林是個江湖騙子，現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據地建一座司馬南醫院，並把支持你的醫學專家、科學家都請進去，胡萬林的信徒一定會轉而鼓吹您、擁護您。」

農民醫生的話當然偏激，但是否也有幾分道理？

如果「為人民的主義」高調登場，則文藝領域的小人物則姿態很低。其實它也是一種為人民，如果說前者是假冒的為人民，則後者是偽劣的為人民。假冒與偽劣其實不可分，高調

與低調經常兩極相通。而從效果來看，後者有更大的欺騙性：它宣稱自己寫真實的凡人。寫小人物是文學史上的寶貴傳統。好多世紀了，據傅柯介紹，西方十七世紀開始寫小人物。一般人提起小人物一詞，總要聯想到契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名字，他們以寫「被欺凌和被踐踏的小人物」著稱。我們中國呢，如果說對《詩經》是否在寫小人物有爭議，至少漢樂府已在明確寫他們。「惟歌生民病，報得天子知」，被認為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也同樣？五四以來，作家有多少沒在底層社會待過？「新時期文學」不也是？像《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不也看得過去嗎？這一傳統不該中斷，是嗎？作為讀者和觀眾，我們對小人物有先天的好感，對他們今日的粉墨登場應鼓掌才是。

然而不然，揉揉眼睛，你看見了怎樣的小人物？與其說那就是小人物，不如說是仿冒小

人物商標的大人先生或侏儒。變了，全變了，變樣了、變味了。中央電視台有個「生活空間」節目，據說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誰在講述呢？攝像機和扛攝像機的人，以及電視台的編導加上把關的領導。在影視界，從馮小剛到張藝謀都紛紛青睞小人物，大家說「小人物換來了高票房」。同時，一部部根據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渲染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欲望追求，看得大家如癡如醉、欲罷不能。我還見到一則報導，說中國二十一世紀傳記文學的走向是「淡化歷史責任轉向普通人」。原因呢？寫偉人、領袖總要有所忌諱，寫普通群眾作家就放得開。原來如此。我本以為傳記作家愛他們的沒有忌諱？寫他們真能夠逃避生命之重？我怎麼都覺得像緣木求魚。當然，作家用心我領會了，是想淡化歷史責任。淡化誰的責任？作家自己，還是那些普通人？語焉不詳，那就兼

而有之。

我們看到了偷梁換柱、移花接木的表演。

歡跳在小說、傳記、影視的舞台的小人物，一半是活人、一半是木偶，一半是真實、一半是戲說。表面上是真實的普通人，是柴米油鹽交響曲，是流水帳煩惱人生眾生皆苦，其實表達的不過作家自己。經常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寫小人物的作家同樣如此。他們有的熱中於表現痞子，有的熱中於表現小日子。是怎樣的小人物、小日子呢？早已有批評者先我提出了自己的懷疑指出：「所謂小人物的銀幕形跡和穿街走巷販盜版賀歲片的一樣可疑。」我同意這一判斷。你看，「沒事偷著樂」的主人公「貧嘴張大民」在亡父遺照前怎麼說的：「我們活得不比別人好，也不見得比別人差，大夥正咬著牙往前奔呢。」幾乎是基層幹部向下崗職工做安撫工作。我們還欣慰地看到，張大民主任喜氣洋洋喬遷新居。

這就是銀幕上的小人物，他們經過了包裝和美容，就像那些嚴重虧損、瀕臨摘牌的公司，經過了資產重組成了金鳳凰。這些資產重組的小人物，怎麼看都不是真正的小人物。電影是電影，生活是生活。如果你瞭解真實的底層，如果你有平民立場、具同情心，如果你不願自欺欺人，你其實知道真實的底層是怎樣的，知道底層人物過著怎樣的日子。在我們身邊，小人物的處境要不老樣子，要不更加惡劣。局部的改善掩蓋不住總體的惡劣。尤其最近十年，真實的生活並沒多大的改善，一變再變的是包裝，是標語。為什麼不正視這些呢？你的眼睛沒瞎、你的耳朵沒聾，為什麼做鴛鴦自欺欺人？天道福善禍淫，說假話是失德，早晚要喪生的。

我反感小人物借殼上市，反感對他們進行包裝和強姦。人們容易看透強姦，卻不大容易識破包裝。其實包裝最常見、最普遍、最有麻

痺性。包裝就是人們的意識形態，我們以前用共產主義大同理想包裝苦難，現在用向前看的小康理想掩蓋卑微。小康與大同固然有別，作為包裝它們有共同的效果，它們都是障眼術、麻醉藥，以及「能指」的遊戲。障眼術使人們看不清真正的現實，對真實的苦難能夠甘之如飴。用哈維爾的話說，它是人人能用的藉口，有時冠冕堂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和開脫，有時用來掩飾自己的失落和卑瑣——「幫助他遮掩一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境界，同樣掩蓋了權勢的可鄙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包裝也是「偷換」。索忍尼辛揭露說：「就像魔術師幾乎不用方巾遮蓋就立即把母雞換成橙子一樣，他們偷換了整個群島，使群眾看到的已不是小說裏描寫的古拉格群島，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個群島了。」如果說，畫布上有時也有幾筆真實，那不過是作者為了取得讀者信任。

為了換取讀者信任，包裝者也要說一些常見事實。你不能說它完全在編造、在宣傳。但是否可說，這其實是一種更高明、更巧妙的宣傳？「高明的宣傳與阿諛有時也不是撒謊，而是投合權勢的需要，只說出一種事實，不說另一種事實。」而「另一種事實」卻更說明問題。比如，如果你稍微留心，或者時常翻翻《南方周末》等報紙，就能得出結論：在我們的生活中，像貧嘴張大民那樣，活得不比別人好、也不見得比別人差的人，已經夠幸運、夠吉星高照的了。君不見許多活得比他好的人，命運卻比他慘得無比。順手舉幾例：活活悶死在車中的五十八名偷渡客，煙台海難中死去的那兩百八十多個同胞，還有洛陽火災中燒死的那麼多人，他們是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小人物？法院幹部到水庫游泳，將農民的孩子扔到水中活活淹死，被淹死的小孩是不是小人物？因口角糾紛引來殺身之禍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小人

物？山西嵐縣的青年被關押他的警察割了舌頭，被害青年是不是小人物？……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賤而卑微的草，任人刈割踐踏的野草。誰都可以任何神聖的名義把我粉碎了做飼料。沒有誰關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涼的清晨感覺風的存在，我因為愛而受的傷害，我被刀割破皮膚的時候會有鮮血流出來，我是在這世界上真實存在的，而且獨一無二，沒有任何一個其他人能夠替代。」——這是洛陽大火後，我從網上見到的一段話。作者為無名氏。我要提的問題是，類似的事情在我們周圍屢見不鮮，有多少在我們的電影、電視、小說、傳記中得到了表現？

「生活空間」幾時邀請他們中的倖存者面對鏡頭講述？那些以底層、民間、小人物相標榜的先鋒作家、先鋒導演，幾時把這些「被侮辱被踐踏」的人納入視野？偌大個國家，有多少專

家、學者，多少院士、博導為他們拍案而起、仗義執言？沒有，要不就是他低聲咕噥，我們聽不到。但是，就有人代表他們說：「沒什麼大不了，大夥正在往前奔呢。」

人道洛陽花似錦，依我看來不是春。

作假的小人物可以退場了。中國底層民眾過得夠難了，如果你不能幫他們，至少不要打他們的主意，把他們當作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劊子手要殺人，你阻止不了，那也不要當幫凶，並替劊子手粉飾現場、鋪撒花瓣，行不行？你在往活人的靈魂上投毒。世界上沒什麼事比這可怕。孔子明白這一點，他強烈地抨擊鄉愿，因其「同於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實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之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他之所以厭惡鄉愿，勝過公開的惡人，因為「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對今天的窮人秀、小人物秀，難道不該

說同樣的話？

你見過嗎，什麼是毀屍滅跡？

向上的人被毀屍滅跡。

只講一件事。幾年前，有家不錯的雜誌登了一篇陳寅恪、王小波比較談的文章，標題是「從聖賢到凡人：中國人文精神的蛻變。」文章認為，陳代表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王則代表凡人時代的人文精神。同樣是人文精神，陳屬於過去，王屬於現在。按一般的理解，屬於過去就是不合時宜，即使不明說反動，總該自己退出歷史。果然，作者討伐起那場人文精神討論，說凡人時代知識分子雖也批判，但不犯禁，更不慫恿別人犯禁等等。讀了這篇文章，我想自己領會了作者的微言大義，期期然不敢贊同，就寫了一篇短文，指出王、陳兩種人文精神的區分，不過是重複歷史上宋、明儒和清儒人格類型的區別。並針對該文的醉翁之意提出批評。

多元時代，蘿蔔青菜，你當你的農夫，犯不著詆毀海員，更不必犬吠他們，否認他們的存在。這樣提要求，跟「應然」無關，僅僅是退而求其次。可事實上，在自由準則消失的地方，連退而求其次都辦不到。普遍的情形是，人們以凡人自命，卻避而不談凡人也是人，凡人也有理由活得像個人。事實上，不少人把太監當作人的標準，把侏儒的高度當作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同意他們，他們就說你充好漢、當英雄。他們開始疏遠你，像疏遠痲瘋病人。結局呢？上帝死了，誰殺的？尼采。人死了，誰殺的？凡人。凡人長什麼樣？太監的嘴臉、侏儒的身材。我們忘了凡人究竟是人，英雄只不過是不想當奴隸的人。英雄上天堂，人也就下地獄。要說區別，區別只在這裏。難怪哈維爾說：「沒有只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萬人坑的第一步。」索忍尼辛痛切陳辭：「我們喪失了自由的標尺。我們無法衡量，哪裏是它

的起點，哪裏是天的終點。我們是亞細亞人，誰只要不手懶，誰就可以從我們這裏取得，取得，取得這些無窮無盡的關於洩漏的甘結。我們已經搞不清楚：我們是否有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權利。」

在普遍的潰敗中，我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看重它們就是看重人性，看重人的尊嚴，看重生活本身，看重獲取自由的信心。在今天，重建信心非常困難，但是應該。人應該對自己懷有信心，而不該被輕易摧毀。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時不在枷鎖中。」我說：「人生而枷鎖，卻無時不在嚮往自由。」自由的、富於道德意味的故事數量不多，卻每每產生一以抵十、甚至一以抵百的效果。這也難怪。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所謂「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唱天下白。」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尼采說：「誰喜愛深淵，必須有翅膀。」哈維爾則提醒：「我們只有先沈到

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五

天上一個星。

地上一個人。

本書寫燦若星河的中國底層民眾。真實的他們什麼樣？當然不著統一的制服。由於長期以來，政治、道德、歷史、文學、審美的目光疏遠了他們，一般的讀者要不歪曲地理解他們，要不頂多有模糊的印象。那情形，就像一個老外和中國人初次相交，淺嘗輒止談不上理解。而如果你生活在他們當中，自然會發現他們一個跟一個不同，他們有美學價值也有道德感。就像在本書中，即使作者戴有「綠色眼鏡」，還是似真地描摹出了他們。哪個人沒有「綠色眼鏡」呢？

可能因為視界比較融合，我覺得真實的中國底層生活大體如本書所寫。而且，真實的底

層人物前述影視小人物大不相同。即使你用同一個名稱，叫他們底層人物、民間人物或小人物，事實上內涵很不同。依我看，其間的不同遠大於表面的相同。比如真實的底層人物是無權勢者，他們自己也清楚這一點；而影視小人物雖也置身於基層，他們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這個社會的主人，有時他們自己如是宣稱。真實的底層民眾活得無望，活得喘不過氣來，有時簡直在死亡線上掙扎，而影視小人物雖也活得累，氣還出得贏，他們的視野裏沒有死亡線，他們是革命樂觀主義。在他們看來，困難是暫時的，歷史是前進的。而真實的底層生命則根本不信「進步」這類鬼話。他們搞不懂深沈的理論，只相信自己的感覺。感覺告訴他們，古代的帝王沒有見過冰箱、彩電，自己見到了，不等於自己的生活賽過帝王。那不相干。真實的底層小人物憑本能生活，憑好死不賴活的生命天性支撐自己；而影視小人物卻

為自己的生命賦與諸多說道，什麼「人的一生活應該這樣度過」啊、什麼「青春無悔」啊之類的。那是讀了幾本小冊子的導演讓他們說的，我們怎麼都感覺到一種酸腐和狐假虎威的味兒。真實的底層草民活得艱辛，卻不想辜負老天、辜負生養自己的父母，只要有機會就要「黃連樹下彈琴」，強做的歡顏讓人覺著酸心；而影視小人物卻沒有什麼生命之重，他們頂多沒事偷著樂，本能地實行精神勝利、自欺欺人。在我看來，強顏為歡與精神勝利之間，存在著一條明顯的鴻溝。

另一方面，真實的底層生命赴告無門，他們經常用草民來稱呼自己，這並不等於他們自輕自賤。事實正相反，就像本書寫的那些偷渡國境者、遺體整容師、三陪小姐一樣，雖然身處下賤卻不失人的尊嚴，有著真正的夢和純情。那些影視中主角哪能談得上這些？影視小人物骨子裏就是雇傭軍，沒有自我、沒有精

神、沒有靈魂，在他們的大腦中安裝著冰箱、彩電、房子、職稱……等遙控程序，和「奔小康」、「希望工程」、「再苦不能苦孩子」之類冠冕堂皇的假話、空話、大話。那是官員、報紙和導演命令他們說的。他們被洗腦了，不，他們其實壓根兒就沒腦，有的只是機械裝置和中央處理器。所以，我在這裏說「他們」是不確切的，嚴格來說是「它們」。真實的他們被擠在邊緣、蠕動在底層，而底層之下還有底層，邊緣之外還有邊緣。儘管如此，他們並不安命、不認命，在不斷努力、不斷追求、不斷抗爭，有時成為主流社會的麻煩製造者；而影視的「它們」基本是皇軍的良民，是安分守己的齒輪和螺絲釘。總之是天生的賤種、萬劫不復的奴才：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顆紅心交給你，叫奴家幹啥就幹啥。

底層的他們和螢幕的它們：對上述區分可以繼續說明下去，但也可以打住了，相信上面

的話已足以給讀者一個明晰的印象。最後只想交代一點：如果你願意繼續分析，則底層的真相還包括：底層之下有底層，邊緣之外有邊緣，就像隕星在太空中墜落，不可能有止境；而搶奪了無數眼球的影視「它們」，卻從來不告訴人們這個。「它們」存在的本意和合法性，似乎正是為了抹殺另類事實。我想打個比方來說明：影視的「它們」自居於中國底層的主流社會，它起初說自己代表底層社會，後來宣佈自己就是底層，主流之外別無社會；而真實的他們呢，好比那些不爭氣的廁所門衛、遣體整容師、吹鼓手兼噱喪者一樣，他們即使在底層社會也不足以前排就座。有時在底層也找不到他們的身影。別人代表他們在麥克風前發言、訴苦、表功、博得掌聲，後來索性抹殺了他們。而他們自始至終對此一無所知，也不覺得那麥克風跟自己有何關係。他們並非出於謙虛，而是發不出聲音。這就是沈默的多數、無

聲的中國。對於他們的命運，啟蒙主義者有所察覺，並做過初步的描述。比如胡風，他在為《生死場》寫の後記中如是寫：「……：蟻子似地生活著，糊糊塗塗地生存，亂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糧食，養出畜類，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隻腳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我想說，對於冒名頂替的「它們」來說，《中國底層訪談錄》的出現肯定不是吉兆。好比說，野心家殺死了國王，篡位娶妻、快活如蟻。多少年以後，真正的國王卻浮出海面，他高唱著：「打不死的李爾王，我還活在人間。」本書有類似的性質，它不慌不忙地走上講壇，拿過麥克風，面對台下觀眾，面對千秋萬世，一字一頓：有這樣的事，有這樣的人。我看到，我作證，我為之歡欣。

本來，我們該把目光對準他們，理由不言而喻。中國自古以來的社稷觀念，是民為邦

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我們現代追求的國家觀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就是說，屬於全體中國人，而不是少數中國人。那為什麼不寫他們？我說的是真實地寫他們，如其所是地書寫他們，既不歪曲他們的面貌，更不抹殺他們的存在。可為什麼沒寫呢？

我知道，存在大於本質，生命大於註解。但也知道，沒有合法性就難以生存，沒有效果就很難有歷史。前後兩句話是否矛盾呢？不矛盾。未能進入歷史，首要原因是未能進入現實。沒有今天奢談什麼明天？沒有自尊哪能讓人尊重？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尚鬼的墨子說：「執有命者不仁。」不仁的人背叛了自己，跟歷史又能建立什麼關係？關鍵問題是存在合法性，天生一人必有他的權利，什麼立德、立功、立言都以此為前提。換句話說，立命是一切的前提。哈維

爾提出，有榮譽感的人想過一種歷史生活。但所謂歷史生活說到底只是當代生活。不能把握自己的權利，無權勢者就永遠進入不了歷史。怎樣把握自己的權利呢？對於沈默的多數來講，意味著開口說話。如果不開口，活著就像死去，更何待死神來「滅口」。自己早把自己滅了。當然，這裏「開口說話」只是一個比方，並不是說，立命只等於開口、等於立言，不是那麼回事。立命首先意味著立心，在此前提下才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立命可以體現於傳統的三不朽，也可以有更多延伸和表現，比如人們常說的見證。相對而言，對於普通通的「他們」，古代所謂三不朽確實顯得迂不可及也高不可及，而今天的見證則容易實現得多。

見證是小人物的一種參與形式，也是底層生命自我實現、自我提升的一種途徑。見證是一種為己之學，為己才能為人。如果一個人生

活在他處，他就無從見證。所以，見證意味著為己，意味著真實的生活，意味著生活在真實中。「《易經》難道不是一部招魂術麼？」書中的算命先生孔慶天講：「亂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應具有好的心相，遠離時代凶氣，超凡入聖以獨善其身。」我不認為他的思想消極。能夠作到這一點，其實已經不容易。但是，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清醒，即使你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你也能說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有血肉地過好每一天，最後成為一個時代的積極證人。

不是所有的人能夠有效作證，沒有靈魂無法作證，沒有言語、沒有血肉作不了證。有靈魂、有言語、有血肉，這就是你，每一個人，包括本書的作者。「見證」一頭拉著現實，一頭伸向歷史。在未來與現在的連接中，底層人物獲得了滿足和自尊。如果說，算命先生「下算蒼生百姓」，則本書為蒼生百姓立命。命不

可算的，立命或者招魂卻是辦得到的。「亡魂的感召力雖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惡揚善之功。」從這層意義上講，立命云云，既是心性之學也是社會哲學，既是道德哲學也是歷史哲學。當然，也不妨礙它成為一種敘事學，一種熱的美學。我要說，作者通過這本書所做的事，你我用其他方式也能做。難道不是嗎？法法是心，塵塵是道。

作者說，此書起於他學習吹簫的經歷。他師父是個八十三歲的和尚，他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除了吹簫一無所知。中國民間還有多少這樣的人物？在書中，這個問題被一再提起。歷史上那些有名的醫生，像扁鵲、華佗、張仲景哪一個是專家、教授？從古至今那麼多的音樂，有幾首是在朝教授弄出來的？「我覺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屍的文化浩劫之後，好的東西都流落到民間，而歷朝歷代的暴君所幹的，正是肅清民間邪說，以正朝綱。」

禮失而求諸野，這一思想來自孔子。作者不以此為滿足，進一步提出，從古至今，中國有極深厚極成熟的底層思想，如將這些東西編排成小說，絕不亞於高爾基《人間三部曲》、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等。本書可謂他從「精神江湖」上採到的鮮果。

我欣賞作者「求諸野」的努力，也非常看重尋找工作取得的成就。不過，對於中國底層思想極深厚、極成熟的說法有所保留。我是這樣考慮的：底層是相對上層的概念，底層思想本質上是一種與權力、與社會控制有關的思想，底層人物的確切含義是無權勢者。這是我受傅柯啟發引出的結論。傅柯這人喜歡從權力角度分析一切問題，有時我感到他有些故作艱深。但是他有一句話我不敢否認，亦即：「命運表現為與權力的關係，要麼與權力並肩作戰，要麼對抗權力，這不正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徵嗎？」是啊，真正的化外之地如果存

在能有什麼底層思想？在社會控制相對鬆懈的地區，我想底層思想也成熟不到哪裏去。傳統中國的情形可能正好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非常古老的話了，但也應分朝代具體分析。根據梁漱溟的研究，中國自古以來由於政權不下縣等原因，社會控制其實不是那麼一律，有時甚至網開一面。古代士人講究「有道則出，無道則隱。」有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本身就透露了箇中消息。在傳統中國，隱逸之類思想異常豐富，但我所理解的底層思想則未必算得上。

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今天的社會控制空前嚴密，完全到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不要說找不到一塊淨土，想要沿襲有道則出，無道則隱的行為模式也很困難。甚至那種劃分本身都類似膠柱鼓瑟。你想隱？能隱到哪裏去呢？這同時意味著反彈。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說：「底層思想主要是一

種當代思想。由於社會控制的空前嚴酷，由於階級、階層意識的普及和差距的拉開，底層人物到今天才真正獲得自我意識。底層思想和無權勢者的自我確認到今天才浮出海面，獲得更加自覺、更加實際的意義。」還有，幾十年來，一方面是控制的加密，另一方面是社會參與渠道的單一，使我們的社會漸漸野有遺賢，所謂「三尺之外，必有聖賢。」像本書寫的那些古琴大師、算命先生、監獄衛生員等，他們是底層意識的體現者，也是底層思想得以深厚、豐富、系統的因子。我們看重民間社會的意義在此，我們對目前中國民間社會的發育程度保持清醒，也在此。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精神江湖同樣，我不主張用它指代一些確定的人。在我看來，精神江湖固然有它的所指、它的實體成分，本質上不是什麼實體化的概念，而是一個功能化的詞。它跟中國哲學中

的道一樣，用來指示一種確定的價值、標準、原則、精神。從而精神江湖、底層人物、無權勢者這類詞，也具有更多的功能而非實體的成分。它們代表安身立命，就像幾千年來的「道」，成為古中國人立身處世、評估萬事萬物的標準。無論「有道則出」、「無道則隱」，抑或「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們一以「道」為自身進退取舍的標準。在大道沈沒、西風東漸的今日，我們不能不考慮熔鑄新的標準。

標準不是標籤，精神江湖不是言詮，更不是制訂好了讓人遵循的戒條。而是一聲呼喊、一種方向、一種導引，幫助人們認清自己真實的處境，促使人們重視自己的歷史，確認自個的權益和使命，腳踏實地創造自己的明天。就是說，它具有社會動力學的意義，而不簡單是人群分割、自我定位的用處。我們一再看到，就像「戲說」不是歷史，卻在不斷殺死真正的歷史；影視小人物不是真的小人物，卻取代了

真的小人物；甚至，民間寫作不是真正的民間，卻敗壞了人們對於民間的感知。可能我擔心得太太多，我覺得底層人物一詞也可能被人們當作標籤。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但我還是有一種恐懼。怎麼辦呢？起用哈維爾「無權勢者」一詞吧，相對來說，它在而今眼目下不易過早濫用。

無權勢是無權勢者的自我意識及心理感受。誰有了這一意識和感受，他就接近了我們所說的底層。所以，我說的無權勢者主要是心理、價值概念，而非物理、社會概念。不，不是說它沒有社會學意義，而是說它的主要意義在精神方面。傳統那種朝與野、官與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兩分法，不宜被簡約為權勢者和無權勢者的對立。我們每一個人既是無權勢者，也應該認識到自己本有的權利。用哈維爾的話講，每個人都參與了奴役和被奴役，不管大家參與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與控制的

衝突卻在每個人身上發生。「生活的目的與體制的目的之間的衝突；不是兩個定義明確和分離的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觀念，才會把社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老實說，某種物理的處境與身分已不足以說明一個人。一個體制之內的人，一旦他疏離權力並開始從民眾角度提問題，他就成為我們的無權勢者。一個寄身海外的人，如果他享受著民主制度的好處，卻心存漢闕而憂其君，他很可能就是統治者的後備。

基於這一立場，我不大贊成「還原精神江湖」的說法。說還原，不如說熔鑄、喚醒。精神江湖何處尋？固然在一些底層菁英的身上，更在無權勢者的意識中。底層意識在底層者的心底，好比荷塘月色在朱自清的心底。

由此形成本書的敘事個性。

首先是用了對話體，由底層人物自己說話，而不是由作家代他們立言。雖然在實際操

作中，不能完全避免擬言的可能，但由於有了「我口說我心」的意識，使本書總體上不同於那些借雞生蛋的敘事。其次，本書敘事角度也很耐人尋味，從中可以透視出作者的主體意識和價值標準。這裏涉及的，不單是一個敘事學的問題，而是美學問題；也不單是美學問題，說到底是精神向度的問題。

從來作家跟他的對象有仰視、俯視、平視三種視角，分別體現出作家與對象所處的三種不同關係。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學很多時候被規定只能寫人民大眾，也還是有一個「怎麼寫」的問題。提倡群眾崇拜，勢必採用仰視式敘述；揭示精神奴役的創傷，勢必採用俯視式敘述。在這個問題上，一個有民粹主義立場的作家跟一個啟蒙主義者表現完全不同。本書什麼主義？生活之友主義。就是說，大體上是平視，局部有一點俯視和仰視。概括地講，平視中略帶俯視；細緻地講，七分平視、兩分俯

視、一分仰視。就是說，跟民粹主義、啟蒙主義都不同，基本上是特立獨行。如果你一定要問他跟何者更近？回答是略微靠近啟蒙，也只是略微靠近。誰說平視就等於零距離呢？本書採用平視略帶俯視的角度，取決於訪談者對於自己訪談對象的態度，即因同情而寫，在同情中批評，在批評時同情。套用魯迅的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只不過同情、悲憫成分大於批評不滿和改善的期望。這也其來有自。在知識分子一步步邊緣化的今天，「怒」顯得不合時宜，但人活一口氣。

作者也有他「一口氣」，在我看來理所應當。比如，面對人販子的巧舌如簧，你難免產生割他舌頭的衝動。面對居委會主任那以自我為中心的霸道，你覺得好笑又好氣，忍不住諷刺幾句。面對那個說起吃人肉津津有味的美食，你難道不會產生「用一根大頭針把這廝的嘴縫起來」的念頭？面對「披著藝術家羊皮的

狼」、那個長於演戲的無恥詩人，你難道在讚歎之餘，不會產生上前揭發臉上脂粉的惡意？甚至，對自己的一些朋友，因其積習難改或沾染上世故，你也忍不住要揶揄幾句，開玩笑、揭隱私、甚至添油加醋布告天下，以圖「斷狗日的後路」，這不也很正常嗎？古人說：「畏友、諍友」就是如此。當然，好詩不過近人情，你要下猛藥也要考慮人家能否接受。要不，總有一天我們要為作品喜、為作者憂。都是吃五穀、生百病的人，誰沒有弱點、缺點甚至劣根性？你沒有嗎？你的屁股就很乾淨可以照鏡子？那你先照照自己吧。水至清則無魚；中國人講究立身與作文分開；哲學家在標榜極高明而道中庸，你為什麼不向他們學習？你未必想讓朋友們遠離你？……儘管如此，也不覺得妖魔化了哪個。

「文人火旺，雞巴傲在頭上。」廁所鬥衛周明貴如是說。但總地說來，訪談雙方的關係

平等而隱忍，他們相互平視對方。所謂烏龜看王八，大眼盯小眼。書中寫了〈落魄文人陽九根〉，他是一位柏拉圖式的男人。鑑於他近乎自虐的性壓抑，作者不顧自己在讀者心目中形象可能受損，而以狐朋狗友身分挑唆他去嫖妓。「老陽，你還是適合放下老師架子，找一個生活之友。」「生活之友」——這是作者對於自我身分的圈認。這一身分在本書中多有流露，比如，為實現採訪而跟對象討價還價、花錢肉疼。我們開眼界了。我同時注意到，底層群眾接納了他，把他當成跟自己一樣的人：街頭瞎子答應為他引路，再邀一些瞎子一同搞個街頭音樂會；吹鼓手兼嚎喪者對他說，「你的嗓音不錯，很適合做我們這一行」；同性戀者倪冬雪向他示愛：「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色情狂梁寒跟他惺惺相惜：「聽口氣，你也是個老淫棍」；嫖客老唐也把他當成同一個戰壕的戰友，他不想澄清反而暗喜：「這再

好不過，訪問順利進行。」

有趣的是，狗咬狗的事時有發生。比如別人不買他的帳，訪談過程中唇槍舌劍，就像街頭吵架的小品。色情狂諷刺他說話沒檔次。他回敬，你的檔次有多高？食客遲福教訓他：「你這輩子，吃沒吃好，穿也沒穿好，活得沒意思。」他反駁：「我他媽自由。」對方一句話噎得他喘不過氣：「沒見你飛上天啊。」三陪林小姐對他由愛到恨：「你繞著彎子讓我講，你傷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兩樣？」落魄文人老陽大罵：「你太爛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實你的骨血裏又不是這種人。」他無力地辯白：「這跟是什麼人沒關。……類似的細節很有喜劇色彩。」打是親，罵是愛，可見訪談對象跟他「彼此彼此」。

也有仰視。主要體現在〈蜀派古琴大師王峪〉和〈老右派馮中慈〉等篇。對前者，他似乎有點必恭必敬：「晚輩真是高山仰止啊」。

他祝願大師保重、長壽，把扎根於心的好東西盡可能保存得完整。在後者面前，他也執晚輩之禮：「馮老伯，謝謝你的故事，謝謝你對我們這代人的情感教育。」應該補充說明的是，他的仰視有節制，仰望裏面有平視。就是說，表達了崇敬也體現了理解，迷信與他無緣。他的仰視，不是自信心喪失而是增強。就是說，仰視之處曲折流露出主觀戰鬥精神。這不容易。現在，除了那麼幾個聲嘶力竭的戰士外，多數中國作家精神狀態不很好，普遍現象是「排死節、否正直、輕仁義、賤守節。」當然，那種現象不是憑空產生的。古人王夫之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外國人約翰·密爾說，專制使人變成犬儒。儘管如此，「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的古訓不可忘記。馬克思講：「普魯士的專制制度是對作家內心不自由的懲罰。」他的話也值得人們三思。

人活一口氣，作家尤其應有自己的主體意

識。作家也有一個自我啟蒙、自我立命的問題。我們的現實異常沈重，有時又感到「難以承受之輕」。烏托邦破滅了，我們看清了現實。看清了現實，人們覺得理想、夢想、意義那些東西不僅奢侈，更多時候還是陷阱。如果你不願與狼共舞，最好遠避它們。哈維爾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出，荒謬感可以同意義感連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荒謬感絕不是對生命的意義失去信念的表現，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義的人，那些把意義當作自己存在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體驗到缺乏意義是痛苦的，更準確地說，只有他們才能領悟到這一點，在令人痛苦的意義缺失狀態，它反而比在其理所當然、無可置疑存在時，更真切地呈現出來，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身體好一樣。」本書作者是同樣的情況。他是一個懷疑論者，懷疑一切烏托邦，自稱連夢都不做。另一方面，他對天命有敬畏心理，該他承擔的

他不敢逃避。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可以摒棄烏托邦，同時拒絕一個後現代上帝。

六

說一點「寫史」話題，可能不是多餘。

前面提到，本書以人帶史。不管主觀上如何，客觀上一個作家闖入歷史學家的領地。這能否讓人家滿意呢？我說沒把握。你殖民了人家還要人家謝你，天底下有那樣吃力又討好的事？信手舉數例，足以交代作家非法越境的不受歡迎：「文之與史，皎然異轍」（劉知幾）；「文人不可與言史事」（章學誠）；「斷不可以文學手段去做歷史工作」（何炳松）；「歷史而以文學出之，令人迷亂，不知所謂，不可不謂為幼稚之史學也」（朱希祖）；「天下人有文學趣味者多，懂科學方法者少，所以雖然滿口客觀，其實讀起記事一類

書來，歡迎主觀的敘述。喜讀稗史而厭正史；喜前四史而厭宋以後史。殊不知四史等的敘述，全以主觀為主，時代越後，則客觀的成分越多。」（呂思勉）

但我想，應允許這東西存在。我無意於鼓勵眾人不務正業，而想說史無定法、亦無定式。你說它幼稚之史學也罷，有史心而缺史德也罷，這種亦文亦史的東西自有其價值，那就是「寫心」價值。歷史要寫事，也要寫心。龔自珍很明白地講：「後世讀書者，毋向蘭台尋。蘭台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年。」我還注意到，也有歷史學家認可它的價值。歷史實際分為藝術化之史與科學化之史兩類，它們的目標都是「顯真」，但前者之所顯者為真相，後者之所顯者為真理。歷史本身具有宗廟之美、百宮之富，故講求歷史之美學價值，並非對史學的背叛（張蔭麟）。更有人熱中搞詩史互證，比如用唐詩證唐史，這樣做的

人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陳寅恪先生。當然有人對此不以為然，終究是你們歷史學內部的事情。詩文皆史的說法本身，不正是史家對詩史的一種有條件認可嗎？

不僅如此。我還想提醒人們，文史不分可是我們文化的一大傳統。文史不分不等於文史合一。有人批評文史不分，指陳《戰國策》為小說家言，《史記》為太史公文集；甚至整個前四史，都被指責為主觀的歷史。可人們就喜歡它們；而且批評的人也不能斷然下結論，說前四史跟歷史演義相同。「《史記》、《漢書》亦僅文詞之工，記事亦有不事處。」這是康熙皇帝的批評。但「亦有不事處」一語本身表明，它們總體講是信史。人們承認《三國志》有小說筆法，不過誰會把它與《三國演義》混淆呢？大概不會有人那麼聰明。當然你說，客觀點不是更好嗎？向後世那些正史學習不是更好嗎？史書應該是主觀成分越少、客觀成分越

多越好。我不能反駁你的意見。我深知後世歷史失實的問題不少，自有當行之人考證、討論。作為非當行出身的我，堅持五十步有理由笑百步。只不過對客觀主義史觀本身，我不敢輕易點頭。懵誰呢？

限於本文性質，我不能扯得太遠，不想太多引證解釋學之類，說歷史與寫史像兩條平行伸展的鋼軌，永遠並不攏。寫史當然要力求客觀，可任何寫史都不能沒有標準。如沒有價值標準，就算你本人沒有主義，你的著作沒有義法，可你連材料的羅列也完不成（天地間何物非「史料」？）。所以問題不是該不該有標準，而是選擇怎樣的標準？孔子編《春秋》，以此「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司馬遷寫《史記》，在大軍出發、旌旗飄飄的陣候，穿插進螳臂當車的伯夷、叔齊，若不是史家別有懷抱，兩個小丑以何德何能進入一部中國大歷史？歐陽修寫《新五代史》，用了那麼

多「嗚呼」，不是價值觀作祟又是什麼？我知道，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可能對他們看不上眼。

今天的人偏愛客觀、偏愛宏觀敘事，但什麼時候說自己要拒絕世界觀和方法論？只能說，熱愛大歷史的人，世界觀跟我們不同。可憐的小人物，你不僅沒有歷史價值，你的歷史存在本身都沒有真實性！在許多人心目中，歷史正是這樣的。易言之，表面討論的是客觀、真實，其實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在此等標準的裁製下，我們的史學不能不癱瘓。人們說，歷史被修改得太多，已沒有一個權威的版本。如此寫史，連基本的修辭立其誠都辦不到，有什麼真理性、客觀性可言？由它宣講真實，豈不笑掉人的大牙？

打開天窗說亮話，客觀云云，只是一種邏輯要求，只是一種理想境界。否認它、不向著它，歷史則不成為歷史。但任何人類的寫史活動都不能完全讓它滿意。史不是天地之心，而

是為天地立心。人世間沒有一部人寫的歷史不帶「心」的印記。如果有，那只能是神的所為。我們不要「挾天子以令諸侯」，說自己還原了天地之心。完全還原根本做不到，我們只能真誠書寫。我們明知不能還原，還要哼哧哼哧寫，就像人戴著鐐銬跳舞，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人世間許多事都無可奈何。歷史活動中的人知其不可為而為，歷史寫作中人同樣知其不可為而為。這不是要人放棄朝向真實，而是說，非此不足以達到真實，哪怕只是有限的真實。古人說：「不誠無物。」我們所能要求於史家的，就是真誠。人通過真誠達到真實，而不是與真誠無關的什麼真實。人的品質的高低由此見出，史家、史學品質的高低亦由此見出。

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嗎？我想不出。

我說本書寫史有兩層含義：一是以人帶史，小人物見證大歷史，前面說多了。這裏要

指出，它不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作為看客的小人物，能夠見證什麼歷史？頂多是一部失敗的歷史，一部沒有歷史的歷史，好比一齣發不出聲音的話劇。「今天回首解放以來的種種運動，我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拉線木偶，沒有家庭，沒有私生活，因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時代文本複製下來的。這就是我們的歷史嗎？世界上哪個民族的歷史是無形的大複印機弄出來的？我這樣想著，感到心裏有淚，卻淌不出來。」這是〈邊緣學者洪聲〉裏的議論。真正的歷史當然不該如此。真正的歷史是走路，而不是收藏留下的足跡；真正的歷史是獨自行走，而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真正的歷史是和聲，而不是什麼大合唱；真正的歷史是使人活，而不是使人死。真歷史就是立史。

本書為無權勢者立史。一方面，為無權勢者立傳，為真實的中國底層寫心，為普普通通的依萬、銀河沙數般的柳如是立傳；另一方

面，自覺地為往聖繼絕學，使我們民族中斷已久的精神血脈再相連。它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否說，這是一部特殊的《春秋》？

寫史，本質上是抗拒虛無。真正的寫史，促使人對自己恢復信心，同時導引出今後的路來。顧名思義，寫史就是「寫」歷史。那何為歷史？歷史就是人的活動及其活動軌跡。在時間的洪流中，活動使人成為人，書寫使歷史成為歷史。所以重要的是活動、是書寫，而不是超出人的活動、書寫之外的什麼東西。超出人的活動之外的一切，包括所謂歷史規律在內，只不過是虛無。對於真誠的、勇於負責任的史家來說，歷史規律之類沒有好處，反而是癱瘓自己生命的東西。真正的史家重視人，尤其一個一個人。只有個人才是最東方的東西。值得一提的是，重視個人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大觀點，也可說是中國一番絕大的歷史哲學，而且亦是中國傳統學問中一絕大精神。據

歷史學家錢穆介紹，至少從《春秋》起，個人就在我們的史書中占了上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著眼的是事情背後的人。中國史書重視列傳體，常記載一些沒有事功的人，比如伯夷、叔齊，他倆居然成為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還有顏淵，也沒有豐功偉績。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他不是一歷史人物？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做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中國歷史之偉大正在此，」錢穆先生說：「紀傳體的偉大，也偉大在這裏。」

我感覺，《中國底層訪談錄》繼承了中國古人的傳統。「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明·宋濂）比如，你不覺得有其中《史記》的影子？同為紀傳體，同

為沒有事功的底層小人物。甚至，曾感動過太史公的一些人和事，在這裏也頑強地露出他們的身影：像周文王、伯夷、叔齊、孔子、莊子、老子、師曠、荊軻、聶政、高漸離、項羽、阮籍、嵇康……等，本書屢次提到他們。這不是偶然的，作者有他的深思熟慮。我甚至覺得，上述人其實正是作者的精神教父。虧了上述過時的英雄或小丑，「世代相傳的漢人血脈腰斬，被接上；再次被腰斬，再次被接上。」今天做同樣的工作是否徒勞？作者說「不」。在〈遺體整容師張道陵〉裏，他勸老人不必為美的毀滅而傷感：「歷史上有許多無法追尋的東西，但你認定他們肯定存在過。就如霸王別姬的瞬間，你只記住了霸王窮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場景，你把這種千古絕響孤懸起來，不斷地賦與它新的想像、新的意義。」

當然，除了上述古人，作者的精神教父還有。比如前蘇聯偉大作家索忍尼辛、當代捷克

政治家、作家哈維爾。從前者身上，他吸收了為歷史做見證的意識，對「古拉格群島史編纂學」有所領會。他說，劊子手製造血腥的現實，詩人製造血腥的文字；「是的，許多人都死了，我還活著，並且還將繼續活下去，活到底。為了給兒孫們留下一份真實的個人見證。」從後者身上，他最大的感觸是小人物該重視自己，重視自己的歷史。常言道，「貴人多忘事。」我們既然不是貴人，當然要記住自己的歷史。無權勢者應該發現自己的權利，腳踏實地刷新自己的歷史記錄。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這也是主對我們的恩寵。《聖經》說：「公義使邦國高舉」。這裏的「公義」就包括，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讓無能者顯出大能，以卑微者成就大事等等。

寫史，首先意味著寫當代史。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話我們非常熱衷，卻很少有人從另一個角度、

非接受美學地提出，當代也該進入歷史。我的見聞當然有限。據我觀察，除極少數人外，大多數渾渾噩噩活在當代的人（包括歷史學工作者），不思考自己對於當代史有什麼責任。人們只在過活，而無暇對過活做人文反思；人們生活在當代，卻把當代史的書寫重擔推給後人。有人會振振有辭，說中國傳統是隔代修史，否則難以客觀公正。我說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稍微留心一下，就會注意到，我們古代其實一直有著當代史的傳統。錢穆先生提出《春秋》是孔子時代的現代史，《西周書》是周公那時的現代史。「我們此刻，主要也該是講我們的現代史」；「今天我們都不再寫歷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麼呢？豈不連考都沒有了？我們的歷史豈不要從此中斷？」這是史學的衰落。但，哪裏僅是史學的悲哀！

史學問題不是史學家的問題，它跟我們每一個人有關係。

當代無史，根本原因是當代無人。人的存在更多體現為生物性、動物性而非精神性、社會性。這是人性的死亡，人性的死亡不能不造成歷史的中斷；歷史意識的中斷，歷史寫作的中斷。讓我們重溫一下傅柯的論斷：「命運表現為與權力的關係，要麼與權力並肩作戰，要麼對抗權力，這正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徵」。誰能否認這一點？誰能說迴避現實，與迴避寫當代史不是一個意思？對歷史的冷漠，當然源自對現實的冷漠。人們不能面對現實，對自身感到無能為力，如何對歷史產生真正興趣？深入分析其精神，則：一個人把持不住今天，他就不再試圖把持。一旦把持的能力癱瘓，他發現明天也不屬於自己。對不屬於自己的一切，人們怎能產生真正的興趣？有心無力——無力無史——無史無心——無心更無力，這一過程相互發明、相互推動，惡性循環、沒有止境。虛空的墜落永遠沒止境。人死了，誰

殺的？虛無。歷史死了，誰殺的？歷史規律。虛無殺死了生命，歷史規律殺死了歷史。虛無扎根於我們萬物之靈的內心，這是當代無史的深層原因。

不能不指出，虛無的病毒也污染著我們民族一些菁英人物的內心。恕我不恭，想舉高行健先生為例。高先生去年剛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在題為「文學存在的理由」的獲獎演說中稱：「人類的歷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規律左右，盲目的潮流來來去去，而聽不到個人有些異樣的聲音，不免令人悲哀。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正是對歷史的補充。歷史那巨大的規律不由分說施加於人之時，人也得留下自己的聲音。」看到這樣的論述，我暗暗吃驚並略感傷心。他認可那「不由分說施加於人」的歷史規律幹啥？難道他不覺得，歷史規律不過是第二十二條軍規或皇帝的新裝？我不承認有這樣的東西，不承認形形色色決定論。根本不承

認。規律是生命的敵人，它消滅、戕害了多少人啊！